

社區、觀光與記憶：以金門瓊林為例

吳秀雀

摘要

本文以瓊林社區觀光為例，企圖來說明一向給人「神秘」、「戰地」印象的金門，隨著民國八十一年（1992）終止戰地政務，開放觀光，繼而揭開了這層迷樣的面紗。

近年來，金門國家公園的成立，使得傳統聚落保存的觀念萌芽。瓊林被劃為聚落保存區後，在國家公園與地方政府積極推行社區營造下，居民從社區環保、中秋節烤肉、搓湯圓、猜燈謎等活動，開始一步一步地學習和摸索中參與社區營造。瓊林社區發展協會除了進行一般性的業務外，試圖結合當地觀光資源來發展社區。目前，社區發展協會負責經營的觀光資源包括：戰地政務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戰鬥坑道以及國家公園規劃設立的民防館。兩者都是與過去當地集體記憶相關的歷史遺跡，希望藉由對瓊林社區的觀察與參與，進一步深入探討社區觀光的經營對居民的意義和影響。

筆者透過加入社區志工的方式來進行對瓊林社區的研究，社區居民「由下而上」的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實踐的方式有別於過去國家力量的直接控制。另外，因社區觀光的經營，使得原本悲情黯然的歷史記憶，轉化成居民昔日生活與金門歷史脈絡的連結，居民從原本對自己沒有信心，到現今自在從容地為觀光客訴說著屬於他們的歷史。

壹、序幕

七月仲夏，金門空氣中除了漂浮著鹹鹹的海味外，還散發出一股令人近窒息的熱。來之前，雖聽過不少有關這裡的神秘傳說，但根本來不及對這座謎樣的小島有所想像，我已經置身在金門最熱鬧的金城街上。走進一家名叫小魚的冰店，想藉冰來消消暑氣的我與老闆閒聊下，感覺得出熱心的老闆對過去有著一種緬懷：

以前做阿兵哥生意很好做，不要說假日，除了星期四苦光日沒出來，滿街都是阿兵哥，那時候計程車一個牌照就要一百五十萬了，比一輛車還貴呢！

他的一席話撬開了我對金門的想像。

有一天拿著「尋找風師爺」的冊子，¹ 遊走金門傳統聚落時，被瓊林聚落的傳統閩南建築所深深吸引，經上網後發現這聚落以前還是個戰鬥村，其中聚落居民透過社區發展協會與國家公園共同經營一個小型的地方博物館—民防館，以及戰地時期所留下的軍事遺跡—戰鬥坑道，這實在令我十分好奇。由於金門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特殊，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空間營造形式上的轉換表徵著其改變過程的意義，換句話說，這些所呈現的文化地景，都代表著金門歷史變遷下的歷史價值（蔡顯恭 2006：2-1）。²

面對卸下戰地色彩的金門，這片土地與海洋、人文、軍事、閩南與僑鄉等錯綜複雜的盤結，一位金門的資深作家曾深沉的表示，或許，金門終將走出土地的宿命，戰爭的悲情，尋找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楊樹清 2004：94）。過去，金門有著十萬大軍駐守，隨著時間的流逝，從緊張的國共對峙到今天設立國家公園，搭上社區營造風潮，乃至大力推展觀光，面對如此巨大的時空變遷，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對他們的影響是如何？我的腦子不禁開始思索這個問題，同時，我決定前往瓊林聚落查探一番！

貳、聚落風情

一、御賜里名

飆著一輛年過十載排氣量 90cc 的光陽小白，筆直寬敞的道路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猛催油門。行道樹的兩旁外可以看見一大片結穗的高粱、地瓜和花生，還有已接近採收尾聲的西瓜，幾處經農人梳耙過的紅土看起來格外鬆軟。另外，一根根近一層樓高的水泥柱矗立在田野間，那正是國共對峙時期所留下來的反空降樁。一路只見零星新建的樓房散置空曠的田野間，穿越環島北路上的綠色隧道，一座彩妝過的碉堡座落在十字路口上，左邊是通往珣厝的瓊安路，右邊的安全島上立了個大石頭，上面用鮮紅的漆寫著：「明天啟御賜里名一瓊林」，這正我的田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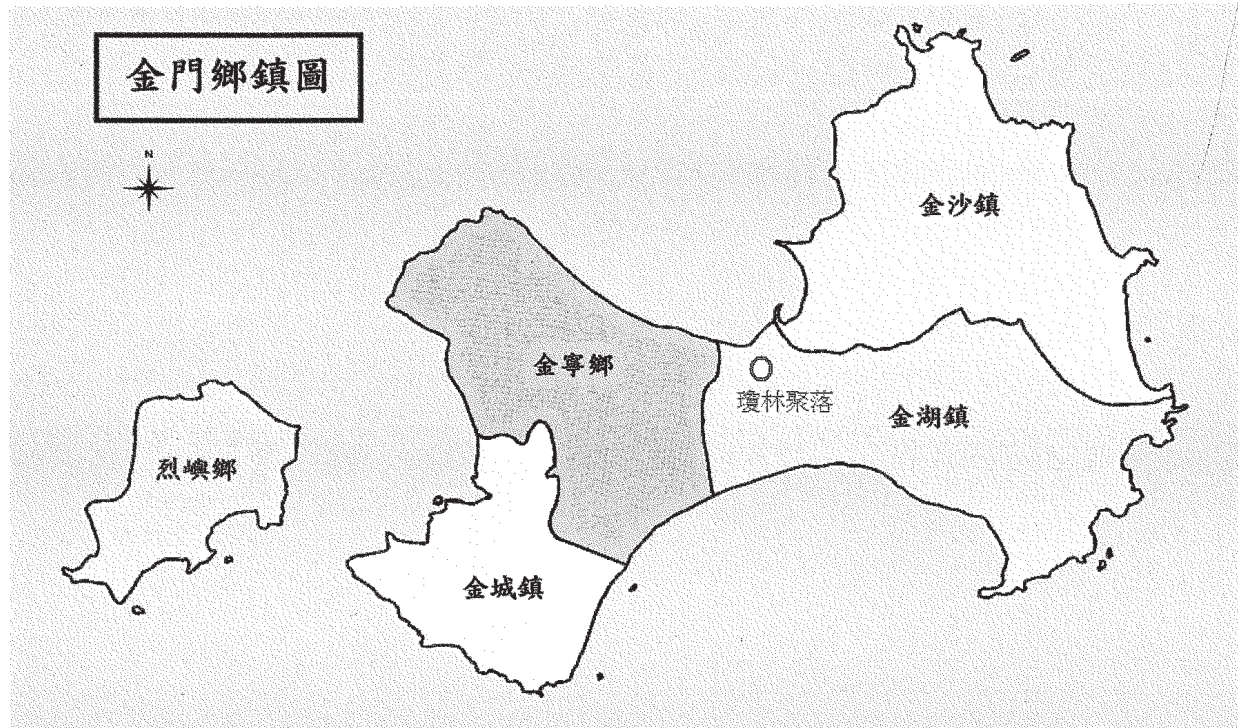


圖 1 瓊林聚落位置圖（資料來源：作者改繪自金門縣鄉鎮地圖）

瓊林位於金門島的中央偏北，從古至今並沒有相關的文獻記載此聚落的界線如何界定，但金門倒是流傳著一句「山海歸仕夫」之俗諺（孫麗琪、陳為信 2004：10）。一位聚落裡輩份頗高的長者笑著解釋：

瓊林以前的範圍很大，包山包海的，有海的蚵田，有大片的田，我們瓊林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大片山海，主要是我們先人當官比較霸道，也因為這樣瓊林人的生活是過得不錯。

目前，瓊林里其行政區域包括珩厝、瓊林和小徑。而我日後研究的田野地是以居於珩厝及小徑中間的瓊林聚落為主，整個瓊林里約有八百戶，人口數約兩千人左右。³ 據《金門縣誌》記載：

平林蔡之先世由同安遷居浯洲許坑，南宋末，蔡十七郎公入贅於平林陳氏，其後滋大，遂為平林之蔡，明代科甲連登，一門顯貴，為金門望族，明神宗御賜里名為「瓊林」。（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3：353）

雖有學者及村民對平林改名瓊林之確切朝代提出質疑，⁴ 但聚落居民常以御賜里名為榮，於日常中十分樂意為外人說明里名源由典故（孫麗琪、陳為信 22-23）。田野期間，常聽到聚落中的居民對內交談時，習慣稱此地為平林，對外用瓊林稱呼，這樣的稱呼似乎形成一種內外之分。

瓊林是具血緣關係的單姓聚落，自其祖先蔡十七郎公贅入平林陳氏，從五世靜山公的兩個兒子創立竹溪和樂園兩派，之後開始繁衍強盛，各房柱人丁分佈在聚落中的大厝甲、大宅甲、坑墘甲、樓仔下甲和前庭甲等五甲頭居住（楊天厚 2004：19；孫麗琪、陳為信 2004：4）。⁵

目前有的都凋零了，各房也不齊，就像坑墘房只剩五戶，而前庭房已經不見了，所以我們要面對現實。今年五月有開過宗族會議，現在對外統一口徑都說我們有兩派四房。

一位身為蔡氏二十七世的後代靜靜的說著，當下令我十分驚訝！沒想到一向嚴謹的宗族組織，竟也不敵人

口的凋零而改變其對外說法。在這段田野期間，我發現聚落甲頭界線並不是每個村民說得清楚，往往得由年長的長輩才能說的仔細。

二、歷史的軌跡

聚落的入口處有一座上面寫著「吾愛吾村」字樣水泥建築的牌樓，牌樓旁土丘上的樹下拴著幾隻或臥或坐的黃牛，散發出悠然的農村氣息。牌樓過後，往前不到五十公尺，眼前即是一片震懾人心的紅瓦飛簷閩南建築！

順著鋪著紅磚的巷弄走進古厝中，很快地我被這複雜而縱橫交錯的巷道所困。有趣的是乍看之下這些古厝所座落的方向好像並不一致，但仔細察看之後，又發現這裡的建築呈現出亂中有序的景致。在往後的田野期間，漸漸瞭解到瓊林的這種梳式佈局的空間，⁶從建築方位



圖 2 傳統民宅

到紅磚尺寸大小，都依據風水堪輿，顯示當地人相當注重風水格局。歷經百年發展，其縱橫交錯的巷道兼具氣候調節和防禦功能，另外，聚落外圍有四座宮廟和風師爺等厭勝物，⁷形成內神外鬼的信仰空間觀（江柏煒 1998：42-50）。

從聚落外圍到古厝中，可發現一些戰時所留下來的碉堡、精神標語和用鐵門深鎖的防空洞入口。過去，軍權獨大，軍方建築碉堡、挖地道等工事，人民只能遵循命令行事。另外，古厝民宅任一牆上寫著標語，即使是破壞建築美觀，人民只能敢怒不敢言（楊樹清 2004：249）。現今聚落裡常可看見殘破的古宅任棄一方，但也有正在整修的，拜訪社區協會總幹事蔡清其先生時，他說：「金門閩南建築的聚落裡，瓊林算是保存得較好且

是較大的聚落了。」當我提到有幾棟似乎是整修過的，他笑笑而認真的回答說：「要整修一棟馬背、燕尾的房子，需要一百二十萬左右，自己差不多花幾十萬。」說完他憂心的表示，社區裡不少沒整理倒下來。另外，有些居民因家裡人口眾多住不下，就近於聚落外圍起新樓或搬到別村，置身在這充滿歷史軌跡的聚落空間裡，有種說不上的時空交錯感覺。



圖3 民宅上的標語



圖4 聚落外圍的新樓

三、有聖旨的祖厝

狹隘的巷道間，常常挨著牆邊放有長長的石塊，正當納悶這用途時，另一轉角處傳來陣陣笑聲，走近一看，兩三位阿婆坐在石塊上乘涼聊天。正為自己唐突的出現感到抱歉時，沒想到她們對著我微笑說：「前面就是祖厝！」去看看，我們這裡出很多進士喔！」走進擁有燕尾屋頂且為二進式格局的祖厝，這棟建築是蔡氏宗族的家廟，所在位置正是他們祖先十七郎公以前養鴨的地方，聽當地人說他們瓊林能出那麼多當官的，就是因為這裡是個牡丹穴。家廟裡的柱子上寫著：「瓊樹映青山世代瓊花捷報，蓮池環綠水子孫蓮萼同登」，屋裡高高懸掛著琳瑯滿目的進士匾額，顯現出蔡氏家族科甲聯登，其先人有一番傲人的成就。

有一天，於一門三節坊旁的田裡和蔡二哥一家人摘花生時，他偷偷的告訴我一個秘密：「你要仔細看，如

果祖厝裡有聖旨的，小鳥就不會在那裡大便。」原來「御賜里名瓊林」這塊聖牌的神聖性，使得飛禽不敢來此棲息，可見聖旨深受村民敬重與欽崇（李錫隆 1996：29）。金門人常說：「金門有三多，樹多、廟多、宗祠多。」而瓊林的「七座八祠」在金門可是出了名，⁹瓊林日益繁盛且氏族壯大後，即開始建立大小宗祠，今天瓊林聚落裡有八座宗祠之多，宗祠亦成甲頭房份以及對祖先崇拜與信仰的場所（楊天厚，林麗寬 2004：17）。雖然，面臨人口外流的現象，聚落耆老表示瓊林至今仍維持報丁入族以維持血統的純正，除此之外，且遵循嚴謹的宗族約規傳承，每年固定時令舉行當頭祭祖，以凝聚宗族的認同。

瓊林聚落在歷史脈絡發展過程，從過往遵循嚴謹宗族約規之農漁生活的聚落；歷經戰地政務軍管時期的戰鬥村；又因解嚴後，面臨軍隊的裁撤，人口、經濟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地方政府與國家公園莫不為地方生計，目前積極推展觀光及發展社區營造。然而，社區居民如何從過去嚴謹的宗族約規及「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轉換成「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社區自主的運作方式？我將加入社區志工的方式，參與其中和觀察。



圖 5 蔡氏家廟



圖 6 宗祠裡懸掛的匾額

參、古聚落新生命

一、新力量的開始

目前，瓊林由宗親會、廟委會和社區發展委員會這三個主要組織型態所共構。¹⁰宗親會主要負責聚落內的祭典活動等相關事宜，這是一個十分講究昭穆倫理的宗族祭祀，¹¹通常由聚落裡的長老掌權負責。座落在各甲頭的四座宮廟，其中以保護廟為聚落之主廟，且以保護廟之廟委組織為對外窗口，實際上由各甲頭居民自行運作各廟的活動。宗親會及廟委會屬於過去傳統既有且持續到現在的聚落社會組織；然而，社區發展協會之業務別於這兩個傳統組織。聚落裡年輕一輩的建鑄幽默的比喻：「如果說保護廟是瓊林村居民靈魂的寄託，那麼瓊林村社區發展協會就是負責執行團結鄉民、增進村民福祉的執行機關。」

民國八十三年（1994）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以來，金門也搭上這股風潮，瓊林社區發展協會是在民國八十五年（1996）成立，一位活躍熱心於社區事務的瓊林女婿，他以住在聚落二十多年來的觀察，對社區發展協會有深刻的描述：

宗親的組織其主要是有關祭拜的事務管理，但是廟委的組織才是真正影響社區的力量，一開始社協還是由廟委來接，但是社區的事務不能像在廟的那一套神說搬出來。社區協會是新的觀念在帶的，是要起來做給村民看的，思想要跟著時代的進步在走，而不是停留在過去。現在好多了，一直在進步。

瓊林聚落組織，從一個嚴格遵循傳統倫理的宗親組織到一個跟循現代化腳步的社區協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學習和摸索，才漸漸地上軌道。目前，社區發展協會由重要的三位菁英領袖帶領，他們分別是蔡顯明理事長和蔡清其總幹事以及蔡穎堯志工隊隊長，¹²平時可以看見他們為社區大小事物奔波忙碌。巧妙的是，不管是宗親會、廟委組織、或是當前社區發展協會的動員，都是重疊在這聚落的組織裡。聚落裡的各組織平時各盡其事，在需要動員時，新舊組織相互支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彷彿為這古老的聚落注入新生命。

二、社區總動員

瓊林社區志工是社區動員力重要的來源之一。社區志工隊的形成，是由鎮公所推行的社區環保活動開始，

最初由里辦公室的里長對村民廣播，聽到廣播的居民自動出來打掃，漸漸形成日後所組織的祥和志工隊，¹³是社區發展協會辦活動最主要的動員力。聚落志工隊由「無技術性的集體義務勞動」的掃街，無意間為在地的公共行動揭開了序幕，也顯現出其在聚落行動中的重要性（楊弘任2007:277）。自從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志工隊後，隊長穎蓁積極帶領志工學習及參與社區活動。使得原本深受傳統禮教約束下的聚落女性，開始有機會走出家庭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並且成為日後社區動員的重要一員。

在金門田野的尾聲，與一位深受村人尊敬的報導人蔡是民先生聊到社區話題時，他問我有沒有發現瓊林在動員上是很強的？他笑談：

我們瓊林是以宗族為主的村子，宗親組織其中有很多規矩，彼此間是互助的。我們是天生的社區營造者，我們的血緣與社區結合，它無法脫離社區，就像遇到社區需要人手，經里長一廣播，大家自動就會過來幫忙了。

這一席話，讓我想起瓊林居民在「金門縣98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觀摩」活動中所展現出來的動員精神。¹⁴話說觀摩活動的前兩天晚上，我和社區志工隊長穎蓁及宜珍志工三人在辦公室整理文件，那晚主要的工作是將社區關懷據點所做的訪視整理成冊，因為將前來觀摩的人不少，所以要做好幾本簡報的冊子。當下，我忍不住好奇的問他們兩個今晚誰會來？而他們的回答永遠是令人百思不解！因為他們總是若無其事的跟你回答說：「嗯——不知道誰會來耶，有空的人就會來了！我們這裡的習慣就是這樣啦。」就當我離開社區回學校宿舍後，隔天即聽說阿嫂阿嬪們真當晚將工作完成了。

隔天下午三點左右，頂著陽靄著小白來社區，一進辦公室時，我嚇了一大跳！因為眼前呈現一邊是前來參觀坑道的遊客，另一邊是志工們正忙著翻箱倒櫃，無意間形成一幅奇特的畫面！志工春梅忙著引導前來參觀坑道的遊客，穎蓁隊長正指揮著一夥人在講台上清理堆積已久的雜物。另外，拿抹布擦桌椅的，拿掃把清除垃圾的，負責提水進來的，裡裡外外近二十個人，個個忙得不亦樂乎！這時，我也放下背包捲起袖子，開始加入打掃的行列。

由於晚上六點半到九點間要上社區電腦課，所以不能馬上將板凳排上，得等到晚上課結束之後。接近五點半時，隊長大聲的喊著：「大家回家煮飯吃個飯，晚上七點左右盡量來上電腦啦！這電腦課雖然不是社區辦的，但是希望大家能夠來湊人數比較好看，不要冷冷清清的。」當大夥們紛紛回家後，我拖著疲憊的身體決定不吃晚餐回宿舍休息。

直到七點左右，再度踏進村辦公室時，我又一次被瓊林的動員力所嚇到，因為辦公室幾乎坐滿了，有的是大人帶小孩一起學電腦，有的是媽媽自己來，有幾位是爸爸來上電腦課，現場總共有二十四台電腦，約三十個居民來上課。這是縣政府教育局舉辦的「九十八年推動民眾上網計畫教育訓練」，上課的老師開心的說：「今天的人數是我今年度從七月二十五日上課以來人數最多的社區，這種氣氛上起課來很有精神。」不僅老師上課有精神，社區居民不因下午打掃而露出疲憊，依然神采奕奕的手握滑鼠跟老師挑戰遊戲比賽，我心裡不禁對他們豎起大拇指「勇啦！」。

九點半，課一結束，又是另一階段動員的開始。大家幫忙收拾電腦，分工合作搬桌子、排椅子，一些志工趕緊回家將手工藝品帶過來，幾個阿嫂們拿起暗紅色桌巾往桌上鋪，沒一會兒功夫，桌上已經擺了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作品。阿嫂阿嬤們站在桌前瀏覽彼此的作品，似乎對自己的作品都相當自豪而露出滿意的笑容，辦公室人來人往的嘈雜中，瀰漫著一股說不出的快樂氛圍。志工罔雪一手拿著編籃，一手忙著擺設大家陸續拿過來的作品，對著我得意的說：「我們很棒吧！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讚美我們耶！」在這個辦公室裡的大小、老老少少沒有一個人是閒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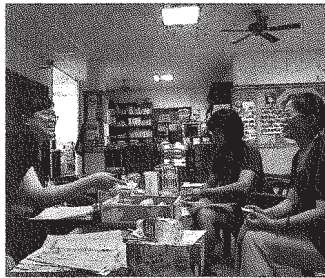


圖 7 志工們忙於社區觀摩前的準備



圖 8 志工們為客人準備佳餚



圖 9 社區觀摩日



圖 10 展示社區志工們的作品

重要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平常一早就出現在老人會的老人們，當天卻聚集在村辦公室外面的樹下看著大家工作，這應該也算是一種參與吧！當我一進村辦公室時，辦公室裡已有志工過來幫忙，隊長忙進忙出的做最後檢查。另外，辦公室外面左邊加蓋的簡易廚房裡，也早有七八個志工在忙著切鳳梨、洗蚵、洗水果等工作，今早的氛圍不似昨天歡樂，而是一種謹慎認真的態度。

在整個活動前後的過程中，前來幫忙的志工主要是當地的婦女居多，大家不分你我，此時此刻，讓我想起百人合作成就一件「總體藝術」，也就是說一群人透過一件總體藝術的目標，而拉近彼此的心（李松根 2008：21）。

三、打破甲頭界線的藩籬

金門的聚落少數為多姓村，大多由單姓宗親組成，以宗祠為祭祀中心的宗族社會，雖有甲頭之分，但其宗親有根深蒂固的宗族凝聚力，相較於台灣，其宗族關係呈現了現代社會中聚落的活力，這正是金門社區營造動員之主要潛力所在（江柏煒、陳閔惠、莊舜惠 1998：17）。瓊林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有別於以往傳統宗親組織與廟委組織，他的成員打破以甲頭為基準的範疇，形成一個新的人群網絡，以下將描述社區志工「送喜餅」的過程來做說明。

社區觀摩的前一晚，平常教大家跳土風舞的志工秀華姐，提著小皮包匆匆跑來村公所對大家說：「很抱歉，今天不能來幫忙。今天都在忙著準備女兒訂婚的事情。」幾個阿嫂們放下手中的工作和秀華姐討論明天早上到她家幫忙送喜餅的事，我一聽送喜餅，連忙向秀華姐爭取送喜餅的機會，在「卡早卡涼」的共識下，最後約定六點半在秀華姐家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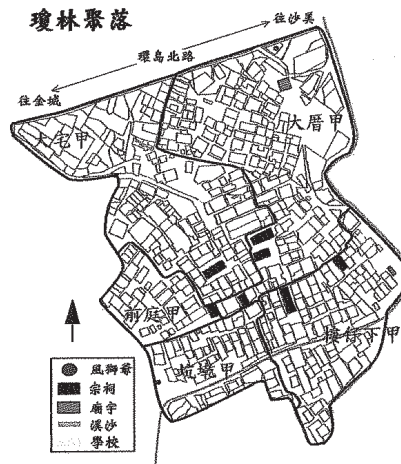


圖 2-4 瓊林聚落甲頭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民國九十三年地圖掃描複製

圖 11 瓊林聚落甲頭分布圖（來源：蔡珮君，2009，《從傳統聚落到戰鬥村：以金門為例》，頁 23。）

隔天早上送喜餅的隊伍以發放區域分成兩隊人馬，一隊是以大厝甲和大宅甲為主，另一隊是以樓仔下甲和坑墘甲為主，每隊的喜餅都是兩台犁仔甲裝滿。¹⁵我參加的是樓仔下區域這一隊，得知這隊來幫忙的阿嫂阿嬤們全都是樓仔下的人，而這八九個人都是社區志工。而大厝甲隊的成員也全是社區志工，除了有樓仔下的人，也有其他甲頭的人出來幫忙。送喜餅的隊伍穿梭在古厝巷弄間，這時清晨的陽光灑落在巷弄紅磚上，顯得格外溫馨與幸福。

根據這群喜餅隊阿嫂們說的說法是，訂婚的人是樓仔下的，所以由樓仔下的人出來幫忙。其中一位阿嫂邊推著車邊解釋：「從以前婚喪喜慶就都是這樣，因為住在同一甲頭的人通常就是最親的。」當我們發完喜餅回到秀華姐家時，蔡先生熱情的招呼大家享用廣東粥和果汁。忙得還沒梳妝打扮的秀華姐，從屋裡出來懇切的說：「真是太感謝大家了。沒大家的幫忙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等大家都坐下來吃早餐時，我好奇的問秀華姐總共送了多少喜餅？

差不多有兩百七十盒。以前我們通常都只發自己甲頭！但是最近這幾年大家都在一起做社區的事情嘛！來來去去，沒分那麼清楚了啦！很多年開始全部甲頭都分。話說回來，像今天分喜餅大厝甲和大宅甲都有人來幫忙，說起來都是自己人啦！

秀華姐要大家中午一定要讓她請客，並且拿了一份喜餅送給我一定要我收下，之後大家起鬨要她趕快去梳妝打扮，大家用完餐後並沒有閒著，因為社區觀摩正等著大家忙呢！然而，甲頭的藩籬也正悄悄變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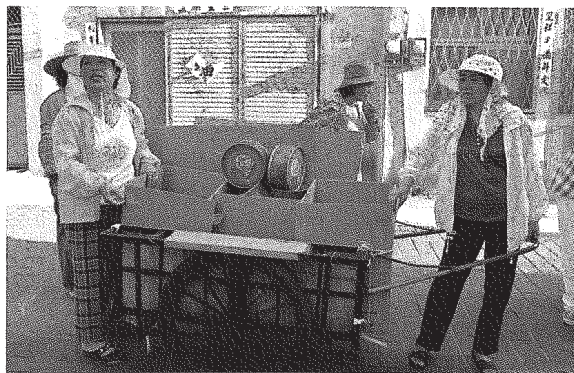


圖 12 喜餅大隊



圖 13 分享喜悅的笑容

肆、社區觀光

近年來金門縣政府以「文化金門、觀光立縣」為主軸，¹⁶積極的欲將金門打造深具人文和生態的旅遊之島。國家公園成立後，瓊林被劃為聚落保存區，¹⁷其觀光資源正是這些歷史的刻痕（蔡顯恭 2006：2-13）。透過所謂的文化觀光（culture tourism）來建構一個比較連貫的觀光形象，是許多城鎮得以成功的一種方式（Urry 2007：18）。瓊林聚落裡的七座八祠、怡穀堂與兩座風師爺和地下坑道以及民防館都成為瓊林發展觀光的重要空間，藉由國家公園規劃的解說步道將各景點串連成一觀光系統。無疑的，在社區營造與發展觀光議題的結合下，瓊林正邁入社區觀光的新時代。

一、觀光公車來了

觀光公車來了，要不要跟遊客下坑道？有觀光公車的導覽解說喔！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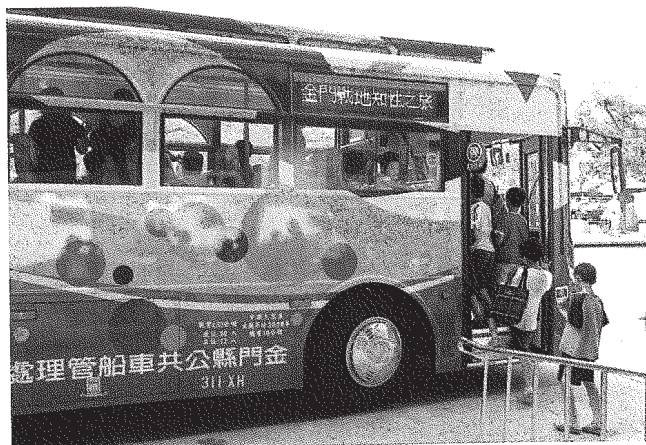


圖 14 觀光公車



圖 15 社區導覽解說

打著傘，拉緊帽沿，一夥人從停在廣場的觀光公車上跳下來，在解說員的指揮下，一股腦兒快步衝向民防館。瓊林這一站的時間是三點四十五分到站，四點二十八分離站，通常到瓊琳就是停在坑道前的廣場。遊客下車後，解說員會帶著遊客先到民防館，再下到坑道，接著走三百公尺的地下坑道，出來時和風獅爺合照後，緊

接著逛一下宗祠，最後與公車在瓊林街的六世宗祠那裡會合上車，觀光公車將繼續下一個景點。實際體驗瓊林觀光之旅的這一天，細心的公車司機從車上拿了一份精美的「金門觀光公車漫遊趣」地圖且為我詳細的說明，原來這是一天一次的社區觀光解說。然而，瓊林社區解說的行程，會因解說員的不同而有所調整。

莫拉克颱風過後的第四天，國家公園解說課黃子娟課長在其辦公室裡，談起國家公園進入社區的這段辛酸歷程：

民國八十七年一開始是要規劃聚落保存，但是聚落是很大的，與人溝通這部分是很難的。我們想朝博物館的方向走，整個聚落保存都是朝博物館的概念，這是一步一步走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規劃，其中走過很多冤枉路，也被很多人罵過，壓力很大的。

黃課長提起民國九十六年（2007）七月開跑的觀光公車計畫，她表示這是當初由縣政府提出據點解說申請，由國家公園安排解說培訓課程。她眼睛發亮地說：「當時據點是選山后和瓊林這兩個聚落開始，這據點的解說是和社區一起合作，我們鼓勵由當地的居民能出來接受訓練。」觀光公車在縣府與國家公園這兩個公部門的合作之下，使得瓊林開始與政府單位有新的合作機會。雖然，今年七月縣政府因經費關係，觀光公車的解說員改由縣府委外辦理，但居民參與社區觀光的種子已撒下，等待日後萌芽。

二、掀開記憶的盒子

金門，這座文風鼎盛的僑鄉島嶼，在二十世紀的後半葉被捲入了自由與共產的衝突中，成為世界知名的戰地。長達四十三年之久的軍事統治，對於過去敢怒不敢言的日子，隨著歲月的流逝，成為共同經驗的記憶（江柏煒 2007：91）。然而，在開放、觀光、國家公園以及社區營造各元素環環相扣下，昔日的戰地歷史一一從記憶的盒子裡跳了出來。以下將以觀光客與居民最多對話的幾個場景作為論述：

（一）廣場的記憶

當莫拉克颱風登陸台灣時，我於民防館外的樟樹下遇見篤樹伯和幾個年長的鄰居在聊天。年輕時當過村幹

事的篤樹伯今年七十八歲，平常住在台灣永和，每逢宗族祭典就會回金門小住。停好小白後就在他旁邊坐下來，因為天氣的關係旅客明顯少了，旅客沒來倒是意外引起篤樹伯的回憶，篤樹伯指著眼前的廣場徐徐道來，彷彿進到時光隧道，眼前看似空曠的廣場，實際上，卻是裝滿居民說也說不完的回憶：

村辦公室那邊本來就是空地，後來國軍來了就蓋了司令台，幾乎每星期都有演京戲。現在的民防館在我小時候是茅坑，國軍來時嫌不衛生就改成公共廁所，差不多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金門縣農會在這裡成立了農機中心，裡面賣農機具和賣肥料，我們都來這裡買肥料。



圖 16 坑道入口處（村辦公室）



圖 17 民防館



圖 18 坑道與民防館前的廣場

一旁年約七十歲的蔡婆婆回憶起當年軍隊剛來時的驚恐：「我七歲時，晚上在睡覺時，國軍突然來了，然後就將我們家的門拆下來當睡覺用的床，我快嚇死了！」蔡婆婆緊接著表示國軍來了也有好處，她露出笑容說：「但是也是兵來了，我們女孩子才有書唸。」看來軍隊駐守的時代，軍民之間雖充滿了緊張性，相對的，也為這以漁農為主的小島帶來現代化的發展。戰地的生活對有些人而言，別有一番滋味，一位年近六十歲，家裡曾以賣西瓜維生的麗豐姐她就表示，以前的生活雖然很緊張、很辛苦，但也有快樂的時候。她回想當時會有康樂隊來表演或勞軍，整個廣場就會有很多人且熱鬧，因此他父親的西瓜攤生意就會特別好。

但，另一方面，當時軍隊來時，來不及建設房舍而強住民宅，若誰家有房間空著，馬上就會有軍人進去住，連家戶的客廳都住著軍人。一位從湖下嫁過來的社區志工淑暉笑一笑說：

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阿兵哥，因為當時軍民一家，走到哪裡都是阿兵哥。那時阿兵哥住民宅是平常的事，因為當時國軍剛來的時候，他們住的地方不夠，只要哪一戶房子沒人住他們一定就佔住了，這樣還是不夠，所以就住進一般民宅。我家也住過阿兵哥，我爸爸還認了好幾個乾兒子哩！

當時軍民混居的情況嚴重，不僅強佔民宅，連聚落祖厝、廟宇等也一樣被佔走了，軍民之間的衝突也是時有所聞，但也有像淑暉家的經驗，與軍人相處久了反而產生家人般的情感。另一方面，過去聚落的信仰空間因軍隊的駐守，在空間的使用權上幾乎都被剝奪了（蔡珮君 2009：109-115）。相較於今日，廣場上已不見戰地時期的司令台及軍人，而是自由自在、來來去去的觀光客，以及居民們聚集聊天和社區協會辦活動的地方。也就是說，廣場在社區營造和社區觀光的驅使下，儼然成為以居民主體性再現的場域。

（二）瓊林街的神話

瓊林街是聚落裡最寬敞的馬路，它不僅貫穿聚落且是聚落對外聯結的主要道路，但也是常引起觀光客不明就理瞎逛的街道。直到有一天，隨口問起雜貨店老闆，為何兩旁的商店怎麼都沒開了？老闆笑說：「沒生意當然沒開囉！」，一旁從事古厝修復的水正先生，激動的指著眼前的瓊林街說：

民國五十一年拓寬這條路，這本來是人家的房子呢！都是因為蔣公要來才開的，一個晚上路就鋪好了，很多人都罵得要死，也沒賠償，叫兵隨便蓋個房子就算補償了。自由！金門人過去哪有自由？我們這裡跟台灣不一樣，我們這裡都是上面說了就算。

「瓊林街一夜拓寬」，這說法或許誇張些，但在國家力量與政策的實踐下，聚落原有的社會空間與生活方式都受到很深的影響。可想而知，當時的軍管時代，軍民的情況並非只有官方論述中的「軍民一家」，因為一般金門民間社會不滿的聲音是缺席的、被壓抑的。但弔詭的是因為軍人的進駐，原有的魚濃生計方式也大大的改變，開始另一種以軍人消費服務為主的生計方式，為地方居民帶來莫大的商機（蔡珮君 2009：160-169）。有空就回來當志工的瓊林女兒楊太太說：

不僅瓊林街有商店，裡面也開很多店呢！我國小畢業後就開始幫忙洗衣服賺錢，後來有一台用腳踩的縫紉機和一個彈子台，一邊幫忙車阿兵哥的衣服一邊經營彈子台，生意很好呢！以前有阿兵哥的時候，幫阿兵哥洗衣服、有個彈子房，那時瓊林差不多有十間以上的彈子房，有這些基本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現今因駐軍的裁撤，使得原本熱鬧一時，日進斗金的商家，變得生意日漸蕭條，甚至紛紛關起店門。一位年過七十的阿婆，坐在家門口邊剝花生邊回憶起以前自己做生意的盛況：

以前只要放電影的時候，有人賣西瓜、賣土豆啦！我光賣土豆都賣到手酸，土豆一鍋接著一鍋煮，生意很好，這整條街都嘛做生意，撞球間、賣油條、洗衣服的、照相館、饅頭，什麼都有啦！但是阿兵哥後來就到小徑去，電影也沒放了，這裡的生意就不好了，後來根本就沒人來買了。你看，都關門了！

如今整條街除了一家雜貨店和一家老舊的理髮店還繼續經營外，剩下的就是顯得冷清的馬路以及商家沒有拆走的招牌，面對這條頗富戲劇性的街景，我不禁閉上雙眼試著想像過去曾有的繁華。對金門而言，戰地政務時期充滿了既緊張又依存的軍民關係。但話又說回來，隨著時間的異動，在發展社區觀光的驅使下，目前社區發展協會尋求各界的資源，¹⁸ 試圖朝向商店街規劃來留住觀光客，盼能再創商機重建往日風采。

（三）民防館裡的展示



圖 19 民防館裡的展示



圖 20 熱情的解說員

民國八十一年（1992）戰地政務解除，開放觀光後，金門縣農會將這個廣場的管理權交還給瓊林十七公裔孫基金會，地方居民自發性的積極爭取民防館的設立，經國家公園整修規劃後，其館的解說經營由瓊林社區發展協會名義標得，今年四月正式對外開放參觀。

民防館的服務台裡共有兩個解說員，¹⁹通常每個月會有二十名經過國家公園解說訓練的志工來排班。一位年僅十六歲剛考上宜蘭耕莘護專的蔡瑜表示，由於住在瓊林的人幾乎都是親戚關係，所以排班的志工們大都以輩份稱呼，形成一種有趣的排班一家親。

民防館可說是極為特殊的一種博物館，因為它是特定時空脈絡下的文化造物。展示內容似乎都以國家立場為主體，幾乎看不到金門百姓的聲音。難怪國家公園解說課的黃課長在訓練志工解說員的同時，她總是不斷的鼓勵志工們，拿出勇氣說出自己的經驗。因為她總是這麼認為：

訓練解說的經驗當中，我發覺居民知道的比我們多，也就是他們是在地的，故事就在他的生活中經驗中。這樣展示的內容就能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結合，並且更吸引人。

有一次，我一進民防館就被時而亢奮，時而哀傷的語氣所吸引：

我很喜歡打靶，跟我一起的同伴還一直發抖，可是我就很喜歡。當時民兵的工作男女生有分，男生的話通常會分配挖防空洞，女生通常是護理的工作。我婆婆曾經告訴我當時辛苦的生活，像他一個人帶著小孩去躲防空洞，心裡掛念著去搶灘的公公，我婆婆心裡很苦但也不能怎樣，還是得帶著小孩過日子啊！

罔雪志工訴說著自己的親身經歷，眼前生動的解說彷彿發生在昨日一樣，讓在場的遊客聽得出神，心情也隨著她的語調及表情變化著，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十五年次的罔雪是古寧頭人，二十八歲時嫁來瓊林，與她交談後，才知她原本沒有參加今年五月份國家公園為民防館開幕辦的志工解說訓練，原因很簡單就是對自己沒信心怕講不好，但經國家公園黃課長的鼓勵，終於跨出了一步。她回憶當初第一次來民防館解說時，笑著形容當下的心情是怕死了！但後來覺得應該可以說

出自己的經驗與遊客分享，她開心的表示，沒想到遊客聽得津津有味，現在不怕了，就盡量將自己的經驗說出來吧！

這群民防館的志工們，雖大多為女性，但因當時政策的規定下，多有參加自衛隊的經驗。從小就住瓊林的蔡女士，十六歲就加入自衛隊，她表示報到日時，先到里辦公室前集合（當時的里辦公室是在十一世宗祠後面），之後他們會到小徑去受訓上課，上課前他們會分組，課程包括包紮、卸槍、擦槍、打靶、伏地挺身、心戰喊話、學帶防毒面具等。她提高音調的說：

幫我們上課的教育班長很年輕，但很兇，如果女生撒嬌的話他會翻臉罵人。通常早上過去小徑上課，中午各自回家吃飯，吃完飯再過去，傍晚才回家，受訓完之後就不用再去，但是如果有演習的話會通知，每次有高級長官來就要演習，通常會在真正演習之前先預演，演習都很逼真，雖然每次長官根本不會看完，但我們卻要花很多時間準備。

「苦啊！苦啊！」聚落老人家總是習慣這樣回憶當時的生活，但有一次卻聽到意外的聲音。那正是一天裡最熱的時刻，我不假思索的躲進民防館裡吹冷氣，順便當個遊客。當我轉了一圈展示區後，便問起服務台的淑暉以前躲防空洞是不是很苦、很緊張的經驗，志工淑暉對單打雙不天的日子有些特別的回憶，當說起小時候躲房空洞時的經驗時，他這麼回憶說：

那時候防空洞都是民兵幾戶人家一起挖，我記得唸國小時，吃過晚餐就帶著功課下去防空洞，那時在我們湖下的家裡，有個洞口可以直接下去防空洞，兩戶人家同在一起，所以我們會跟鄰居的小孩寫功課且一起玩，我很喜歡躲防空洞呢！

瓊林的觀光客形形色色，這段田野期間，我在民防館看到的遊客有情侶、有家庭旅行的、自助旅行的、還有老人團等等。有一天早上將近十一點時來了一輛遊覽車，通常遊覽車都有隨車導遊，這團也不例外，一夥人有導遊幫他們解說，但由於人多，嘈雜聲淹沒了導遊的解說。突然有一個年約七十來歲的先生走在服務台旁叫

了起來說：「哎呀！都不一樣了！差好多呢！」說著臉都皺了起來。我一聽便隔著服務台問他以前是否在這裡當過兵，原來這位王老先生民國五十一年（1962）時在湖下當砲兵，主要的工作是觀測員。他用激動的語氣說：

八二三炮戰後，實施單打雙不打，那時候是戰地金門城很緊張的。當初砲有好幾種，有那種會鑽的，專門搞破壞的；有一種是瞬間發射砲；一種是空炸的。也有打到高空炸開的，裡面是裝宣傳單，內容不外乎是家書之類的單子。打仗時，對方會利用家書的方式對當時由大陸撤退時的阿兵哥動之以情，內容會寫說某某你家鄉的父母如何如何，我們這邊也會打宣傳單過去。

目前住在台中的王老先生，今天特別參加這個旅遊團來金門，想走走看看回憶當初自己待過的地方，他表示這一路走下來，覺得金門已經變很多了。老先生帶著緬懷的心情來金門重遊舊地，有的人是帶著好奇的心情去陌生的地方觀光，而不管自己是用哪一種心情去觀光，多少總會留下對當地的記憶，就像人家常說的「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其中的滋味只能自己慢慢品嚐嘍！

展示館裡的軍服、蠟像、解說面板等，每天在人來人往，面對陌生遊客的臉孔中，他們或自信或羞怯的訴說著自己的經歷與故事。昔日被壓抑的或遺忘的聲音似乎在這裡找到宣洩，然而，如今隨著歲月的流逝，其中的酸甜苦辣成為共同經驗的記憶。

（四）瓊林戰鬥坑道

當遊客參觀過民防館後，志工通常會主動推薦遊客到隔壁去體驗一下戰鬥坑道，同時志工也會像遊客「炫耀」說：「這坑道都是我們村民自己挖的，你們來這裡，一定要去走一趟喔！」這時，遊客們幾乎都會露出一種好奇且躍躍欲試的眼神。

根據國家公園東站管理局陳主任表示：

坑道原屬於民防自衛總隊的，但後來自衛總隊裁撤後就歸縣警局，由於縣警局沒那麼多預算，最後就由國家公園接手。現在瓊林的坑道是由國家公園與社區共管，國家公園並沒有特別管理，只是補充防水的燈具。

這當中他也憂心的表示目前的坑道其實是蠻麻煩的，因為坑道的上面是民宅，裡面又很潮濕，加上年久失修，裡面有些地方都積水，很怕塌坍下來。也因為坑道狀況難以掌握，基於安全的理由，社協總幹事蔡清其先生表示，就以村辦公室到風獅爺這一段約三百公尺長的坑道對外開放。另外，他也表示因為瓊林為國家公園範圍內，雖然和國家公園共管，但實際經營權還是瓊林社區本身，目前由社區發展協會協助經營。

瓊林戰鬥坑道的入口剛好就於村辦公室內，辦公室內設有一收費處，²⁰平時是由總幹事的太太，同時也是社區志工的春梅姐負責。春梅姐表示早在民國八十三年（1994）時生意非常好，但她拿著服務台桌上的登記簿給我看並說著：「越來越不好啦！一天下來才這些。」我一看來了一輛遊覽車及零散的遊客，總收入還沒超過一千元呢！她表示以前好的時候，一天的收入就可以是她一個月的薪水了。但不因遊客或多或少，若是有遊客問起坑道的事情，蔡總幹事依然熱心的為遊客解說。尤其他一定會神采奕奕的說：

這坑道當初是我們瓊林的人下去挖的，而且當初分到挖坑道時，都是沒有酬勞之下挖的，甚至得花錢請人來挖。我們瓊林坑道主要分四段，總長度加起來約有一千四百公尺呢！

這一番話往往令坐在村辦公室裡看報紙的長輩們頻頻點頭，甚至引發他們竊竊私語呢！瓊林戰鬥村於民國六十七年（1978）整建完成，²¹此時的防禦工事被視為重要工作，並增建地下坑道以連結或貫穿村落附近之重要設施，以達村落防禦的功能（蔡珮君 2009：75-82）。

國軍來了之後，軍事上的需要，整個村落的空間發生極大的變化，曾為金門十二個戰鬥村的瓊林，在「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揚火力於地上」的政策要求下，自衛隊的組織在當時有相當具體的發揮與運作（張火木 1996：113）。呂理政在《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中表示，一座好的博物館無分大小類型，也不一定藏有稀世珍寶。但從「物」的保存到「人」的關懷，它承擔保存與歷史的使命，它是知識殿堂，可以是溝通的場所，它更是表現居民的生活方式（呂理政 1999：158-159）。不管是在瓊林的廣場，街道上、坑道中或是民防館，在在表現出當代居民對過往歷史記憶的一種生活方式與經驗。

伍、結語

金門，這個面積僅有 178.956 平方公里的小島，自古以來文風薈萃，嚴謹的宗親組織、聚落傳統的建築特色以及戰地政務時期的遺跡，形塑今日特殊的地景風貌。現今因終止地政戰務，繼而開放觀光，雖然已聽不見昔日砲聲、看不見光火、嗅不到煙硝，但金門人所要面對自覺與承擔的挑戰，宛如一場無塵的煙火，在每個人的心中飄盪著（林琮盛 2000：55）。

近年來，瓊林居民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居民學習主動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共同思考社區未來，面對新的經驗以及新的衝擊，彼此間漸漸地打破過往傳統的疆界。總而言之，不論是居民的社區環保活動，或是居民主動爭取民防館的設立，或是解說經營的參與，或是村辦公室裡的父親節活動等等，這些實踐的方式有別於戰時國家力量的直接控制，而呈現出居民對空間主體性的再現。

民國九十年（2001）一場攸關閩南語戰地文化命運的諮詢會議，在場的人類學家戚常卉表示：

一邊是古厝，另一邊是國家公園解說牌，而一邊是地下坑道，形成不同時代的建築再這個時空交錯，三種建築與三種空間，代表了三種時代的意義，而形成一個歷史的景點（引楊樹清：2004：60）。

因時間的轉換，空間也悄悄的變化，隨著觀光的需求，這豐富的歷史景點透過社區與縣政府及國家公園的合作模式下，將原本以為是悲情黯然的歷史記憶，轉化成居民記憶與金門的歷史脈絡的連結，居民從原本對自己沒有信心，到今天自在從容的為觀光客訴說著屬於他們的歷史。

此趟金門田野經驗是令我十分難忘的「假期」，至於所長「潘式田野訓練」應該會留下深刻的「戰地」回憶吧！然而，當我想起穿越既潮濕又黑暗的坑道時，遠方的記憶彷彿緩緩甦醒過來，記憶裡似乎有著淚水與汗水交織的生命經驗。最後，由衷感謝在田野期間幫助過我的金門朋友們，尤其是友善熱情接待我的瓊林朋友們，因為你們精采深刻的故事，大大豐富了我金門暑期田野的旅程。

參考書目

江柏煒

1998 大地的居所—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導覽。金門：金門國家公園。

2007 誰的戰爭歷史？金門站使館的國族歷史 vs. 民間社會集體記憶。民俗曲藝 156：85—155。台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

江柏煒、陳閔惠、莊舜惠

1998 老聚落·新生命—金門社區總體營造之觀念、作法與借鏡。金門：金門縣政府。

李松根

2008 地方文化的遠景與實現。雲林：財團法人雲林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呂理政

1999 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李錫隆

1996 金門島地采風。金門：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

1991 金門縣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

林琮盛

2000 烽煙無塵。新故鄉雜誌 7：32—55。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孫麗琪、陳為信

2004 金門瓊林：走進萬歲爺的御花園。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

張火木

1996 金門古今戰史。金門縣：金門縣政府。

楊天厚

2004 金門瓊林村「七座八祠」研究。刊於金門采風，楊天厚、林麗寬合著，17—44。金門縣：寬厚文史工作室。

楊弘任

2007 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

台北：左岸文化。

楊樹清

2004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彰。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均培、黃亦展

2001 金門族譜探源。金門：金門縣政府。

蔡珮君

2009 從傳統聚落到”戰鬥村”：以金門瓊林為例。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顯恭

2004 金門傳統民居再利用之研究—以瓊林為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Urry, John

2007 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注釋：

- 1 金門國家公園所推行的「尋找風師爺」活動，若戳滿六尊風師爺圖像，即可至金門國家公園換袋子。
- 2 (蔡顯恭 2006：2-1)，2-1 是作者對頁數的標法，代表第二章第一頁之意。
- 3 金門縣民政局九月份人口統計。網路資源：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sub_A/AllInOne_Show.aspx?path=8638&guid=368835e8-5771-431d-b80c-4a2d76b78298&lang=zh-tw 2009 年 10 月 25 日
- 4 相傳瓊林進士蔡獻臣於明朝廷當官時，當時皇帝垂詢時以「平林」若未「瓊林」文雅，故有御賜里名之舉，孫麗琪等學者質疑《金門縣誌》記載御賜里名瓊林為明神宗之準確性，係因當初蔡獻臣任官歷經明神宗萬曆、熹宗天啟、思宗崇禎三代，可能史料記載失誤（孫麗琪、陳為信 2004：22-23）。但可確定的是，現於瓊林新倉下二房宗祠裡有此匾額。聚落中對瓊林歷史頗有研究的蔡是民也對此提出質疑，他認為明熹宗天啟年間較為正確。
- 5 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解釋，一般單性村的甲頭名稱，多半以房份稱之（孫麗琪、陳為信 2004：45）。
- 6 梳式佈局的是中國南方聚落普遍的配置方式，它代表民宅族群約略有同一朝向，且坐落在前低後高的基地上。這樣的建築於夏季時有排熱，冬季時有避風的功能，型式如同梳子一般，建築學者稱「梳式佈局」（江柏煒 1998：46）。
- 7 聚落裡共有四間宮廟：保護廟、孚濟廟、忠義廟、萬祠宮。
- 8 祖厝為當地人對宗祠的稱呼，是祀奉其祖先的神聖建築，也稱家廟或大宗。
- 9 瓊林聚落裡實際有八座祠堂，但其中新倉下二房六世、十世樂園宗祠，兩者同在一棟三進式大厝中，因而有七座八祠之稱。
- 10 瓊林社區發展協會設理事長一人，理事十四人，常務監事一人，監事四人。聘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人，出納一人，會計一人，總務組長一人，副總務組長一人，議事組長一人，活動組長一人，幹事一人，辦理協會各項業務及活動計畫之策劃與執行。
- 11 父曰昭，子曰穆，昭穆有「行序」、「輩序」、「輩份」、「輩文」、「字派」之列稱，為中國社會倫理制度之一（葉培鈞、黃亦展 1998：89）。
- 12 三十一年次的蔡顯明先生是目前的里長，也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年約六十來歲的蔡清祺先生是為國中教師，目前是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五十年次的蔡穎葵服務於醫院，本身是瓊林女兒，目前是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隊長。
- 13 民國九十六年（2007）成立綜合社會福利服務隊——祥和志工，志工達八十八人。
- 14 民國九十八年（2009）金門縣社會局於瓊林社區舉辦「金門縣 98 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觀摩」活動。
- 15 以前農業時代常見的推車。
- 16 金門縣政府網站，李炷烽縣長之施政理念。網路資源：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518&guid=973e4f31-33ed-4b19-9999-f0f3029a6b4f&lang=zh-tw，2009 年 10 月 30 日
- 17 納入國家公園的聚落保存有以下七大聚落：瓊林、山后、水頭、珠山、歐厝、北山、南山等聚落。

- 18 田野期間，在社區總幹事的說明下，得知目前有由中原大學陳教授所率領的社區營造服務團隊進駐瓊林，其團隊主要是協助瓊林找出他們的特色，以協助他們日後發展。
- 19 一位是國家公園的志工，完全無薪水的，另一個是瓊林社區志工隊員，一天有八百元的薪水。
- 20 一般以人頭計費，一個人酌收清潔費十元。雖然，遊覽車有一整車的人，但，遊覽車司機只願付一百元。
- 21 根據民防館解說面板記載，金門戰鬥村有十二個戰鬥村建立，多以自然村為主。



當「我們」同在一起：古寧頭的環境變遷與現貌

高婉如

摘要

近年來國家公園與縣政府以西方生態保育的環境觀和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永續經營理念，欲將古寧頭打造成一生態人文並重的保育點。然古寧頭的傳統聚落一直有一套空間倫理與風水信仰組合而成的環境觀，今日古寧頭處處也可見這套環境觀展現的風貌。另在軍管時期遺留下大量軍事設施，除了對水域、環境的影響，也大大的改變古寧頭的環境面貌。不同的環境利用與觀點，在古寧頭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中產生碰撞。

本研究以古寧頭正在進行的圓環和紀念館工程為切入，探討當地居民、軍方、縣政府與國家公園在古寧頭出現後對環境所形成的影響。在這些外在作用力進入後，當地環境觀的轉變、景觀改造與環境變遷的過程，這些種種如何去形塑出古寧頭今日的環境樣貌，而這些不同的觀點又如何互動與角力，以及在這些變遷下空間的改變與適應過程。

壹、楔子

潮溼略鹹的海風，讓我這個算在海邊長大的小孩，下飛機的瞬間就對金門產生好感。炙熱的陽光與深藍的海水，搭配上地圖第一眼看見的古寧頭三字，充滿戰爭的歷史記憶讓我著迷，第一個金門造訪的地點，同時也是我的田野。

在金門太陽快把我融化的一個下午，一陣風吹來附近工地的砂石，不耐煩的揮著手想擋風沙，卻也懶洋洋的瞥到，這個每次要進古寧頭都會經過的路口，工程似乎有越做越大的趨勢。快被烤熟的我順勢躲到水尾塔附近的樹蔭下，撞見了也在附近乘涼的李大哥。李大哥說那邊施工的其中一個圓環工程是在做風水的，要建一個雙鯉抱珠的圓環景觀，象徵古寧這邊雙鯉含珠的一個風水穴傳說。又提到村長本身就是乩童，建這個景觀要大多高都有去問過神明，神明指示下來才去做的。圓環做風水？村長兼乩童？雙鯉含珠風水穴？短短一席似乎很明確的話卻讓我摸不著頭緒，究竟這個工程是怎麼一回事？

圓環之謎展開了，究竟在這個充滿戰爭歷史記憶的國家公園內還藏著多少我沒注意到的事物。在聚落走訪之下，得知這是縣政府的工程，到了縣政府則告訴我負責單位是工務局，到了工務局工程又分為兩個單位去處理，分別拜訪兩個單位卻又和國家公園和軍方扯上關係。在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到，在古寧頭的這個工程是為了紀念今年古寧頭大捷六十週年而啟動的，但是這個工程的背後卻有著歷史因素以及不同單位的進入與角力。我開始思考，一個圓環，包含著不同的行動者與他們的觀點，聚落的居民、國家公園、縣政府及軍方，這四股在古寧頭自稱「我們」的作用力，究竟在這個工程之前，他們是如何進入並影響著古寧頭，當「我們」同在一起時，又是如何形成古寧頭今日的面貌。

以圓環為起點，我的探究之旅，將隨著「我們」在古寧頭的出場順序展開。

貳、古今道古寧

最初的開始

金門位於福建東南沿海的九龍江口外，與台中、彰化的經緯度相當，由於西扼金夏海域出口，被譽為「亞洲的直布羅陀」（李增德、江柏煒、許維民、許能麗、楊天厚、林麗寬 2003：18）。而古寧頭則位於金門的西北角，與中國大陸遙遙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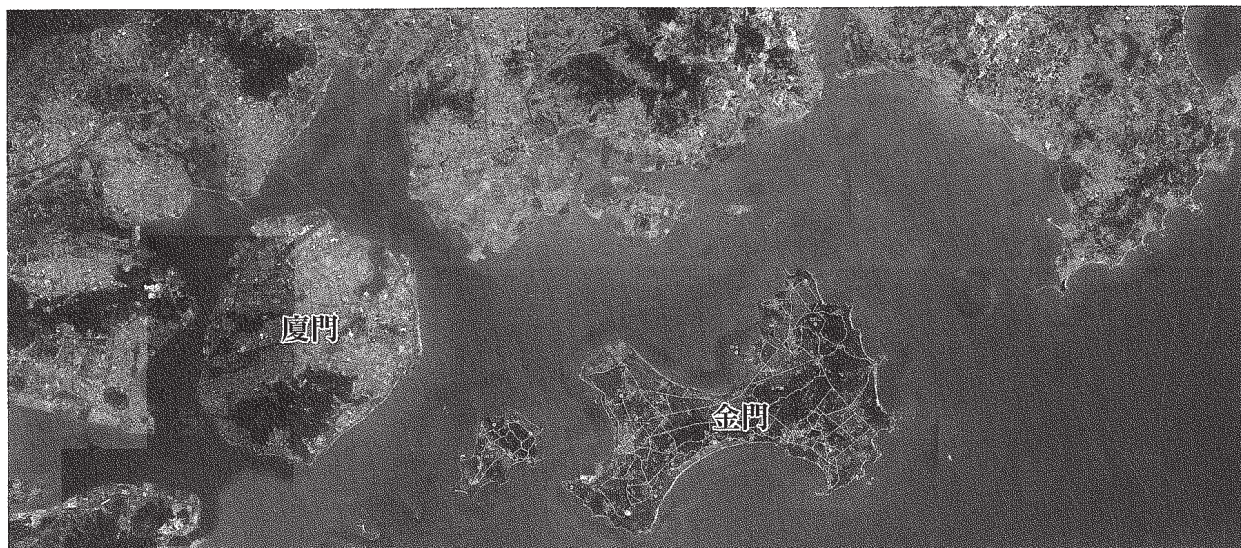


圖 1 金門與廈門相對位置（資料來源：依據 Google Earth 空照圖重新繪製）

第一眼的古寧頭印象，是湖畔旁一整排的閩式傳統馬鞍或燕尾屋頂平房，夏日午後的垂柳搖曳，寧靜的可以聽見海風吹過的蕭颯聲，我不禁開始懷疑這裡是否有人居住，亦或是已經成為整批被保留下來的古蹟。將車停在國家公園管理處旁的停車場，一旁佇立著北山風獅爺，這才恍然原來這裡便是古寧頭的北山聚落，與其隔湖相對的正是南山聚落。

從一棟棟排列整齊的建築間晃進北山，在錯綜複雜的小路亂繞，發現房屋的門牌上只寫著北山和門牌號碼而沒有路名。後來才明白，這類傳統聚落空間內由於房屋間の間隔不大，因此都是錯綜複雜的屋間小路，也就

只能靠著建築的排列次序去編號，無法一一替每條屋間小路命名。在走訪古寧聚落期間，每位碰到的阿伯或大哥都是「李先生」，C先生告訴我最廣為人知的一段：

你知道古寧頭這邊都姓李嘛，這有個典故。當初來古寧頭開墾的大戶姓張，他們請了姓李的來做長工，後來姓張的從大陸請來有名的風水師，請他幫忙找蓋宗祠的地點，風水師就告訴他一個寶穴的位置，姓張的就問說那應該要蓋多高多大，但是風水師說天機不可洩露，就簡單的說了一句台語的：越高李越好。結果因為閩南語「李」跟「你」的音太像，姓張的就以為是越高你越好，就把宗祠蓋的比一般的高。但是這個寶穴叫做「母雞穴」，母雞蹲著時小雞都可以在他的翅膀下受到蔭庇，但是母雞一旦站高起來小雞就失去蔭庇四散，所以姓張的後來子孫就散出去了，而姓李的就因此發展起來。因此有段時間張李是不通婚的，就是因為有這段因緣，但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於是乎，我認識無數個李阿伯、李大哥、李先生，他們通通都是古寧頭同一血脈延續下來的。而在親自踏尋下，找到故事中的張姓宗祠，在砲戰的摧殘與子孫四散下，只剩一小間不到六坪大的小祠堂，裡面放著張氏祖先的牌位。就住在張姓祠堂附近的V先生告訴我，張姓在這邊也只剩一間房子，剩的人很少，沒有辦法去修祠堂做風水，也只能擺在那邊了。從故事中的大家族到現今的情況，讓人感到不剩唏噓，似乎更能體會Freedman曾說的：「風水不是為貧窮和卑微的人所設的（1966）。」

而故事中得到了風水寶地庇佑的李氏，從李氏長房以舜公派下現有四房，加上雄房與興房共為六房，人丁興旺（李炎改 1996：12）。除了當地居民告訴我祖先來到金門的許多傳說與故事外，也有不少文獻提到最早來古寧開墾的是曾從龍家族，迄今約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先後有曾、張、李、錢及其後來此落戶的楊、魏、胡等家族，都留下了開拓的遺跡或子孫仍在此定居（李增德 2002：18）。

古寧頭主要的三個聚落是南山、北山及林厝，整體以閩南文化為主體。除了傳統閩南建築保持完整外，金門的宗教信仰和其衍生的宗教禮儀習俗、禁忌，在在形成了一個十分有特色的島地宗教文化，多年來，始終十分「強勢」的在傳統與現代的常民生活中遊走、傳襲著（葉鈞培 1999：17）。因此，當地人們普遍敬祖尊宗、

相信鬼神與風水，在聚落營造、寺廟宗祠與民居宅第均受到民間信仰與風水倫理的影響，傳統住宅和生活行為的規範都與信仰息息相關，塑造了傳統的倫理觀及宇宙觀（李增德 2002：36，杜正勝 1995：213）。而古寧頭三村隔海（今雙鯉湖）相對，不同於金門一般避風向陽的建築，從口耳流傳的說法與故事中，得以窺見古寧頭先民對於聚落風水觀和傳統空間倫理的概念。

T先生告訴我：「由於早期的戰爭死了很多人，所以古寧頭這裡的廟很多，三個聚落共計十四間廟，大部分都是為了安撫、鎮住在戰爭中犧牲的亡魂與保護村落的安寧。」在十四間廟中最重要的是名為雙鯉古地的關帝廟，關帝廟所在地是一「浮水蓮花」寶穴，五、六十年前道路還未築起前是在水中央，只有退潮的時候石板路才會浮出，信徒在這個時候才能到廟中參拜。從地形上看，南北山聚落的形狀則像兩隻鯉魚將浮水蓮花寶穴啣住，因此在風水上又稱作「雙鯉含珠」。

風水觀念以不同的程度融入古寧頭居民的生活中，就連八十幾歲不識字的阿婆都可以講出些當地風水故事，如同 De Groot（1897：939）所說的：「就算是受過最少教育的人也有使人吃驚的風水知識。」然而，當地居民普遍對於較深入的風水或地理學知識不甚了解或不覺得有必要去了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專業的風水師



圖 2 雙鯉湖畔的北山聚落

才會懂的知識，一般人最常講的就是關於風水穴的故事、路衝、水劍等等的民間禁忌。葉春榮在台灣南部的葫蘆村（化名）風水研究中也指出，葫蘆人都能講出些生活中的風水常識，像房子不可正對馬路、大門不可對著大樹，但沒有人能講出一些深奧的道理（葉春榮 1995：346）。從葫蘆村的例子與古寧頭的情況可以發現，風水不斷的出現在當地人周遭，左右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雖然對風水觀念是模糊不清的，但其實風水已深植在當地居民的觀念中。

另外在聚落空間上，除了十四間廟外，尚有十間宗祠、三座石敢當、兩座鎮水塔（羅星塔已毀）和一尊風獅爺，這些神明與祖先守護村落也守護著居民心理上的安寧。這樣的心理防衛遵從著一套嚴密的佈局，依照「內神外鬼」的原則，聚落內部為宗祠，外圍則是廟宇保護聚落。而「宮前祖厝後」不可建屋、「宅第不可高於祖厝」以及「無宗不成族、無廟不成村」的說法與實際配置，反映出古寧頭聚落的空間倫理與建構。

戰火的突擊

民國三十八年（1949），國共戰事讓古寧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著名的古寧頭大戰雖然最終國軍得到勝利，但是在古寧頭進行的巷戰卻著實讓村落受到極大的破壞。八十幾歲的P阿伯回憶到：

當初國軍要蓋碉堡，金門的建材不夠，就會去拆沒人住的房子或是蓋好還沒住進去的新房，墓碑、屋前的墊腳石通通都被搬去蓋碉堡了，現在很多宗祠也都是新蓋的，當初都被拆去啦。碉堡還沒蓋好的時候，每戶人家到了晚上都躺滿阿兵哥，躺的滿滿的，到了白天他們離開去做自己的事，晚上再回到我們家裡睡覺。

圍在一旁的阿伯們也七嘴八舌的補充，當初在南山有三、四個砲陣地，北山靠近戰史館那邊也有三個，所以八二三砲戰的時候古寧頭被炸的特別慘，因為中共要炸砲陣地，在附近的村落就連帶遭殃。也有阿伯說到：

當時很多人遷出去避難，在出古寧頭的路上到處都是死人，堆在路邊屍臭很難聞阿，田地也被砲轟的亂七八糟沒辦法種，還有田上面堆很多屍體，血水都滲到土壤裡，那種種出來的作物特別肥，戰爭很苦阿，那時候真的苦阿。

田地無法耕種，古寧頭賴以為生的石蚵更顯重要，P阿伯說：「有時候退潮的時間比較晚，但是因為海岸線管的很嚴不能下去，不然阿兵哥看到是可以直接把你槍斃的。」除了幾處蚵田外，古寧頭的海岸線幾乎都拉

滿小心地雷的警戒線，雖然有些人說時間久了都已經不會爆了，但是當地老人家還是千交代萬叮嚀我不要在海邊亂走，要等到排雷大隊排完雷才安全。

另一方面，許多海灘上還可見到一排排的鬼條砦，訴說著當年反登陸的場景，慈堤海灘上的地雷、鬼條砦和三角堡，似乎也訴說著當年這兒的嚴密防線。從古寧頭搬到了山外的 L 先生提到：「慈堤當初在蓋的時候因為浪很大很急，一卡車一卡車載來的石頭都被沖走，傳說蔣介石燒香後丟了一顆石頭下去浪就止住了，慈堤才真的能夠開始興建，不過也都是傳說阿，誰知道。」

許多年紀較大的居民也曾告訴我，從前海直通雙鯉湖時那個海口就像個畚箕，能把財富帶進來，慈堤把海水擋住等於擋住了財也擋住了循環的氣運，使得古寧頭沒有從前那樣繁盛。P 阿伯告訴我不久前居民也有想拆掉慈堤蓋高架橋的構想，但是縣政府跟國家公園根本不可能答應，當年軍管時期無法表達意見，現在可以表達意見了卻也沒有用，話語中傳達了老一輩對於很多事無可奈何的辛酸和仍希望家園有所發展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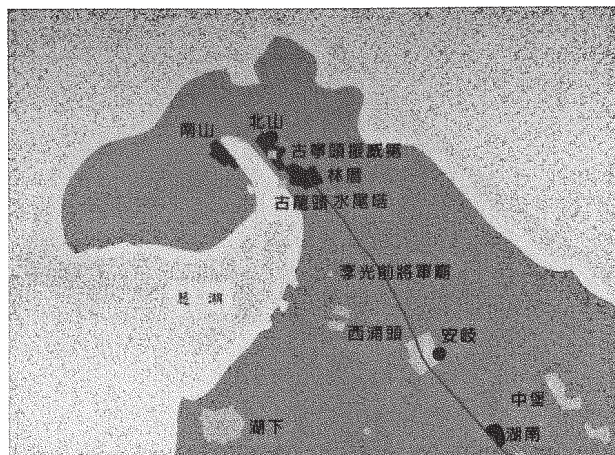


圖 3 慈堤興建前古寧地貌



圖 4 慈堤興建後古寧地貌（資料來源：金門國家公園雙鯉溼地生態中心展示區）

戰地到溼地

自民國五十九年（1970）長城部隊興建慈堤後，至民國六十九年沿岸的海禁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嚴格，七十年代更是慈堤走私到達空前盛況的時候。在金門只要問到早期的走私貿易，十個人有九個會憶起當時慈堤的景象。Q先生敘述了當年他到慈堤買走私來的水蜜桃，一箱箱又大又便宜，直到小三通實施前幾年海巡抓的緊才沒落。兩岸的緊張狀況隨著時間流逝也趨於和緩，最終，金門的戰爭真的成為了共同的歷史記憶。

兩岸情勢逐漸明朗，於是戰地政務實施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時宣告解除，隔年開放觀光，為了妥善保護金門特殊的自然地景與人文史蹟，經過多方面的評估後，台灣首座以保育史蹟及文化景觀資產為主的國家公園誕生（李增德、江柏煒、許維民、許能麗、楊天厚、林麗寬 2003：21-24）。民國八十四年（1995）金門國家公園成立，持續朝向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以及傳統文化和戰地史蹟保育推廣為主。

古寧頭因聚落文化、戰役和鳥類、水獺生態豐富，遂成為主力發展點之一。慈堤與道路的築起形成了鹹水與淡水的交界，溼地環境形成了無數淺灘魚塢養殖，也提供候鳥和水獺一個舒適的家。雖然溼地帶來豐富的生態資源，但國家公園為保存傳統聚落樣貌，對於建築的諸多規範引起居民的不滿。七十多歲的U先生說：「當初我們有鄉親在國家公園裡工作，說納入國家公園有多好多好，就被自己人騙去了，一點也不好，不如不要來，國家公園對古寧頭一點幫助都沒有。之前我在自己家蓋個車庫花十幾萬還被拆掉，沒辦法阿。」三十歲左右的J先生則表示：「蓋房子比較困難啦，其他要說有什麼影響倒是還好，就是垃圾箱被移到後面去之類的，要保持景觀好看吧，也會有很多國家公園或縣政府的人來打掃維護這樣。」不同年齡層的居民對於國家公園抱持不同的看法，但同樣的，對於住宅的限制均有微詞。

在開放觀光後，縣政府為了發展在戰地政務時期各方面受到侷限的金門，以「文化金門、觀光立縣」為訴求，要將金門打造成人文和生態的深度旅遊地點。藉由鄉村景觀改造工程整頓聚落景觀，古寧聚落內均鋪上有古樸感的紅磚，雙鯉湖畔設立觀景台，也搭配國家公園解說推動觀光解說公車等等。今日的古寧頭保留著傳統聚落的古樸與自然之美，同時處處也都可見解說、保育、觀光等看牌，歷史所遺留下的產物使得古今交錯，人、事、時已過，但地與物卻靜靜的看著歲月流逝，隨著不同的時間改變空間。

參、時間作用空間

在歷史的推演下，古寧頭不同時期的樣貌被保留下來，使我們看見不同時期的空間交雜呈現。現今在古寧頭的人為建物中，聚落是最早進入的，從整體的聚落空間配置到微觀的建築樣式，都可以看出一套有系統且嚴謹的空間觀，這樣的空間觀表現在古寧頭聚落所呈現的樣貌。



圖 5 聚落分布範圍（資料來源：依據 Google Earth 空照圖重新繪製）

雖然今時今日居民的想法隨著時代變遷，不再完全依循先民的模式構築聚落空間與宅第，然許多傳統的空間倫理觀念仍然流傳下來，並適應著現代人的生活步調逐漸改變。

北山與林厝的建築粗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種是最傳統的閩式建築，在八二三砲戰時雖然大多毀於戰火，但是在砲戰過後大多數人家依舊是按照原先的建築樣式重建或修復。第二類則是在砲戰過後、國家公園尚未成立前，依照現代新式透天厝樣式去蓋的，整個聚落中大概也只有五六棟。第三類則是國家公園成立後，依照國家公園的樣式去修建的建築，以閩式屋頂與不超過三層樓為大原則，有種新舊合一味道的建築。

聚落整體空間範圍形成後，古寧先民的對其餘環境的利用相當有限。在經濟上古寧人「七分靠海、三分靠山」，賴以為生的是養蚵與耕作，除此之外，對於環境及空間上的改變呈現靜止狀態。民國三十八年起，由於軍事上的需要，砲陣地、碉堡據點、雷區、堤防一一興建，在聚落之外呈現出另一戰地風貌。

軍事方面，慈堤後也不再大型的工程或是建築出現。民國八十一年（1992）戰地政務實施解除，軍事據

點逐一裁撤，砲陣地也淪為廢墟，雷區內雜草灌木叢生，一切好似過眼雲煙，但人們心中難以抹滅的歷史記憶，彷彿讓這些過去的軍事建設能夠等待新的契機再度現身。

民國八十四年（1995）金門國家公園成立，古寧頭區域由於豐富的生態與戰地文化被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內。然而，古寧頭豐富的生態資源，竟是來自於戰時的建設。國家公園的 M 先生告訴我，廢棄的碉堡和無人進入的雷區，無形中提供了野生動植物一個沒有人為干擾的生長空間，慈堤築起後的海埔新生地與鹹淡水交界孕育兩百多種鳥類。戰火煙硝在塵埃落定後，換來的，卻是無限生機。

另一方面，雖然國家公園有意將其餘荒廢的軍事設施納入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的範圍，但是這些土地與設施仍是屬於國防部的財產。在雙方溝通協調之下，國家公園規劃發展的也僅有古寧頭戰史館和三角堡解說站，其餘的仍需要縣府、軍方及



圖6 南山聚落「宮前祖厝後」的配置（資料來源：李增德等，2003，《金門人文采丰》，81頁。）



圖7 軍事設施的分佈（資料來源：依據 Google Earth 空照圖重新繪製）

國家公園三方面協調後才可能接續討論這些遺跡未來的使用方式。

聚落、軍事與國家公園和縣政府的觀光保育規劃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出現，這些不同時間點上所產生的改變匯集於現今的古寧頭。當過去同在一起時，我們看到了古寧頭今時今日的面貌，時間創造出空間，不同時代產生了不同的空間樣貌；空間也表現出時間，過去的空間隨著時間變化或適應，並在不同時代被賦與不同的意義。



圖 8 國家公園涵蓋範圍（資料來源：依據 Google Earth 空照圖重新繪製）



圖 9 古寧頭空間示意圖（資料來源：依據 Google Earth 空照圖重新繪製）

肆、空間表現時間

不同的空間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解讀，同一個空間在同一個時代也會因觀點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作用。古寧頭過去歷史的遺跡，為了因應現代的需求而被提出討論或強迫出場，在古寧頭這個場域中的行動者如何在其中作用，不同的觀點產生的碰撞與火花，影響著古寧頭的環境樣貌與過去的歷史再現。

從前慈堤提供了軍事防衛和運輸補給的功能，居民雖然不滿風水受到阻礙，也表示慈堤影響潮差使得海蚵的大小不如從前來的豐美，但在軍管時期卻也是敢怒不敢言。軍管過後，慈堤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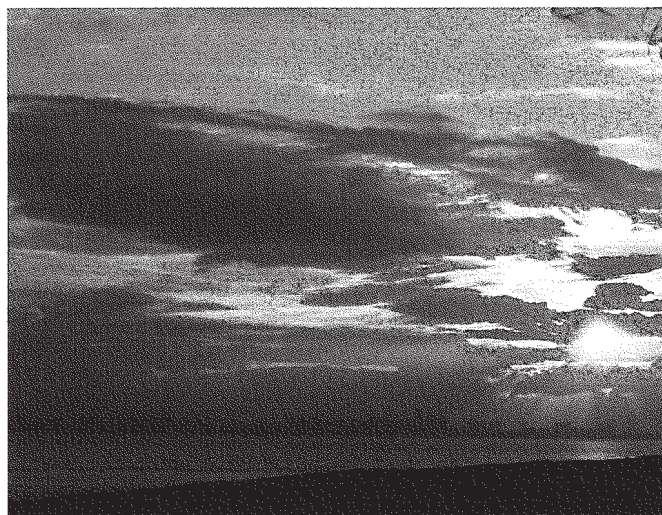


圖 10 慈堤落日

造的豐富生態吸引國家公園來到，致力於保育與研究，也極力推廣生態家園、環境觀光等議題。軍方雖然將三角堡提供給國家公園作為鳥類解說站，但仍認為要保留軍事功能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像鬼條砦等海灘上的反登陸設施，雖然不少人鑑請拆除過，但軍方一方面以軍事需求表達立場，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聲音認為這是金門的歷史，要將這些歷史保留下來傳給後代子孫，不能任意為某些人認定的美觀或遊憩需求就拆除。

縣政府則企圖利用著名的慈堤落日一景製造更大的觀光效益，曾提出在慈堤建造親水公園、涼亭步道、餐飲消費區等一系列遊憩設施，並與台灣的連鎖飯店企業合作，推動觀光產業。但就國家公園來說，園區內是要維護生態，並不需要大規模開發。國家公園的 O 先生拿出厚厚一疊企劃書給我看一面說：

其實我們要推廣越少就是越多，人為開發、破壞的越少，我們的自然生態資源就會越豐富，可是很多人不能理解這一點，認為開發就能帶動經濟，這個年代妳會相信開發就一定要有經濟效益嗎？

而居民一部份贊成縣府的觀光產業，希望能藉由觀光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讓金門年輕人願意留在家鄉打

拼。也有部分居民則表示，希望能拆除慈堤建高架橋，回復原本的生態環境，讓「氣運」流通「做風水」。

慈堤的觀光化帶來的新的議題，其象徵意義也不斷的在改變，居民、軍方、國家公園與縣政府四大行動者的不同訴求，引發了舊空間的新問題。四大行動者內部的聲音也非一致，譬如居民對於慈堤也存在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傳達出的是恢復傳統與在地發展兩方的意見，新與舊不斷的在時間空間上演，同時也不是壁壘分明，時常是糾葛在其中的。

除了慈堤外，還有另一樣既著名卻又讓人害怕的標記帶來影響—「小心地雷」。雷區之所以在近年又被熱烈討論，是基於安全考量下人道排雷工作如火如荼的開始進行。縣府與國家公園為了居民和觀光客的安全，開始與軍方協調排雷工作。雖然為了安全必須進行排雷，然地雷是戰地文化中重要的一環，縣府也曾經思考過保留部分雷區，或者在排雷完畢的安全區域內，再度架起鐵絲網與警告標示作為安全地雷展示區。雷區大多在居民的生活範圍外，因此大部分居民對於雷區保存與否並無太多意見，但普遍認為有排雷總是比較安全。也有許多常到海邊的居民表示，那些地雷年代久遠已經不會爆炸，只要順著大家踩出來的土路走都不會有問題。

在民國九十七年（2008），軍方排雷大隊在古寧北山一帶排雷時挖到居民的祖墳，當地民眾相當憤怒，報紙也大大的寫著排雷大隊挖到千座祖墳，後續則是由縣長、陸軍司令官等舉行祭儀才平息。北山的居民們說道：「軍方排雷也沒有通知阿，就挖到我們的祖墳，那個雷區不去動他也不會怎麼樣，我們掃墓照掃也都好好的阿。」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人員無奈的笑說：

當時我也被叫去，就坐在那邊被臭罵，我也覺得很無辜阿，國家公園雖然也有立警告標誌，但那是為了安全考量，實際上雷區和我們無關，但那個情況也沒辦法多說什麼阿，就在那邊被罵。軍方做這個太草



圖 11 排雷營區

率了，沒有事先通告，事後也才通知村長請居民來認墳，但是說實在的不排雷也不行阿，唉。

雖然言論一面倒的譴責軍方，但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樣？軍方也有苦水要吐。S軍官告訴我：「排雷的時候挖到墳墓我們一定會馬上停止挖掘，把那個區域圍起來暫停工作，請村長發通知找人來認領，如果三個月沒人認領就很麻煩，還要通報警察局、民政局等等，手續很繁雜。」我問說報紙上說挖到千座祖墳，鬧這麼大對排雷工作有影響嗎？S軍官苦笑道：

妳想想，有人挖到墳墓後還會繼續挖嗎？挖到一千座才停下來，不可能嘛，都是記者在寫。通常我們到一個地方進行排雷都會先找村長或當地長輩，他們會告訴我們哪裡的地雷從前埋很多，要我們小心，也會告訴我們附近地勢的狀況或像有墳墓之類的。北山這邊我們來的時候沒人告訴我們，當然沒有正式通告也有不對，但是我們也是聽上面命令辦事，要我們去哪邊排雷我們就去，其他的我們也沒辦法多說多管，所以像現在上面都會發正式公告到村辦公室，以免再發生同樣的狀況。

依循著當地人告訴我的撇步，盡量順著小土路走，不要走到草叢去；穿過雷區後，看到的景色絕美，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但S軍官聽到我走到那些地方，緊張的告訴我：「雷區不要去，他們都說



圖 12 雷區中的古學頭播音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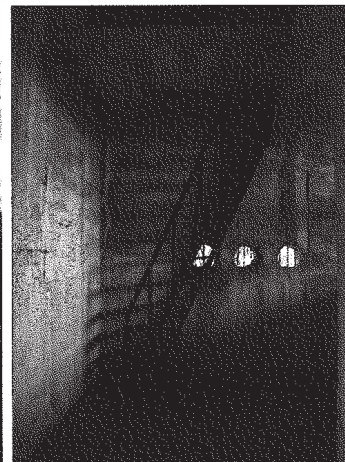


圖 13 播音站內部

不會爆，可是我們之所以趕著排雷就是因為一直有人被炸傷。我們曾經在很多人走過的路下面找到十顆以上的地雷，有時候只是運氣好不好的問題，倒楣一點就是你了。」在我還在驚嚇之餘，他嘆了口氣：

其實常常在排雷的時候都要走到沒人進去的雷區，裡面的生態真的很豐富，真的是沒有人的地方野生動植物都很多也很好，很捨不得進行排雷，因為一排雷這些勢必都會受到破壞。很多雷區都在不靠海的山坡或高地，有拉封鎖線跟警告標誌，既是無主地也不會有人想進去，總覺得乾脆放著保留自然生態不是很好。

原本以為大家會口徑一致希望撤除的雷區，在訪談下來竟然出現那麼多不同的聲音與觀點，如同美麗的慈堤背後有太多讓我訝異的事件。金門當地文史工作者楊樹清老師（2004：60）也曾提到，水頭知名景點得月樓現為國家公園解說站，另一邊則是可容身兩個人的地下坑道及防空洞入口，形成了不同時代的建築在現在這個時空交錯，三種建築跟三種時間，代表了三種時代意義，形成一歷史的景點。過去的空間置於現代，不只代表過去的記憶與象徵，也呈現出當代的脈絡與情境，持續的刻畫時間軌跡，背負著不同的期待。

伍、不只是圓環

就像圓環一般，我的古寧頭探究之旅，在繞了一圈後，又回到了開頭。以圓環為起點，四個在古寧頭的「我們」在不同歷史階段現身於舞台，他們藉由在不同的時間上以自身觀點創造出獨特的空間，這些空間又在當代互相錯置。而古寧頭城門外，一場正在進行的工程，打造屬於當代古寧頭的意象。

圓環工程只是古寧頭六十大捷紀念中的一部分，工務局的小姐告訴我，圓環跟停車場是由土木課負責的，胡璉紀念館則是由企劃經理課負責。我先衝到三樓的企劃經理課，負責的 D 承辦

員很好心的跟我解釋，胡璉紀念館的設計已經完成，也準備要動工了，因為紀念館蓋的位置原本是空地，所以居民大多沒什麼反彈或意見，比較多需要溝通協商的是圓環的部份。由於雖然這是縣政府的工程，但是有涵蓋到國家公園的園區，我詢問相關協調事宜，D 承辦員說：「這個負責的是兵役課，他們都協調好後我們負責去執行，可以去問問看兵役課那邊能不能提供妳資料或一些幫助。」雖然我實在想不通胡璉紀念館跟兵役課之間的關聯，但是還是跑一趟好了。臨走前 D 承辦員還很熱心的提供了許多設計圖與說明簡報給我參考，表示還有問題的話隨時可以再過去。

下到二樓的土木課，我向一位 N 先生說明了想請教圓環工程的事，他說圓環工程幾乎都是照著居民要求的去設計，村長跟村裡的長輩有去協調過，也有去那邊的關帝廟問過。說著他帶我走到辦公室旁邊的會議桌，在會議桌旁的地上擺著圓環景觀的模型，正是兩隻鯉魚中間有一顆寶珠。我問說這個模型村民有什麼特別要求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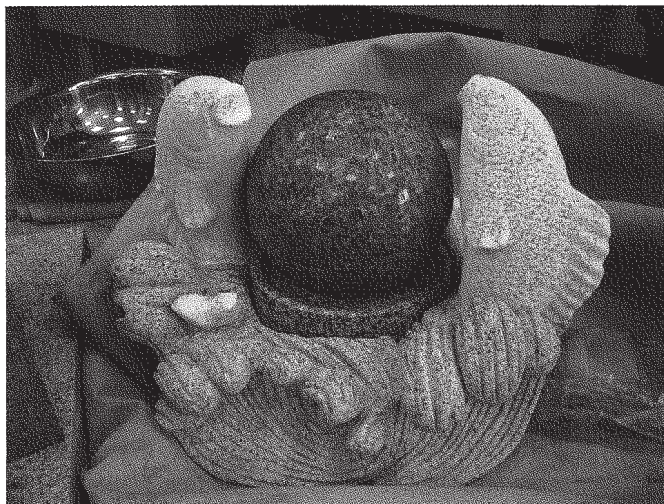


圖 14 圓環景觀模型

有阿，像他們都有去問過神明，那個寶珠要往哪裡轉，整個模型要幾尺幾吋，像你現在看到的是還沒架高的，整個做起來要有三米高，很高很大的。風水這個東西喔，信者恆信啦，我們不好說什麼，就是盡量尊重當地居民的意見，盡量跟他們溝通，在我們做得到的範圍盡量幫忙，也只是這樣而已。

而關於土地協調的事他們也說只是執行單位，要去問上面的人會比較清楚，公家單位走透透，我繼續前進感覺很不搭嘎的兵役課。走進一間滿是用小隔板隔出座位的大辦公室，在人群中找到了能夠提供我協助的 R 先生。我很好奇為什麼兵役課會負責整個古寧頭六十週年紀念建築的規劃跟協調，R 先生說：

縣政府的案子很多，有時候相關單位的人手會不足，就會找有相關經驗或在那些單位待過的人支援。那我們主要是找地方跟協調啦，因為胡璉紀念館很早就規劃要蓋了，只是一直在找地方，總共找過五個地方，有些是私人土地產權的問題阿，所以最合適的還是古寧頭。那邊一部分是軍方的，一部分是國家公園管區，還有一部分是縣政府的，就大家協調之下來使用。

在言談之間 R 先生表示協調過程很順利，工程也就交給工務局進行，圓環預計在九月底完工，紀念館的話則是盡量趕，預計是十二月完工。在縣政府巡禮結束後，雖說聽起來協調過程很圓滿，工程也很積極的進行，但總覺得有地方不對勁。土地屬於三方，那蓋好後的建物歸誰管理，民眾對於圓環之外的紀念館有什麼想法，好多的問號持續冒上來，看來我要再回到古寧頭找答案了。

關於土地協調一事，我再度跑到國家公園管理處尋求協助，管理站人員聽到工程的事又露出無奈的神色：

協調，他們的協調就是告訴你要蓋啦，他硬要蓋妳有什麼辦法，這個本來也不在我們園區的規劃範圍內，但是他蓋好後又說要交歸國家公園管理，裡面的主題佈置、展覽內容跟管區維護都是我們要接手，等於整個內部跟軟體都要我們弄，後續維護也是，我們最近就是要開始想辦法處理這個了。

聽到這邊案情一百八十度大翻轉，才知道原來國家公園的立場本來就是保育優先，對這個推展觀光不在計

畫內的建設並不怎麼歡迎。圓環工程對國家公園管理上來說沒有太多的維護成本，但是卻也有別的考量。

那邊已經改過很多次了，原本是三角形的，現在要改成圓環。而且他有個雙鯉造型的景觀，要弄到三米那麼高，妳仔細想想，那邊的路都不大，作那麼高大的景觀根本都把視線擋住了，現在是還好，以後如果車流量大真的很危險。中山林外面那個圓環就是這樣，一直在出事，一樣的狀況。

倘若調節交通的圓環失去了調節功能，為什麼決定照原樣興建？從老人家的口中，我得知這個圓環和林厝新建的宗祠一樣，都是縣政府給予支持而得以順利進行，老人家隱晦的告知縣長雖是湖下人，但是古寧頭過繼過去的，還有文化局長、金寧鄉長等等許多政府要員都很支持古寧頭。另一方面，居民普遍都排斥在建築限制頗多的國家公園，甚至希望國家公園離開古寧頭，而縣政府在許多建設發展方面又需要和國家公園協調討論，時常因國家公園規範而不能進行建設。雖說一個站在發展、一個站在保育各有立場，但是居民仍是希望發展家園的，因而也較親近縣府單位，縣府單位對於民眾的支持當然也須回饋與善加利用，形成居民和縣府連成一氣的場面。這場多方面的角力戰，持續的在進行。

除了上述三大行動者，軍方的立場呢？S軍官認為：

雖然這個不是我能決定或處理的啦，但是我們看過很多這種事。如果今天很多單位跟我們要地，就算我們根本用不到那塊地，有沒有那塊地對我們來說根本沒差，但是在協調過程中軍方還是會一直推托，為什麼？很簡單的道理，今天別人很容易從我們這邊拿到東西，就搞的我們好像很好拗，離島撤軍的聲音又越來越大，軍方要維持立場，覺得自己要很硬，所以在搪塞半天後還是會勉為其難好像賣個大人情給你一樣，但是真的那麼勉為其難嗎？就要自己去看去想嘍。

而圓環工程對於大部分一般居民來說，卻也不覺得有太大影響。三十出頭的J先生說：「這個我們也不懂，就交給村裡的長輩去決定就好，沒有什麼意見。」差不多也三十來歲的V先生則表示：「都是聽那些老人家講

的啦，說林厝的路會衝到，那邊的長輩容易早死。很多都是迷信啦，反正交給村裡的長老們去處理、去問神明，我們知道的也不多。」還有位四十來歲的Z先生悄悄告訴我：「林厝那邊十家有六、七家婦女會偷人啦，也不是什麼風水，就是他們那邊……像一個傳統吧，很多迷信的東西都是老人家亂聽亂講的啦，也不能怪他們，人家告訴他的當真，就換成妳也會被他騙。」比較讓我意外的，二十六歲的O先生算在年輕一輩對這件事比較清楚的，他敘述道：

聽家裡長輩說，古寧城的門應該做成方的，圓的容易讓很多不好的東西通過。另外就是圓環那個地方阿，早期醫療不好的時候，難產死掉的嬰兒都是拿去那邊埋，古寧頭大戰跟八二三那邊也死很多人，所以也有一說是那邊本來就很陰，加上後來林厝修的那條路太筆直，路衝就衝到了。

圓環的興建，不只是表面所看到的縣政府古寧頭六十週年紀念工程，也存在著古寧頭內部四大行動者的觀點：縣政府的工程、國家公園的管理範圍、居民的期望、軍方的立場。一個圓環內包含了中國傳統的空間倫理和風水觀，也包含了西方社會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的環境觀，同時提供了交通、信仰及景觀的功能，也訴說著四大行動者的角力，以及對於古寧頭環境上的不同願景。

一個圓環、兩個系統、三類功能、四大角力，現在進行式的圓環工程，正是古寧頭整體空間環境的縮影。古寧頭的面貌，也因這些不同的觀點變化，當「我們」同在一起，正是古寧頭現貌的寫照。

參考書目

杜正勝

1995 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刊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頁 213-26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李炎改

1996 古寧頭李氏族誌－李氏家廟整建落成奠安慶典紀實。金門縣古寧頭李氏宗親會。

李增德

2002 金門股寧頭聚落的探討。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增德、江柏煒、許維民、許能麗、楊天厚、林麗寬編撰

2003 金門人文采丰。金門縣金寧鄉：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葉春榮

1995 風水與空間－一個臺灣農村的考察。刊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頁 317-350。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鈞培

1999 金門避邪物。臺北縣永和市：稻田出版。

楊樹清

2004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臺北縣汐止市：新新聞文化。

De Groot, Jan Jakob Maria

1897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Vol.III. Leiden: E.J.Brill.

Freedman, Maurice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文創風獅爺再創造歷程

張家銘

摘要

金門自明、清林相被砍伐殆盡後，新舊版《金門縣誌》均引用舊誌的說法：「東北季風肆虐環境惡劣。民間廣設「風獅爺」鎮風辟邪信仰圖騰，屬村境外圍安全防衛體系。」風伯即傳說中的風神，獅子不產於我國，對石獅產生虔誠膜拜應與早期移民自漳、泉州原鄉信仰有關。島上盛產花崗石，就地取材導致金門島上村郊隨處可見「石獅」、「石獅爺」或「風獅爺」的石獅四處林立。風獅爺的表現手法、材質上各異其趣，訴求皆為預防蟻害、防制犯沖、鎮風止煞、祈求平安。（楊天厚、林麗寬 2000：5-40）

風獅爺是一種金門民間辟邪信仰，是金門居民的守護神，也是一種象徵圖騰。隨著金門終止軍管的戰地政務進入全新的世紀，金門於是成為熱門觀光地。早期推動觀光以閩南文化為主，風獅爺信仰與閩南建築成為金門觀光最具代表性的觀光資源。揭開戰地神秘面紗的金門對於台灣遊客有無比的吸引力，隨著觀光產業發展繼金門高粱酒、菜刀、貢糖、麵線、一條根之後，如今風獅爺成為觀光客必買的紀念品之一，轉變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創意產品。風獅爺在傳統上是個神聖的圖騰，如何在短短的幾年內變成金門文化创意產業最火紅的商品？本文聚焦探討演變過程中形成的脈絡與要素，分析推動文化创意產業背後有形與無形的成因。

研究方法以創作金門風獅爺最具代表「浯州陶藝—王明宗」藝術家的深度訪談。以風獅爺創作而名噪一時的「鼎鼎軒陶藝坊—吳鼎信」藝術家工作室參與實做與深度訪談。透過有關風獅爺的文獻與實地田野調查，從歷史、觀光發展、商人、政府公部門、陶瓷產業及觀光客的不同面向的觀察與分析。探討風獅爺轉變成文化创意產業其背後的歷程，並對轉變過程做深入的觀察與分析。

前言

金門七月的太陽非常炎熱，迎面而來的陣陣熱風就算騎著機車也感覺不到一絲涼意。筆直貫穿金門東西部的環島北路是條林蔭大道，兩側的路樹茂盛到大型遊覽車必須經常開在路中央，以避免車身、玻璃被樹枝刮傷。雖然沒有日本北海道「小心熊出沒」的警告標誌，但還是得注意經常出沒的「金門高粱牛」。聞名中外的金門高粱酒廠為了回饋鄉里，提供免費的高粱酒糟給金門人餵養牛、雞、羊…等牲畜，漸漸地「金門高粱牛」也成為金門的特產之一。由於馬路太過筆直，再加上路上的行人、車輛稀少，在不知不覺當中車速總是會超過速限。因此最多的警語就是「前有測速照相」，以及很像超速照相機的裝置，但是似乎起不了太大的嚇阻作用。

從金門島左端的行政中心金城鎮往東直走，不到 30 分鐘就可以抵達右端的沙美鎮。途中經過頂堡、后盤山、瓊林、中蘭、下塘頭、何厝…等聚落，每一個聚落都還保持著自然村的形貌。聚落裡的古厝格局形制雖然有「一落兩櫺」、「一落四櫺」、「二落大厝」、「三蓋廊」、「三落大厝」…等等（許維民 1997：72-121），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圓弧曲線的「馬背脊」與上懸月形、線條俐落的「燕尾脊」。從路邊出現的招牌頻率多寡可以判斷「一條根」、「貢糖」、「麵線」、「菜刀」、「高粱酒」與「風獅爺」應該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特產。重要路口中央的碉堡、反空降砲陣地、機槍堡、海邊的鬼條砦…等等軍事設施，讓人感受到軍管時期戰地前線肅殺的氛圍。經過瓊林古聚落時，就在環島北路的右側路旁看見一尊威武的風獅爺，背上披著紅袍隨風飄揚，好不威風。繼續往東前進，就在中蘭聚落的右手邊一座廢棄的碉堡上方也有一尊風獅爺。雕工粗躁、手法拙劣，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凸顯獅子的特徵？表面施以藍、白色油漆彩繪，顯得極不協調，有趣的倒是背上也披著紅色的披風……

壹、風頭石獅公

金門風獅爺依其設置位置、地點、造型的不同，可概分為「村落型」、「牆垣屋脊型」及「觀賞型」。村落型風獅爺設置於村落外圍，與「鎮五方的五營」同屬於聚落信仰中「多重保全系統」的一環，主要功能為「鎮風」、「止煞」，如水箭、廟沖、路沖、高山壓迫…等等。而牆垣屋脊型，則指置於屋脊、牆垣或鑲壁之石獅爺，主要功能在於化解如路沖、壁刀、屋脊等有形的沖煞，和石敢當的功能相同。隨著調查的時間不同，因毀棄、失竊、出土或新設，數量不斷增增減減。截至目前所知，全島「村落型風獅爺」，共計八十二尊（分佈在五十七個聚落之內），而牆垣屋脊型則有二十一尊。另外「觀賞型」風獅爺則不具神性，隨著金門觀光開放之後，許多商家為了吸引遊客設置了大小不一、造型各異的風獅爺。如飯店、特產店、餐廳門口所設置的風獅爺，數量就更多了。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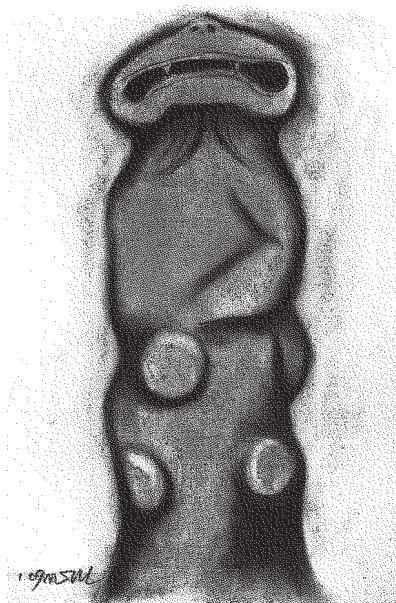


圖 1 湖下風獅爺速寫



圖 2 瓊林風獅爺速寫



圖 3 屋頂風獅爺速寫

一、創意十足的風獅爺

讓人非常不解的是風獅爺造形為什麼是特別多樣的？他們有素身、彩繪，姿勢有直立、蹲距，大者將近四米高、小者雙手可握，有些表情威猛、有些卻逗趣可愛，使用的材質更是多樣。由於風獅爺主要設置的目的是為了除厄止煞，金門人相信製作制煞物將會為自身或家人帶來不幸。正是這樣特殊的原因卻也讓金門風獅爺擺脫傳統石獅一致的造型，呈現具現代感、抽象、前衛、大膽的風格（圖4）。一位金門傳統匠師告訴我：

風獅爺是一種制煞物，大部分的人都很怕它而有所忌諱。所以在打（雕刻）石獅的人都要口中唸唸有詞去除厄運纏身。你去問人風獅爺的手上拿什麼東西？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沒有人會去考據它，也不敢去正視它。並且存著尊敬的心來敬畏它……沒人要做，不是對子孫不好，是會煞到，馬上就犯沖。這都有很多例子的，以前安岐有人要整修房子，必須要移動房子上的八卦，當時都沒有人敢動。後來一位老師來移動八卦後，過了三天就死了。所以石雕師傅沒有人要雕風獅爺。……那些素人作者他們沖犯到的機會比較小，因為他們是為鄉里做些事情的人，而且不知者不罪。……在神明的指示下需要設置風獅爺來鎮風、止煞，卻又找不到匠師願意來製作的情況之下，廟方於是只好找一些沒有雕刻經驗的「素人雕刻家」（不會雕刻的人）來雕製風獅爺。因此風獅爺的造型才如此多元、逗趣、隨便、潦草、難看，甚至有些『貓不像貓，狗不像狗』……廟裡的人都會包紅包給雕風獅爺的人。雖然如此反而現在大家現代藝術看多了，有點現代感看起來也就不會特別奇怪。

雖然每尊風獅爺都有著不同的身世遭遇、歷史背景、神蹟故事與傳說，數百年來堅定地阻擋風沙厄煞並日夜守護著金門化解「風沙命」。如今遍佈全島的風獅爺與水尾塔，共同塑造出島上特殊的人文景觀。「風頭石獅公」代表了金門先民以信仰的寄託方式，對抗艱困的惡劣環境，奮鬥不懈的精神象徵。



圖 4 風格各異，造型不一的風獅爺

二、帶著撲克牌尋找風獅爺

金門國家公園 2009 年初開始以「拓印風獅爺」的方式，引領民眾及遊客深度探訪聚落（拓印 6 尊風獅爺後可以到國家公園兌換紀念提袋）。活動從元月開始，一整年都提供遊客共同來金門尋找風獅爺，順便體會金門聚落風情。以「尋獅之旅」為主題的旅遊方式，已經成為金門旅遊的經典。遊客可以從許多管道得到各式各樣的旅遊導覽地圖，也可到特產店買到附有風獅爺詳細地點和地圖的撲克牌，當中收錄了每一尊風獅爺的照片，是值得收藏的金門紀念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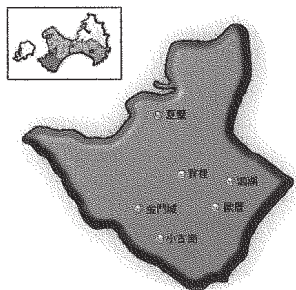


圖 5 金沙鎮風獅爺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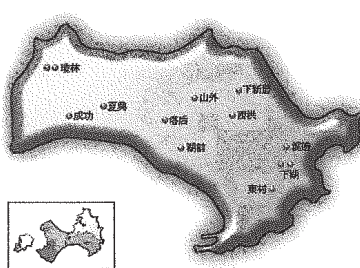


圖 6 金城鎮風獅爺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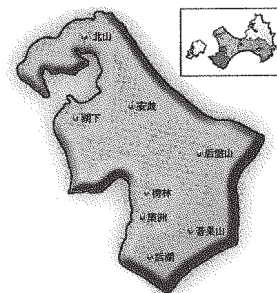


圖 7 金湖鎮風獅爺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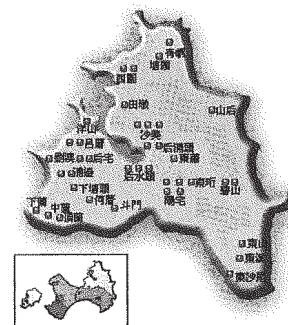


圖 8 金寧鄉風獅爺分布圖

今年五月初軍方進行排雷工程時，於廢棄軍營區內挖出失落已久的風獅爺。這樣的消息總是會成為尋獅人的話題，尋找風獅爺的樂趣在於可以感受風獅爺多變奇特的造型，尋獅過程中也可領略每一個聚落古樸的閩南建築之美。只是有許多風獅爺位於村郊偏僻處，就算有地圖也得費上一番功夫才找尋得到。筆者本身從事石雕藝術創作的工作，因此對風獅爺的造型特別感到興趣，也用畫筆描繪了不少風獅爺的風采（圖9、10、11），畢竟關於造型，用畫的紀錄方式會比文字敘述來的貼近。



圖9 北山風獅爺速寫



圖10 山外風獅爺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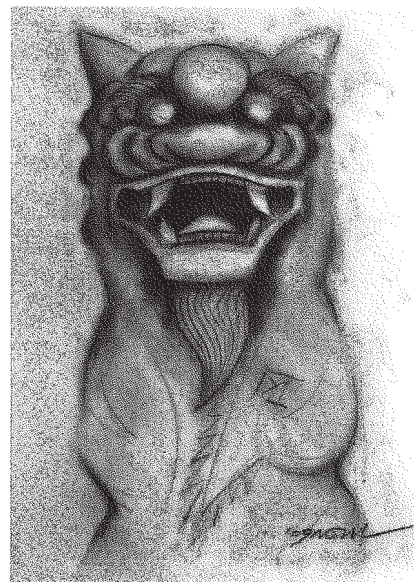


圖11 后沙風獅爺速寫

貳、風獅爺商品的創發

風獅爺是金門獨特的鄉土景觀，民國 76 年金寧中小學曾發行四尊風獅爺的紀念卡、78 年金門陶磁廠推出仿風獅爺造型的陶瓷品、中華郵政總局 83 年 3 月發行了一套四枚的風獅爺郵票，造成搶購熱潮也使風獅爺聲名大噪，風獅爺儼然成為了金門的標記。賦予風獅爺新生命和發展契機的是金門籍陶藝家王明宗、吳鼎信…等人辛苦耕耘的成果。他們都以風獅爺為創作的題材重新體驗、再創造，透過詮釋、創造出不同風貌的風獅爺，成為極具本土特色的藝品，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做了最好的註解。風獅爺從辟邪除煞的身份搖身一變成為可觀賞、擺飾、祈福的吉祥物。到金門的遊客不可不看風獅爺，也不可買風獅爺藝品。（陳炳容 1996：56-97）

一、風伯的傳人王明宗

金門文化局的人員和許多當地居民告訴我：「談到風獅爺文創商品最有名的就是位於泗湖的浯州陶藝王明宗先生。」台灣媒體稱王明宗是「風伯的傳人」，他因將風獅爺藝品大眾化而知名（見圖 12、13）。復興美工畢業後於鶯歌學習陶藝，1981 年返鄉進入宏玻陶磁廠，之後開過廣告社幫金城、金聲戲院畫了不少電影看板。1989 年回台北任《中國晨報》美編主任，1990 年改做景觀設計，並在實踐家專推廣教育中心擔任素描講師，



圖 12 王明宗作品速寫



圖 13 王明宗陶藝家

生命經驗相當豐富。（楊清樹 2004：94-95）

他起初開發設計「加冠」、「平安」、「招財」、「有求必應」等四款陶製風獅爺，因為市場反應不錯，1992年返鄉與黃金郎在泗湖村設陶磁廠，大力推廣風獅爺商品。剛開始金門居民對陶製風獅爺不怎麼感興趣，王明宗回憶說：

因趕上開放觀光風潮，在阿兵哥的口耳相傳下，風獅爺才漸漸打開市場。1994年將工廠遷移到泗湖村口現址，成立浯州陶藝。78年左右開始開發風獅爺藝品在山外的特產店、天工貢糖寄賣……79年開始全心投入風獅爺創作。民國81年成立浯州陶藝的同年11月金門開放觀光……。民國84年金門才陸續出現許多特產店，像聖祖貢糖、菜刀、一條根、麵線……。民國81年開放之後民國82年大量湧入觀光客，當初風獅爺商品最紅，但是也被罵得最凶。金門人一開始是不接受的，村莊非常排外、保守。……偶爾來不及的時候有下訂從台灣生產。小三通之後風獅爺從大陸走私來金門……2002年開始和大陸合作生產彩陶（樹脂）風獅爺。……20年來只有我堅持以風獅爺為主，當年南非大使館特別指定我的風獅爺，我還親自送過去……。

157

二、鋼雕藝術家吳鼎信

鋼雕藝術家吳鼎信（圖16）二十年前製作第一尊陶製風獅爺作品，開個人本土傳泥塑、陶藝創作生涯，後來脫離傳統匠師一頭栽入風獅爺陶藝的世界。鼎鼎軒陶作坊是金門最早成立、製作、生產風獅爺的工作室。他的風獅爺加入八卦圖、石敢當或



圖 14 觀賞型風獅爺



圖 15 吳鼎信作品



圖 16 吳鼎信藝術家

「好彩頭」元素（圖 14、15）。（楊清樹 2004：151-152）

隨著新的世紀來臨，他在藝術創作生涯上做出了重大改變，專心從事鋼雕藝術創作。民國九十三年於金門航空站廣場展出「吳鼎信現代鋼雕展」（圖 17）以來，也在省府前廣場、金門莒光樓廣場舉辦一系列吳鼎信鋼雕展。同年榮獲金門高級中學公共藝術評比第一名。近年頗獲大陸藝術界之青睞，頻頻獲邀參展，他談起當年風獅爺文創產品發展初期的情形：

……很多年前左右我用金門當地陶土捏了一個風獅爺，拿去燒看看，結果裂了一條縫。……後來我將那個裂掉的風獅爺放在我太太開的服飾店，結果有一位軍官要買。當時我說那個裂掉了，他說沒關係，……就賣他 2000 元。當我賣了生平的第一尊陶製風獅爺之後，那時我就知道這個有前途可以繼續做下去……當時都沒有人做風獅爺，我就專心創作風獅爺。當年我是隨性地開始試驗性地嘗試製作風獅爺……。當時我很會搞噱頭，我在經營的店門口馬路邊雕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到現在還很多人以為我還在做風獅爺，當年我的風獅爺賣的並不是遊客，而是在金門當兵的阿兵哥。以我的個性怎麼有可能做遊客的生意，我不可能和旅行社結合。後來風獅爺的整個買氣下降的時間點是李登輝的兩國論發表的時候，中共飛彈要打台灣的那個時候，所有觀光客都沒來……我也是那時候開始創作鐵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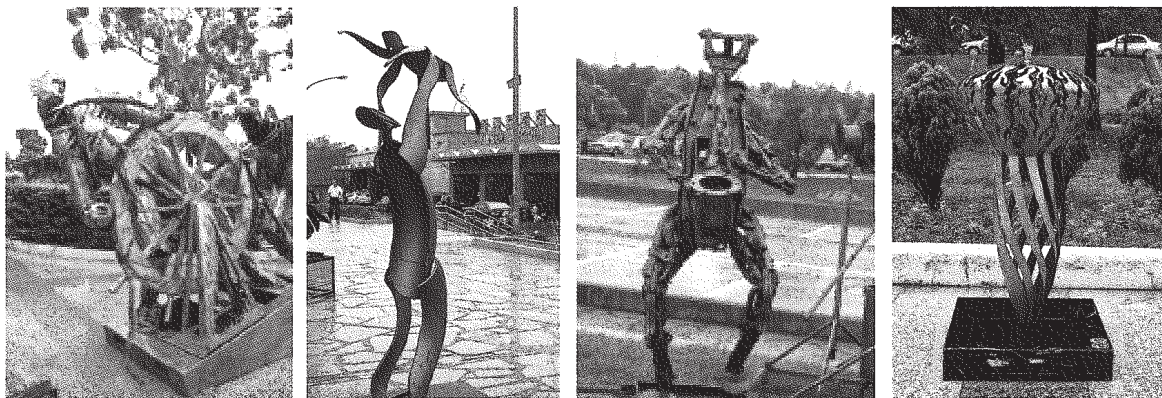


圖 17 吳鼎信鋼雕藝術作品，筆者攝於金門機場前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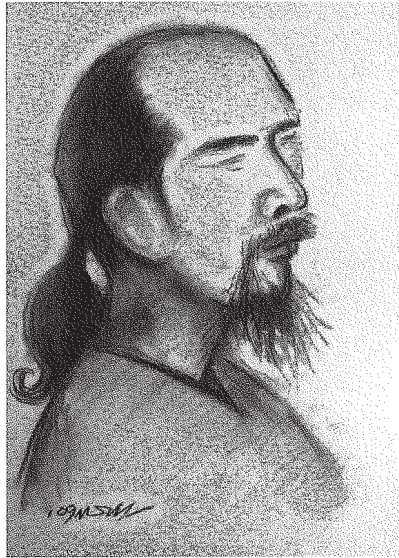


圖 18 吳鼎信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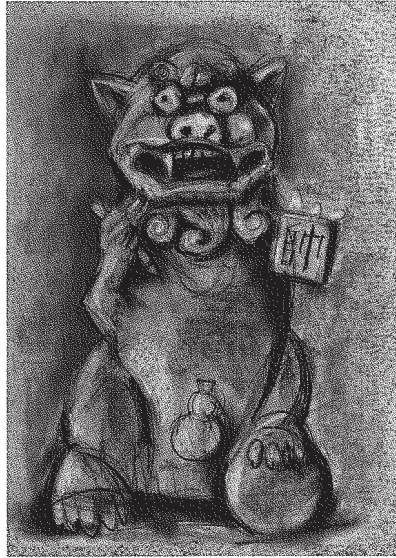


圖 19 吳鼎信作品速寫



圖 20 吳鼎信作品速寫

三、量產風獅爺藝品的批發商

我拜訪一位專門開發 FRP 樹脂風獅爺文創產品的許先生。他之前幾年都在東門市場附近的門市經營，最近剛剛結束營業，所以將店裡的貨品全部堆放在新蓋好的房子裡。他穿著白色短褲、上身赤膊、皮膚黝黑，留著俐落的平頭。他拿了名片給我，名片上面寫的是大陸簡體字，他用筆將原來的地址劃掉並且在上面寫上剛剛落成新居的新地址。手機有金門和大陸兩組號碼，從名片透露出來的訊息讓我瞭解他應該是活躍於金門和大陸兩地的生意人。他是印章和風獅爺產品量產進口的批發商，一開始進口的是印章。他拿了一個民國 83 年左右開發的風獅爺造型的水晶印章告訴我：

民國 81 年的時候開發內蒙古巴林石風獅爺印章，當時生意不錯。……當時政府推廣風獅爺，非常盛行，後來陶磁廠、陶藝家也做風獅爺，後來有人開始生產「波麗」（FRP 樹脂）風獅爺。我的作法比較特殊，也就是開發風獅爺新產品、打樣給客人看之後，當客人下訂單之後再從大陸方面生產進口來金門。這樣比較沒有風險，訂單數量其實也不用多，500、1000 個數量就可以從大陸生產。……金門沒有比較有特色的表現題材，因此風獅爺就成為了表現的主題。



圖 22 許先生速寫

參、古董藝 品交易形成通路

我沿著老街慢慢地逛了一下，看見一間間藝 品店、特產店裡面幾乎都擺設了風獅爺藝 品。當地人稱「玉蘭花」的大戶人家巷口一家古色古香的老建築。屋內陳設琳瑯滿目的古董，和一看就知道是大陸製作的風獅爺藝 品的古董店。目前展示、販售的風獅爺產品大致有兩大類。一類為大陸生產：有石雕、木雕、仿彩陶樹脂、陶製風獅爺。另一類為金門當地藝術工作者製作：陶製風獅爺作品。銷售情形以大陸製品為主，當地陶製風獅爺的銷售狀況並不理想，我向他買了一組早期的陶製風獅爺，要價 400 元。他和一位買賣古董 30 年的 X 先生告訴我當年風獅爺買賣的情形，最早的時候都是跑船的船員與軍隊裡的人來購買一些古董藝 品，因為軍管時期一般人是無法隨意進出金門的。早期屋頂上的風獅爺（圖 23）賣的很好，透過古董的交易而逐漸形成風獅爺買賣的通路：

……我做古董買賣大約 30 年了，一開始是和幾個朋友玩，後來有些跑船的船員來金門收購一些古董，於是我就開始古董的收集。金門的古董風氣應該是由船員來金門收購古物開始……。民國 81 年開放觀光之後，一些做陶藝的人當成藝術品來賣。以前在鄉下我曾看過在屋頂上面有一個的、兩個的，屋頂下面也有一個、兩個、三個風獅爺的都有，以前大多是福建一帶製作的，像我收藏的屋頂風獅爺當中有三種是在金門沒有發現過的造型……。最早開始製作陶製風獅爺的人應該是我的一個朋友，是我叫他作的。當時我告訴他這種風獅爺賣到台北一個 3、4 千塊，現在一個 3000 元沒人買。……以前曾經在台北賣過 2 萬多。民國八十幾年我和我的朋友做過幾次屋頂風獅爺來賣，因為陶器很容易仿舊，瓷器就比較不容易……。當時曾經有人買去「假」的屋頂風獅爺之後還刊登在藝術雜誌上。就這樣賣了不少仿冒的風獅爺到台北去……。



圖 23 古董屋頂風獅爺，筆者攝於古董收藏家中

肆、風獅爺文創產業成因與要素

1992年11月金門解除戰地政務，1993年全面開放觀光，1995年5月被指定為第六座國家公園。政府配合暑假觀光旺季承辦、策劃了1997年的全國文藝季活動。將金門定位為「風獅爺的故鄉」，以瓊林聚落為主要舞台舉辦一系列活動，吸引遊客前來。民國84年觀光客遽減或許是促使金門於民國85、86年大力行銷金門舉辦許多大型活動的原因之一。到底是什麼力量把風獅爺創意產品推出來？我說的不是像王民宗那些製作風獅爺的人，而是那背後看不見的推手。例如像觀光產業的發展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為什麼風獅爺商品會大量出現，變的滿街都是？一位攝影師盧先生告訴我：

……縣政府有一些「票選最可愛風獅爺的活動」、「風獅爺圖案設計比賽」等等。……大家當時得到開放觀光的訊息，自然而然就會有市場需求。這個需求包含貢糖、高粱酒產業等等的改革……風獅爺倒是特別受到觀光客的喜愛。

我試著探討找尋那個文化创意商品轉變的過程，因為那一段過程好像「突然」就跳過去了。經過40天的田野調查與訪談，觀察出幾股力量編織出風獅爺文創產業發展的歷程與脈絡。

一、民間自發的力量

（一）藝術家與其創意：

文化创意產業的核心價值是藝術家與其創意，文化是既有的，唯有創意才能活化文化創造價值。金門風獅爺存在金門幾百年從不曾改變，是藝術家的創意運用專業技術催生了風獅爺文化创意產業。金門風獅爺一開始如果沒有藝術家的創意，是不可能發展成為成功的文化创意產業。現任金門陶藝學會理事長王明宗說：

記得當時要送風獅爺給房東時，房東還不太敢接受，認為放在屋外鎮邪的東西，不適合放在屋內擺設。……經過一段時間教育推廣後，民眾才慢慢接受，將風獅爺當餽贈的紀念品。過度神化會讓民眾畏懼而排斥，若將風獅爺以藝術的角度融入生活當中，可以延伸風獅爺的文化創新理念。於是我開發了風獅爺

象棋、筆筒、存錢罐…等等產品……

（二）商人的利益追逐：

「有利可圖」絕對是民間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最大的誘因。因為看見利益與機會，古董商打開通路讓風獅爺進入買賣市場。更由於市場的不斷擴張與轉變，風獅爺歷經仿冒、複製、創發階段都源自商人對市場敏銳的覺察。經營藝品店多年的老闆說：

民國 73 到 75 年的時候，在山后民俗村裡面的藝品店就已經有在販售屋頂上的風獅爺，而且還賣的特別好。當時的風獅爺是以「古董」在賣，當時的價格大約一尊 7000 ~ 8000 元左右。當時屋頂風獅爺不夠賣，後來有人仿冒屋頂風獅爺來賣……阿兵哥退伍後就將風獅爺當作寶。……那時主要的銷售對象是退伍的軍人。……他們知道有商機，風獅爺被導入市場是因為他們知道這裡面有利可圖，所以被導入市場……慢慢地大家都看到了風獅爺的市場。……開放觀光之後，生意人因為有利可圖於是積極開發具金門地方特色的特產，風獅爺也和其他特產一樣因應而生而商品化，是特產的一種。

（三）觀光客需要的伴手：

觀光客的激增使得金門的特產大賣，紀念品、伴手禮的需求量相對增加。具代表性的辟邪物風獅爺文創產品因此成為觀光客的最愛。一位任職於公部門的公務員張小姐告訴我：

我曾經做過問卷調查，風獅爺是在送禮的選擇上最受歡迎的。觀光客除了吃的、喝的特產之外，總是要買一些可以擺放在家裡的紀念品。風獅爺造型特別，又有防小人、保平安的功能，當然會大受歡迎。

（四）文史藝文工作者的整合：

金門學叢刊的出版，金門寫作協會、金門陶藝協會、金門攝影協會…等等的成立，將藝文人士整合起來。一些學者的學術報導和報章報導討論金門特殊的民俗文物，文史工作者也透過田野調查、研究，讓更多人瞭解

金門在地的文化資源，並且活化、運用在文化創意上。可見整合地方文史工作者與藝文人士所形成的力量，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因之一。一位藝文人士回憶：

當時金門的藝文界就在解除軍管戰地政務之後，金門的文史工作者形成前所未有的大團結。

（五）媒體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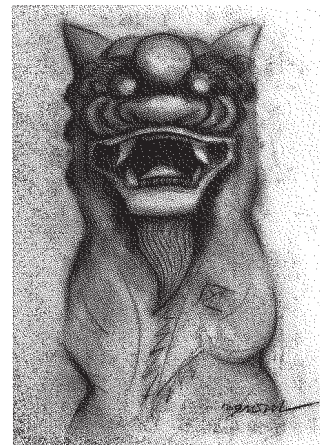
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背後，媒體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許多金門人都非常肯定浯州陶藝王明宗先生在媒體上的貢獻，因為他的貢獻讓金門的風獅爺廣為人知，不但行銷了金門風獅爺，也成功地行銷了金門的在地文化。王明宗說：

……我當時上了好多電視台，平面媒體就更多了。像三立電視台的「草地狀元」、八大電視台的「用心看台灣」……。三立電視台只要一播出來，台灣南部的人都知道來這裡會遇到我。那個廣告的效果很大，大家都知道我在雕塑風獅爺。

二、官方的推波助瀾

（一）戰地政務的實施與解除：

自 1949 年撤退來台、國軍駐防金門後為統一調度組織、整合軍事與地方政府，於 1956 年將金門訂定為戰地政務區域，實施長達三十六年的軍政統治時代。這段軍管時期讓金門蒙上神秘的面紗，由於實施管制卻也保留了许多閩南傳統文化與戰爭遺跡，解除戰地政務後形成獨一無二的觀光景點。許多金門當地居民回憶當年十萬大軍駐守金門的時候：



當年的十萬大軍讓金門人富裕起來，等於兩個阿兵哥養一個金門百姓。一個阿兵哥一年消費如果以12000元計算，一年在金門消費一億兩千多萬，除以金門人口五萬人，平均每人24000元，經年累月……當年賣西瓜的小販，光切西瓜就切到手扭到，金門各行各業都因為阿兵哥而收入豐厚。

（二）開放觀光與行銷觀光：

金門在1993年開放觀光之後遊客激增，相對的一些特產店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例如貢糖、一條根、菜刀、麵線…等等。當然風獅爺也是在那時候快速地走紅而大賣。民國86年開始全國文藝季『風獅爺的故鄉』活動開始，就有專門風獅爺解說課程，當時舉辦許多活動，比方說『票選風獅爺活動』讓金門人更加地認識金門的風獅爺，後來風獅爺就成為金門的代表與象徵了。一位旅行社的資深導遊提到：

風獅爺在金門觀光資源裡面非常重要，因為可以具有特色並且足以代表金門的東西真的很少。當然風獅爺成為文化創意產品的最大原因是因為開放、發展觀光的原因。

（三）國家公園的設立：

1995年5月金門被指定為第六座國家公園，中央層級的資源挹注，不但充實了許多硬體設施，風獅爺也成為國家公園的觀光資源。2009年蒐集風獅爺拓印換禮物活動也是國家公園推廣金門觀光與風獅爺的例子。

（四）政府的施政：

風獅爺成功轉變為觀光客必買的文化創意產品，政府的大力推廣與造勢實在功不可沒。民間必須有好的創意與想法就像一顆種子，而政府倘若可以提供一個溫床，將會使種子發芽茁壯。當年參與、承辦過文藝季活動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當時陳水在縣長大力發展永續觀光，施政方向處處著眼在文化與觀光的推廣。1997年金門縣政府辦理86年度全國文藝季活動時，推出以「金門風獅爺」作為活動主題之後，原本「鎮風止煞、祈祥求福」的信仰神社，儼然成為金門最新的形象代言。

（五）社區整體營造觀念：

台灣大約從民國 83 年左右大量提起「文化產業」一詞，正好是文建會大力提倡「社區總體營造」的時機，把文化與產業並置，以發掘、營造地方特色，創造產業發展並帶動地方發展解決失業問題，政府當局受到社造觀念的影響。因此風獅爺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的推廣更是重要。曾經企劃全國文藝季活動的曾姐告訴我：

民國 84 年到 87 年每年都舉辦不同主題活動。當初為什麼會推廣風獅爺？是因為金門本來就沒有其他比較凸顯的東西或文化。……曾經辦過的主題有金門高粱酒、戰地文化、水頭聚落建築、蕃薯…等等主題。這些活動完全以「社區營造」的觀念企劃活動，也就是以當地地方文化資源活化、加值、包裝之後再行銷出去……。以社區營造的精神和方法，調查、掌握、整合、動員所有人。整合在地的、獨特的資源……「風獅爺的故鄉」文藝季活動結束後，金門風獅爺就一炮而紅。

（六）官窯—金門陶磁廠的推廣：

金門有兩大陶磁廠：金門陶磁廠（圖 25）、宏玻陶磁廠（圖 26），四大陶瓷工作室：鼎鼎軒陶作坊、涇州陶藝、風獅爺陶坊、民伯陶坊。金門陶磁廠在民國 85 年左右開發、生產小型風獅爺，陶藝產業的發展雖然腳步緩慢，但是原本就出產磁土的金門造就出陶磁產業，間接催生了陶製風獅爺文化創意商品。一位商人認為金門陶瓷廠的成立與發展，間接地推廣了陶製風獅爺的文化創意產業：

……再來就是陶磁廠，金門以前有生產白色磁土，現在已經沒有開採了。但是陶瓷除了花瓶、酒器之外並沒有特色，所以後來就發展風獅爺來帶動觀光產業。為什麼風獅爺從原來是辟邪的神社，轉變成為藝品？因為地方觀光產業的興起必須有相關的周邊產業。以前一直都有的菜刀、貢糖、高粱酒稱為『金門三寶』，除了這個之外什麼都沒有。雖然後來增加了一條根與麵線，但是藝品類什麼都沒有，只有花崗石，花崗石又是建材，雖然有花崗石但是金門卻沒有雕刻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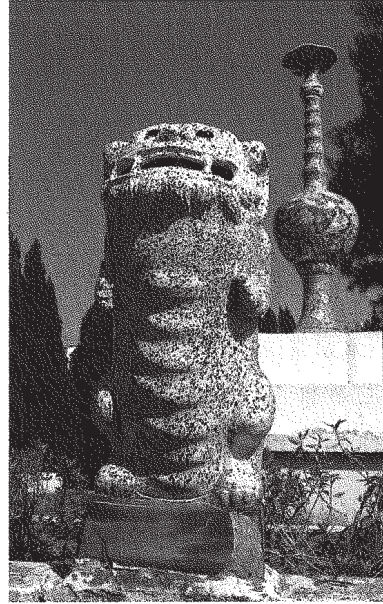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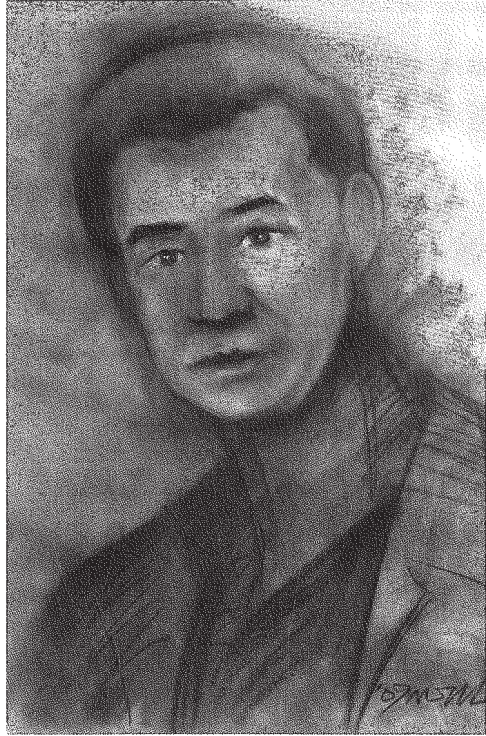


圖 25 金門陶磁場

圖 26 宏玻陶瓷廠開發的風獅爺

圖 24 盧根陣學長速寫

伍、結論

政府日前通過文化創意法案產業發展方案，將投入 212 億餘元經費在電視、電影、數位內容等六大旗艦產業，推動台灣成為亞太文創產業匯流中心。自從「文化創意產業」在 2002 年成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的亮點以來，始終是個模糊的概念。¹在知 經濟的時代，文化與產業的關係日 密，文化是需要花錢投資的產業，而產品也可以透過文化的加值成為賺錢的產業。對產業而言，文化加值創造 產品價值的核 心；對文化而言，產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 力。透過風獅爺的個案研究，筆者認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過程中有以下幾點關鍵要素值得觀察：

一、民間與政府誰該主導：

文化創業產業的發展到底應該由政府或民間來主導？從風獅爺文創商品的發展歷程中的觀察發現，光靠民間的力量絕對無法快速地成就文創產業。應該先由政府主導，而後再讓民間自由發展。（劉美芝 2005：171-256）善用第三部門的力量整合，效益更大。金門風獅爺透過政府大力推廣之後，讓金門人更瞭解並接受金門為「風獅爺的故鄉」的觀念，讓當地居民去行銷自身的文化。

二、是否具備獨特文化特性：

透過文化資產調查的方式發現屬於當地的獨特元素，應用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創造出屬於當地的文化產品，發展形成具代表性文化商品，進而成為出色的文化創意商品。獨特性是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品的要素。風獅爺不但具有造型獨特性也具備「辟邪、祈福」的特殊意義，也能代表金門的特有象徵是成功的文化要素。（葉鈞培 1999：136-137）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裡，可以「保平安」、「消災解厄」的東西總是多多益善。

三、最核心價值是藝術家與創意：

藝術家與其創意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算是最關鍵的要素之一。透過藝術家的創意才能串連起文化與產業，由於市場特質是流變的，因此藝術家必須有源源不絕的創意、巧思注入，讓文化創意商品充滿新意。文化

創意產業是一種「無中生有」的魔術，產品力必須具備創新、時時突破現況是成功的關鍵所在。

四、通路為王：

觀察風獅爺文創商品成功的原因，除了透過藝術家的創意與實踐之外，通路是成功要素之一。觀光開放帶入大量觀光人潮，形成暢通的銷售管道，使得風獅爺商品大賣。開放觀光之前屋頂風獅爺古董買賣形成軍管時期的特殊通路，也是風獅爺成功推廣與流通歷程中不能說的秘密。因為流通而出現商機，誘使商人投入資金與活絡市場，可以讓人斷言的是：「沒有通路的產業是絕對不會成功。」

五、誘之以利：

「有利可圖」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最大的動力來源，讓產業界看見市場與商機是絕對必要的。古董風獅爺的供不應求激發商人仿製風獅爺，觀光客的需求使得風獅爺相關文創產品不斷出現。從陶製風獅爺、鑰匙圈、彩陶風獅爺…等等，許多產品的開發都是從看見市場商機開始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中，「畫大餅」是吸引更多投資者參與其中的絕佳方法。

六、媒體行銷：

好創意、好產品也是必須推廣行銷，擅用媒體的特質讓更廣大的潛在顧客可以看見產品。風獅爺商品由於各種媒體的報導而聲名大噪，成為來到金門的遊客必看、必買的伴手禮。官方的相關活動吸引媒體的關注，民間的話題行銷手法誘發了媒體的報導，都讓文化创意商品達到廣告、推廣成效。如今網路媒體的運用與否更是決定文化產業成敗的決定性要素。

文化產業創意目前已成為全球觀光策略的主軸，包括芬蘭、日本、英國、中國、新加坡…等等，甚至立法推動。文建會從立法到政策的擬定，提出的十三大項地方性的創意文化產業的範疇，都顯示出國家對於發展文化创意產業的決心與方向。文化创意產業需要創意設計、創意行銷與創意經營，由政府部門推動並以民間承擔、

開創、經營與利益回饋的主體，以當地原有特別的文史、技術、自然等資源為基礎營造出創意文化產業。以金門風獅爺文化创意商品的成功之道，作為本研究的案例分析，佐以對當地的田野調查歸納出推動文化创意產業其背後有形與無形的力量。本文期盼能提供台灣經濟成功轉型為創意經濟與未來發展文化创意產業的參考。



後記

我帶著畫具將沿途風獅爺的英姿記錄下來，也親身體會、感受來到金門尋獅遊客的尋覓過程。其實「尋獅之旅」真的比想像的還要困難，因為大部分的風獅爺分佈在聚落的外圍，都必須去到人煙罕至、窮鄉僻野的地方。而且風獅爺安置的地方都不太明顯，因此尋覓的過程往往比想像中還要花費時間。當你設定達成的目標時，每一個有風獅爺的小聚落都必須深入聚落才行。初到金門時我本來打算將全部的風獅爺親自拜訪一趟，並且拍照記錄下來。但是從第二週開始進行田野工作之後，我根本挪不出時間來完成。當我因緣際會開始到吳鼎信老師工作室幫忙雕製「古官道」的「圳仔溝公共藝術牆」磚雕浮雕後，時間變的更少了。即將置放於古官道圳仔溝路段的「圳仔溝公共藝術牆」高度 1、4 公尺、長度 7 公尺，前、後兩面加起來總共 14 公尺長。作品分割 200 片磚版組合而成，每片磚版厚度 3 公分，長、寬為 30 公分 × 30 公分正方。這件巨型創作完成、安裝後，可能將是國內最大的磚雕公共藝術。這次金門暑期田野營期間能與當地藝術家吳鼎信共同創作這件大型公共藝術作品，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圖 27）。人類學家除了關注自己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之外，還能夠對當地有所貢獻，是人類學家的倫理。結束為期 40 天的金門暑期田野營，回到台灣後隨即於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 1 樓，民權稽徵所藝文走廊展出「張家銘 2009 秋季個展—金門田野印象」。展出素描、蠟筆、粉彩作品，有金門友善

171

熱情的報導人速寫、金門風情萬種的風獅爺、金門具特色的傳統建築與美麗的風景寫生，紀錄著金門田野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圖 28）。



圖 27 筆者與吳鼎信共同製作的「圳仔溝公共藝術牆」



圖 28 筆者舉辦金門田野印象畫展

附錄 金門風獅爺一覽表

金沙鎮風獅爺 (41 尊)

	村落名稱	材料	朝向	姿勢	高度(公分)	面寬(公分)	備註
1	青嶼	石	東	蹲踞	42	16	金山道殿左後路旁
2	塘頭	石	東	直立	93	33	金蓮寺左
3	官澳 1	石	東北	直立	228	51	官澳村後、往馬山公路的右側
4	官澳 2	石	西	直立	184	57	往馬山公路之左側、已接近馬山
5	西園 1	石	東南東	直立	187	60	位鹽場倉庫旁
6	西園 2	石	東南	直立	143	58	位鹽場大門旁
7	田墩	石	東北	直立	113	29	田墩 15-1 號屋右後側
8	沙美 1	石	北	蹲踞	34	18	沙美 86-1 號屋左後方
9	沙美 2	石	北	蹲踞	56	22	由沙美往官澳公路右側
10	沙美 3	石	東北	蹲踞	39	20	位忠孝新村 84 號前方水池旁
11	后浦頭 1	石	東北	蹲踞	54	21	位沙小圍牆右側
12	后浦頭 2	石	北北東	蹲踞	46	23	位榮湖畔
13	后水頭 1	石	東南	蹲踞	46	20	位該村 27 號屋左側
14	后水頭 2	石	北北東	蹲踞	46	19	位榮湖畔
15	后水頭 3	石	北北東	直立	185	65	位汶源宮前
16	洋山	石	東北	直立	131	41	洋山往九女山公路左
17	呂厝 1	石	南南東	蹲踞	100	30	位朝山寺左前方
18	呂厝 2	石	南南東	蹲踞	81	22	呂厝 22 屋左
19	后宅 1	石	北北東	直立	143	43	呂宅 25 號右側田中
20	后宅 2	石	東南	直立	103	37	位該村入口某洋樓之右側
21	劉澳	石	南	蹲踞	72	26	劉澳 26 號屋右側路旁
22	浦邊 1	石	東北	直立	135	30	位浦山村公所右前
23	浦邊 2	石	南南西	直立	128	27	位蓮法宮右側
24	下塘頭	石	東南	蹲踞	75	31	村南
25	下蘭	石	東南	直立	106	40	中蘭 37 號屋左
26	中蘭	石	北北西	蹲踞	65	26	中蘭車站右前碉堡上
27	頂蘭	石	※ 東北	蹲踞	90	33	倒在地上，金剛寺左後樹林
28	何厝	石	北	蹲踞	39	30	保安殿左後

	村落名稱	材料	朝向	姿勢	高度(公分)	面寬(公分)	備註
29	斗門	石	北北東	直立	117	41	靖海堂廢廟左後
30	陽宅 1	石	南	直立	130	50	陽宅聯興汽車修理場左側路旁
31	陽宅 2	石	東北	直立	120	26	位聚源廟左前
32	陽宅 3	石	北	直立	99	32	位會山寺前
33	陽宅 4	磚泥	東北	直立	157	58	位會山寺右後
34	東蕭	石	南	直立	60	27	湧泉寺左前
35	東珩	水泥	東北東	蹲踞	22	16	棲堂廟左側小路田邊
36	碧山 1	石	東北東	直立	130	37	村北軍營旁之樹林
37	碧山 2	石	東北	直立	78	27	碧山 19 號屋旁
38	山后	石	西北西	直立	104	40	感應廟左前
39	東沙尾	石	北北東	直立	71	34	東沙 18 號屋正前方路旁
40	東溪	石	※ 西北	直立	94	22	已倒在地上，16 號屋前方田埂
41	東山	石	北	直立	69	26	東山 17 號屋前路旁

金湖鎮風獅爺 (13 尊)

	村落名稱	材料	朝向	姿勢	高度(公分)	面寬(公分)	備註
42	下新厝	石	北北東	直立	95	35	下新厝 6 號屋右後
43	溪邊	石	東北東	直立		48	大部分被土埋，位村東山坡上
44	下湖 1	石	北北東	直立	82	37	位該村北郊之田邊
45	下湖 2	石	西南	直立	165	65	位該村西南郊田中
46	東村	黏土	東北東	蹲踞	74		頭已破損不全
47	西洪	石	西南	蹲踞	111	78	榕樹旁，鄰近安民村
48	山外	石	東北	直立(前傾)	180	54	迎賓館右前，黃海路旁
49	湖前	石	西南	直立	115	38	湖前 23 號屋左前
50	塔后	磚泥	東	直立	87	40	塔后 1 號屋右前
51	夏興	石	南	蹲踞	78	34	夏興車站附近
52	成功	石	南南西	直立	124	43	擎天山莊內
53	瓊林 1	石	北	直立	189	40	位環島北路旁
54	瓊林 2	石	西南	直立	114	34	位該村西南，15 號屋右前

金寧鄉風獅爺（8尊）

	村落名稱	材料	朝向	姿勢	高度(公分)	面寬(公分)	備註
55	后盤山	磚泥	北北東	直立	189	76	下社舊后盤分校右後大溝旁
56	安岐	磚泥	東北	直立	385	109	愛國將軍廟前方營區旁
57	北山	石	南南東	蹲踞	119	42	雙鯉湖畔
58	湖下	磚泥	東北	直立	128	42	湖浦分校右側路旁
59	東洲	水泥	北	直立	135	46	孚佑廟左前
60	昔果山	磚泥	南	直立	155	62	法主宮左前
61	后湖	磚泥	東北	直立	189	60	會元紀念館右後土提旁
62	榜林	石	東北	直立	134	40	榜林 51 號屋右後路旁

金城鎮風獅爺（6尊）

	村落名稱	材料	朝向	姿勢	高度(公分)	面寬(公分)	備註
63	泗湖	磚泥	北	直立	189	62	泗湖 36 號屋後方山坡
64	歐厝	石	東北東	直立			在海岸雷區內，無法測量
65	小古崗	石	※東北	直立	168	47	已到在地上，搬至村東田邊
66	官裏	磚泥	東北東	直立	148	54	官裏 22-2 屋後路旁
67	夏墅	磚泥	東北	直立	141	60	聖帝廟左側路旁
68	金門城	石	東北	蹲踞	27	16	向殿正後方圍牆上

註： 1.※ 表示風獅爺已倒在地上，其方位據該村村民之說法。
 2. 高度之計測由風獅爺雙後足量至頭頂，不包含底座高度。
 3. 面寬是量風獅爺臉部最寬之處。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網站 http://tour.kinmen.gov.tw/Tour/Lion_jinzen.aspx

參考書目

吳培暉

金門聚落風情。金門：金門縣政府。

金門陶磁廠

2001 金門官窯。金門：金門陶磁廠。

李錫隆

2003 金門文化年鑑。金門：金門縣立文化中心。

陳炳容

1996 金門風獅爺。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黃蕙馨

2002 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鈞培

1999 金門辟邪物。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楊天厚、林麗寬

2000 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楊清樹

2004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金門地區。台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劉美芝

2005 文化機構與藝術組織。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注釋：

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www.cca.gov.tw/main.do?method=find>

踏雪尋白：從志成麵店看金門製麵產業發展脈絡

張智凱

摘要

國共對峙時期十萬國軍駐紮金門，國軍在金門地區的日常消費成為東門市場商家重要收入來源，許多因應國軍需求而開設的商家應運而生。戰地政務解除後，政府逐步裁撤金門駐軍並開放觀光，如何針對倚靠國軍甚深的產業進行調整成為這些商家的主要課題。

「志成麵店」與「馬家麵線」老闆為親兄弟，皆擁有製麵技術，然而雙方的經營模式並不相同。志成麵店固守父親創立於金城鎮東門菜市場的小店舖，以「現做現賣」的方式生產麵製品，以金門當地民眾與小吃店為主要服務客戶；「馬家麵線」則以大型賣場招攬觀光團，並僱用人工大量製造，目前已成功將商品推廣至台灣販售。

本研究以志成麵店的發展歷程作為背景，呈現金門製麵產業在駐軍裁撤並開放觀光後因應方式因應市場需求變化的兩種策略類型。

178

菜市場的午后脈搏

「這就是妳的歡迎方式啊？」。我眯著眼，興奮又怨懟地瞪視眼前一片毫不客氣的陽光，於心中嘟囔著作為自己對金門的第一個回應。金門烈日極為兇猛，忙著尋找研究主題的同學們時時交換應付強烈日曬的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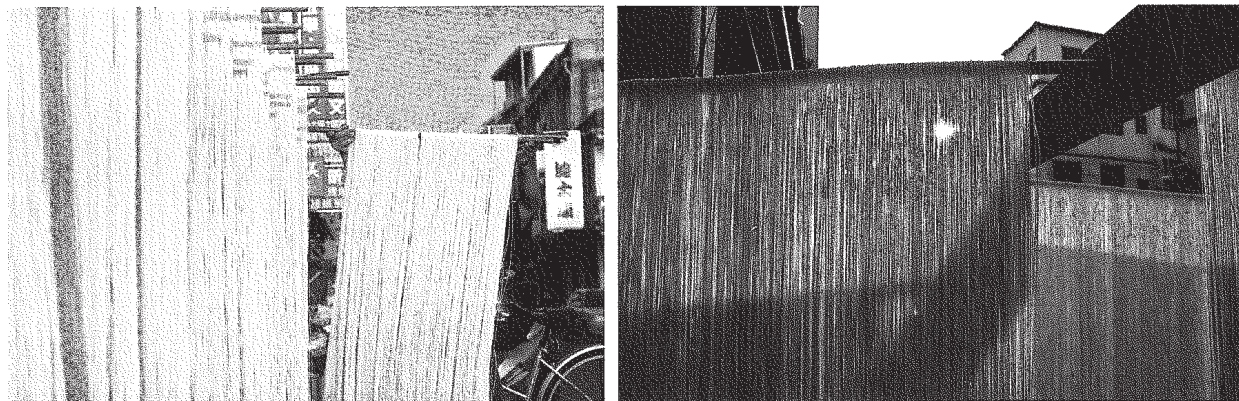


圖 1 志成麵店麵條曬製情形（註：本文照片乃筆者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期間，於金門縣金城鎮、金寧鄉自行攝影取得）

正午時分，東門菜市場同樣免不了烈日曝曬，暑氣蔓延為寂靜顏色並籠罩市場週邊，數小時前的人聲鼎沸恍若黃粱一夢。殘落於柏油路的蔬菜碎葉已然乾癟皺摺，菜販則早已收拾攤位午休去了。市場內只見四位婦女圍坐一桌，一面緊握著彩色紙牌一面談天說地。

慵懶的機車排氣聲響劃過菜市場旁民族路，為寂靜的午后時光聊添一道波瀾。順著機車行進的方向望去，一排排雪白麵條吊掛於木製架上隨風擺盪。三個勤快工作的人影在麵店裡外快速穿梭，時而操作機器，時而提舉掛滿麵條的竹竿。汗水在每個人的額頭上映射出細微反光。「志成麵店」四個大紅字體附著於白色招牌上，往下俯瞰三人的忙碌景象。作業進行時電話忽然響起，助手隨即提起電話說道：「喂，麵店。」，他利用肩膀將話筒固定於左耳旁，顧不得過多汗水積累於眉毛之上可能隨時滲入眼中的風險，拿起紙筆專心抄寫對方所說的關鍵字詞。老闆的視線仍專注於機械操作上，與助手進行的簡單應答被機械運轉的隆隆聲響蓋過。不一會兒，老闆娘抓起一包包裝滿麵條的花色塑膠袋，跨上機車消失於巷弄彼端。

下午三點，一批氣態輕鬆的遊客踏著悠閒腳步現身於東門市場旁莒光路上，在導遊指引下直往古蹟而去。開設於路旁的幾家名產店努力引起遊客注意，店員無不擺出笑容積極招攬。諸多顏色豔麗洋傘宛如飄流於小河的紅花綠葉，一會兒駐足名產店前，一會兒聚集圍繞於古蹟週邊，四處旋轉、停留。

完成麵條曬製作業後，老闆趕緊將曬麵器具收拾起來以避免影響其他商販。下午四點半的陽光溫和得多，陽光角度恰好避過週邊房舍而直射麵店，「金門菜刀」字樣在老闆裁切麵條時耀出刺眼光芒，麵條在「唰唰」聲響之下快速形成平整斷面。助手色彩鮮艷的眼鏡邊框與雪白色麵條形成強烈對比，他熟練地接過麵條，將裁切整齊的麵條裝入花色塑膠帶，並依照順序放置於儲存櫃上。此時，商販已逐一返回市場旁的攤位整理貨品，問候、喧囂聲逐漸高漲，市場已準備好迎接



圖 2 志成麵店麵條裁切情形

下午五點後的下班採購人潮。

一位男人熟練地將機車停在店門口，並將一袋碩大鮮黃的香蕉交給老闆，窄小的店內空間更襯托出他的高大身形。老闆停下手邊工作接過香蕉並坐在一旁吃了起來，然兩人沒有多做交談。不一會兒高大男人兀自走向隔壁雜貨店聊天，氣氛極為熟絡。「那就是老闆的親弟弟，」旁人如是告訴我「他就是馬家麵線的老闆。」。馬家麵線是金門地區名氣極大的製麵觀光工廠，平時可見一批批滿載觀光客的遊覽車停駐門口。它提供觀光客寬敞舒適的購物空間，以精美典雅的包裝提高產品價值，是許多旅遊團體必定造訪的重要採買據點。

志成麵店於民國五十三年由馬根壽先生創立於金門縣金城鎮東門菜市場。面對金門製麵市場的需求變化，承接志成麵店的長子馬志明選擇強化與金門居民、商家合作緊密度的方式因應；意識到金門觀光產業前景的次子馬志亮則以製麵產業觀光化的策略應對。志成麵店的起源、開展歷程充分代表了當前金門製麵產業的兩大典型。志成麵店由滿足金門駐軍龐大的麵食需求發跡，隨著駐軍逐步裁撤調整其生產策略。次子馬志亮則抓緊金門開放觀光的契機成立馬家麵線，將產品銷售對象由金門本地人轉向以台灣為首的外地遊客。長子馬志明承接志成麵店這一位於東門菜市場的小店鋪，並未跟隨弟弟的腳步將製麵產業觀光化，以強化為金門商家、民眾服務的方式因應軍需麵食需求量大幅降低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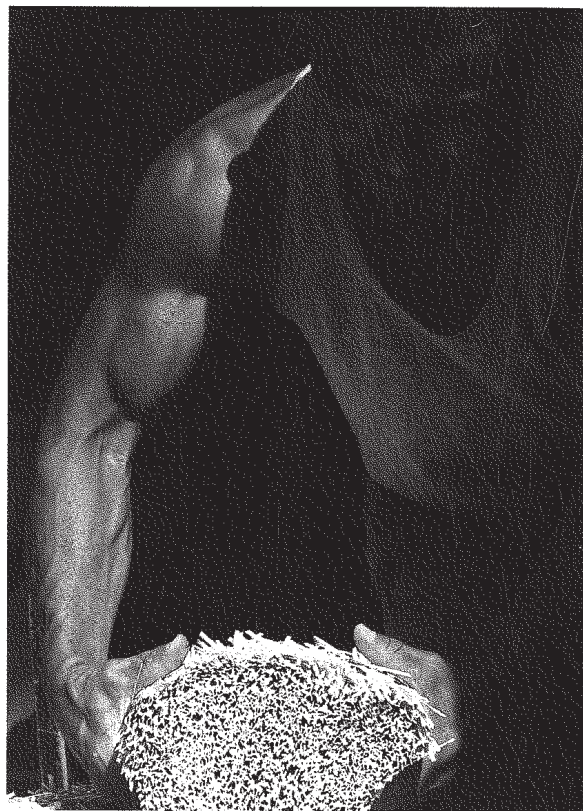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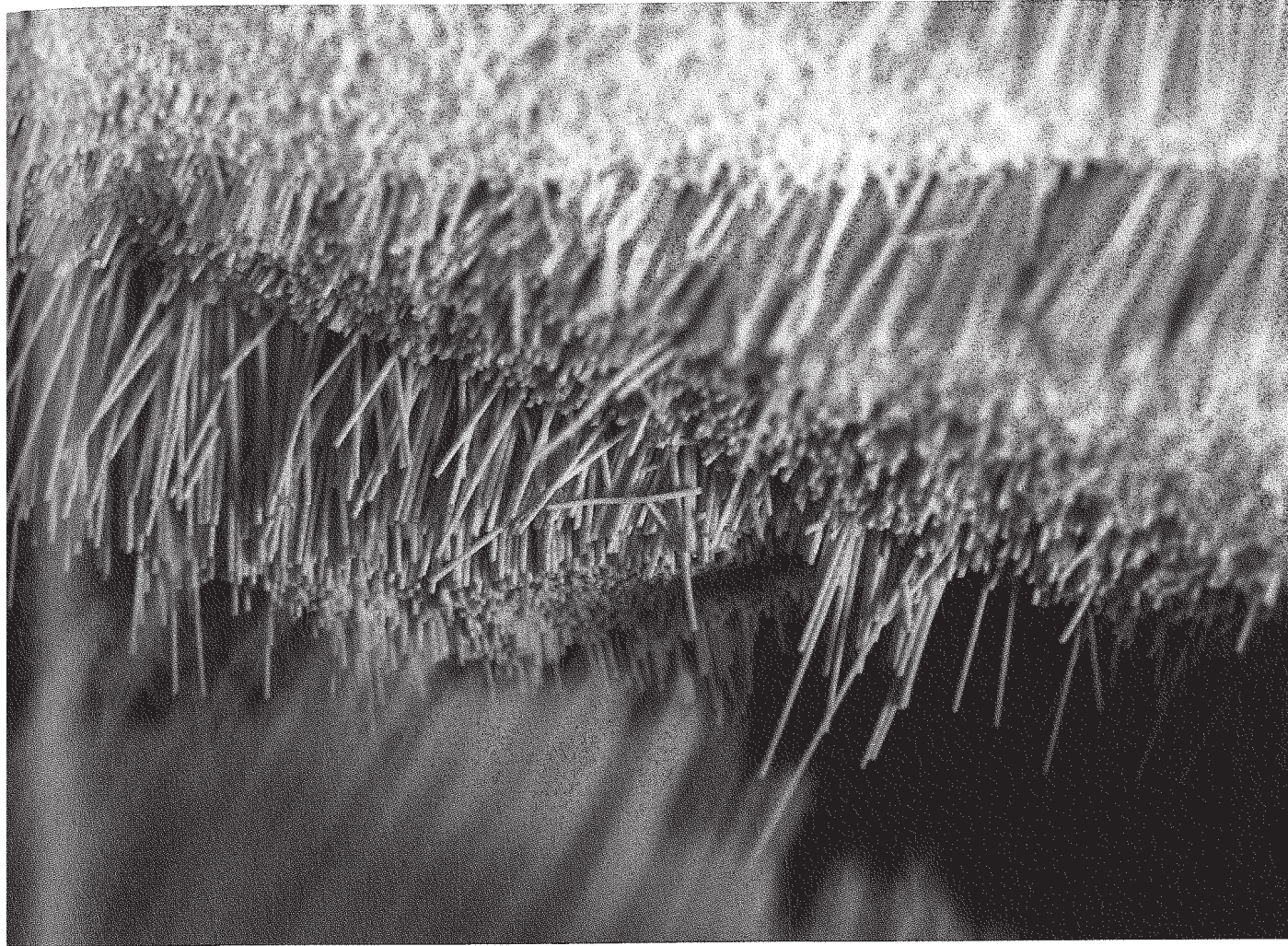


圖3 志成麵店麵條裁切情形



壹、從吧薩到東門菜市場

一些年紀稍長的金城鎮人常提起「吧薩」昔日車水馬龍的榮景。談起「吧薩」，一位頂著捲髮的中年男子忍不住高聲說起話來，眉宇間湧現無盡的驕傲神情：

民國四十幾年，這條街好像台北的西門町。縣政府、郵局、衛生院，全部都在這裡，也有特種營業，都有！這裡以前是餐館、牙醫、小吃、賓館、泡老人茶、衛生院、郵局。以前的金門縣政府就是設立在現在的商會那邊，叫作『行政公署』！」

金門縣商會會長傅錫祺於民國十三年匯集僑資，建立融合中、西、日本建築風格的「模範街」，並且於模範街口建立第一菜市場（李中雄 1968：45）。

「吧薩」一詞源自南洋，意指市場。現在第一菜市場已為東門菜市場所取代，現址已規劃為停車場，因此目前「吧薩」一詞所指稱之範圍僅包含模範街。

一、記憶中的市場與志成麵店

對於童年印象中的模範街與吧薩，志成麵店老闆馬志明回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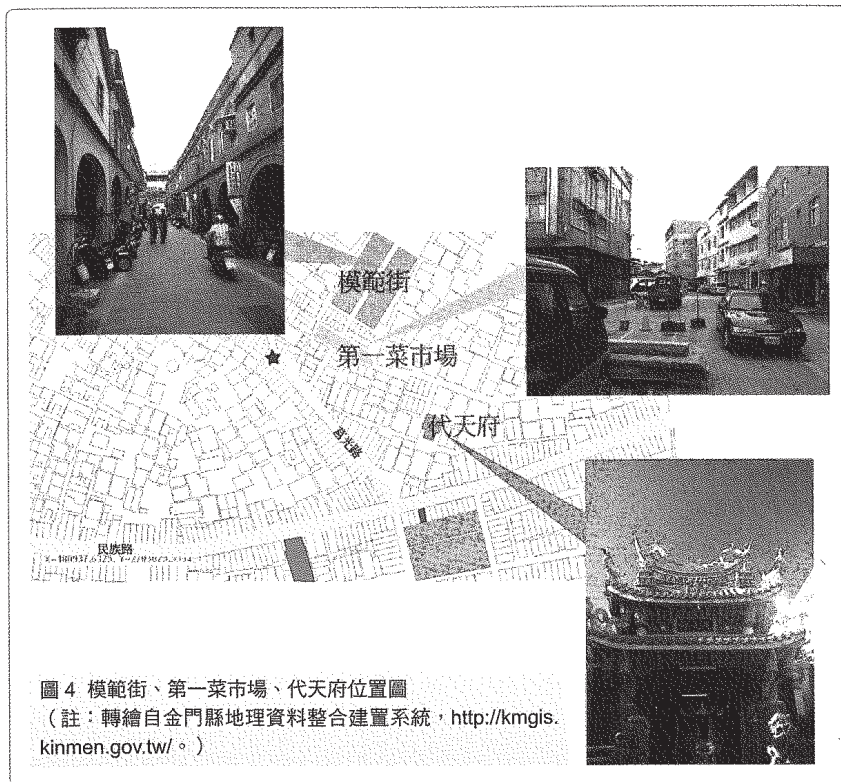


圖4 模範街、第一菜市場、代天府位置圖
（註：轉繪自金門縣地理資料整合建置系統，<http://kmgis.kinmen.gov.tw/>。）



以前那個時候路兩旁都是撞球室、冰果室，很多阿兵哥來這裡，很熱鬧。現在後面的停車場那邊，是以前的菜市場，吧薩，有賣廣東粥的、賣菜的、賣肉的、賣魚的，什麼東西都有賣。」

馬志明於民國 47 年出生於金門，自小便跟著父親馬根壽在市場打滾。當時第一菜市場已趨於飽和，許多商販轉移至鄰近的代天府前廣場擺攤，馬根壽也選擇在此與軍人進行雜貨買賣。在當時，軍人是金門商販最重要的交易對象，市場的運作時間必須配合軍方作息，午夜時分就必須出門做生意。馬志明如此陳述：

爸爸在跑攤位的時候我才兩、三歲。爸爸跟媽媽晚上一起出來擺攤位。那時候在擺攤子喔，差不多三更半夜一點的時候就要來。那時候和共匪在嘛。他那個打砲是有時間的，他差不多是幾點到幾點就會打砲。沒有打的那段時間，就是阿兵哥都來買菜。

184

民國五十一年東門菜市場正式啟用，第一菜市場與代天府前廣場的商販多遷移至東門菜市場。馬志明回憶道：「民國 51 年以前，吧薩和代天府前面都很熱鬧，51 年東門市場蓋好以後，全部的攤位全都集中過來，因為這邊的地方比較大。」。

吞吐著黑色霧氣的軍車轟隆作響，在軍方規定的採買時間範圍內由不同區域集中過來，於民族路上形成一道顯著的威嚴線條。市場中人來人往，大都為負責採買業務的軍人，也有某些是搭軍方便車來採買的民眾，憲兵身著制服來回巡視防止軍民間之糾紛事件。當時東門市場一帶開設了許多雜貨店，雜貨店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與負責採買業務的軍人打好關係，希望能爭取更多生意。對於當時東門市場一帶雜貨店激烈競爭的情形，馬志明回憶道：



圖 5 代天府現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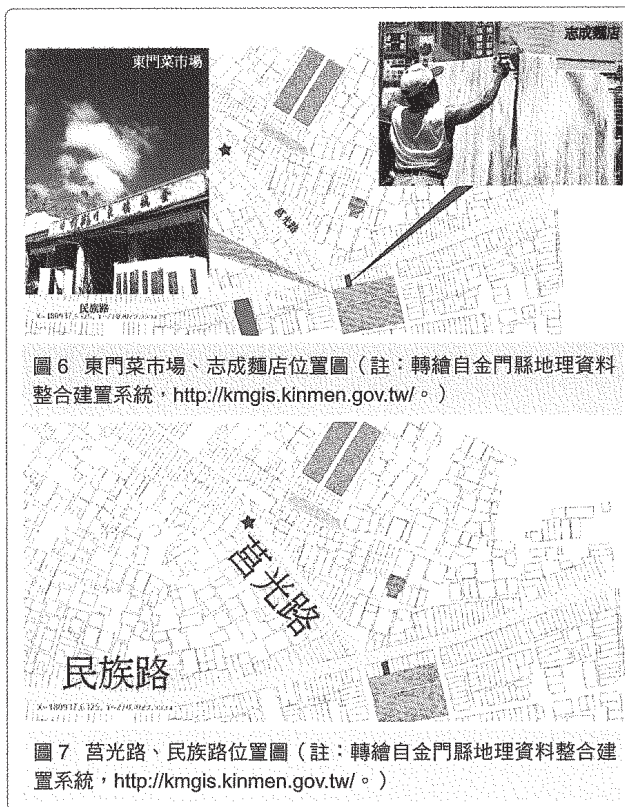
那時候我們都會拿東西給阿兵哥嘛，拿菸給他抽，拿酒給他喝，帶他去吃好料的，有的時候是拿回扣給他，看阿兵哥要什麼。有的阿兵哥喔，他馬的，東西給你吃完還不跟你買啦！採買的阿兵哥給我們拿多少回扣，我們就會給他們少一點東西，羊毛出在羊身上啦！

馬根壽雖租下東門菜市場臨近民族路的一間店面繼續雜貨買賣生意，然因為雜貨店之間競爭激烈，馬根壽不願與其他人起衝突，於民國五十三年開始兼營製麵，逐漸將經營重心轉向製麵產業，拉開志成麵店的經營序幕。

二、東門市場進行式

歷經戰地政務解除、開放觀光等政策，現今東門菜市場的樣貌已有明顯變化。以往滿街軍人、軍車的盛況已不復見，目前採購人潮多為金門縣民。原來集中於東門菜市場的採購人潮已轉移至週邊的民族路與莒光路，一位鎮民表示：「啊現在那邊不像個市場啦，都排在外面，傳統市場都沒有人要進去。」。

以販售商品的類型分類，民族路形成兩大區塊。鄰近東門菜市場、代天府的區塊，以肉類、蔬菜等鮮攤位與雜貨店為主，另包含有製麵店、服飾店、小吃店、海鮮攤位等。鄰近漁會超市的區塊以水果店為主，另包含有飲料店、小吃店、雜貨店等。同樣以販售商品的類型分類，莒光路可分為三大區塊。鄰近莒光路與民



族路交叉口的一帶有數家名產店，觀光景點貞節牌坊週邊則有數家知名小吃店聚集，其他部份為蔬菜、肉品、各種生活用品等店舖錯落其中。莒光路上時時可見備有小凳、磅秤的老邁身影聚集，一面閒話家常一面向路人推銷貨品。他們多自行生產蔬菜、採集海鮮，一早即搭乘公車至莒光路擺攤，是莒光路上最早上工的幾個群體之一。

當前人們所認定的「東門市場」已經脫離東門菜市場範圍，泛指由東門菜市場、民族路、莒光路交織而成的商圈。運作時間符合一般民眾作息，為上午七點至十二點與下午四點至七點。服務對象以進行民生採買的金門民眾為主。由於鄰近觀光景點，名產店家亦爭取觀光客消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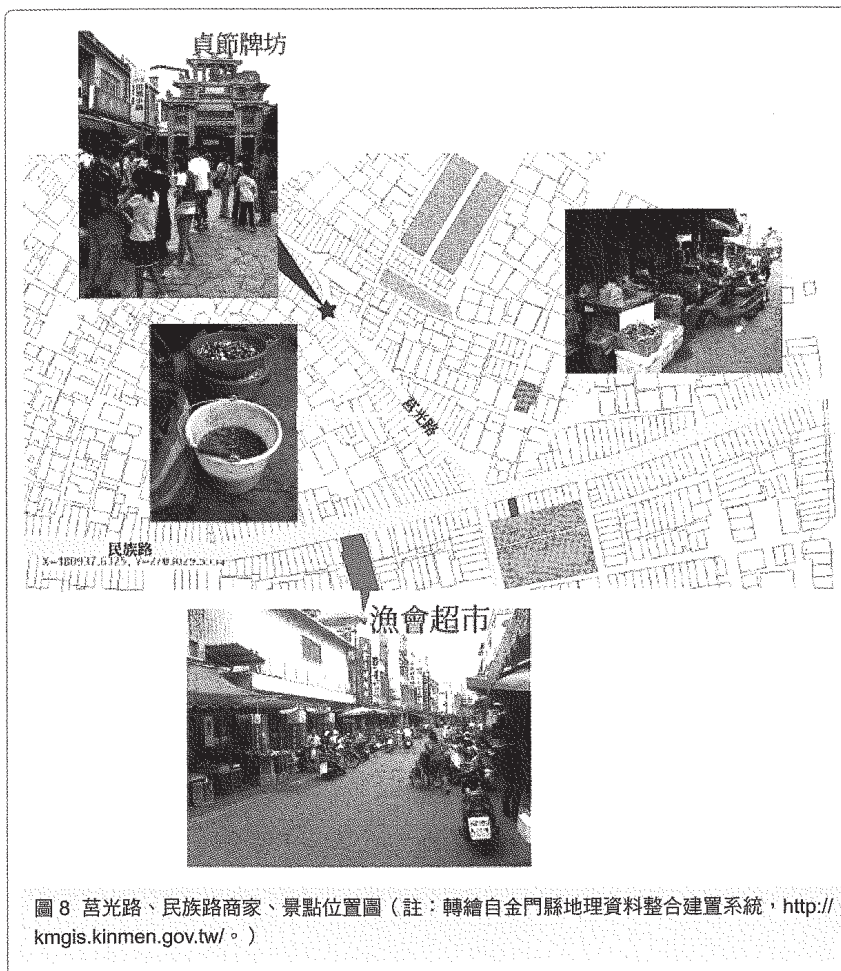


圖 8 莒光路、民族路商家、景點位置圖（註：轉繪自金門縣地理資料整合建置系統，<http://kmgis.kinmen.gov.tw/>。）

貳、志成麵店

一、我的工作，從黑夜到黑夜

馬志明摸了摸自己的頭，靦腆地笑著說：「沒辦法啊，我就是喜歡做勞力。」。

14歲那年（民國61年），馬志明決定自國中輟學協助父親經營麵店。當時來自軍方的訂單特別多，即便當時志成麵店裡共有五位男性，眾人仍然得在凌晨三點提著煤油燈到志成麵店著手進行製麵作業，否則製作麵條的速度將無法應付客戶需求。當時國軍配給有麵粉與米，軍人通常將麵粉製作成饅頭，軍人有麵食需求時，常拿著政府配給的麵粉到志成麵店，要求志成麵店將麵粉加工為黃麵或麵條。有時軍人直接將加工費用以現金的方式付給志成麵店，有時則採用另一種變通方式：「比如說一包麵粉22公斤對不對，你在做的時候會加10斤（市斤）水，做完以後把22公斤的麵還給他，那多出來10斤（市斤）的麵就是你的。」。一天的工作完成後通常已經是晚上七點至八點，馬志明的父親常帶著他與一同工作的表哥到電影院，電影成為他們唯一的消遣娛樂。

除了應付大部分的軍人麵食需求外，志成麵店在佛祖生與端午節等傳統節慶期間也必須進行營業時間的調整。黃麵是金門縣民用以祭祀神明的重要物品，每逢重要節慶，金門縣民多會購買黃麵準備祭拜：「我們從前一天晚上八點就開始做，一直做到隔天早上十點，這樣黃麵才夠賣！」。

二、老闆，你們這邊有沒有賣拉麵？

「我要50塊的麵！」一位還戴著安全帽的婦人向我遞出五十元硬幣。我問：



圖9 東門菜市場入夜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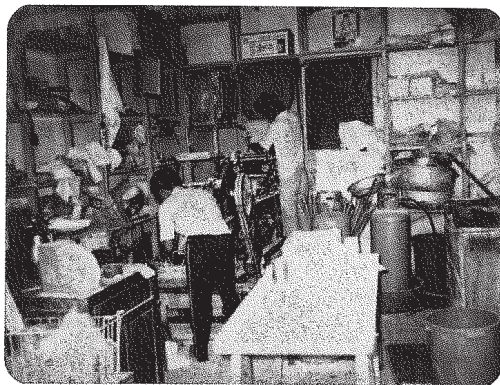


圖10 70年代志成麵店照片翻攝



圖11 馬志明與父親馬根壽

「請問您要哪一種麵？」，她停頓了一下，以狐疑的眼光瞪了我一眼。馬志明熟練地將黃麵抓進塑膠袋放上磅秤，並示意我將它拿給這位婦人。他低聲提醒我：「人家如果只說要買『麵』，就是要買黃麵。」。黃麵與拉麵是志成麵店的熱門商品，每個來到店裡光顧的客人必定會選購黃麵或拉麵，鮮有例外。令人意外地，志成麵店在先前並不具備製作拉麵這項熱門商品的能力。

戰地政務時期，金門本地人習慣食用黃麵、麵線，軍人等外省籍人士則習慣食用白麵條。早期志成麵店只生產這三項商品，並未生產水餃皮或拉麵。民國八十一年戰地政務解除後金門實施撤軍，志成麵店雖然失去大部分來自軍隊的收益，但仍保有原先的金門本地人客戶。此後，志成麵店開始將服務重心轉向金門本地民眾。

民國五零年代的八二三砲戰促使一批金門縣民遷移至台灣本島，民國六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吸引另一批金門縣民遷往台灣。部份曾旅居台灣的金門縣民返回金門後，曾向馬志明提出疑問：「老闆，你們這邊有沒有賣拉麵？我在台灣那邊有吃過。」。起初馬志明並不明白拉麵是什麼，但經過顧客的描述並實際看過拉麵的樣貌後，他便開始著手研發拉麵製法。談起這段往事，對自己的製麵技術感到自豪的馬志明眯起眼睛，揚起下巴，亮出信心十足的微笑表示：「我只要看一看，摸一摸，就知道他那個拉麵是怎麼做，水要加多少。」。

如今拉麵不僅成為志成麵店的招牌商品，馬志明還另外開發出意麵、角麵、水餃皮、餛飩皮、鍋貼皮等商品，為金門民眾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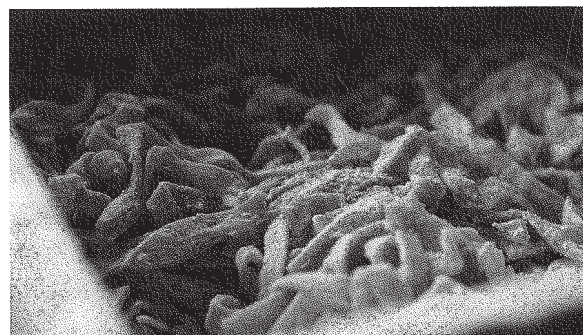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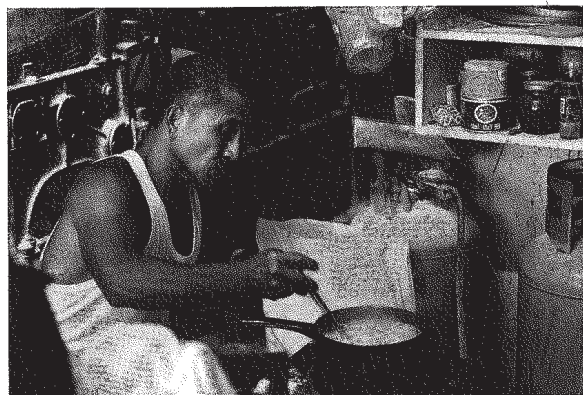


圖 12 志成麵店生產之粗拉麵

參、馬家麵線

一、以創新開疆闢土

馬家麵線是金門縣生產銷售品牌麵線的重要公司之一，並配合經濟部政策設立觀光工廠。馬家麵線老闆馬志亮是馬志成的弟弟，原先承接家中飼料買賣的生意，之後投入製麵產業。馬志亮敘述了自己創立馬家麵線時候的策略與做法：

我們在創業初期鎖定兩種顧客，早期有來金門當過兵的是一種，有來金門買過麵線的觀光客是另一種。一開始的時候，我做一個包裝，那我哥哥他負責做生產線。現在量做出來以後，我哥哥繼續做比較傳統的市場，根本供不應求，所以我這邊抓一個自己的生產線出來。

馬志亮強調包裝的重要性。在馬家麵線創立初期，他委託朋友以寄賣的方式，銷售經過美化包裝的麵線，獲得熱烈迴響。馬志亮不僅重視包裝，也與農業試驗所及農會合作，開發出各種不同蔬果口味的麵線產品，同時開發能與麵線搭配銷售的醬料與其他商品。



圖 13 馬家麵線精美包裝商品

二、跨出金門

金門縣商業會在民國八十八年至台北大葉高島屋舉辦商展，為金門業者推廣品牌知名度，馬家麵線亦參與其中。馬志亮對於該次商展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88年商會邀請我們到台北大葉高島屋進行商展，前前後後14天。我們有準備自己的包裝袋，不用大葉高島屋的包裝袋，用這種方式來引起其他顧客的注意力。商展第一天，所有的貨全部都賣完。之後的13天裡面，我們決定不賣麵線，把所有補進來的貨全都當作試吃品煮給客人試吃，讓人吃得到買不到。現場只能接訂單，與客戶約定兩個月之後交貨。兩個月之後又參加一次巡迴展，這次準備了兩個貨櫃的貨，賣了一百多萬。」

這次的銷售成功給了馬志亮很大的鼓舞力量。馬志亮指出，目前銷售至金門地區以外的產品約佔 65%，剩餘的 35%則銷售給觀光客或金門商家。如此一來「自己的通路範圍會比較廣，不會因為觀光客不來金門就無法銷售麵線。」。

三、觀光工廠

下午四點，志成麵店裡一片忙碌。四位遊客打扮的女性步下轎車，短短 5 分鐘時間即完成一筆千元採購。上述情境在志成麵店裡並不常見，即便正值暑假期間，觀光客到訪志成麵店的比例仍然不高。

下午四點，馬家麵線觀光工廠外一輛巴士停靠，男女老少魚貫進入馬家麵線觀光工廠。推開大門，工廠內的挑高設計相當亮眼，給人開闊舒適的感覺。右側有馬家麵線意象擺設，雪白麵線垂掛在固定於水泥牆上的木棍之上，上方照明燈發散出溫暖色調，增添了馬家麵線意象擺設的歷史氣息。

「歡迎苗栗的貴賓蒞臨馬家麵線！」服務員的問候聲藉由麥克風，迴盪在觀光工廠之內。工廠週邊設置有音響，服務員的音量且口齒清晰，使人們能夠輕鬆地聽到她所說的每個字句。服務員針對馬家麵線之歷史源流、麵線製法，以及促銷方案進行介紹，並且強調特定融合天然蔬果的產品具有「養生」價值。其餘十名左右的女性服務員各司其職，有的忙著烹煮麵線，有的忙著將烹煮好的麵線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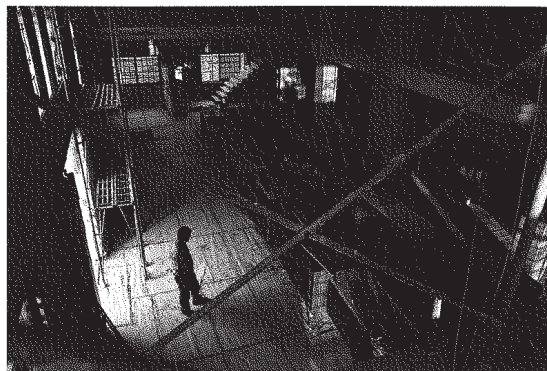


圖 14 2011 年馬家麵線新觀光工廠園區建設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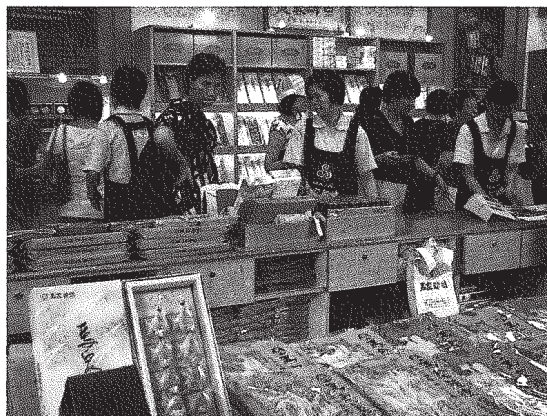


圖 15 馬家麵線觀光工廠接待觀光客情形

到觀光客面前，有的親切地與觀光客面對面介紹商品，一片熱鬧。工廠一處角落有兩位服務員未與客人產生任何互動，只一聲不響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工作著。她們正重現馬家麵線的部份生產過程，以手工的方式將麵線打上8字結，這樣的畫面吸引了幾位觀光客，紛紛掏出數位相機按下快門以留下紀錄。

負責廣播推銷的服務員結束播音後，櫃台前已經有幾位觀光客拿著包裝精美的麵線等待結帳，此起彼落的談話聲交織成一片和諧氣氛。不久之後，導遊與司機向女服務員寒暄幾句，即帶領觀光客乘上巴士離開觀光工廠。觀光客在觀光工廠內一共停留了25分鐘。

結束接待作業後，六位服務員至隔壁廠房進行麵線封裝作業，其餘服務員則協助將麵線打上8字結。溫暖的光線隨著照明燈關閉而消失，原先亮晃晃的熱鬧場域霎時間回歸寧靜，陽光由窗外折射進來，立體了一面工作一面談天的服務員臉孔。流行歌曲透過觀光工廠內的音響奏起，譜出一片愉快的工作景象。



圖 16 馬家麵線老闆馬志亮（右）視察新廠區建設情形



圖 17 馬家麵線女主人洪慧玉（中）視察新廠區建設情形

肆、志成麵店的在地嵌合

為什麼馬氏兄弟在製麵的道路上各自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途徑？相較於馬家麵線豪華精美的現代化形象，志成麵店那飄散於傳統市場間的熱氣蒸騰卻更吸引我的目光。見證了馬家麵線從發跡、擴展，到如今的意氣風發，志成麵店究竟是在何種條件底下堅持深耕金門，而拒絕將重心轉向觀光市場呢？

一、固定合作商家

志成麵店成立於民國 53 年，迄今已累積 45 年的服務歷史，與許多金門商家與少數台灣商家保有生意往來關係。合作商家類型包括餐廳、小吃店及雜貨店等，多數集中於金城鎮與鄰近的金寧鄉，亦有金湖鎮、列嶼鄉商家與志成麵店保有合作關係。除此之外，台北、台中、台南等縣市也有合作商家。

志成麵店非常在意對合作商家的出貨穩定度，盡可能避免對他們的營運造成困擾。馬志明專注工作的態度眾人自有目共睹，我在訪問顧客或合作店家時，也常聽到對方多次以「勤勞」來形容馬志明。馬志明的二兒子曾告訴我，馬志明將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一年之中只有大年初一允許自己睡到自然醒，晚一點營業。其他時候都是全年無休。馬志明雖獲選為本屆金門縣總工會選拔之模範勞工卻放棄接受免費至海南島渡假的機會，我曾詢問他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馬志明面無表情，只說：「這樣會沒有麵啊。」。老闆娘王秀英亦認為志成麵店不能隨意休假：

我們真的是 365 天不敢休息，我說我們這個是服務業。你休息的話，因為我們有固定的主顧，他假如不休息我們就不能休息。我們一休息他貨不知道從哪裡拿。因為他固定跟我們拿，他也不知道要從哪裡去取得他所需要的東西。就像是我們吃某個東西我們會習慣那個味道，所以他幾十年下來就是用我們的，他不會去用別人的。如果突然間你不做，叫他去找別人，他也會不習慣。

談到出貨順序，王秀英表示：

如果有缺貨的話，一定是先出貨給固定合作的廠商，等到合作廠商的貨都出完之後，才會直接在菜市場裡面賣給客人，最後才是寄去台灣的宅配客戶。一定是先滿足固定合作的廠商啦。



圖 18 小金門商家所取得之志成麵店生產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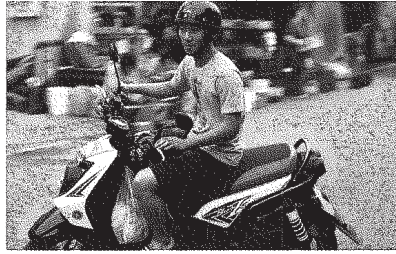


圖 19 馬志明公子送貨至合作商家



圖 20 馬志明至小金門出席長久合作店家之喜宴

我實地走訪了志成麵店固定合作商家，詢問這些商家為何選擇志成麵店為固定合作對象。某些商家指出，志成麵店的貨品品質穩定值得信賴，且合作時間長久，志成麵店願意提供較為優惠的價格。位於烈嶼鄉的三家雜貨店認為志成麵店服務周到。其中一位老闆娘說：「志成服務很好啊，因為他都會把麵送到船上去，我們就直接能夠直接港口拿就好了。我們去金門的時候會去找他們把帳結清。」

二、老主顧

人情關係始終是菜市場內牽引顧客與商家的重要元素（林珮如 2004：22；莊順元 2002：106；許朝傑 2008：34-36），志成麵店與顧客間積累多年的情誼構成兩者堅實的合作型態。

下午五點二十分，行人與機車在窄小的民族路上各自尋找行進方向，馬志明與助手把握難得的空閒時間坐在店裡聊天，喝著自己泡製的花茶解暑。兩位各自提著兩大袋生鮮的婦女來到志成麵店門口，馬志明為她們清理出一小塊空地，好讓她們將裝滿生鮮的塑膠袋放在地上，繼續至對面攤位採買其他貨品。馬志明與顧客間所發展出的默契及情感通常以這種小動作表現出來。顧客牛小姐對此有深刻體會：

我前幾次都跟他買 50 元的麵條啊，之後他每次看到我，就直接拿 50 元的麵條給我了。有的時候我女兒沒跟著我一起去，他還會問我說：「怎麼女兒沒跟著來呀？」，讓人感覺很貼心的。

那個時候台北的客戶指定我寄一些特產過去，麵店老闆娘知道以後，就要我把其他名產都給拿到她那兒去，因為她們和宅配公司有簽約什麼的吧，運費比較便宜，就直接幫我打包寄送過去了。

談到與客人之間的情誼，馬志明述說了一段他認為相當有趣的事情：

有一個客人從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吃我做的麵，一直吃到高中時候去台灣讀書。現在他已經結婚小孩了，之前有一次過年的時候回來金門，跑回來跟我買麵，那個客人說：「你還在做喔？」。我說：「我從小就看你長大看到現在，現在娶某生子還回來跟我買！」。

我一面走訪東門市場附近一些人潮聚集的場所，一面在志成麵店協助結帳作業時徵求願意接受訪談的顧客，整理出一些致使顧客選擇來到志成麵店消費的因素。一位照相館老闆相當肯定馬志成的待客態度以及拉麵品質，他覺得馬志明態度好、產品品質好，拉麵口感佳，因此經常到志成麵店光顧，且志成麵店 356 天全年無休，不怕買不到東西。一位刨冰店老闆娘推崇馬志明製作拉麵的功力，指出她們一家人都很喜歡志成麵店生產的拉麵，一定得跟他買才行。在金城鎮上班的郭小姐則認為，志成麵店就在東門市場，能夠一次將所有商品買齊而不需要四處奔波，非常方便，若家人需要她代為採買麵條，她就會選擇志成麵店光顧。

三、社團活動累積人脈

這兩天，麵店裡的氣氛跟與平時不太一樣，通常志成麵店完成下午的曬麵作業後會有一段休息時間，馬志明與助手待在店裡一邊喝飲料一邊聊天，王秀英則回家休息。但是最近兩天裡，三人總是沒完沒了地忙著製作送禮用包裝較精美的麵線



圖 21 馬志明為小女孩結帳



圖 22 志成麵店趕工金寧鄉公所出訪伴手禮

結。起重機升升降降來回運作著，不斷運送已完成與尚待曬製的麵線結。陽光猛烈，馬志明戴上帽子在屋頂來回穿梭忙碌。王秀英與助手在東門菜市場的騎樓下躲避陽光追緝，忙著將麵線打成8字結，馬志明的小兒子則協助包裝作業，大夥兒忙個沒完。下午五點，在一陣緊繃的工作氣氛中眾人完成兩大箱送禮用麵線結，預計將作為金寧鄉公所人員拜訪三芝鄉的伴手禮。助手的汗水早已在臉上形成錯綜複雜的河流支系，王秀英掏出鈔票對我說：「你們去買幾碗冰來吃吧！」。

這突如其來的訂單與王秀英廣泛參與社團活動有很大的關係，王秀英在各個社團活動間建立起豐沛人脈，有利於志成麵店爭取公部門及團體訂單。王秀英談到接觸社團活動的動機：

小孩子長大一點，大概開始讀國中、高中的時候，男生都會操作機器了都會做了，我就比較輕鬆。我就會出去接觸一些公益團體，當義工啦，學校當愛心媽媽啦這樣子。自己有興趣也去學一些國樂、琵琶啦，有的時候就跟樂隊出去演奏一下啦。

王秀英目前參與的社團團體種類非常豐富，包括愛心媽媽、國樂社、盤山社區土風舞、民眾服務社，並擔任金門總工會各類工會常務監事、民眾服務站理事、社區理事職務。透過社團活動，王秀英為志成麵店爭取了來自於公部門的訂單：「現在大概都是學校的比較多，因為現在沒有阿兵哥，百姓是零售的比較少，學校的就比較大宗一點。」

相較之下馬志明的社交活動顯得簡單許多。每日晚上七點結束營業後，馬



圖 23 王秀英活躍於各社團活動場合

志明總是騎著相伴多年的單車到鄰近的體育館健身房報到。四年前，馬志明得知體育館免費開放的消息，每天晚上都往健身房去。馬志明在健身房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去那邊有認識很多新的朋友耶，很多都是像你這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有的是金門技術學院的學生，有的是阿兵哥，也有一些是金門人。」。助手曾向我證實：「有時候會有一些外宿的學生，金門技術學院的學生，在健身房認識他，跑來這邊跟我們買。」。

四、特殊節慶

年紀稍長的金門縣民習慣在某些特定民俗節慶購買黃麵返家祭祀，我在訪問過程中，一位年長的女性報導人曾經對於一位婦女未在「天公生」當天進行祭拜感到十分意外。對於這樣的情形，馬志明表示：「天公生、佛祖生、端午節的時候，油麵都會賣得比平常還要多，凌晨就要起來做了。慶祝長輩生日的時候，客人也會來買油麵或麵線。」。

九十八年八月九日是「天公生」，志成麵店的鐵捲門於凌晨三點拉起，馬志明、王秀英與助手三人開始了今天馬拉松式的勞動，製麵機器運轉聲不絕於耳，白花的蒸氣由燙煮黃麵的大鍋鼎中冉冉上升，使窄小的店內空間蒸騰起來。早上七點，莫拉克颱風的外圍環流在東門市場最熱鬧的時候帶來些微降雨，今日上午採買的人潮比以往都還要多，各種花色的雨傘四處綻放、收起。志成麵店生意興隆，剛出爐的黃麵放在圓形竹製篩子上一個個堆疊起來，在店門口一面散去熱氣一面招攬客人。



圖 24 馬志明與健身房夥伴共同出席喜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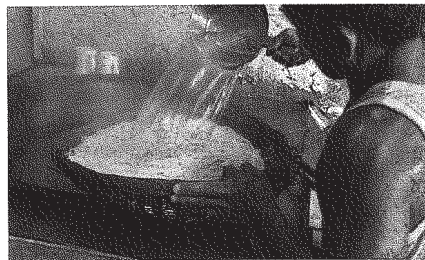


圖 25 志成麵店於天公生當日趕製黃麵

然而某些年輕一代的金門人或外地移民已不太使用黃麵祭神。有些人選擇用其他自己愛吃的零嘴或水果替代，有些人則不認為祭神儀式是非進行不可的。

五、殺豬日與水餃皮的銷售

東門市場並非天天有豬肉可賣，一位在東門市場做生意的先生說：「以前 20 年前天天都有殺豬，現在一個禮拜裡面只有禮拜一、四、五這 3 天才有殺豬。」。印製水餃皮是我由志成麵店習得的少數技能之一。我經常觀察助手印製水餃皮的過程，他用右手握緊一個中空的圓筒狀鐵器，在層疊的雪白麵皮之間取出圓形麵皮。我曾自告奮勇嘗試這看似容易的印製水餃皮作業，然而五分鐘後手指便不堪疼痛而退至一旁休息。我留意到當天印製的水餃皮比前一天還來得少，王秀英表示，顧客喜歡新鮮的水餃皮，不想購買冰凍保鮮過的，所以多會在採買豬肉時順便購買剛印製好的新鮮水餃皮。因此志成麵店在殺豬日當天會生產較多水餃皮，其他麵製品的銷售量則不受市場殺豬日的影響。



圖 26 東門菜市場殺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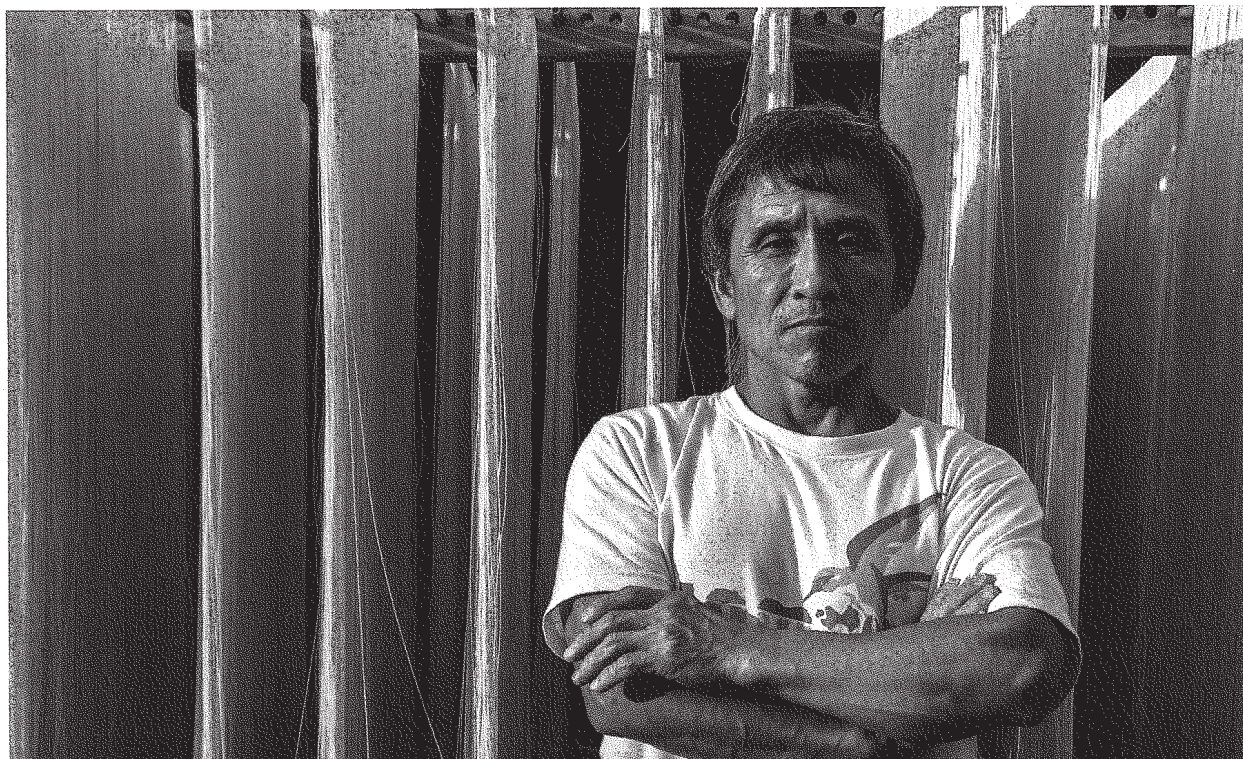
圖 27 水餃皮產量較平時多

六、台商採購

一天下午，一台計程車停在店門口，一位女性司機下車來熟稔地與王秀英打招呼，之後又將兩箱麵線搬上汽車結帳離開。經過詢問後王秀英告訴我，某些計程車司機與某些取道金門往返台灣、大陸的台商有固定合作關係，台商來到金門之前會先向金門的計程車司機確認抵達時間，並且要求司機事先將他所指定的名產採買完畢，好讓台商能以最短的時間往返台灣、大陸。

馬志明也曾提起一次台商採購的情形：

那一天是過年的時候，不知道是初幾，已經七點了我們都要收了，結果一個台商把我們檯子上全部的麵都包下來，說要買回去給他大陸那邊的員工吃。





伍、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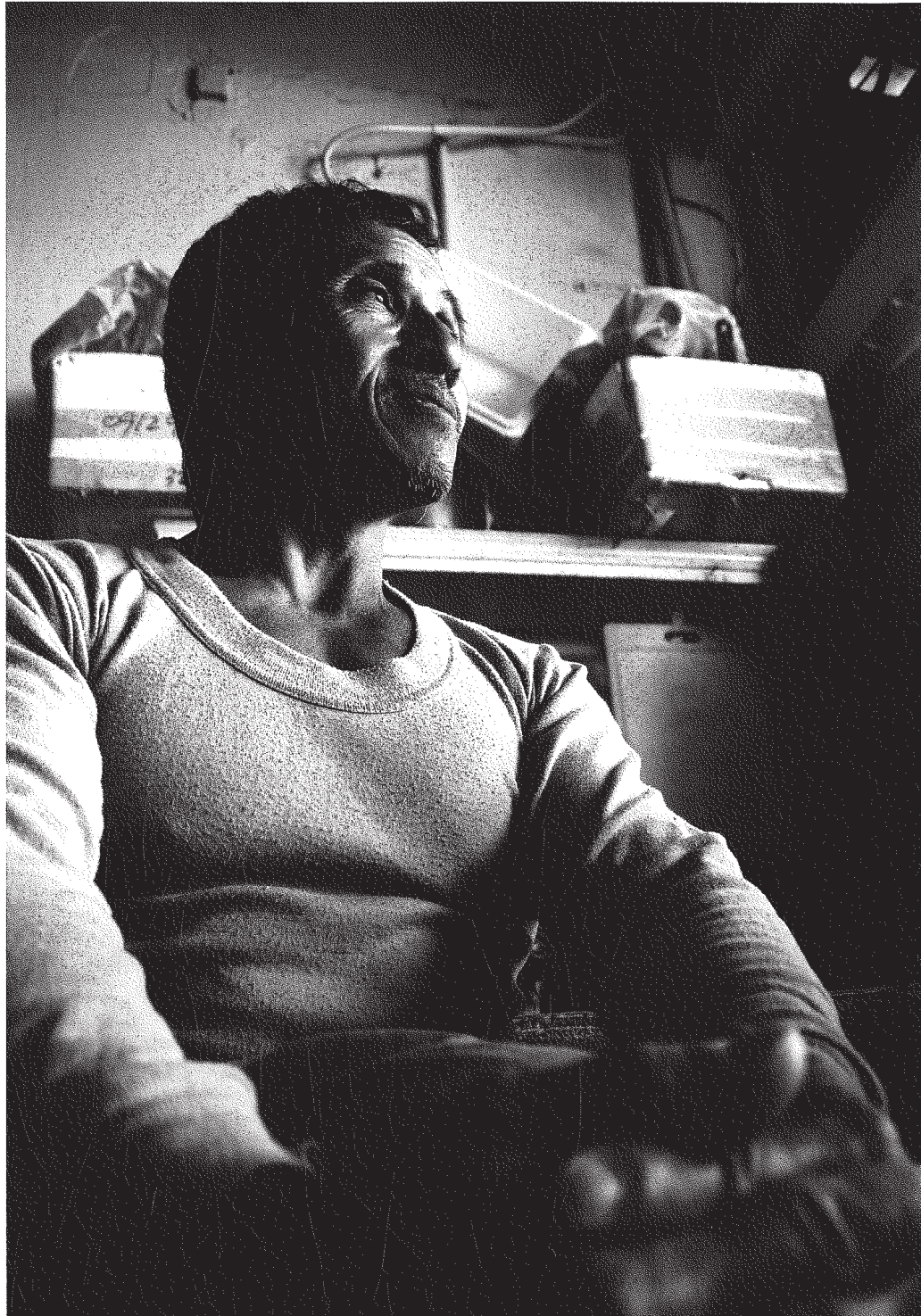
藉由志成麵店發展歷程，我看見金門製麵產業因應消費族群需求變化進行靈活調整的身段。

戰地政務施行期間，志成麵店為因應大量軍方的麵食需求，以「商品種類少，工作人數多，生產時數長」的方式加以因應，盡可能增加麵條產量以滿足軍方之消費需求。戰地政務解除後，軍方的麵食需求逐漸降低，金門本地人成為志成麵店主要服務對象，志成麵店以「增加商品種類，維繫商家合作關係，持續服務金門民眾」等策略尋求最大的發展空間。

觀光浪潮掀起，馬家麵線以精美包裝作為先鋒，將製麵產業揉進觀光元素、以觀光工廠的呈現方式營造商品附加價值、研發各類型蔬果麵線講求「養生」效果，並拓展金門以外的銷售通路，使用以上策略增強商品與觀光客、台灣民眾間的連結關係，期望能追求更多利潤。志成麵店則以全年無休的責任感堅守合作商家之需求、配合金門民眾麵食習慣調整生產節奏、融入金門社團爭取更多訂單，並倚賴金門小三通地位獲得台商青睞採購，一步步強化自身與金門的在地嵌合。

日升月落數十載，金城鎮東門市場的生命脈動下是複雜情感層層交織，馬志明堅實臂膀上所背負的不僅只一塊白底紅字的樸素招牌。將汗水一把抹去，一肩擔盡匯流而來那群眾在地情感及腹腸需求。





參考書目

李中雄

1968 金門縣商會成立五十週年特輯：金門工商大觀。金門：金門縣商會。

林珮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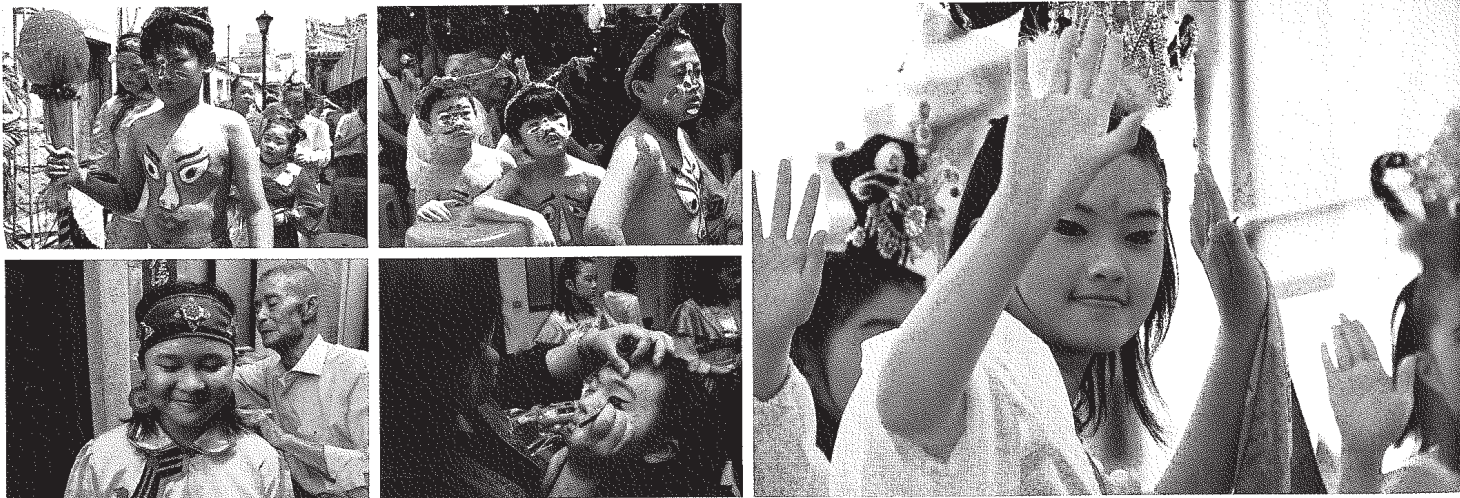
2004 鄉鎮地區傳統市場發展研究 - 以竹東鎮公有零售市場為例。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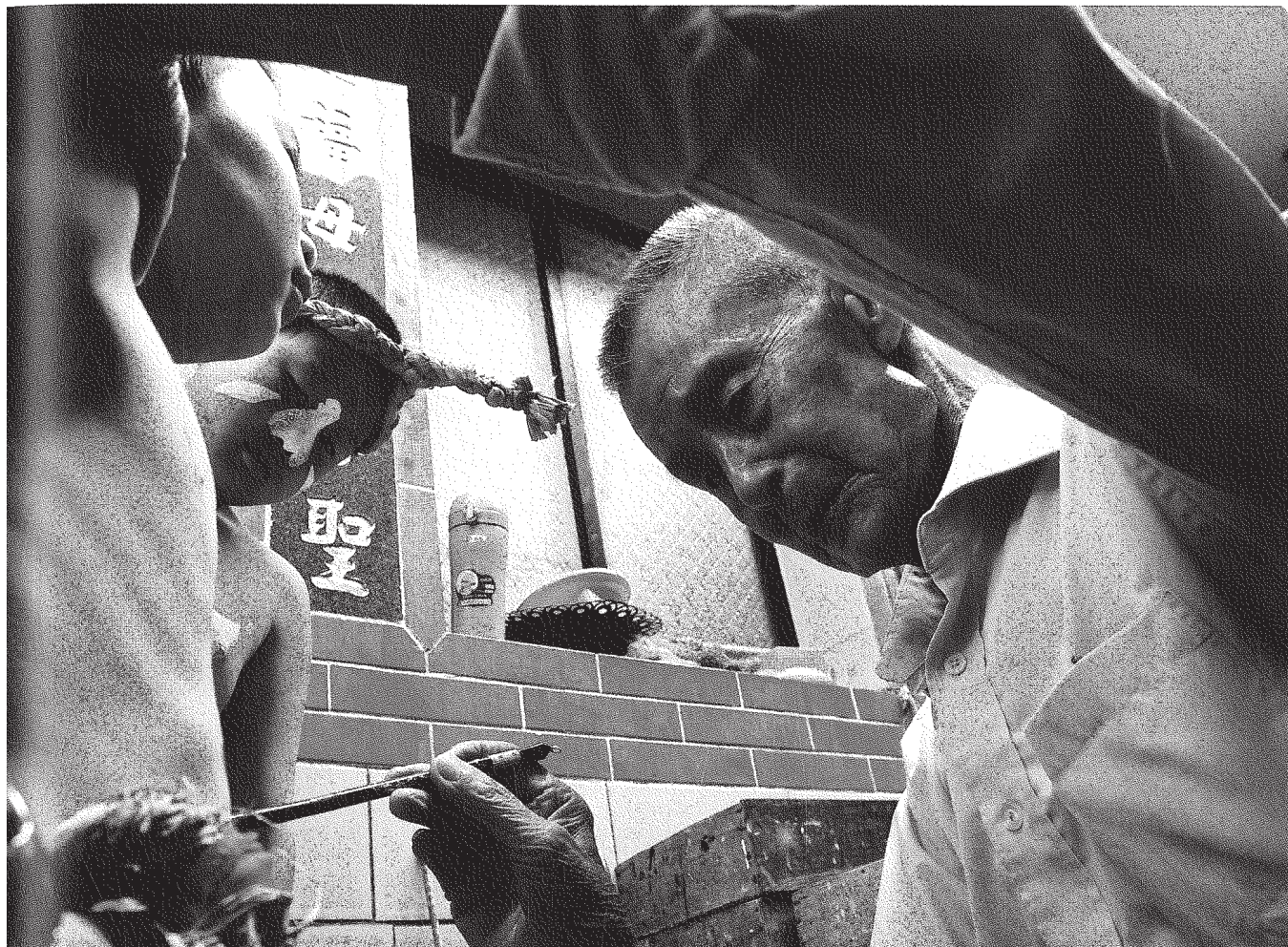
莊順元

2002 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方式之調查研究 - 以高雄市公有傳統市場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職班碩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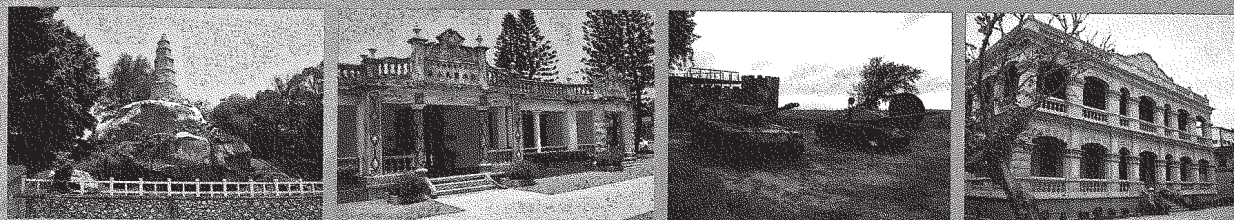
許朝傑

2008 傳統市場系統化之格律與變奏 - 以空間、環控、氛圍之操作為題。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了解至此，終才稍稍開拓我的田野歷程。
但也因此遇到不少貴人的幫忙，開拓了我的眼界，
了解不同於臺灣的風土文化。一趟田野探索，同時也帶我進入戰地文化。
有幸進入軍營參觀神祕的太武山內部，
儘管只是一小部分，但也令我十分驚奇，是個難得的人生經驗。
炎熱的金門，帶著海風的清涼。
在這與同學們努力的過程，一起加油打氣，重新的認識彼此。
看見金門的多元變化，體驗金門的特殊風味，走進金門的時空隧道。
至今回味無窮，總想再次回到金門，看看那神祕金門的樣貌。
或許有天，我會再次回到金門探尋吧！



繼往開來，傳承永續：代天府池府王爺聖誕

呂宥萱

摘要

王爺信仰，又稱千歲信仰，是台灣地區最盛行的道教信仰之一。一般認為，王爺是代表天帝巡視人間善惡的神明（類似人間的巡按或欽差大臣），故加以敬奉。供奉王爺的廟時常稱「代天府」，王爺亦稱為「代天巡狩」。

位於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的代天府，是一座祭拜溫、池王爺的廟宇，迄今約有三百多年歷史。而農曆6月18日為池王爺聖誕，此聖誕是東門里最熱鬧的活動，活動為期三天。此時全金門，只要有池王爺的廟宇，大部分皆建醮祝壽。金門地區信奉池王爺廟宇相當多，但在這些池王爺廟宇中，屬金城東門代天府慶祝規模最為大。



壹、前言

介於台灣與廈門之間的金門，因係離島，地理環境特殊，又曾受「戰地政務」管理數十年，地域封閉。長久以來，民間的許多文化、信仰及習俗等，較得以完整保存。

但也因為如此，至今金門的學術研究不夠普遍，尤其有關金門王爺信仰的部份，其相關文獻微乎其微。針對此來探討金門王爺信仰，因停留時間短暫，無法全面普查。但有幸遇到池王爺聖誕，故本文經過實地採訪、調查所得，再加以相關資料輔助，得以瞭解池王爺之信仰。

一、金門地區王爺信仰及其分佈

閩台關係密切，先期移民在臺灣定居繁衍，遂成鄉村里社。隨著人口增多，人們往來閩南一帶經商貿易，這些台胞在謀生地居住一段時間後，他們對神靈更加虔誠，藉此把當地供祀的王爺也請回寶島。在過往的傳統農業社會中，當人們受到生產力的制約，面臨著天災、瘟疫、猛獸、動亂的威脅，加上社會某些不公現象造成人民的痛苦，有的人就企圖借助神靈進行自我解脫，因而造就了王爺信仰的興盛。

王爺信仰由閩南傳入台灣、澎湖、金門之後，由於民間傳說往往在不同地區流傳形成不同的面貌，因而賦予神明新的形象，使得王爺傳說錯綜複雜，無一固定說法。大致可分為幾種版本：第一，王爺身份本為進士，因聽聞瘟神將於井中撒瘟藥，為拯救當地人民，跳井自我犧牲；第二，唐玄宗為測試學道有成的張天師，命三百六十名進士躲進皇宮地下室吹笙奏樂，但不幸被張天師施法誤殺，因而賜以王爺封號，以免冤魂作怪；第三，明末有三百六十名進士，因不願在清人統治下做官而自盡，玉皇大帝憫恕忠烈之氣，遂敕封為王爺，授命下凡，稽查人間善惡，故稱祂們的王府為「代天府」，巡境稱「代天巡狩」等等之類的傳說。由此可知，王爺神格大多是具有犧牲奉獻、保衛疆土及清除大犯等功績，因生前既有功德，卒後可享受回報。故，民眾咸信祭拜之後，可獲得賜福消災的回報。

金門的王爺信仰在民眾中堪稱舉足輕重，不但崇祀廟宇最多，也與人民生活最為息息相關。王爺可說是村境和村民的守護神，王爺出巡時，可清除地方的不淨與異常現象，或告知民眾需要注意、加強的事件。另外王爺也是個卜測事物的算命師，每當民眾遇到不順遂或遭逢意外時、便會來至廟中，尋求對策，化解災厄。祂亦

是擇日選時的顧問，只要與民眾生活密切關聯的，無論婚喪喜慶諸事，信眾大都會來自廟中向王爺徵詢。王爺更是醫病良神，如不幸罹患病灶，又久醫不癒時，民眾便趕緊來求助王爺，開診病藥方，以求痊癒。金門王爺信仰演變，不論民間傳聞中的王爺形象如何，現今王爺信仰已成為保境安民的萬能神卻是毫無疑問的。（林麗寬 2004：133-134）

二、金城鎮東門里及其池府王爺

金城鎮位於金門島的西南方，隔著金烈水道、烈嶼島（俗稱小金門）及廈門島遙遙相望，為金門縣政府所在地。

據傳在唐代，有位朝廷命官陳淵率領十二姓氏至此牧馬開墾，故為金門縣開發最早的城鎮。明代時在舊金城（今水頭）設立官衙，因而造就地方繁榮，但後因政治等關係，在清代時將其官衙轉設在後浦（今金城），而使得後浦成為行政區域，而延續至今。

後浦一名，至今已無人得知原由，而後浦也改名為金城，為金門縣繁榮地之一。據傳當年行政區域轉移時，後浦也仿造舊金城般建設，即東、西、南、北四個城門，並在此建立總兵署，管理金城。而東、西、南、北四城，各有一位境主，管理此地，而在每年金城城隍爺遷城紀念日四月十二日，相互輪流主辦城隍慶典，今年則輪到東門境當主辦單位，聯合其他三境，辦理城隍慶典。

東門境位於金城鎮之東方，現共有一千三百餘戶，人口數約三千六百餘人。早期東門境的位置，並非今日所在地，據鄉民表示，東門境的範圍可涵括到今日的總兵署附近一代，為當時最大之境地。而後在民國五十年時，由於區域的重新規劃，使得原本之範圍都劃分為其他里，東門境也改為東門里。

在東門里境內，有一間廟名為代天府，代天府所祭祀之神明為溫、池府王爺，兩位王爺為東門里之境主。據廟中沿革記載，代天府之境主原為溫府王爺。而在某年，因為地方發生瘟疫，池府王爺代天巡撫，路經過此，受到溫府王爺之邀請，因而進駐於代天府中。關於池王爺的神蹟，《同安縣誌》與《馬巷廳誌》記載：「相傳神為五進士，池姓，於耆老夢中得之，後現像里社，鄉人鳩眾建廟，遇有疾疫，禱告甚靈，時稱為池王爺。」

也因為池府王爺經常庇佑地方百姓，其地位漸漸提昇到與溫府王爺同起同坐，成為地方之境主。

關於池府王爺的生平眾說紛紜，各宮廟間互有差異，成神的過程卻是相同，就是「為百姓捨生取義、吞瘟藥過往成神」。因此，池府王爺的造型特徵是：黑臉、粗眉、凸眼，這是因為他將瘟疫粉全部吞下，藥性發作，隨即滿臉變黑，兩眼突出而亡，而人們為了紀念祂捨己為人的事蹟而如此裝塑。



貳、金城鎮東門代天府

根據廟史，代天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之歷史了。建廟至今，代天府經歷過許多波折，甚而在廟宇的管理及發展，也較以往改變許多。其中有項原因與社會的變遷有關，為了應合時代的進步，代天府在管理上，做了些改變措施，使得廟方可以朝多方面發展。

一、廟宇的發展與地方關係

第一次來到東門市場時，是為了牽摩托車，並沒有好好觀看整個市場樣貌。再度到來時，是為了找尋代天府，但偏偏就是尋不著，請問附近的商家，才知道代天府的位置。之後為了瞭解當地人對於代天府的印象，常常到此請問商家，那時大家的回答大都是大同小異：

代天府喔！知道啊！我們這裡大多數的人，都是信徒。你說池王爺聖誕喔！我不是很清楚，你要問那個廟裡的人。因為我們這裡有拜拜的時候，廟裡會廣播通知，所以沒有特別去記日子。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回答，大多數人都這麼回答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就算不是很清楚日子，但總會有個印象，這個疑問直到神明聖誕時，才發現果真如此。那麼代天府和地方的關係又如何呢？在請教代天府與東門里的發展與關係時，據當地人的回憶：

以前並沒有東門市場，有的是第一市場以及第二市場，第一市場就是在東門的範圍內。那時候，東門市場未建立，這塊還是個水池，就是今天你看到的東門代天府前的空地。以前代天府前有個大池塘，人稱「王爺池」。這池塘有閘門、溝渠與浯江溪相通。池的四周樹林密佈，曾是孩童玩耍的天地，後因開闢民族路及興建東門菜市場而予以填平。但不知道為什麼？土地並未被政府接收，土地的所有權仍舊是代天府的，這附近的許多店家，都是向代天府承租土地的。

代天府土地遼闊，又因池王爺名聲顯播，因而廟方土地多為信徒捐贈。今所看到的廟方位址乃一位藍姓的信徒所捐贈，廟前廣場至戲台為陳姓信徒捐贈。戲台後方的街道至一旁巷弄內的豬肉攤等，都屬代天府之地產，

現在大都出租他人使用，承租的價錢大約是一萬一至一萬五左右。代天府除了將土地承租於地方外，代天府更在民國八十年時，成立了財團法人，讓廟務一切公開化。甚至在廟中祭祀活動裡，更增加了點光明燈與安太歲的儀式，讓地方信眾可以到此來請求平安，化去一年的犯、沖煞。

除此之外，代天府更積極建設廟宇，讓代天府煥然一新。代天府自明萬曆年間，建廟至今曾多次翻修，並經歷多次戰役，也曾為軍方辦公之地。據廟方及資料顯示，東亞戰爭時，日軍曾經佔領金門八年，約在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六日，盟軍空襲金門，在金城至賢厝投至炸彈，代天府亦遭轟炸。而民國四十七年又遭中共砲襲，在這當中代天府曾當國軍辦公之地，直到民國五十年左右才遷移他處。民國八十年擴大建設。民國八十二年初完工。民國八十三年二度修建，年底完工。民國八十四年奠安。¹

代天府重建完工，舉行奠安儀式時，當時的政府首長等人曾到此來參與，並贈送匾額。進匾儀式中，包括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弘道益世」，李前副總統元簇先生的「匡時濟世」，前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先生的「聖德常昭」，前總統府資政郝柏村先生的「威鎮東境」，前總統府資政蔣緯國先生的「天道普照」，以及前行政院長連戰先生的「福庇十方」，前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先生的「弘化佑民」，前福建省主席吳金贊先生的「護國佑民」等²，在在都顯示代天府，不單只是重修廟宇而已，而是要與地方建立好關係，甚至發揚代天府，讓廟宇文化可以流傳下去。

二、廟宇的神明

代天府之境主為溫、池府王爺，據廟史及廟方人士表示，代天府最早之祭拜對象為溫府千歲。由於地方居民早年大都是渡海過來開墾，為了請求航海順利，因而奉請溫府千歲一同前往，保佑平安。

代天府建立於萬曆年間，主祀溫府千歲。而廟中的另一位境主池府王爺，據廟史及廟方人士表示，在明代晚期東門里正逢瘟疫。此時池府王爺正代天巡狩，剛好經過至此，且逢溫府千歲之邀，因而在此鎮壓，庇佑地方人們。

除了溫府千歲與池府王爺外，廟中另有福德正神、白府官場爺、魏王爺與金王爺。據廟方表示，魏王爺乃

是池王爺之開路先鋒，因此池王爺出巡時，都是由魏王爺先打頭陣帶領。另一位則是白府官場爺。據說來到金門的神明，大多乘船至此，因而需要有位懂船的工匠，相傳白府官場爺就是為船匠，為此來服務王爺的。而金王爺的來歷，有些奇特。據傳金王爺原為廟中神明，在一百多年前被洪姓民眾祈請回家供奉。期間洪姓族人遷居至新加坡，爾後其族人歸還，並請示池王爺，至今金王爺才回歸代天府，因而多數人對於金王爺不甚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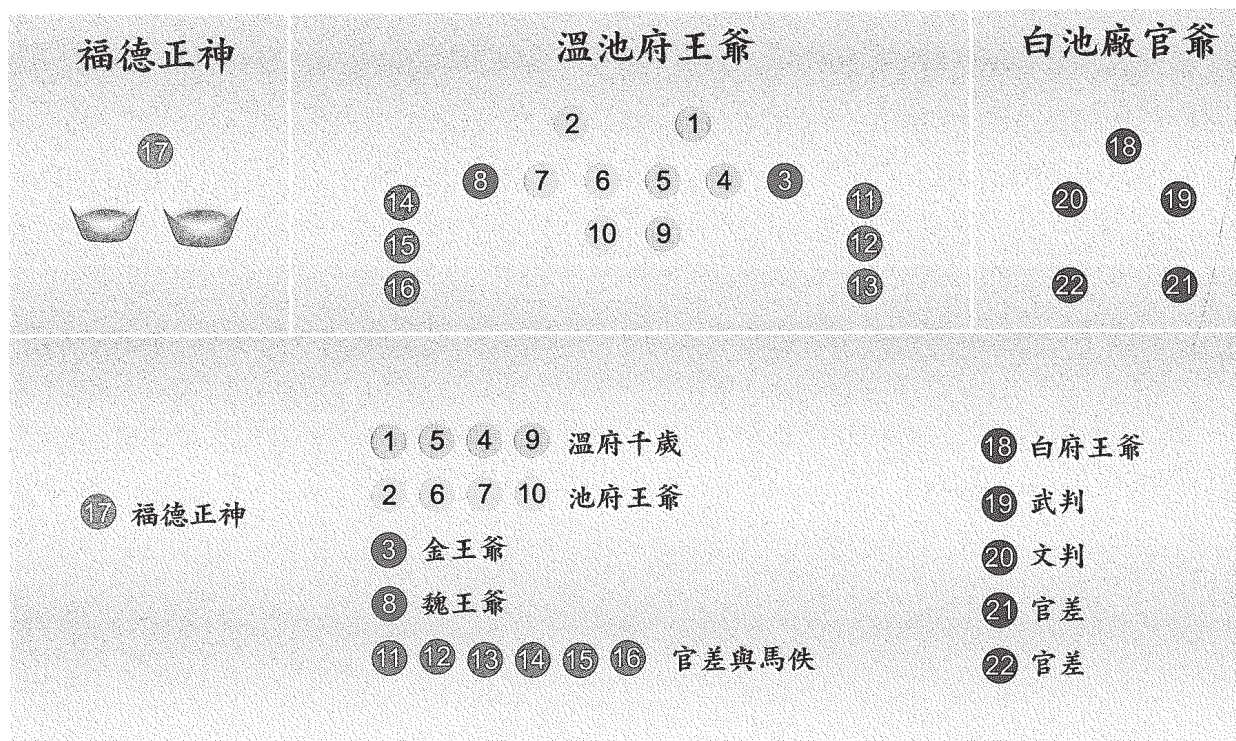


圖 1 東門代天府神明位置圖³

三、空間展現

進入代天府，會先看到一片空地，在這空地上停滿了許多車。由於代天府位於市場中，因此白天的時候常

被做為停車之用，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東門社區的人員會在此活動，或者是在中元普渡的期間才會使用。

空地的前方是代天府，後方是代天府的戲台，周遭兩旁則是民宅。代天府前的戲台是在民國八十四年增建，除提供里民休憩之地外，在王爺等諸神聖誕千秋日，則作為演戲酬謝神明之處。每當神明聖誕之日，廣場前人山人海，好不熱鬧。

代天府可分兩個部份來看，一是內殿，一是外殿。外殿的部份是個開放式的空間，中間有個天宮爐，兩旁擺設了桌椅，平時住在附近的老人家們，會來到此乘涼或聊天。而面向代天府觀之，右手邊可見廟的沿革，左手邊則見捐獻名單，正門前還有兩頭石獅鎮壓在此。

進入到內殿，裡面祭拜的是代天府的神明，在正殿的是溫、池王爺以及魏王爺與金王爺，右殿是白府官場爺，左殿是福德正神。在正殿的上方，還掛著個長方形黑色的布，上面畫著八卦，寫著「道包天地兩儀首，氣稟陰陽八卦先」，據廟方表示這是完成奠安⁴儀式掛上的，保佑安居。

代天府辦事的神明，為池府王爺。辦事的時間是在下午，但須事前預約。而辦事的地點就在廟中，當有信眾要來廟中請示神明時，廟中的董事、委員、長老，大都會出席。此時，童乩就會脫掉鞋子，在廟的四周不斷地走動、感應，而案首則在一旁隨時注意童乩的行動，好隨時接駕。一旁的廟中人員，則開始準備椅子、官印、筆以及符紙。大約過了十多分鐘後，童乩開始有了反應，不斷地打嗝，甚至身體一直上下大力晃動。這時案首就趕緊過去抱住童乩的腰，沒多久，神明便降臨到此來辦事。神明辦事的空間在正殿前方，旁人不可以靠近，只有喊到名字，要請教神明的人，才可以踏入這領域當中。神明所說的語言，非一般人可以明瞭，需要透過案首來翻譯。案首會傳達神明的旨意，告訴信眾應該如何處理，當所有事都處理完時，案首會告訴神明一聲，之後神明便開始準備退駕。退駕時，童乩的身體也是一直上下大力晃動，突然，往上一跳，神明就退駕。

四、廟管理委員、乩童、長老及信徒

廟宇的發展大都與人相關，廟中除了祭祀神明之外，也須有地方人士管理。代天府建廟以來，大抵都是地方士紳來管理廟務。爾後在民國八十年時，成立財團法人，透過公開、公正的方式來選舉董、監事，並使財務

公開化。董、監事委員改為五年改選一次，選董事長一位，董事八位，常務監事一位，以及監事二位。財團法人建立至今已選過四屆的董、監事委員。

除了董、監事委員外，廟方活動人員，還包括童乩、案首，以及長老。目前在廟中共有六位童乩與六位案首，分別為溫府王爺、池府王爺，以及魏王爺之乩身。而這六位童乩大都在廟中服務超過二十年以上了，平日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工作地點大多是在東門市場。因此，當有人要來請示神明時，可透過附近居民牽線，與他們預約時間，大致上固定辦事的日期是在農曆逢三、逢八的日子，約在下午四點左右。但如遇特殊情況，無法到廟中請示神明幫忙，也可以請童乩到家中辦事，去煞除惡。

最後談到的是廟中的長老，長老是廟裡的一份子，他們是廟中最高主祀者。當廟中有祭祀儀式時，通常都是由長老擔任主祀者的位子，現今代天府共有六位長老。部份的人會認為長老等同於士紳，其實不然，所謂的士紳是指地方鄉里上有知識、有社會地位的人，可為地方發聲，但卻不一定具備有長老的資格。代天府中的長老，必須具備六公的身份。所謂的六公是指內公、外公、伯公、叔公、舅公、文公，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六公的規則也改變了。據廟委員以及長老的表示：

在過往的傳統社會中，由於結婚早，因而家族人口眾多，你可能年紀輕輕的就具備有內公、外公、伯公、叔公等輩份。但現代人大多晚婚或不婚，因此，可以具備六公身份的人，幾乎可說是沒有，經過大家的討論後，便改為只要具備有內公與外公身份者，便可成為長老。

表 1 財團法人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代天府第四屆董、監事名單

職位	名字
董事長	王振權
董事	蔡祥坤
董事	許炳義
董事	許建忠
董事	王連壽
董事	孫炳東
董事	陽俊偉
董事	周祥文
董事	蕭志宏
常務監事	黃水忠
監事	許國文
監事	吳坤杰

表 2 東門里代天府乩童及案首

職位	名字
乩童（池府大王爺）	黃水生
案首	王振超
乩童（池府二王爺）	文勝全
案首	楊清滄
乩童（溫府大千歲）	郭永南
案首	魏培銘
乩童（溫府二千歲）	陳全福
案首	孫炳東
乩童（溫府三千歲）	李一宏
案首	許永賜
乩童（魏府王爺）	許世澤
案首	孫炳祝

由此可知，要成為長老，所具備的條件，就是需要擁有內公與外公這兩個身分。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條件，也是成為長老所必備的，第一，需配偶健在，有兒有孫；第二，必須在神明面前擲筊，連續三個聖杯，經由神明認可者，才可成為長老，因此，要成為長老是需經過一些考驗的。

表 3 東門里代天府長老名單

職位	名字
長老	周榮桂
長老	黃永美
長老	楊太祥
長老	文勝全
長老	吳東壽
長老	蕭永水

五、祭祀活動與神明聖誕

廟宇的祭祀活動，不單只有神明聖誕而已，除了神明聖誕之外，還有其他的祭祀活動。代天府的神明聖誕，除了三月廿日的媽祖、四王爺出巡，以及四月十二日浯島邑主城隍出巡，這兩天外，大抵是以廟中的王爺、土地為主。談到媽祖，是台灣民間信仰最多人祭祀的神明之一，而代天府所祭祀的媽祖，實為南門里的神明，由於南門里與東門里相緊鄰，因而在每年媽祖生日時，代天府都會至南門里祝壽。而四王爺的身份為池王爺的四公子，主神位在東門里的金門縣商會的樓上，一間名為昭德宮⁵的廟宇中，因而每年都會派人到此參加四王爺聖誕。

此外，四月十二日浯島邑主城隍出巡日，是金城鎮一大盛事。金城鎮的城隍爺，是從舊金城（今水頭）分靈過來的，四月十二日乃是城隍爺遷城紀念日，每年都有隆重的盛會，感謝城隍爺庇佑金城鎮。而金城鎮的四大境主，即東門代天府、西門韓王爺、南門藍濱王以及北門玄天上帝，將會共同舉辦盛會，請出蜈蚣陣、藝閣、神輿、旗幟等，熱鬧歡慶。

表 4 東門代天府祭祀活動表

日期	神明祭祀
正月十五日	點光明燈安太歲
二月初二日	福德正神千秋
三月廿日	媽祖、四王爺出巡
四月十二日	浯島邑主城隍出巡
五月十七、十八日	大千歲千秋（溫府）
六月十八、十九日	池王千秋
七月十七日	中元普渡
八月廿日	二千歲千秋（溫府）
九月初九日	重陽節
十月初九、初十日	二王魏王爺千秋
十一月十五日	三千歲千秋（溫府）
十二月十五日	廟中送神

神明祭祀，是一大盛事，但地方百姓的健康與平安也是很重要的。民國九十年時，代天府應地方百姓的要求，開始設立點光明燈與安太歲的儀式活動，在每月初一、十五，舉辦消災，祈求地方百姓的健康與平安。此外，中元普渡以及重陽節也是廟中祭祀活動之一。俗話說「孤魂野鬼，中元普渡」，在這天民間有祭拜地官的儀式，供三牲果品，焚香燒紙，作法誦經，普渡四方孤魂野鬼，故代天府也將舉辦普渡法會，超度四方孤魂野鬼。重陽節又稱老人節，這天廟方會舉辦敬老活動及祭拜，讓地方百姓參與。



參、池王爺聖誕活動

農曆6月18日為池王爺聖誕，這天除了要慶祝王爺聖誕外，在聖誕前，還有許多儀式需要準備。由於池王爺原籍在廈門馬巷，因而在池王爺聖誕前夕，必須先返回原地謁祖，再回到代天府慶祝，並舉辦為期三天的作醮儀式。

一、廈門馬巷進香

根據一則發表於1994年7月15日《金門日報》的報導：

金門、同安兩地雖被海峽兩岸關係隔絕了四十餘年，但兩地仍保有共同的民俗信仰，其中位於金門金城東門里境內「代天府」與位於同安馬巷五甲尾的「元威殿」，都祀奉池王爺。在民國三十八年前，金城代天府信眾曾兩度到同安馬巷元威殿「請火」，直到今年七月八日，金門一支七十多人的進香隊伍才第三度又開往同安斯地，可說是別具薪火相傳的歷史與鄉土意義。⁶

這則新聞顯露出金門與同安的信仰關係，也說明了代天府對於池王爺的重視。每年一到池王爺聖誕，地方信眾便組織進香隊伍，到廈門馬巷元威殿晉謁祖⁷。而元威殿位於馬巷老街上，馬巷老街是條不寬大，但十分繁華的街道，兩旁商店密佈，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馬巷元威殿正是池府王爺的開基祖廟，又名元威堂，俗稱池王宮。建於明萬曆年間馬巷五谷市榕樹下，明天啟二年遷至現址，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後於民國四年里人倡修，縣佐陳錫箴撰文鐫碑，民國七十一年居民募修。自明迄今，元威殿威靈顯赫，香火鼎盛，名聞遐邇，分爐甚多。一年四季，謁拜者絡繹不絕，每逢池王壽誕日（農曆六月十八日），更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

國曆八月二日（農曆六月十二日）正是代天府返回馬巷謁祖的日子。這天一早，廟中委員們，趕緊到廟中做準備，請神明、官印以及燒炭火，發送代天府的帽子及毛巾。並要參與謁祖的人員，來到廟中喝平安水，以及過火的儀式。完成後，大夥便趕緊到北堤路上搭車，前往水頭碼頭搭船至廈門。

從金門水頭碼頭到廈門五通碼頭，大約只有三十至四十五分鐘。抵達時，代天府的人員趕緊出海關，搭上

租好的遊覽公車，往馬巷出發。前往馬巷的時間，大約一個鐘頭左右。由於元威殿位於巷弄中，因此，遊覽車司機把車停在馬路旁，代天府的人員則下車穿戴。此時，元威殿的人員已在一旁等待，待代天府的長老穿好長袍馬褂，神明降臨起駕後，便開始放起鞭炮，敲鑼打鼓，往元威殿方向走去。

迎接隊伍的最前頭是元威殿的人員，他們抬起王爺神轎走在前頭，中間的部份則是舉起廟的旗幟，以及廟中敲鑼打鼓的人員，排在後頭的是代天府的人員。由長老捧著官印及王爺走在前頭，中間是池王爺的乩生，最後才是代天府的信眾。一行人朝著元威殿走去，大約走了二十分的路程，才抵達元威殿。抵達元威殿後，由代天府的長老們將神明請至廟中供奉，而池王爺的乩生也跟隨入廟參拜，待童乩參拜完後，只見元威殿的執事趕緊準備椅子，讓童乩入座。而此時，童乩也向一旁的案首交待一些事情，經由案首翻譯後，大意是此次回來很高興，見到大家都平安，我們有準備一些鮮花素果，等一下要向主神敬拜用的，就由我們的長老帶頭領拜。說明後，童乩又交待了一些事情，就向池王爺敬拜，退駕了。



1. 元威殿池王爺輦轎



2. 元威殿隊伍



3. 代天府長老



4. 代天府童乩

圖 2 廈門馬巷繞境

接著，等童乩恢復神智，休息一段時間後，代天府的人員，趕緊找回待在門外的家屬，要一同準備祭拜。由代天府的長老領頭祭拜，廟中董事擔任司儀，並宣讀祝壽文，敬獻鮮花素果，行三鞠躬禮後，儀式完成。祭祀過後，有的信眾又各自向池王爺祈福，有的則與當地的親友碰面相見歡，有的則到一旁的馬巷池王爺管理委員會中心觀看及捐獻，紛紛展現自己對池王爺的崇敬。之後，代天府便應元威殿之邀請，到馬巷餐館用餐，並於返回之日國曆八月四日，再到元威殿迎接池王爺回家。

二、繞境與儀式準備

國曆八月四日是池王爺自廈門馬巷返回的日子。這天下午，廟方大約三點左右就開始準備迎接所需的用品，包括輦轎、過火、祭品，以及請出先鋒官魏王爺等。另外也拿出了旗幟，請大鼓陣出來幫忙，廟方表示待池王爺一抵達時，會有一個簡單的繞境儀式，其目的是為了清淨境域。

下午四點左右，廟方人員接到電話，表示將要抵達代天府了。抵達時，會在北堤路下車，請在代天府的執

事人員到北堤路上等待。之後，廟中的執事趕緊將輦轎、旗幟、鞭炮等等物品移至北堤路，而魏王爺的乩生也隨著魏王爺移動。北堤路上已經聚集了返回的人員，以及來助陣的大鼓陣。此時，池王爺的乩身有了感應，連忙進入一旁的迴龍宮中，藉此場地降駕。待池王爺降駕後，與魏王爺相互對拜候，便請王爺們入轎，準備繞境。隊伍的前頭是由六個廟方人員拿著代天府的旗幟開路，中間是大鼓陣，後頭跟著輦轎，再來是池王爺與魏王爺的乩生，最後是代天府的信眾。一路從北堤路經民生路，切入中興路，來到莒光路一段，最後回到民族路上的代天府。

繞境結束後，池王爺與魏王爺的乩生回到廟中。此時，魏王爺退駕了，只有池王爺還在現場，並交待這次活動的一些事情，要信眾趕緊準備，不要拖太久，且神明聖誕應提早慶生較好，而非事後慶生。因此，這次的聖誕活動原訂於八月八日至八月十日，趕回八月六日至八月八日舉行，交待完後，池王爺就退駕了。

隨後廟方趕緊到倉庫搬出所需用的桌椅，排列好後，之後的準備事宜，就等八月五日時在做準備。八月五日當天，則是佈置整個儀式會場，開始掛上神明的像軸，紙紮的神像也送到廟中，包括玉皇、土地、山神、東嶽大地、表神，以及七星座。而金紙殿也陸續的運送儀式當天所需的金紙到達會場，每一捆金紙上都標注是那個儀式所需用，只要在儀式活動中拿出來使用即可，所有事前工作準備就緒後，接下來就是等明天一早五點開廟門，慶祝池王爺聖誕。

三、池王爺聖誕

所謂「醮」就是祭神的意思，其原始目的在於地方人民對天上神佛的庇佑，表示感謝，或祈求平安而舉行的隆重祭典。建醮基本上分為臨時醮與定期醮兩種，臨時醮是指不定期舉行；定期醮則有固定的時間，如三年、五年、六年十年、十二年甚至六十年等多種，每到這個年份便要隆重舉行醮典。依醮期的長短又有一朝醮（舉行一日）、二朝醮（二日）、三朝醮（三日）、五朝醮（五日）之分，時間長者可達數星期之久，不過一般以三朝醮為建醮的標準祭期。

據廟方表示，池王爺聖誕是為期三天的三朝醮，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感謝神明的庇佑。池王爺聖誕儀式，

從國曆八月六日（農曆六月十六日）到八月八日（農曆六月十八日），以池王爺聖誕日最為熱鬧。

國曆八月六日（農曆六月十六日），為池王爺聖誕的第一天。這天清晨大約五點多左右，廟方執事人員就趕緊來開廟門，並入內請出神明，到外壇來鑑醮。外壇設置了一個三層式的桌子，前方是個長形的供桌，神明請至三層桌上，在供桌上擺上些供品，有一口酥、茶水、糖塔、水果等，供神明享用，並且趕緊撕下去年的聖誕千秋紙表，儀式開始後會在貼上新的。此外，內壇中也掛起了神明像軸，於壇的中央，以及左右兩旁，並把天公亭與土地、山神擺置壇上，點燃放在壇上的斗燈，在木桶內放著米（指五穀豐登，食祿有餘）、尺（指量迎善福，渡棄惡厄）、秤（指心存公道，勿貪便宜）、



表 5 池王爺儀式進行流程

日期	內容
國曆八月六日 (農曆六月十六日)	上午：起鼓、安壇、發奏，誦經，放兵、獻供 下午：拜斗、獻供 晚上：鬧聽、晚朝
國曆八月七日 (農曆六月十七日)	上午：鬧壇、起表，誦經、獻供 下午：誦經、獻供 晚上：鬧聽、晚朝
國曆八月八日 (農曆六月十八日)	上午：鬧壇、誦經，王爺、獻供 下午：山神、土地，起駕、獻供、榜腳、祭典 晚上：鬧聽、晚朝

剪刀（指照妖驅魔，正善立身）、鏡子（指照妖驅魔，美滿團圓）、涼傘（指神明降臨，扶佑元辰）、劍（指斬妖驅斜，護身平安）以及燈（指日月星辰，神光普照）等八樣象徵物，各有不同的意義。

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大約八點左右將要起鼓、安壇，在咚咚的鼓聲中，揭開序幕，象徵整個儀式的開始，這就是「起鼓」。接著「安壇」，隨著鑼聲敲打，請神將和虎爺至外壇安坐，法師此時也在法壇上就位，開始一天的儀式活動。法師就位後，開始發表上章，請功曹稟報有關神明，上自玉皇大帝、三官、天師、北帝、觀音、南斗、北斗和福德正神，下至等等，懇求下凡蒞臨道場，各司其職，協助慶典，進行各項科儀的執行。接著便請人將今年祝賀的紙裱貼在廟門前，貼上後，休息片刻，大約九點多左右開始誦經。此時，道士所頌的經文為「太上靈寶老君清靜妙經」，送完經典後，接著是放兵。這個儀式是請各方兵將到場幫忙，請兵將的過程中，廟中的一位長老必須到壇內獻供，犒賞這些兵將，完了之後便休息。此時，廟方將準備好的供品，五牲（豬頭、腿肉、魚、雞、鴨等）一副，大型發糶一個、粽子等，擺放至外壇的供桌上。廟方執事表示，由於天氣熱，如果太早拿出供品，很容易壞掉，這樣請神明吃不太好，因此，便將近午時才拿出。

直到將近十一點時，開始祭典獻供，這時有三名長老來至會場參與，一朝醮獻敬一次，二朝醮則須重複兩次，三朝醮則需重複三次。首日敬獻給玉皇大帝，次日則獻給眾神祇，最後一天獻給王爺。獻敬時須動用到三位道士同時運作，整個科儀可區分為：獻香、獻花、獻燈（四角燈，象徵添丁進財）、獻茶、獻果、獻疏牒經書等物品。完之後，上午的科儀便到此結束。接續著是下午的科儀，下午的科儀，約在三點多左右舉行。科儀的內容是拜斗及獻供，拜斗就是拜請五斗⁸星君，祈求星君消災解厄植福保泰，讚頌《南斗星君延壽真經》與《北斗星君賜福真經》，並請長老一位來獻供。

下午的拜斗科儀結束後，接續是晚上的科儀。科儀時間大約八點開始，科儀內容為鬧廳、獻供及晚朝。鬧廳是指拉高儀式熱鬧的氣氛，鼓樂齊鳴，讓眾神知道慶典活動已經開始了。鬧廳完後，便開始晚朝的科儀，由三位道士同時運作。先由道士開場，唱誦經文，祈求池王爺降臨現場，並請三位長老獻上供品，供品內容包括獻香、獻花、獻燈、獻茶、獻果等，完序後，第一天的科儀就此完成。

第二天的科儀，也同樣是在五點多就開啟廟門，請神到外壇鑑醮。接著七點多時，開始鬧壇，表示今日的

慶典活動即將開始，接續起表，起表的用意在於上奏表文，告知東嶽大帝，將有信眾祈求延長益壽，並請表神上奏。之後道士開始讚頌經文，並請長老們到壇前獻供，上午的科儀就此結束。下午的科儀大約三點多左右開始，道士到場讚頌經文，並請長老到壇前獻供，獻供完後，便結束下午的科儀。之後，便是晚上科儀時間，以鬧聽完開場，展現熱鬧氣氛，接著由道士做晚朝科儀後，便結束第二天的科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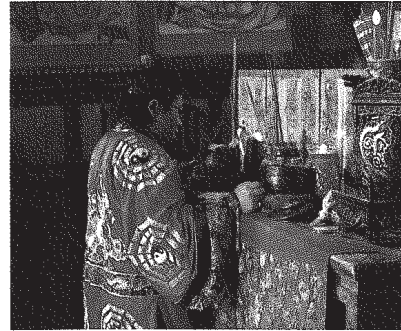
第三天科儀中最受矚目的是池王爺的到場參與。一早開啟廟門，請神明到外壇鑑醮，並開始鬧壇、誦經，請王爺到此會場來，並獻上供品，並感謝山神和土地到場來幫忙。接續著便是下午的重頭戲了，下午三點，童乩起駕，池王爺到場來參與活動。首先，池王爺先獻供，獻敬的對象有玉皇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及眾神。之後，童乩起駕，道士唸咒語，童乩開始在內壇繞圈子，並灑金紙。接著童乩跳上椅子上，長老跪在童乩後面，童乩向玉皇祭拜，一旁的案首，趕緊將包好得玉皇用的金紙遞給童乩，只見童乩雙手捧著，順時鐘的擺動，接著道士唸人丁數及祝福話，童乩又繼續擺動手中的金紙，直到道士唸咒完才停止，案首由童乩手中取下金紙，才算完成敬玉皇工作。

敬玉皇的儀式，持續半小時多，有長老和信眾共同敬祝玉皇，完了之後，童乩從椅子上下來。這時，是要幫其他信眾祈福消災，種類包括東嶽、花園、閻羅等。同樣的案首將包好的金紙傳遞給童乩，童乩雙手捧著，順時鐘的擺動，接著道士唸人丁數及祝福話，同樣動作不斷持續，結束以後這些敬獻的金紙，都拿到廟門外去燒。而道士也請長老們將天公亭，以及山神、土地公請到外面，將一同火化。到了外頭後，道士祝賀池王爺聖誕快樂，並感謝眾神到此來鑑醮、幫忙，而童乩站在道士後頭，一同敬拜，待一切焚燒完後，便回到廟中。之後童乩就退駕了，下午的儀式，到此結束。

接續晚上的科儀，鼓樂齊鳴，增添了池王爺聖誕的熱鬧氣氛。接著由道士做晚朝，待晚朝一結束後，廟方執事人員便道廟前廣場放煙火，慶祝池王爺聖誕，三天的科儀就此告一段落。



1. 祝賀表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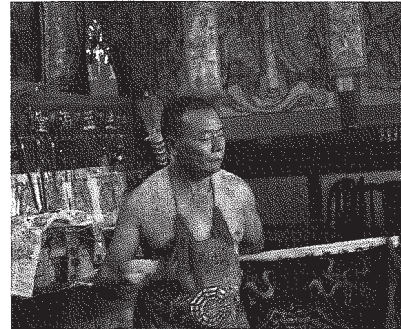
2. 道士贊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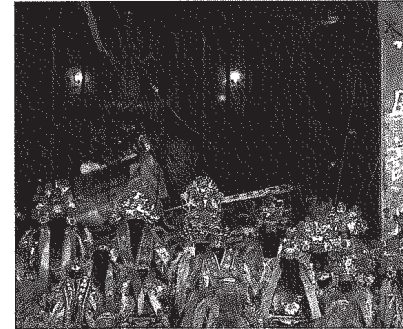
3. 神明鑑醮



4. 晚朝



5. 童乩灑金紙



6. 感謝玉皇大帝



7. 為里民祈福



8. 里民祭拜



9. 感謝眾神參與

圖 3 池府王爺聖誕儀式

肆、廟會與民間社會

廟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最初動因是以宗教活動為主，故在人們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廟會最早的形式是隆重的祭祀活動，是人們敬祀神靈、愉悅身心的產物。隨著社會的演變，特別是經濟的發展，廟會漸而和集市活動融為一體，成為人們敬祀神靈、交流感情和貿易往來的綜合性社會活動。因此，廟會文化可反應出一個地區居民的社會、經濟及宗教之活動。

一、台灣王爺信仰

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中，代天巡狩的王爺廣受信徒的崇拜與敬畏，祭祀的廟宇為數甚多，尤以南台灣最為興盛。一般認為，王爺是代表玉帝巡視人間善惡的大神，故加以敬奉。是以供奉王爺的廟時常稱「代天府」，王爺亦稱為「代天巡狩」。其信仰在台灣十分興盛，相關起源複雜，傳說甚多，所祭拜的王爺也相當分歧，並無統一的王爺神，甚至有多位王爺的組合。一般只稱姓氏，不稱其名。在台灣西南沿海，王爺信仰主要仍是瘟神信仰。瘟神信仰開始於福建漳、泉一帶，宋元時期便有五瘟神傳說。每當瘟疫流行，福建沿海居民便請瘟神下降顯靈，驅邪除害。儀式中必須建造一艘精緻的小船，船上供奉王爺，稱為王爺船，並存放米、肉等祭品弔祭王爺孤魂，然後將小船放入大海，任其漂流，民間認為這樣便可驅逐瘟疫。而船泊著之處，便表示王爺巡行到此，當地必須建醮迎祭，再另擇吉日把祂送出海去。

台灣民間的王爺傳說極其複雜，如：第一，說王爺為明末時之三百六十名進士，因不願仕清而自盡，玉帝特別敕封為王，使之巡按天下，賞善罰惡。第二，或說「王爺」為唐明皇時三百六十名進士，因明皇要試張天師法術而誤傷，故天子賜其封為王，遊歷四海，遍享血食。第三，或說王爺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的儒者，各地感念，因而尊為王爺。第四，或說王爺係古時之數名士人，途中見水井中有疫毒，自行投身井中，救人性命，因此大德，而昇天為神。第五，或說王爺為在水陸途中遇難的士子或官員，各地人民尊其為王爺，希望其英魂能繼續庇佑百姓（劉枝萬 1982：226；李豐懋 1998：42-43；康豹 1991：112）。由王爺信仰的演變傳說來看，王爺成為地方的保護神，似乎較為後期所發展出來的，但此說是從王爺源起迄今的說法，而從早期的移民者帶入王爺香火入台祀奉，發展至何種階段以不明確，但可以明說的是，王爺以成為地方具有代表性的保護神，地

方人民深受王爺之照顧，進而供奉、感謝。

隨時代變遷，王爺信仰至今，已不限掌理瘟疫者，其代天巡狩之標誌，幾乎等同於凡間負責行政的地方父母官，與最早的傳說，已不盡相同。而台灣的王爺信仰，也常被認為有海神、職業守護神的能力。同樣的，金門代天府池王爺，除了具備著掌理瘟疫的能力外，據當地里人們的表示，地方上任何事物都會來請示王爺，包涵婚姻、學業、病痛、喬遷等，在里民的心中王爺是無所不能的，池王爺以等同於地方的父母官了，因而，除了平日的感激外，更藉由王爺聖誕之日，大肆慶祝，感謝池王爺對人們的照顧。

二、民間信仰與社會

宗教的功能表現在中國及台灣的社會中，具有撫慰人們心靈、安定地方、落實社會教育，以及促進地方產業之發展等，故宗教信仰在台灣百姓的生活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又廟宇在社會中發揮了安定的力量，一直以來都安和樂利、物阜民豐。台灣因移民社會型態之歷史發展背景，傳統民間信仰盛行，尤其作為聚落信仰核心之廟宇文化更是豐富，是台灣特有且重要文化資產。廟宇的興建與發展皆源於信眾自發的捐獻支持，香火鼎盛的廟宇常以華麗雕刻彩繪裝飾、甚至擴建、改建，來表彰信眾對神明的虔誠信仰。

台灣民間信仰一切以靈驗為基礎，只要靈驗，香火即鼎盛。這種祈求靈驗的傾向，導致不問神明的本質，無論天神、人鬼、石頭、老樹，只要靈驗，就納入崇拜的範疇，諸如廣澤尊王、天上聖母、保生大帝等便是。民間信仰是蘊藏人民力量最大的地方，而寺廟祈神的現象更是最足以表徵地方文化、探索民情生活的一環。在移墾初建部落的過程中，寺廟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凝聚地方共識，更常成為信仰、文化及政經的中心。

台灣民間信仰的歷史演變是在其社會文化下所發展，它既然不會因受到社會變遷的急遽影響而衰退，除了本身的包容性及彈性，必然有極社會功能的支持抑或在功能上有所轉化因而探究神的存在與否或者是否迷信皆是毫無意義的。在整個臺灣社會因素的作用下，重要的是了解民間信仰的本質，其體系中宗教儀式的運作與社會組織結構的相互關係，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民間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整合的力量，不僅可以縱向的與歷史聯繫，同時還可將處於不同空間的社會成員聯

繫到一起，且民眾靠著約定俗成的力量規範自己與他人的行為。民間信仰中各種神靈在社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規範民眾行為、維持社會秩序和加強各地的協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民間信仰還具有整合社會的功能，可以為社會轉變提供認同的基礎，減緩了社會轉變所帶來的風險、動盪和不確定性。可說民間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民的精神生活，在道德教化上形成共同價值觀念，並凝聚與整合社會，作用十分巨大。



伍、結尾

中國神明的功能性特徵，反映在台灣民間信仰上，各類神明都有一定的職能。台灣民間神明眾多，幾乎所有神明都可滿足百姓的日常生活，諸如祈求甘霖、驅逐疫癘、鎮妖除魔、避邪治病、祈福消災、抵禦外敵，祈求各種所需等。但實際上，台灣民間信仰的神明的職能極少是單一的，也非固定不變，祂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功能。一般說來，每個神明都有其主職能，同時兼具多種職能，這樣才能滿足信徒的各類需求，神階愈高，其神能亦愈多，例如，池府王爺本是除瘟的神明，但後來因此而擴展其神能到能擇日、算命、地理、風水等，尤其在醫學未發達的過去，池府王爺更是民間治癒百病的醫生。

由於池王爺的庇佑，大家對於池王爺的聖誕特別重視，在池王爺聖誕日之前，常聽到廟中委員談到要如何辦理作醮活動，而且因為有歷史意義，所以在許多儀式方面，常聽到廟方說「我們是依照傳統辦事的」「現在保留傳統不多，就算是大陸也沒有我們傳統，台灣就更不用說了」「神明聖誕時要祭拜，那時長老都是穿古裝」等之類的話語，他們自豪的表達出自己對廟的認同和驕傲，同樣的廟方希望傳統可以保留，但也希望廟可以往前踏出，因此，他們也增添安太歲、點光明燈等儀式，為鄉民祈求平安。

此外，由於代天府的廟方委員們，大多堅持依照傳統舊禮儀式辦理，故對文化的傳承起了保存的作用，如祭拜者的穿著、對儀式的要求、供品的擺設等，因而能夠盡量保持原來的面貌，提供豐富的傳統儀禮資訊。



參考書目

李亦園

1997 宗教與神話論集。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豐懋

1998 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林麗寬

2004 金門的王爺信仰。刊於金門采風－寬厚文史工作室作品選集，頁 123-152。金門：寬厚文史工作室。

康豹

1991 屏東縣東港鎮的迎王祭典：台灣瘟神與王爺信仰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0：95-210。

劉枝萬

1982 台灣研究叢刊台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鄭志明、黃進仕

2000 打貓大士－民雄大事爺祭典科儀探討。台南：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謝宗榮

2006 台灣的王爺廟。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注釋：

- 1 黃慶忠、陳淑滿、尤瓊慧，〈池王爺 金門、同安薪火相傳四百年〉，金門日報，六版，1994 年 7 月 15 日。
- 2 洪龍佔，〈池王爺 金門、同安薪火相傳四百年〉，金門日報，三版，1993 年 7 月 25 日。
- 3 文本中的圖與表均為筆者在 7 月 12 日至 8 月 15 日間，在金門田野調查中自行拍攝及收集的。
- 4 宗祠或住宅建成後，雖然已經遷入新居，但還必須奠安才能夠安居，但安居時要請道士主持進行既定的儀式，除了應備的祭品外，還有各種吉祥物都離不開生、炭等，以符合閩南語中「生生不息、愈來愈多」的意義，其數量也要合乎吉祥數。
- 5 昭德宮原名「觀德堂」，清初設金門鎮總兵時，內較場為水師營駐地，乃供奉蘇王爺於觀德堂，後有營兵移防臺灣及福建崇武，遂將蘇王爺分靈至台灣各地。昭德堂於民國五年經商會構建為會所，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縣政府駐此辦公，民國五十七年歸還商會後改建，乃在三樓奉祀蘇王爺及邱、梁、秦、蔡合稱五府王爺，廟額「昭德宮」。
- 6 黃慶忠、陳淑滿、尤瓊慧，〈池王爺 金門、同安薪火相傳四百年〉，金門日報，六版，1994 年 7 月 15 日。
- 7 指分香廟對祖廟的謁見儀式活動。
- 8 五斗星君就是東、南、西、北、中的五方斗宿之總名以北斗為主，其次則為南斗。

記憶、影像與時間：談金門的照相館

黃脩涵

摘要

民國四十五年至八十一年因為實施戰地政務，使金門隔絕於台灣和大陸社會之外，形成孤立封閉的環境。在此服役的軍人假日無處可去，幾乎都會將所得花在金門，造成金門許多行業的興盛，照相館即是其中之一。

軍事部隊人潮來來去去，每一次的調動都需繳交人頭照片的狀態下，相館業者生意非常興隆。而部隊到金門、或新兵抽中「金馬獎」從中心撥補來金門下部隊，都要等退伍或移防才能回家。在當時台金電話不通，只能靠打電報和寄照片回家報平安的情況中，金門的照相館以每一次的留影紀錄台灣軍人在金門當地的生活與樣貌變化。而對軍人來說，在金門相館拍攝的相片更有著證明自身存在、和保持與台灣聯繫的意義。

在解嚴、減少駐軍、開放觀光等一連串的政策之下，往日因對外封閉而興盛的傳統照相館業者面臨全球化、兩岸政策與島上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科技更新等一波波的考驗，有些成功轉型為數位快速沖印而存活下來，更多的照相館則經不了時勢變化而面臨生存危機：走在金門的街道上，常見破敗的老相館裡兼賣小吃、酒、名產、甚至結束營業。這些照相館的生命是如何開始，如何結束？照相館彼此之間的連結，和與軍人的互動呈現出什麼樣的在地風貌？在歷史與今日、影像與記憶之間，這裡將以金門的老照相館為主角，細述他們的生命與土地、時間交織而成的故事。



壹、邂逅

一、在金城，瞥見歷史的片段

夏日炎熱的午後，我低著頭在金城的幾條商業街上遊蕩，這裡是金門的政治與經濟中心，窄小的街道充斥著餐飲、名產、刻印、皮鞋、西藥房與服飾等店家，大部分的建築、擺設與招牌皆可看出歲月滄桑，偶有一兩間嶄新閃亮的大型名產店與青春的泡沫紅茶店出現，呈現奇特的新舊交雜景象。因陽光的照射太過讓人焦躁，所有人幾乎都躲在室內，街上只偶然出現幾個遊客，皺著眉頭、眯著眼睛，陌生的走著。往街道兩旁瞥過去，古舊的土產藝品店十分冷清，老闆意興闌珊的閒在躺椅上，桌上有各種牛肉乾、貢糖、麵線等各種代表金門意象的產品，攙雜排列在一起，背後的展示櫃隨意塞擠瓷器、名酒、雕刻品，密密麻麻的讓人眼花撩亂。幾間百貨店的販賣物看來雜亂無章，好多樣擺放在架上的日常用品表面都覆蓋著薄薄的灰色。老舊的皮鞋店裡分層擺放著一雙雙軍人專用的黑皮鞋，卻不見路上有幾個軍人，有好些房子徒留破損的招牌而鐵門深鎖。這些商店以緩慢的鼻息沉睡，彷彿在大太陽下蜷縮於自己的往日時光，毫無招攬顧客的慾望。即使空氣炙熱得令人難受，開冷氣的店面卻很少，小吃店的老闆揮汗在不斷冒出蒸汽的鍋爐前替客人煮食，客人也在悶熱的店內滴汗埋頭吃著熱湯麵。除了幾間開放觀光後才營業的大型名產店和較為新潮的玻璃門面商店外，大家早已習慣忍耐既有的高溫而不想做任何改變。當地的年輕人似乎也看不慣這城鎮的緩慢步調，當我形容起金城這些老商店給我的感受時，有人告訴我：「因為以前賺太多，賺起來放了，所以現在生意要做不做都無所謂。」還有人說：「過去的錢太好賺了，他們還在等待那段時光回來。」

聽著這些的述說，我不禁遙想他們口中的「以前」與「過去」。那是什麼樣的繁華光景，使這些老商店還深醉在舊日氣氛之中，又是什麼樣的歷史片段，遺留下這一場讓人不願醒來的夢？

烈日下，夾雜在服飾、土產與金紙店中，有一個奇特的招牌吸引了我，那是一塊十分有趣味性的浮雕，在天藍的底色中，一匹橙黃的馬從墨綠色金門的腰身騰空飛躍，向小金門方向奔去，圖形的下方橫寫著五個與馬一樣橙黃顏色的字：「金門攝影社」，最右邊還有一行小字以直式寫著「民國四十六年」。浮雕表面剝落得十分嚴重，許多地方都看得出如老人灰白雜髮一般無法掩飾的年歲，卻可以想像在民國四十六年時，它是如何以鮮豔奪目的設計和色彩驕傲展立在眾人面前。我著魔似的立足觀看許久，步進店內，靠近門口的玻璃櫃臺中隨



圖 1 金門攝影社



圖 2 金門攝影社招牌



圖 3 金門攝影社內部空間

意堆放了一些看來很久沒整理過的相機、底片和泛黃的包裝紙盒；旁邊卻有另一個方桌，擺了許多看來是要販賣的麵線、綠豆糕等名產與點心。向裡頭走進，牆面與天花板皆以年老失修的薄木板扭曲的覆蓋著，上面掛了許多有意思的黑白及彩色老照片。年過七十的削瘦老闆悠然靠躺在椅上看著電視，聽見我對這照相館的好奇詢問，老闆瀟灑的擺一擺手說：「不做了，我已經不做了！」並建議我往北去找尋另外的照相館。

北邊的街區，間雜了幾家不同形式的照相館，有家掛著攝影社的老招牌，店裡的確有一小角櫃臺擺放著與照相有關的物品與舊照片，但大部分空間卻擺滿了桌椅在賣小吃；拐個彎，另一間毛筆手寫木板招牌的攝影社則鐵門半掩，隱約見到老闆在屋內看著電視，卻無法確定他是否有營業的意願。相對於同區另兩家明亮熟悉的柯達連鎖數位沖印，這些古舊照相館的奇特容顏背後無異隱藏了許多靜待深掘的故事。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將他們孕育出來而遺留到今日？他們是否也曾於人們回憶裡的繁華夢境絢爛盛開，而在歲月的消逝中刻蝕出斑駁的老靈魂？



圖 4 永美攝影社



圖 5 金馬攝影社



圖 6 藝林攝影社

二、傳說中的十萬大軍、昔日富裕，與遺留下的照相館

過去因身為戰略位置的特殊角色，金門相對台灣來說是個邊緣且陌生的小島。自國軍撤退來台之後至解嚴之前，金門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安全而存在，從未享受過與外界相同的自由。在民國四十五年至八十一年實施戰地政務其間，金門人早已習慣了各種不合理的規定，所有建設皆以做戰為導向，生活也以受到軍事化的控制，晚上實施宵禁、夜間燈火必須遮蔽、各種能浮能飄的球類皆被禁止、收音機與電視機、照相機等都得受到管制，赴台一趟不但得申請，還要忍受不舒適的船運。與金門人同在封閉小島上的是數萬員的軍人，這些軍人離鄉背井來到這陌生之地，與親人相隔遙遠海洋，卻因台金電話不通而無法打電話回家講隻字片語，只能靠著電報與書信往返報平安。

在長期無法回家而鎖留金門的情況下，軍人放假只能在金門大量消費，他們或花錢娛樂犒賞自己、或買禮物寄回台灣致念親友，所有的商家都因軍人賺進大筆財富。民國六七十年代在當地人口中更是極度輝煌的「十萬大軍」時期。當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軍人除了本身薪水不斷調高之外，更時常收到家鄉的郵匯資助。這些錢財幾乎都花在金門。而除了名產、鐘錶等軍人喜愛寄回家鄉的禮品店外，軍人一放假最愛光顧的三大場所就是「撞球間、冰果室、照相館」。撞球間和冰果室為休閒娛樂場所，滿足軍人放鬆心情、抒解壓力的需求；而照相館卻扮演著奇妙的角色。軍人不但辦理或更換證件都得到照相館照相，更因為離鄉背景無法與親友見面，常需將相片寄回家鄉讓親友瞭解近況，所以對照相館十分依賴。在照相機屬管制品的當時，只有照相館才能申請牌照擁有相機，這些照相館或將相機租借給軍人讓軍人自行



圖 7 過去軍人放假最愛光顧的場所

外拍，或請軍人在攝影室內拍攝紀念照，每間照相館皆大發利市，生意好到晚上得徹夜洗照片無法休息，也因此小小的一個金門島在全盛時期竟能滋養五六十家照相館，連許多偏僻的小鄉村都曾擁有開設照相館的回憶。

民國七十年代後期，軍人數量漸減，八十一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更是大幅裁撤駐軍，而至今島上兵力不到四千。照相館的生存在主要客源大幅削減的情況之下，還面臨了數位科技與消費習慣改變等衝擊。在此嚴峻的環境中，十萬大軍時代遍地開花的照相館只能逐漸凋謝，而遺留下的幾許零落殘蕊，靜靜凝立街區之中幽然觀看時間之河，與新式連鎖數位沖印店對照之下，新舊相映的景象上演了過去和今日的時代、經濟與科技變遷，完整的連結了幾十年來的歷史片段。

我被街上偶見的老照相館滄桑容顏給吸引，而走入照相館的世界，好奇的探尋這一個陌生卻迷人的歷史幻境。在一再傾聽影像與照相師的絮語之中，緩慢穿梭於眾多的無邊回憶裡，試圖描繪這些曾經風華絕代的主角們，以及交織在肖像背景後的精彩故事，為我們交會而帶來的靈魂振動書寫下永恆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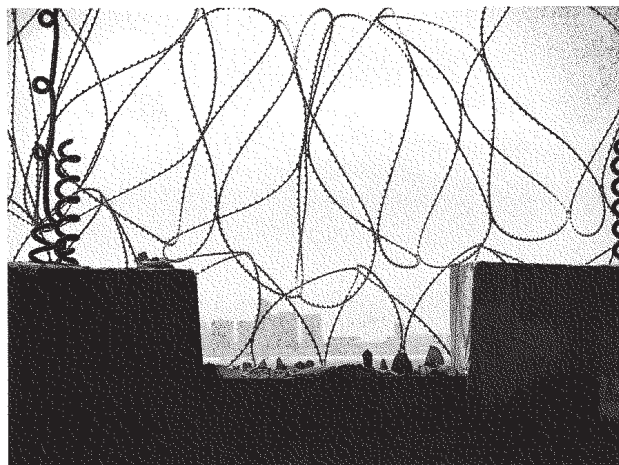


圖8 軍事碉堡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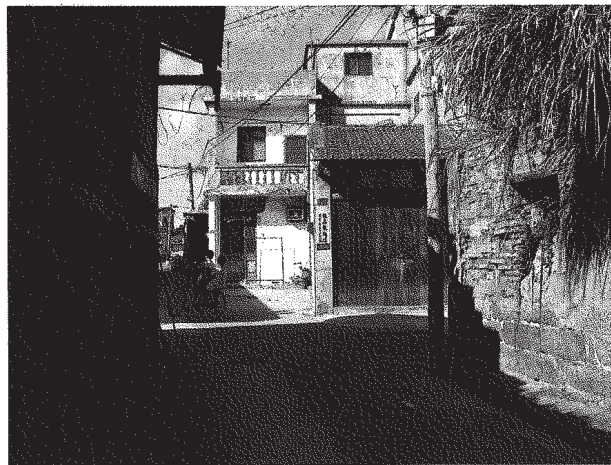


圖9 過往繁華而今日頹圯的老街

貳、記憶拼圖：萌芽與行經之軌跡

曾經繁花似錦的金門照相業，是何時撒下第一顆種子，而生根發芽？在枝葉往上伸延與往橫開展的過程中，又歷經什麼樣的日月風雨，朝什麼樣的輪廓蔓延？為了追尋金門照相業的生命源頭與起落，我走遍了建設課、商會、照相工會與各間照相館，卻得到了一再的錯愕與失望。金門身為戰區的特殊背景，致使許多歷史文獻資料的銷毀或遺失，一般民間也沒有保存或記錄資料的概念，造成許多研究的困難。而金門的各種商業登記更因特殊的菸酒牌制度，無法有正確的統計數字。想要描述金門照相業的生命歷程，只能靠著照相師的口述歷史，與零散的書籍片段、甚至老舊的電話簿資料，慢慢拼湊出金門照相業的生命歷程與時代樣貌。

一、遠方飄海來的種子

從唯一找到的文獻資料，即商會於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金門工商大觀」看來，金門最早出現的照業紀錄如下：「福建泉州人黃傳芳氏來金開設黃謀生醫院並兼營照相及鑲牙業」；和民國十七年時「台灣人吳添燾在模範街開金門照相館，為本縣第一家設備完善之照相業者。」（李中雄 1968：80）以上敘述之照相館因年代久遠，目前還存於今門的照相師甚少知曉，只能從書上寥寥兩行文字、與照相館開設地點「模範街」內居民微薄的印象來揣摩。在兩行簡短文句之後，照相館的書面歷史紀載從此斷了音訊，再無任何白紙黑字的憑證，到處蒐集老照相師深處記憶的結果，挖掘出最早出現在他們生命中的照相館是日本手時期的「新都」。「日本手」是當地人稱日治時期（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的語詞，照相師口中的「新都」是從廈門來、一位姓沈而暱稱為「良哥」的師傅所開，開設地點在模範街，為當時日本統治下辦理島民證的指定照相館。

曾在新都當過學徒的蔡先生回憶起當時的新都照相館，告訴我那是金門當時唯一的一間照相館。他生動的描述生意興隆的盛況：

那時候那師傅一天只照幾組就不要照了，因為只有他一間在照，所有人都要找他照，照相的人前面進來後面走，好多好多。有時候人家來要照，那師父還說今天休息不要照了。

由他的敘述看來，新都照相館在當時非常受到歡迎。和文獻紀錄相互對照後，可發現金門最早的照相業者



圖 10 模範街位置示意圖（本圖依據金門縣地理資料庫整合建置系統網站地圖重新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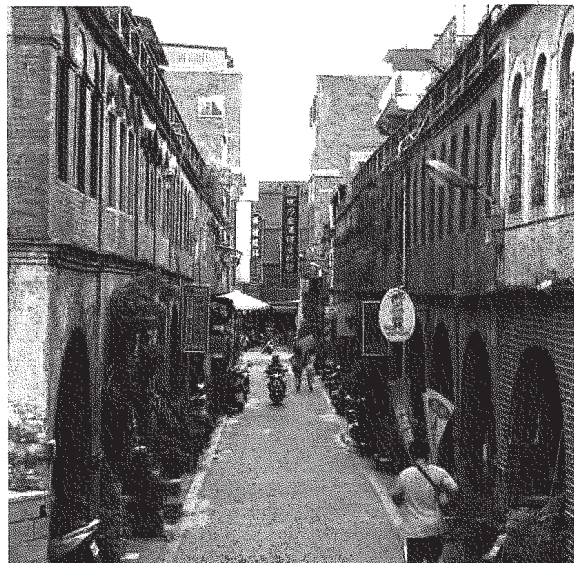


圖 11 模範街現今樣貌

皆非金門當地人，而是由泉州、台灣、廈門等地飄洋過海而來。早期的照相館皆開設在模範街內，這些遠方來的種子在模範街落定，奠定了照相業在金門生根的基礎，但在日本手時代結束之後，照相館又是如何發芽茁壯？

照相師的印象中，日本手時代全金門只有一間照相館「新都」，日本人走後，照相館的數目還是非常稀少。照相業真正開始發芽要等到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撤退來台之後，當時有大量軍人駐守金門，而為了製作軍人「補給證」需要大量的照片，所以照相館一間接著一間的開設。至民國四十五年實施戰地政務之後至民國五十年期間，由於政策使金門隔絕於台灣與大陸社會之外，形成孤立的環境，又兼常有砲戰發生，軍人需要到照相館拍攝證明其生命身體完好的照片寄回家鄉讓父母安心，照相館數量在此段期間內急速暴增。四十二年就開始營業的老照相師興奮的搖晃著頭說：

照相最好的時候是八二三砲戰時最好，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以後阿兵哥照相是排隊的，八二三砲戰後照頭不行，照半身不行，要照全身，看看你有沒有缺手斷腿，那時候砲戰之後，阿兵哥的家人都不放心他們的兒子，所以阿兵哥都排隊來照相，半身的都不行，都要照全身的。

我隱約能勾勒出老照相師形容的景象，彷彿親眼看到戰後餘生的軍人們爭相擠進照相館向家人證明自己依然安在。但生長在今日台灣的我，依然無法想像當時照相館數量生長的速度，竟然就像魔豆藤蔓攀升天際的童話一樣，民國三十四年全金門還只有一間照相館，但據第一屆照相同業公會理事長的回憶，民國四十年代後期整個金門的照相館數量已迅速擴張到三十幾間，開始分枝散葉的蓬勃佔據整個金門土地。

我試圖由眾人的回憶、金門縣志與商會的片段資料、和電話簿的資訊相互對照，推估出每段時期的照相館數量：

表 1 金門不同時期照相館數量推估表

時期	全金門照相館數量推估
日治時代結束（民國 34 年）之前	1 間
國軍撤退來台（民國 38 年）至實施戰地政務（民國 45 年）	10 間以下
實施戰地政務（民國 45 年）至民國 50 年	30 ~ 35 間
民國 51 年至 60 年	40 ~ 48 間
民國 61 年至 70 年	49 ~ 60 間
民國 71 年至 75 年	55 ~ 60 間
民國 76 年至 80 年	40 ~ 50 間
解除戰地政務（民國 81 年）至民國 90 年	25 ~ 30 間
民國 91 年至 95 年	15 ~ 25 間
民國 96 年至 98 年	10 間以下

（本表依據「金門工商大觀」之同業公會名錄、金門縣志、民國八十五年及九十七年發行之金門縣電話簿、以及照相館老闆之記憶推算製成）

由此表可看出照相館數量自國軍撤退來台之後就一路攀升，至民國六七十年達到最高峰，七十六年以後又逐年下降。如前所述，民國六七十年代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軍人手頭寬裕、生活苦悶又缺乏對台溝通管道，只能借助各式各樣的留影來娛樂與抒發思念，造成照相業空前絕後的繁榮。而民國七十六年至八十年期間為何會數量下滑？起因為金門引進第一家創新概念經營的彩色快速沖印連鎖店，造成市場大部分被吃掉的狀況，此一故事原委將在文章後段詳細說明。民國八十一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照相館失去客源與環境上的壟斷優勢，數量銳減。至民國九十一年金門照相業進入數位時代，許多跟不上科技的老相

館已無法生存，九十五年「換發身份證」政策讓相館還以一波證件照生意得以硬撐，但隨後，老相館們幾乎絕望的消失，只遺留下零零落落的數間以龍鍾姿態虛弱的延續生命。

自民國七年以來，照相業由遠方飄海來的種子落土、在金門生根發芽，以驚人的速度茁壯開花，在一片炫目的燦爛之後，又落寞的凋零。這如同戲劇一般的大起大落就濃縮在九十年歲月之中，但它的枝葉於這九十年間曾伸展出什麼樣的輪廓？在金門的土地上又刻下了什麼樣的軌跡？

二、軌跡

在回溯金門照相業的生命歷程時，我走尋了許多不同年代開設的照相館，其中包括還在營業或已經休息、甚至荒廢多時的照相館。而在金門地圖與土地上不斷搜找傳說中老相館的過程中，發現照相館開設的地點隨著時代不同而留下遷移的軌跡。以金城為例，民國三十四年以前最早期的照相館是以模範街為據點，而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間開設的照相館如「蝴蝶」、「海鷗」、「東方」等幾家則位於西門里城隍廟附近。根據長者口述與自己的推測，應與當時同區域第二市場的開闢、和舊車站所在位置相關。民國四十八年進入照相業的謝先生回憶：「當時有好幾家都在城隍廟那邊，因為以前車站在那邊，阿兵哥都在那邊下車，從那條路走過來。」民國五十年以後的照相館幾乎都集中在中興路與民生路交口附近，原因是民國五十年代開始，於民生路、民權路陸續開了三家電影院。在中興路上開設過照相館的蔡先生說：「那時後這邊電影院有三家，一個是育樂中心，一個是金城戲院，還有另外一個金聲戲院，阿兵哥就是從這個三角型走來走去，所以那時這裡生意很好。」可見這三家電影院的分佈位置形成了軍人走動路徑的金三角區域，使照相業的中心轉移到這個區域。（見圖12）

由金城照相館位置遷移圖看來，照相館開設的地點與商業的區域開發和重心轉移大有關係，而自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撤退以後，商業區的擴展更與軍人活動範圍密不可分。除了金城之外，金門各地在民國四五十年代有許多新興商街發展起來，都與軍營所在位置、和軍人移動路徑有深切關係。商業與軍人的依附關係，使得許多偏遠的小村莊竟都隱藏有一兩條繁華的商店街，這些分佈各地的小商圈在駐軍大幅裁撤之後已荒廢頹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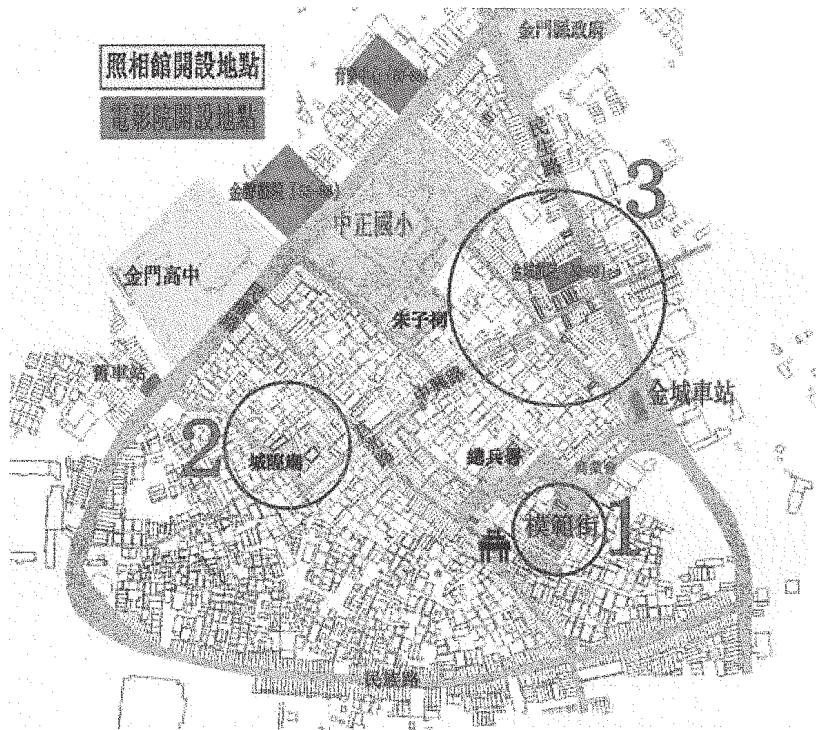


圖 12 金城照相館開設地點遷移示意圖：圖中橘色圈圍起來的地方與數字 1、2、3 為照相館開設地點和時間的順序，顯示照相館開設的地點由 1 模範街、向 2 城隍廟、再向 3 金城戲院遷移。（本圖依據金門縣地理資料庫整合建置系統網站地圖重新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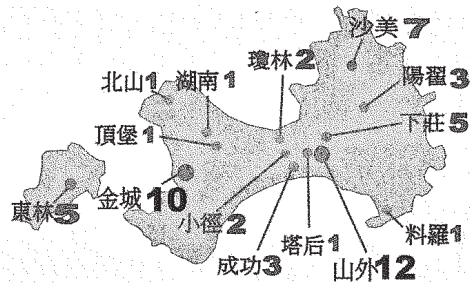


圖 13 金門全盛時期（民國七十年左右）照相館數量分佈示意圖

為遺跡。當我站在淒清的廢棄商街凝望那些老招牌，讓自己宛若捲入時光漩渦之時，想像在全盛時期的民國六七十年代，短短的幾十公尺街道內就可開設兩三家照相館、到處都是軍人來來往往的畫面，彷彿親眼見到不可思議的南柯夢。

圖 13 是根據眾多照相師所憶，推算民國七十年左右各地開設照相館的數量而製，那段時間是金門照相業攀登的最高峰，從圖中看來照相館在金門遍地開花的景象十分驚人。而這麼多照相館在金門小島各地佔領版圖，這些以軍人為主要客源的照相館，經營的方式有何特別之處？他們對軍人來說是扮演何種角色？照相館們在封閉的小環境裡相互競爭，彼此的關係必然有微妙之處，照相師之間的人際網絡呈現又呈現什麼在地獨特的連結與張力？



圖 14 曾為照相館的廢棄破屋



圖 15 荒廢的小徑商店街

參、影像、與影像背後的遊戲

一、紀錄、紀念、與虛實交錯的意象：軍人與照相師的影像遊戲

軍人為主要客源的情況之下，照相館在影像上的表現非常繽紛多彩，每家照相館無不卯足全力滿足軍人在影像上的需求。一開始只為辦理證件需要記錄軍人容貌而經營的照相館，在民國四十年代後期經過幾次砲戰後，軍人狂湧進入照相館拍照向親人證明自己安在，開啟了一系列為軍人設計的的留念影像。至民國五十年代以後，較為安定的戰爭局勢、服役的無聊苦悶、加上金門照相館獨特的美學創意，激盪出豐富且炫目的的影像遊戲，使阿兵哥在嚴肅的軍隊生活之外，得以釋放自己壓抑的靈魂，留下另一個青春的面貌。以下我將以致敬的心情呈現這些老照相館所創造的，深深震撼我的影像。

（一）真實紀念，虛擬漫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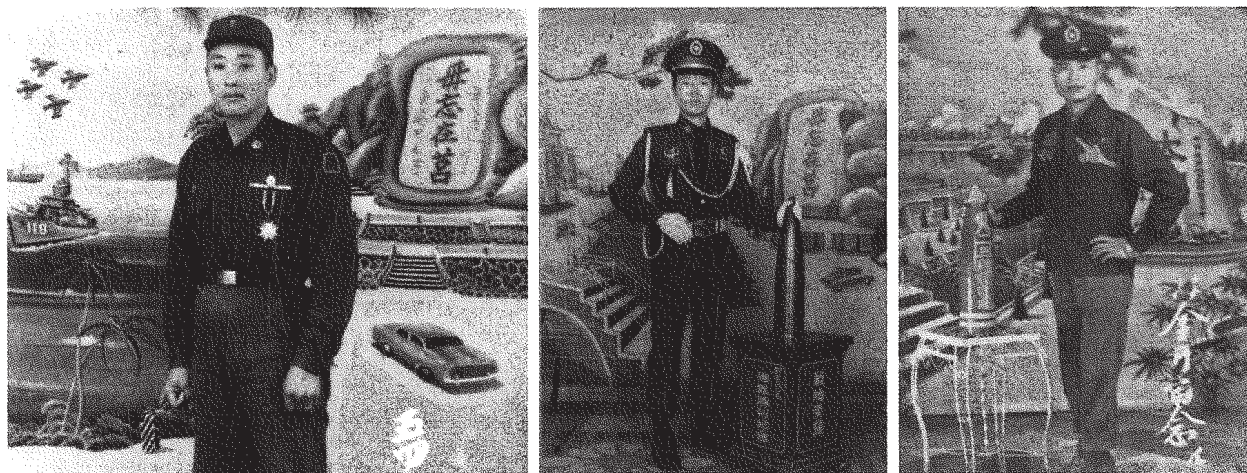


圖 16 軍人紀念照

自五十年代開始，金門的照相業開始盛行以太武山、太湖、古寧頭等風景名勝為背景的紀念照。這些金門意象的布景全都出自於一位民俗畫家黃國泰先生之手，以廣告顏料的鮮豔色彩將指標性的風景片段拼疊重現，我們可以看到同為「毋忘在莒」的主題卻有各種不同的呈現，圖 16（左 1）的毋忘在莒大石邊是一片海洋與軍艦，在另一張圖 16（中）相片中的毋忘在莒大石卻伴著一條蜿蜒的河流與拱橋。阿兵哥們站在布景前，彷彿

展示曾經到達過的觀光景點，煞有其事的拍攝「到此一遊」的照片，以供觀賞照片者凝視。奇特的是，這些布景所繪的許多名勝就位於金門，為何照片中的阿兵哥不到真正的風景前拍攝觀光紀念照，而選擇在室內的虛擬場景照下這種「金門留念」？

對在景點留念的人來說，觀光可說是一種蒐集符號的過程，當觀光客在巴黎街頭看見兩人接吻時，他捕捉到的是一個永恆浪漫的巴黎（Urry 2007：23）。而攝影更能表現旅遊，呈現觀光客所蒐集的符號，將個人的記憶商品化、私有化，並向他人證明自己曾經到過這些地方（Urry 2007：221-222）。如此解讀這些軍人紀念照，布景中呈現的即為能代表金門意象最重要的符號：包括風景名勝、軍事武器、甚至是道具用的砲彈等，而軍人拍攝這些照片的用意並不是真正想到那些地方觀光，而是在照片上呈現出一連串符號組合起來的金門意象，讓觀看照片的台灣親友得以接收到他「在金門」的證明。而阿兵哥通常放假的時間不長，到著名景點需花費一段交通時間，許多阿兵哥在時間與方便的考量下，就選擇來到照相館拍攝紀念照。在這些繪畫布景之中，真實的金門風景在超現實的平面世界中無限組合，讓阿兵哥不用舟車勞頓浪費時間到達名勝現場，即可在照相館的攝影室內盡情享受虛擬漫遊。

另外，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亦有少數照相館開發出更為新潮的投影背景，利用自製幻燈片投射到布幕上，使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轉換呈現另一種有趣的樣貌，也可看出影像呈現的符號由五花八門的金門風景拼貼，凝聚為專門呈現戰地氛圍的軍事武器，凸顯軍人服役的威武意象。

（二）威武意象與劇場扮裝

軍人拍攝紀念照不只是讓自己留念，更具有寄回台灣向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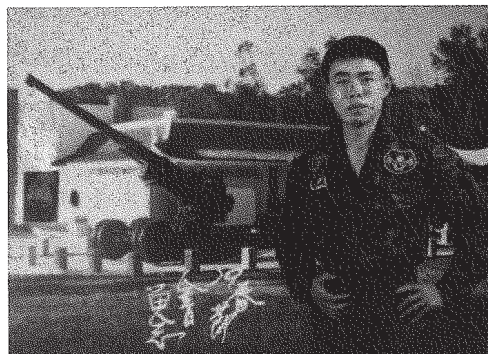


圖 17 軍人紀念照

報告近況與傾訴思念的功能。在服役的歲月中，即使活在辛苦與煩悶的壓力之下，照片中都得表現出男子漢的尊嚴與成長。在圖 17 中，可看到虛擬的投影背景以具攻擊性、充滿雄性象徵的槍砲，強調軍人不容置疑的男子氣概。除此之外，更有許多五花八門的表現形式，讓阿兵哥在情境劇場中塑造男性的威武意象。這些照片裡，有的以光影對比出男性肌肉的強壯輪廓；有的營造出主角身為高等軍官，正在為國家進行重大決策的英姿，每張皆看得出被刻意指導的肢體動作與表情。看著這些照片，我憶起羅蘭·巴特的話語：「攝影肖像為一封閉的眾力之場，四種想像在此交會，互相對峙、互相扭曲。面對鏡頭，我同時是我自以為的我、我希望別人以為的我、攝影師眼中的我、還有他藉以展現技藝的我。」（Barthes 1997：22-23）於是這每張照片皆攝入了被拍軍人本身的人格、與他希望展現出來讓親友看到的樣貌、以及照相師所凝視、所指導並用技術呈現出的氣質和型態，各種層次的心靈感受與形象展現在此匯集、攪拌，最終凝結為個人生命風格與刻板威武意象共存的奇妙影像，使遠地的親友在觀看照片之時，同時可看到主角熟悉的稚氣面貌與陌生的男子漢意象重疊，象徵軍人在遠離家鄉之後的成長與身份轉變。除了角色扮演外，照相館們還為身限金門而恐懼兵變的阿兵哥提供了感人的戀愛服務：將女友的照片印在阿兵哥的影像身旁，使阿兵哥將照片寄給女友時能以圖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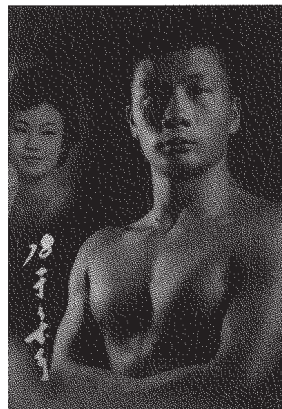


圖 18 軍人紀念照

（三）道具、創意與影像遊樂園

要塑造出照片中欲表達的種種情境，攝影室內必然備有許多道具。這些道具因年久損毀，大部分都已被丟棄，但從遺留下的照片可看到沙發、書桌、刀劍、旗幟、砲彈等象徵權力與雄性威嚴的布置用品；另外每間照相館都會準備各種仿造的挺拔軍服與軍帽讓阿兵哥穿戴，實現他們以英姿煥發之態出現在照片上的願望。



圖 19 道具砲彈



圖 20 拍照用的道具服



圖 21 道具劍與花

另外，有時為了讓照片呈現出特殊氛圍，照相師們還會自己利用各種工具與方法來製作特效。如下圖 22 的軍人紀念照中，照片周圍有一圈霧狀迷濛的彩色花邊，是照相師在鏡頭前裝設花邊特效專用的卡紙或彩繪薄版（圖 23）製作出的效果。在沒有電腦修圖的年代，照相師憑著自己的技術與創意，用各種方法拍出一張張變化多端的照片，讓人看了佩服不已。

我在安靜的老照相館裡，從滿牆的泛黃照片與佈滿灰塵的攝影室，揣想當年阿兵哥成群結隊的笑鬧聲。細細觀看這些精彩的道具和照相師的創意，那一瞬間我突然驚覺，對軍人來說，這些攝影作品呈現的不只是紀錄與紀念，而是在繽紛、真實與虛幻交錯的遊樂園中，讓軍人與照相師盡情進行釋放青春的影像遊戲。



圖 22 軍人紀念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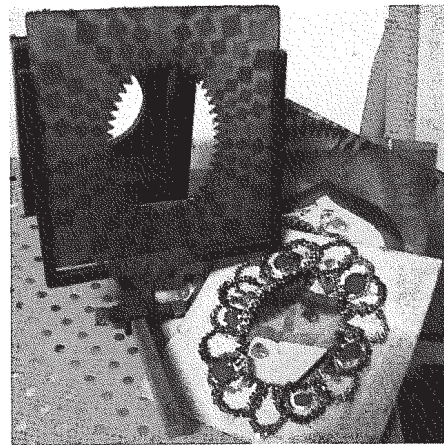


圖 23 製作花邊特效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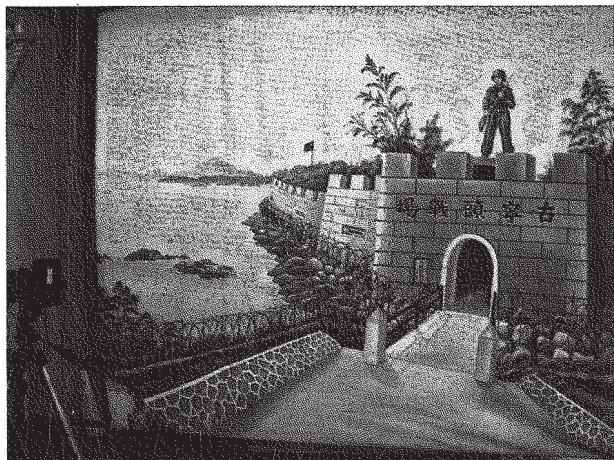


圖 24 攝影室內的布景



圖 25 老照相館的攝影室

二、他與他們：生存與人情之間的真實遊戲

為了找尋軍人老照片與照相館的歷史，我幾乎踏遍金門各地。在四處求訪的過程中，只要我對一位照相師提起曾遇過的某人或某間照相館，他必然對他們的事瞭若指掌，滔滔不絕的講出彼此的故事。在小島的封閉空間裡，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網絡本來就非常密集，遍佈金門各角落的人們彼此或多或少都有親戚、聯姻或朋友關係。在此情境之下，照相師們的生命相互纏繞，無法獨自獨立於人情密網之外，每個他都牢牢相嵌在他們之中。也因此金門照相業的人際網絡中，各個分子之間呈現耐人尋味、拉鋸與靠攏並存的互動關係。從網絡縱軸來看，可看到每間照相館上下連結的師徒傳承派系，而由橫軸來看，又可觀察到照相館之間的結盟、分家、合作與競爭的微妙張力。

1. 師與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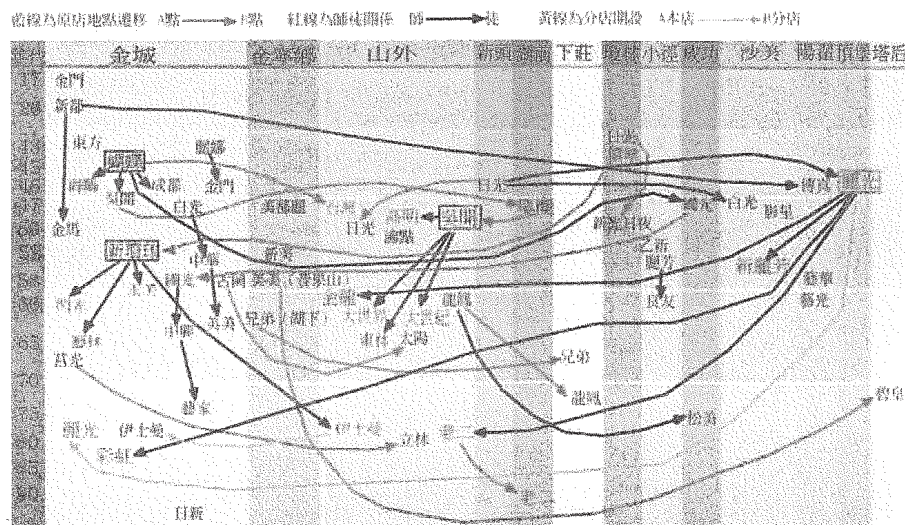
早期的照相業是門多金又神秘的學問，照相師們一邊收學徒來幫忙事業，一邊卻怕學徒將此行摸透、自行出外開業而與師父競爭，師徒之間相互依賴又相互保留。老師傅們表示，正統的學徒必須在師父店裡待三年四個月，從打雜開始慢慢幫忙，讓師父慢慢傳授技巧。通常師父為了保護自己，都會留一手，獨自躲在暗房洗

相片而不讓徒弟參與，對照相業十分有研究的林先生說：「以前當學徒我知道，三年四個月，暗房是絕對不讓你進去，因為那個只是顯影、定影... 那個手續很簡單，但是不讓你進去你永遠看不到。」老照相師蔡先生說：「師父怕人學了以後就自己出去做了，所以老闆在暗房洗相片都不能去看，他怕被你學會了。要學暗房技術要自己偷偷觀察，不能讓老闆知道在學。」如此師父提防著徒弟，徒弟又窺探著師父，使照相館在顧客如織的華麗外表下潛藏著暗潮洶湧。

此種傳統的師徒規範嚴酷考驗學徒的耐心，也考驗師父的胸襟。但金門真正遵守這些原則的照相師並不多，許多想學照相的徒弟會藉由長輩的人際關係投靠到親友的照相館，以人情稀釋師徒之間的閃躲猜忌，濃縮學習的時間步驟。而在照相業蓬勃發展，照相館如慶典煙火不停綻放之時，有些照相師更發展出另一種思維，他們藉由店內學徒出師開業形成派系，壯大自家人的聲勢，以便在春筍林立的照相業中相互支援以提升競爭力。

以下為金門照相館之間的師徒關係與遷移表，可在照相館之間糾結的複雜網絡，看出幾個較為明顯的派系：

表 2 師徒關係與遷移表



如左圖所示，麗光、吳開、蝴蝶、新環球等四家照相館衍伸出許多學徒在外開設照相館。這些派系雖為師徒傳承，每派內部關係卻各有不同，如位於頂堡的麗光與沙美新麗芳、山外金龍、金城彩虹、湖前老二等照相館之間，是以甥舅之間的血緣來傳承；而新環球與永美、

閃光、藝林、伊士曼之間就非以親戚關係做為師徒管道。無論如何，在金門照相業中要佔有一席之地，幾乎都得要進入某家照相館內當學徒後才有能力出來開業，在台灣學習照相技術而不屬於金門師徒系統的林先生，回憶當民國六十九年他的照相館開張之時，街上其他四間照相館老闆過來店前酸言酸語的情景：「當時開店時，一堆照相館老闆來這邊看，還說沒跟人學師要開什麼照相館？當時他們還預測說我三個月就會關門，他們不知道我是去台灣學的，台灣學的技術比金門這些高多了！」可知金門的照相知識與師徒關係在幾十年來自成一個的向內循環的體系，與外界交流的機會並不多。

2. 同業之間

在縱向的師徒關係之外，每家照相館和同業之間的互動也有許多精彩的表現。雖然照相館是門非常賺錢的行業，但同處在金門島上的照相館實在太多，彼此相互競爭的狀況十分激烈，為了搶食市場大餅，在表面的和諧相處之下，照相館彼此得各憑本事招攬顧客，登報廣告、削價互拼、門口拉客等手段必要時都可用上。曾有照相館老闆語重心長的表示，雖然有照相工會制訂統一價格等制度，但遵守的人數有限，「他們又不遵守，只有一些人在遵守，有些那張價目表送過去馬上當場就把他撕掉！」在競爭激烈的情境之下，這些照相館們卻也同時進行著一些相互合作的分工交換行為，「有的很會修片生意沒有很好，別家生意好的相館會請他們幫忙修片，看一片幾塊錢給他們修，大家相互幫忙。」「以前像麗光洗照片，環球是賣底片，所以就合作，麗光向他們拿底片、他們的相片麗光幫忙洗，這樣雙向的合作。」

照相館們彼此之間微妙的緊張關係，由一個發生於民國六十年代後期的故事可看到：在民國六十二年左右金門開始引入彩色底片，但當時全金門並沒有任何可沖洗彩色底片的技術與機器，所有的彩色底片都由船運寄到台灣沖洗。到了六十五年後，陸續有幾間照相館開始嘗試用較便宜的簡單機器做小規模的彩色沖印，而六十九年時麗光、莒光、金彩色三間店家引進了上百萬的大型機器搶做大規模彩色沖印生意，開啟了金門攝影業的戰國時代。因為機器一買下去非常昂貴，三間老闆無不盡力搶客收件，拼得火光四射。在惡性競爭一段時間後，三家老闆皆感疲憊，決定聯手合作，結成共同體來壟斷金門的彩色沖印生意。於是將三台昂貴機器共同放置在頂堡的麗光攝影社，坐收全金門各地的彩色底片，所得全部由三家老闆均分。這份合約簽了三年，三年

一到，局勢有了變化，有些其他的照相館也購買了沖印機器而脫離對這三家聯合的倚靠，於是在民國七十四年，三位老闆又在各自的決策與打算中各分東西，不再續約。

上述案例中可看到商場中的詭譎情勢，敵人與朋友之間的界線模糊難以預測。在金門這個小小的島上，各種人情與生存之間的壓力被緊縮得更細密，比起台灣以統一規範來營業的照相館制度，金城的照相館老闆娘說：「台灣的照相館比較會合作，金門的照相館都沒有一個頭，大家都不合作，台灣得很合作，價錢定的很好，但金門沒有一個強制的力量，工會也沒有約束力。」即使到了今日，在金門要以照相業餬口，還是沒有統一的強制規範，而必須要加入這種夾縫於人情與生存之間的智慧遊戲。



肆、往何處去？

一、黑白、彩色、數位

在九十年的影像歲月裡，金門照相業歷經了許多陽光風雨的變化。除了人際之間的分分合合，每一段歲月的邁進都是新的生存考驗。在老照相師的回憶中，最早開始的照相館，是開設在老宅的天井之中，天井上空蓋有大片玻璃，以白、黑甚至藍色的布幔控制陽光的照射量，達到攝影的最佳效果。「以前照相是很不簡單的，沒有電，洗相片暗色都要靠光線。想到以前在照相真是學問。洗一張相就是要出來外面曬一下再進去暗房洗。」我聽著蔡先生娓娓說道古老的照相技術，想像那沒有電的時代，照相的方式與步驟繁複精密得離我們如此遙遠。在民國五十年後，出現了手動發電機，於是照相館在電燈的照射之下，進入了室內拍照的時代。

電的出現，對照相館來說無疑增加了賺錢的時間與機會，經營的難度也減低許多，於是在此年代之後照相館數量就一直不斷向上增加，直到彩色底片在金門出現，帶來了第一波震盪。文章之前曾經提到過，照相館間因為經營彩色沖印生意，而相互競爭與合作的故事，可見彩色底片在金門引起多麼巨大的衝擊。在彩色底片出現之前，顧客若想要得到彩色照片，就必須多付額外金錢請照相師以毛筆手工於黑白照片上色。而彩色底片出現之後，又適逢相機逐漸改良、操作日益簡便，每間相館幾乎都會準備幾十台相機，讓軍人租借出外拍照而賺取沖洗費用，於是該不該花筆大錢投資彩色沖印機器便成了照相館的難題：勇敢買下昂貴機器的老闆日夜操心，害怕機器故障、或隨著時間前進而被淘汰；不想冒險的老闆又只能將底片送至他處沖洗而減少利益收入。科技越是精進，照相師越是害怕，不花錢買機器就等於被淘汰；花錢買機器，又眼睜睜看著機器一台一台隨著使用年限、技術汰換而化為烏有。金城的蔡老闆無奈的搖頭說：

在金門拿給人家洗跟台灣不一樣，在金門你拿到哪一家洗，顧客有時就會知道，他就自己拿去給那一家。台灣太大互相不認識，但金門互相認識，所以每家都要自己用機器。我這個機器已經用到十幾台了，一直淘汰，沒有幾年就淘汰，很討厭。所以那時候利潤如果不好根本跟不上。

在民國七十六年之後，這樣的煎熬與焦慮更被一家新式柯達彩色快速沖印店「伊士曼」的開張給逼到最高鋒。那位造成金門照相業新局面的伊士曼老闆說起當年開這間店的想法：

當初阿兵哥放假時有時候早上拍一拍，下午回去拿不到照片，還要等到下禮拜，有時候他們會覺得太慢…這種快速沖印的東西跟傳統完全不一樣，去要重新學怎麼洗照片，公司幫你訓練，簽約以後差不多訓練一個禮拜或十天，會教你洗照片，用藥水換像什麼都會。柯達公司說跟他簽約，掛他招牌，那時候是店內裝潢他都提供，和台北一樣，然後買他的機器，再來就是買他的藥水和材料，然後就這樣開始做。那時候我開始做是金門第一家，反應非常好。每天洗的很多，那時候阿兵哥都是早上來租相機，租一租中午或下午來洗，一個小時就可以交了。

伊士曼的老闆看到金門照相業所缺乏的快速服務與系統性的經營思維，於是加入柯達連鎖企業的招商，將全新的經營模式引進金門：

226

金門這裡的店以前有一種老一點的觀念，就是開店不能用玻璃的把門關起來。因為他們認為做生意就是要門開起來他們才會進來。我的店是全金門地一家用玻璃門面的，那時候阿兵哥就覺得好像回到台灣。我有買一台三陽冷氣分離式的大概十幾萬。那時候阿兵哥來到店裡就覺得好像回到台灣一樣感覺很親切。

這樣一間店的開業，不但改變了整個金門照相業的生態，更挑戰了老照相館的幾十年來延續下來的經營觀念，再加上駐軍逐年減少的外在條件，幾年之間許多照相館紛紛轉行或關門，照相業在此開始向下坡走去，不再回頭。

民國九十年金門照相業進入了數位時代，與前一波彩色沖印巨浪相同的，更換昂貴數位機器的兩難又再度糾纏著這些遺留下的生存者。第一家引入彩色快速沖印的伊士曼以年輕的姿態大步邁進數位世界；許多老照相師放棄與電腦交鋒而退去；有些屹立不搖的照相師選擇找尋自己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巨變；有些根本無視於這個數位化的新世界，依然堅持用熟悉的傳統方式替顧客拍照。當一位老照相師謝先生描述他面對新式的照相模式有多麼徬徨時，我彷彿看到一個沈睡了太久而錯過時代的無助孤影，焦急的尋找屬於他熟悉的微弱隻字片語，企望能與這陌生世界溝通：

我不會用電腦呀，那時候拍身份證，規定什麼臉要多大，離邊邊距離要零點幾公分，背景要全白…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塊很白的布，找了好幾次拍起來都不夠白，還要在布上面量那個幾公分幾公分，用鉛筆做記號，拍了麻煩死了！

而跟隨現實進入數位世界的照相館，要面對的是人手一台數位相機，照片皆以數位檔案存於電腦而不洗出來的殘酷現象。年輕的吳先生感嘆：

以前這裡的相館賺到只要賺一天就可以再開一家分店，現在阿兵哥沒有這麼多了，而且老相館技術沒有更新，沒有買新的機器，只能沒落。而且現在數位時代大家都是用電腦檔案沒有在洗相片，相館的存活空間很小。

二、被併吞的獨特性

在老相館一間接著一間關門之時，金門的照相業已被連鎖企業的加盟店給佔據。新一代的年輕人喜歡快速、明亮及新鮮的風格，而不欣賞老照相館緩慢暗沈的氣氛。一位金城的年輕小姐不以為然的說：「上次我阿姨回來拍身份證，去那間很老那間，選用傳統相機在照，照了三次都沒有照正確，一直被退件，後來我們帶他去伊士曼，照一次就OK了！」在資訊流通快速的今日，大家無論洗相片，拍大頭照都會直接選擇與全球步調一致的數位影像連鎖店。一位新開不久數位影像連鎖店的老闆也驕傲的說：「你去比較看看，一看就知道哪家的照片比較好，向我們大頭照這個背景的白就是很亮的白，不是那種死死的白。」嶄新的技術、機器、與和外界同步的現代感，亮麗的色彩是這些連鎖店向大家呈現出的印象，但在那些單打獨鬥，沒有國際連鎖企業作靠山的照相師眼裡，又看到了什麼樣的世界？

我要說一句話，這個很重要，是連鎖快速沖印把我們照相業逼死的…其實很多老師傅照相都有很多技術和經驗的，像我來看你好了，我光是這樣看你的臉型，就知道光線要怎樣打，才會照起來好看，每個人的臉型不一樣，照的方法都不一樣，這是真功夫，靠學習和長期經驗累積下來的…而且你去看那些老照

片，仔細看，每家店都是有那個師父傳承下來的一套風格，光看照片就可以看出是哪家照的，風格都不一樣。但是連鎖店出來以後，變成全部都一樣，都是那一套系統化的照相方式，無論照誰都用一樣的光線和手法，變成獨特性都喪失了。

一直以來都憑著自己的應變能力度過風浪到今日的 S 老闆，說出了以上那段話，如雷貫耳的驚醒我照相業的另一個逝去。永遠以速度、方便和低價為主要考量的我們，從未注意過相片呈現出的不只是自己的影像，還凍結了照相師那一刻凝視所注入的靈魂。時間之河在陡降的崖邊被無情的拋成飛瀑，水花劃出了雪白弧線，墜入深淵無法回頭。歲月讓這些照相館的肉體逐步老朽之時，也讓他們的面貌逐漸模糊，失去屬於個人的驕傲。一位現在已經改業的前照相館老闆娘說：「以前要照相很不簡單，那個都是技術哪，不像現在，只要有錢，都是機器幫你弄得好好的。」我耳邊迴盪這些照相師的述說，看著照片中的人像氣韻隨著科技的推進而逐漸平版，思索著機器與照相師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聽說攝影剛出現的早期人像，有一道「靈光」(aura) (Benjamin 1999: 30) 環繞著他們，因為光學儀器無法完全征服黑暗，攝影在長時間曝光的結果，讓光的聚合形成偉大的氣勢。這種印像過程，纖巧且寧靜，使整張相片被氣韻之環給繚繞，靈光棲息在每個攝影顧客身上，甚至深入他們外衣的縐折與領結的凹痕內。「靈光」是當時被拍對象和技術彼此配合無間、契合精確的結果，在日後攝影機器發展，使明亮的鏡頭壓制黑暗，「靈光」則不復見即使後來的攝影家致力運用各種修飾伎倆模仿，但只表現得出僵硬刻板的形式，顯露了那一代攝影家在面對進步的科技時多麼無能為力。(Benjamin 1999: 30-32)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在 1930 年代低語著靈光的消逝，與科技便利和藝術性之間的奇特關連；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則迎接一個更龐大、比機械複製還要令人喘不過氣的數位複製年代。在這個以快速便利為主，缺少細嚼慢嚥深度滋味的刻板複製世界，老照相館多年的的經驗與技術，輕易的被一波波不停更新的科技給擊垮，在 1930 年代，失去的是影像中的靈光；而我們這個年代失去的又是什麼？

伍、逐漸隱沒的記憶

今日走在街上，還可偶見遺留下的老照相館。他們或許已對照像業的未來失去期待，但卻不願遺棄曾有過的技術與往日榮光。有些照相館店內已擺滿高粱、麵線等名產，裝潢更新，招牌也汰換，但還將照相保留為附加的營業項目；有些照相館則一直沒有更動舊有的門面與格局，年邁的老闆每日在店內閒看分秒流逝，等待老友偶然出現的照相需求；另外還有幾位堅持以照相為本業的老闆，在養家活口的現實條件之下，只能在專業的相館內複合刻印、販賣通訊產品等其他服務。走遍各年代的照相館，我看見無數精彩的老相片與舊相機被隨意擱置在角落中覆蓋灰塵，或與其他雜貨一同隨意擺放。也聽過無數句充滿無奈的疑惑：「照相現在已經沒落了呀，都沒有用了，你研究這個要做什麼？」

尋找照相館的旅程中，我不斷在金門各地的街區漫步，從熱鬧的金城、山外到荒蕪的小徑、料羅；從新型的數位沖印到頹圯的照相館遺跡，九十年來各種年紀、不同風韻的照相館皆在我腦中刻印獨特的存在。而交織在相館容顏與照片背後故事的複雜精彩，更是難以在篇幅之內完整呈現。一開始與只因與老照相館的邂逅而踏入金門照相業的研究，卻對這個由影像、記憶與時間構築出的、夢幻與現實交錯的世界深深著迷，而淹沒在無盡的歷史長流。

我不停探掘著照相師們的久遠記憶，期待由眾人的生命片段重現傳說中的絕代風華，卻在一再的今昔對比聽到深長的嘆息。照相業在過去特殊的封閉情勢中快速茁壯，又於無法停止的時代變遷中凋零，其中面對了政策改變、客源消失、科技更新、全球化入侵等衝擊。在一波波逼使照相館消失的浪潮中，我看到照相師們為眾多在金門服役的過客留下影像，卻沒有替自己經歷過的繁花似錦留下記錄。與生計失去連結之後的照相館，生命逐漸的黯淡、荒蕪，各種曾經繽紛多彩的道具皆被清除，懷有時代意義的老照片也已損毀丟棄。在一個傷感的日子裡，我得知這間在最初的邂逅中讓我驚豔無比的金門攝影社，也將在明年拆除而重建新樓房。幾年後的我來到金門還會看到什麼？在我輕探這古老的池水而沈醉於美麗漣漪的讚嘆時，隨著波紋的逐漸平緩，那段精彩的故事也慢慢隱沒在靜止的記憶裡。



圖 26 淪為副業的照相館



圖 27 複合經營的照相館



圖 28 隨意堆置的老照片



圖 29 堆疊在櫃中的攝影器材



圖 30 老照片與雜貨一同排列在櫃台中



圖 31 老照相館櫃台一角

參考書目

Barthes, Roland

1997 明室攝影札記，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

Benjamin, Walter

1999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

Urry, John

2007 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李中雄

1968 金門縣商會成立五十週年特輯：金門工商大觀。金門：金門縣商會。

張雲羽等

1991 金門縣志上冊。金門：金門縣政府。



台灣的爱與寂寞

此篇文章原刊登於 2006 年七月一日荷蘭的報紙，網址如下：<http://kuso.cc/1aRe>

◎寫在翻譯前：

這篇原文 *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 的作者 **David Signer** 是曾在台灣待過兩個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歐洲所發表為荷文、德文的文章。

筆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歐洲友人口述給我聽的。當時我聽到此文章時，對歐洲人以自己文化來看台灣的觀感時震懾住了。但思之再三卻又時感驚訝又時感戚戚。我請友人為我翻譯為英文，我們也去函詢問 TROUW 該報轉譯中文發表在網上的可能性等等，接著去函給原作者，原作者應允中文翻譯公開發表後，筆者開始著手，但因為私人因素所以延遲了工作。

作者 David Signer，1964 年生，是一位歐洲的人類學家，專研人類學與社會學。走訪過中東、非洲各國，對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歐洲人的文化背景與觀點來看台灣，讀者可以得見作者著實下了番工夫去瞭解台灣的歷史背景、政治經濟與教育現況，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場客觀地看台灣的現象。在翻譯過程中，筆者與原作者通過 mail。他告訴筆者無意為文使任何人不悅，但是以一個外國文化來看台灣，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確實讓他吃驚。筆者不是專業翻譯者，且轉譯了兩次不同語言，字字計較地去深入瞭解作者的寫作感情與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讀過這篇文章後，是否也正思索著作者所述的某些點正巧也碰觸到深愛台灣的你我的寂寞與愛呢？

T.Y. (Jade) Lee 於 Jan. 5, 2007

台灣有什麼樣的脈動？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像台灣一樣，工作時數每年高達 2,282 小時，30%的人每週工作超過 62 小時。台灣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只低於孟加拉。雖然台灣面積小於瑞士，卻是 20 個最成功的工業國家之一。台灣是筆記型電腦製造的領導先驅，有世界第三大外匯存款，也是手機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每人擁有 1,14 支手機）。然而，只有三個國家的性生活是少於台灣，且根據「Elle」雜誌研究指出，台灣女性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台灣同時也是最多戴近視眼鏡的國家。

這些現象之間彼此有何關聯呢？

20 年前台灣從獨裁轉型為民主，現代化與自由化同時快速進行。也因此，嚴謹的儒家工作倫理與同志酒吧、刺青商店同時存在。多彩的道家廟宇，就在電子產業的玻璃帷幕高樓及 24 小時營業的超市旁邊。自從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 1948 年退守到台灣，中國就一直把台灣視為叛逆的一省。如果自由化繼續進行，二十年後的中國可能就像現在的台灣。而連同附近城鄉合計約有 800 萬人口的台北，就是北京現代化後的願景。

家庭是台灣社會變遷中特別引起注意的生活範疇。在許多家庭中，夫妻兩人不只是長時間工

作，甚至在不同城市工作，且保有各自的住處，只在週末見面。由祖父母帶大的小孩，其價值觀也因此來自幾乎是與現實脫節的世界。

對台灣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比給孩子更好的教育來得重要，因此孩子們常常在晚間也必須承受許多額外的課程。

我在台北時拜訪了一位外科醫生，他六歲的女兒已經在學校學英文，但是在晚間，她除了必須再學英文之外，還有畫畫、舞蹈和鋼琴。她很驕傲地不用樂譜就彈得出古典曲子。八月，他們全家會到美國去，讓女兒參加兩週的暑期營隊，以增進英文能力。我問這個父親，難道他不怕給孩子太多壓力？不是常聽說，日本孩子因考試失敗感到羞恥而自殺嗎？

「是的，有時所有努力會化爲烏有。」醫生說，「比如有些鋼琴神童，十四歲就能將琴彈得很完美，但到了 25 歲時，他們彈琴的技巧則無異於從十歲才學起的水平。」

這父親也提到在他的周遭環境中，父母與父母之間無法避免的競爭，他甚至用了「全副武裝」這樣的字眼。一胎化在中國是政策，在台灣則成了可以自由選擇的目標，和大家庭比起來，當然就會把更多時間和金錢花在提昇唯一的孩子身上。

強調教育與成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國家的特質，例如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台灣不僅也是如此，更由於歷史背景因素，台灣人希望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個更好的中國。

從 1895 年到 1945 年台灣被日本佔據，接著被中國接收。二次大戰後毛澤東戰勝國民黨的蔣介石，蔣介石帶著 150 萬人民眾（大數是有高教育水準的上層階級）、50 萬軍人和國家寶藏來到台灣。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自視爲中國的唯一代表。至今台灣的正式官方名稱爲「Republic of China」。

美國高度武裝台灣以對抗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蔣介石直到 1975 年過世爲止，不曾改變他收復中國的目標。

台灣有 2,400 萬人口，大陸 13 億，這個海島有世界超強的經濟，但是在政治上卻是孤立的，台灣甚至沒有聯合國觀察者的身份，只被 27 個國家所承認，像是帛流、吉里巴斯共和國和史瓦濟蘭等。這是因爲大陸拒絕和承認台灣的國家有外交關係，特別是今天，誰承認了台灣就無異與大陸爲敵。

在台灣可以感受到中國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存在。中國就像一個大哥，台灣想要和他保持距離，可是這位大哥卻又權威性地不肯離開。台灣尊重人權、沒人苦於饑餓、有言論與媒體自由；台灣進步、民主、自由、國際化、後工業化、後現代化；總之，是一個更好的中國。在台灣可以察覺到一種清醒、一種警覺，這情形讓人想起以色列。這個中東國家除了強調它的合法性之外，也要表現得比敵對的鄰邦更好。可是台灣人民則更像是一架使勁飛翔的噴射客機，只要把速度減慢到某個程度，就會墜落。

Sheena Chang 是中國時報的編輯，女兒四歲時已經上英文的課外補習。她希望女兒能讀國立大學。國立比私立大學更好而且更便宜。這導致一個弔詭的現象：特別是受高等教育且較有錢的父母，他們能提供孩子額外的課程學習，讓孩子能進入收費少的「好」大學；而低社會階層的孩子則只好去「壞」的大學。久而久之，自然會加深貧富懸殊與城鄉差距。

Sheena Chang 還展示了另一個台灣紀錄：根據她的統計，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灣孩子那麼少。她把自己和與她同樣的人稱為「pm people」。

「我從下午兩點開始工作，在晚上十點回家。」大部份資訊科技產業的人在晚間工作，因為這剛好是歐美客戶的白天時間。「pm people」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東西、看電視、玩電玩。但是和大人們相反地，孩子又必須在早上七點起床。

她這種不帶情感的客觀陳述，讓我小心地問，這樣不會損害孩子的健康嗎？「也許是。」她說，「但這讓孩子有更強的抵抗能力，也能學會處理將來的壓力。最大的問題是，祖母寵壞孩子，她們只餵給食物但不教任何事。」

作家 Yen Minju 告訴我，她在讀書時，因為家裡還沒有洗衣機，所以必須在洗衣板上搓衣服。為了利用時間，她把寫上英文生字的紙片貼在一旁，可以一邊洗，一邊背。

某晚我和一位精神科醫生一起泡溫泉（就在卡拉 ok 旁邊。卡拉 ok 是台灣人喜歡的娛樂活動之一）。晚上十點時，他說他必須回家去幫女兒複習功課。「在這個時間？」我很驚訝。「當然，明早九點她有化學考試，我得幫她再複習一次。」

一個長時間住在台灣和中國的瑞士女人告訴我：「對這些人來說，重要的是錢和吃，愛與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說我愛你，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他給你一塊盤子裡的肉，你就知道，你對他來說很重要。」

台灣人的情慾是不容易瞭解的，人們不善於表現情感。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很難看得到成雙成對的人手牽手或是交換溫柔情感。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檳榔西施穿著比基尼泳裝坐在玻璃櫥窗裡。由於有個綠色心形霓虹燈，所以遠遠就可以認得出來。你停下車，她走出來，彎下身軀面對你打開了的車窗，你可以從她深裁的前襟看到裡面。她踩著高跟鞋，扭動臀部，走回去拿你訂的東西，然後帶著誘惑的微笑遞給你檳榔。嚼檳榔後出汗與暈眩的快感則是完全的快樂。

這些檳榔西施以雙倍的價錢賣出檳榔，計程車和卡車司機則視為當然。檳榔西施通常散佈在看不到溫柔的鄉間，自由台北的市長則試著阻止她們在市中心營業。

還有，賣傳統中藥的人把情慾當成促銷的工具，同時提供神奇的中藥及「輕裝」的女孩。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些「性感女孩」也在婚禮甚至葬禮上出現！那通常是由汽車和卡車組成的車陣，其中一部車上是亡者的棺木，另一部是哭號的女人，在第三部車上，則可以看到跳豔

舞的性感女郎。包括孩子們在內的觀眾群，顯然不認為，一場「桌上熱舞」的氣氛與對死者的哀傷有任何衝突。「家屬付許多錢給這樣的表演，才能讓許多人來參加葬禮並懷念亡者。」這是當地人所告訴我的。

因著窄小的空間，情侶或甚至是夫妻要有個獨處的地方，並不容易。直到上學年齡，孩子都還和父母親睡在一起。長久以來，MTV 是個深受喜愛的，可以私密約會的地方。在包廂中依自己的喜好選擇要看的電影。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檢查制度，包廂不再可以關門，檢查人員隨時可以進入，所以情侶改到公園或 KTV。KTV 是有許多房間的建築，情侶或是親朋好友可在裡面唱卡拉 OK，也可以點飲食，但是服務人員依然可以隨時進來。不過每個包廂中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很大，且可以上鎖的洗手間。人們對 Motel 的需求已有好一段時間，可以相當便宜地在那裡築起愛之巢，三小時約三十歐元。缺點是離市中心較遠，需要自己有車。

相較之下，要找個好的餐廳就容易得多了。在飲食方面，台北有著地理上的優勢。日本、中國、韓國、泰國、美國、歐洲及台灣原住民的菜餚錯綜交織。台北有無數個餐館，甚至於焚化爐煙囪頂端都還有旋轉餐廳，叫做『摘星樓』。

對台灣人而言，食物與性之間顯然有某種緊密的關係。每上兩道菜就可以聽到，「這是特別對男人重要的食物」。這些地方上的珍饈，包括牛眼、幼蜂、燕窩、炸蟋蟀、鹿鞭、魚翅、海參、香菇、胎盤、未孵化的生雞蛋、人蔘、熊掌、鴨舌、海馬、尤其是蛇。週末在華西街夜市可以大開眼界：一條掛在繩子上面活生生的蛇，被人完整地將皮剝下來，滴在杯中的蛇血則提供觀眾品嚐。然後殺蛇人也取出蛇膽，把膽汁擠入杯中，黏黏軟軟的膠狀物據說很健康，能提高性慾；宰蛇的人還用筷子在他兩腿間清楚地示範。在他後面是些老饕就著露營的小桌子，正在喝蛇湯、龜湯。

不過女人並不因此而快樂。

Chang Mei-Ling，三十多歲，單身，讀羅馬語言學系並在法商公司工作。她說，高教育、好職業、高所得等等在男人身上加分的條件，在她卻成了減分；此外她也長得相當高。但是台灣男人要教育程度比太太高，收入比太太高，而且也要比太太高過一個頭。她自己或許也同樣這麼希望。而能夠符合這些條件的少數人往往有許多工作，所以沒時間去找另一半。

Chang Mei-Ling 曾有過一次婚姻，她要小孩，但他不想要。他說要先賺到一百萬美金。他們很難得見到面，當她發現，他和女同事有曖昧的關係時，她便離婚了。「這裡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事業。」她說，「大部份的台灣男人都如此，一些人為了女人試圖改變他們自己，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便放棄了，因為他們覺得，女人從他們身上帶走了一些東西。」

當她還在孩提時，她的父母總是力圖打拼事業，家裡通常是長女負責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伶俐和獨立。」她說，「因為我們是在沒有父母照應下長大的。」

下週 Chang Mei-Ling 會參加一個「驅動旅行」。她的公司請最好的十二個員工去夏威夷。她還和家人住在一起，外出的活動就只是和客戶吃飯或去卡拉 OK。她不像大部份坐辦公室的女人去逛街或買高價的名牌衣服，而是把薪水花在小豬毛絨玩具的收集及旅行上。去年她和母親到一個太平洋上的小島去渡假，住在五星飯店裡。

有一次她說：「你以為我們的社會是如此多彩多姿與自由？其實它只是看似如此，因為我們沒有根。我們的父母移民來台灣，卻沒有家的感覺，今天他們不再試圖去瞭解來由。我們都是孤兒，我們的孩子也會一樣。」她也說：「許多人工作到晚上十點，他們必須如此，是因為內心空虛，他們夢想在五十歲時存夠錢以便退休，然後死於無聊。」

台灣社會的差距與不同時代面貌並存的情形令人感到困惑。一種超現代，而讓歐洲顯得老態龍鍾的情形是，台北一半面積都已是無線區域網路的範圍，甚至在捷運裡也能收發電子郵件。台北市長要建造世界上第一個無線網路城市。許多人的手機有 GPS 系統，即使迷路了也可以從手機中找到方位。過馬路時，綠燈裡一開始有個小小的人閒適地走著，在他上面是倒數計時器，然後那小小人越走越快，直到最後像發瘋似地狂奔。

在許多計程車裡，你還可以在前座椅的頭靠上看電視，所以才不會浪費時間，就是講求效率。一個台灣人告訴我，她曾在德國參加婚禮。「妳覺得怎麼樣呢？」「真可怕。好像永遠不會完！」對她來說，甚至連婚禮都要講求快速。

有些餐廳中的桌子有電視螢幕，可以邊吃邊看百種節目。許多飯店房間裡的臥房和浴室用玻璃分隔。是要讓人從床上就可以看到美女入浴？不，正相反，你甚至可以從浴室或廁所裡看電視！

另一個驚奇科技是 508 公尺高的台北 101，它擁有每小時 60 公里，世界上最快的電梯，在幾秒內就可以抵達 80 層樓高，你卻沒什麼感覺。電梯內有壓力平衡的裝置。

「我們必須一直是最好的」，Chang Ming-Lei 簡單明瞭地做評論。

台北 101 是依照風水理論建築而成的，那是以傳統原理避免無形沖煞的知識。根據這樣的知識，入口和出口處不可相對，否則就會有訪客進入大樓後又立刻出門的風險。根據風水理論，居住在路沖的大樓中是很不好的，可是對一樓的商店卻有好處。轉化負面的影響是把八卦鏡掛在窗上。台灣人很小心，儘量避免生活上不好的事情發生。街上到處是監視器和緊急鈕，大部份的陽台裝設鐵欄杆，不過有個居民對我說，發生火災時，這些鐵欄杆卻讓人無法逃走。這人還說，八卦鏡的作用就像光線，可以轉移不好的東西或反射回去。

台北 101 由每節八層樓的節段所構成。八是中國人的吉祥數字，四是不吉祥的，所以沒有四樓。台北 101 看起來像是一節節垂直重疊內插的竹子，中空而有彈性，卻仍然堅固，象徵堅毅與進步。內部有個 660 噸重的鋼球，地震時會晃動卻不斷裂。就像在風中佇立的竹子。

我不斷聽人說：「只有懶惰和孩子多的是窮人。」這個超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店前燒錢的那些

人也是個驚奇點。這種錢不是真正的鈔票，而是看起來像錢的紙鈔。他們在商店前的鐵桶裡燒紙錢，祈求好財運。不久之前出現所謂的「環保紙錢」，煙較少，但賣價也就更貴。

在資訊科技產業大本營的台北，有許多孔廟、道宮和廟宇，這些往往也是取得神諭的地方。和瑞士教堂不同的是，年輕人也來廟宇。例如週六中午，許多帶著 Gucci 或 LV 皮包的年輕女人在購物前到廟裡來，供上鮮花和訂婚餅。這裡也有管姻緣的神，女人就在那裡求籤求問她們的未來。

有一晚我到一個廟裡，在廟前有一種可以行駛的神龕。「神過生日的時候，把神放進車裡，到處開著走。」有人這麼告訴我，「現在神在大陸，明天回來，到時候會有遊行。」

第二天的遊行是個盛大的熱鬧場面，有鞭炮、紅色孟加拉火把、可行駛的、裝飾燈光的電子琴、閃爍不停的強光、煙火、鈸、鼓、吵雜的擴音器。神是彩色的木雕，坐在左右晃動的長轎子裡，被抬著到處走。轎子有刺眼的霓虹燈管，電源是由一個在後面推著的，發出難以忍受噓噓聲的發電機所提供。范、謝兩人通常是廟裡的守護神，在遊行隊伍裡卻成了主角。

謝，有張黑臉。范，有長長外吐的舌頭，而且身體高得讓打扮成他的人只能從衣服上的洞向外看，並且要挺胸，以頭來保持平衡。這兩人的外表可由民間傳說來解釋：范、謝曾約好在橋上相見，謝早到了，在等候時，因看橋下的水身體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當范抵達時，發現他的朋友早已死去。痛苦之餘，范用雙手勒死自己。這是為何他的舌頭吐出這麼長來，而謝的臉在水中成了黑色。台北人說，這兩人夜裡帶著鐵鍊在艋舺附近巡邏，看到了小偷就把他們吞掉。艋舺一帶的犯罪率的確比其他地區低。

台北有好些紀念國家英雄的地方，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也在其中。這兩個建築物內有巨大的廳堂和大於常人的塑像，塑像前面站有衛兵，塑像四周空曠，彷彿讓不朽者和平常人的生活有了適當的距離。令人驚訝的是，居民如何對待這種強烈要求展現崇敬的地方！

只要在整個城市還相當安靜的清晨五點去到紀念館，會突然看到某種型態的嘉年華會。從許多不同的擴音器傳出進行曲、嘻哈、國樂、鄉村、探戈等等不和諧的刺耳聲音。有的團體練太極拳，有的練劍，有的就在晨曦中跳社交舞。一對銀髮夫婦互丟粉紅色飛盤。這裡有幾百個人。有人穿和服，有人穿得像啦啦隊，也有人穿像唱饒舌歌的人，有特大的褲子和鴨舌帽，背後還印著「Gung Fu NewFashion very good」。好多人已經上了年紀，他們對我說：「你猜猜我幾歲？」大多數人的年齡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一半。也有年輕人練習目前最流行的薩爾薩舞。這些熱鬧場面都發生在台北 101 底下。上班族穿西裝打領帶，急行穿梭在練習功夫和太極拳的人群中。沒有人去組織這些活動，有的人雖規律地來參加，團體卻也常有異動。

七點，衛兵踢著正步出現。他們在國歌聲中升旗。霎那間每個人都停下來，做敬禮姿勢。幾分鐘後，紙傘舞、有氧舞蹈、搖滾、氣功等又再度開始。石雕的、青銅的孫逸仙（也就是「國父」）正坐在公園四處，恬淡地看著這一切。

在忠烈祠每天都有十五分鐘守衛換崗的精彩節目。結尾部份，他們像機器人一樣僵直而機械化地把槍支互拋好幾次，每一個接手都是精準而完美，是種穿制服的水上花式表演。然後他們站在平台上一個小時，像雕像一樣完全不動，連眼也不許眨。有時助手幫他們擦汗或拉正肩飾。

這些守衛都是軍人。有個士兵告訴我，台灣有兩年的兵役期，只有成績好的會被選出來，訓練半年，每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然後在這裡站四個月，換另外一個地方，再站四個月。練習的時候常常出事，特別是拋槍的動作。不久前有人傷了前額。最危險的是刺刀，兩個月前有個新手甚至削掉了一隻耳朵！有了疤痕，就不可以站在台上了。做錯了，怎麼辦？「如果是小錯誤，必須面壁一小時。如果沒接到槍，假期就會被取消。」必須在太陽下一動也不動地站好幾個鐘頭的時候，都想些什麼呢？「儘量想些美好的事情。」

在一個下雨的午後，我去拜訪了 **Peng Wu Chih**，他是台灣著名的太極和中國功夫教練之一。**Andy Hug** 也曾經是他的學生。

他原本是醫生，後來改學中醫，最後專注於亞洲各種武術。他是功夫大師 **Liu Yun-Qiao**（蔣介石的首席護衛）的最後一個學生，在 **Liu Yun-Qiao** 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照顧他，而 **Liu Yun-Qiao** 在最虛弱時也只能用筷子教他。

快速太極是 **Peng Wu Chih** 的一個專長，他強調，原始太極並不像現在的速慢移，而是快速的。在餐廳中主菜和點心之間的空檔，他在桌子旁邊示範給我看。整套拳只花了幾秒鐘就完成。**Dr.Peng** 喜歡速度，也因此而成名。在我們上車之前，他說：「扣緊安全帶，我開車像 007」。這當然是有那麼點誇張。他談到「氣」-生命的力量，說：「冥想不是從世界撤回，而是留在那裡。對手需要兩秒，你必須在半秒內便完成。再忙，也不可失去中心點。」有次他握住我的手腕，不緊實，但我感到那無窮的力量，就像是踩下法拉利的油門：只要願意，他可以在瞬間殺了我。

一個他的學生說：「在第一堂課他告訴我說：我要殺了你！他也做到了！在這堂課裡，我的內在死了，他毀了我的價值觀。武術最重要的是謹慎專注，所以你必須擺脫你的過去。」

Peng Wu Chih 以一個小故事結束談話：「兩個人死了，上帝問他們，希望來世有什麼？第一個說：我要有許多錢！第二個說：我要給許多錢！第一位轉世成爲一個乞丐，第二個成了百萬富翁。」

我在五月一日尋找示威的群眾，卻徒勞無功，這裡沒有工人示威這回事。台灣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夢想，不久前都還沒有失業保險（因爲幾乎沒有失業人口-至少官方是這麼說）、沒有健康保險、沒有退休保險、沒有社會福利。每件事都由家人自己安排。有些人甚至把一部份休假「送」給公司。建築法規似乎也不太明確。對於建築師而言，台北既是夢想也是惡夢，因爲什麼都可能（女人手提包形態的建築。業界的高潮！）。

雖沒有工人示威，卻恰巧是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期間，所以台北法輪功有個遊行活動。這個亞洲最大的精神性組織，在中國是被禁止的。

最近有個醫生公開說，他曾在中國的一個集中營裡工作，數萬名法輪功成員不但必須做苦役，有些還被活生生地把器官取出來賣掉。

是反中國的宣傳嗎？無論如何，這樣的新聞嚇壞台灣人，也讓他們記得，自己的富裕生活不時遭受威脅，就像是站立在懸岩上的小花園。直到十年前台灣仍有比中國還高的國防費用，但今天中國卻有台灣三倍之多。600 枚飛彈指向台灣，每年還要再加上 75 枚。只要台北在「正式獨立」的禁忌議題上有一個政治上錯誤的用字，或許在北京就會有人按下紅色按鈕。

最近中國付給太平洋的小島諾魯一億五千萬美元，讓他們放棄台北而和北京建交。台灣很難跟得上，只能試著在正式關係之外，讓自己（特別在經濟上）無可取代。這就要花更多的精力並且也是寂寞的工作。

最後一天我們開車去「兒童育樂中心」，那是種亞洲華德迪士尼樂園，是一個美麗的、花了相當多錢建造的地方，卻看不到遊玩的兒童。一個都沒有！「現在的小孩喜歡在家玩電腦」，一個管理員告訴我們。另一個則說：「大部份的孩子晚上都還有課。」門口守衛說：「父母沒時間帶孩子來。」

在回程的路上我捕捉到一個景象：無人的遊樂場中，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在鞦韆上打著手機，而雨滴也開始落下。

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 (by David Signe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ck Katerberg

(This article is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man by Swiss journalist David Signer, published on Swiss weekly magazine "Die Weltwoche" (The World Week) in June 2006. One month later, it is translated into Dutch and stated on TROUW newspaper in Holland. Then cam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half a year later in Jan 2007, comes Chinese version.)

Twenty years ago Taiwan changed from a dictatorial country towards a democracy. This process speeded up to a fast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Nowadays we see the strong Confucian working-moral besides gay-clubs and piercing studios. Colorful Taoist temples along side big glass skyscrapers and supermarkets that are open 24 hours a day. The Swiss anthropologist describes a mixed up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works as hard as possible and where love and sex seem to be of no importance.(By David Signer)

How is Taiwan? There is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the people make so many working hours as in Taiwan – 2282 hours a year. Over 30% of the people work more then 62 hours a week. Taiwan is the second densest popul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Only in Bangladesh live more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er. Although Taiwan is smaller then Switzerland it belongs to the 20 most successful industrial countries; Taiwan is market leader in notebooks and there is no country that has more mobile phones (1,14 per citizen of Taiwan). Furthermore there are only three countries that have less sex then the Taiwanese, and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magazine "Elle", Taiwanese women are the unhappiest women in the world. Taiwan has also the most near sighted people. So how does this all relate to each other?

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

Twenty years ago Taiwan changed from a dictatorial country to a democracy and speeded up the modernization in a fast pace. And now we see the strong Confucian working-moral besides gay-clubs and piercing studios. Colorful Taoist temples along side big glass skyscrapers and supermarkets that are open 24 hours a day. Since Tsjang Kai-sjek, the rival of Mao, fled to Taiwan in 1948, Taiwan was seen as a rebellious province. Taipei as capital, with all direct surrounded sub cities, has a population of around 8 million people and is in a sense a post modern version of Peking.

In many households the man and woman both have a job, they not only make long working hours, but also even in different cities. They only see each other in the weekends. The children are often raised by the grandparents who display a worldview that has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current reality. For Taiwanese there is almost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en good education for their kids, therefore they are overloaded with courses and extra classes after regular school often till late in the evenings.

In Taipei I visit a surgeon at his home. His 6-year-old daughter is taught English at school, but she has extra classes English in the evenings besides painting, dance and piano lessons. With proudness she plays classic piano parts without music paper. In August the whole family goes to the USA to improve her English even more at a summer camp. I ask the father if he is not afraid that the pressure on the kids might be too high. From Japan more and more stories are heard of children wh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of the shame of failing an exam. "Yes, sometimes all the effort is for nothing," says the surgeon. "Sometimes the musical wonder kids play virtuously when they are 14, but when they become 25 the difference fades between the kids who started only at the age of 10". The father also mention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arents that cannot be avoided. And on top of that there is the 1 child policy – in Mainland China obligatory, in Taiwan based upon choice and quite common. So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money and energy spent on the child to stimulate it even more.

The emphasis upon educating and performance of the kids is characteristic for all Confucian countries like China,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But in Taiwan the people want the world to show that they are the better China. From 1895 till 1945 Taiwan was occupied by Japan, after that period it belonged to Chin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Mao's army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ic army of Tsjang Kai-sjek, they fled with 1,5 million citizens (mostly of them high developed and upper class), 500.000 soldiers, and the national treasure to Taiwan. Mao as well as Tsjang Kai-sjek saw themselves as the one and only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The official name of Taiwan is still "Republic of China". The USA armed Taiwan as a buffer against communistic China and Tsjang Kai-sjek never gave up his goal to conquer China again up to his death in 1975. Taiwan nowadays has a population of 24 million people, China 1,3 billion. The island country is economically a world power but politically isolated. Taiwan does not even have the status of "observer" in the UN and is only recognized as a country by 27 other countries like Palau, Kiribati and Swaziland. This is because China refuses any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at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who does, especially today, want China as an opponent?

Continuously Taiwan experiences the presence of China like a big brother you want to push off but always keeps the lead no matter the distance. Taiwan always stipulates that it respects human rights, nobody will die from starvation, there i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press, Taiwan is progressive, democratic, liberal, cosmopolitan, post-industrial and post modern; the better China. But it seems like the citizens of Taiwan situate themselves in a jumbo jet: if the pace slows down below a certain speed, then it will crash.

Sheena Chang is editor at the China Times. Her daughter of four is having extra courses in English. Sheena is keen on getting her daughter to a national University. These are better than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even cheaper. This leads to the fact that especially children born from highly educated and rich parents, who can afford the extra courses, can enter the 'better' Universities. The fee is low there and children of the lower class have to pay extra for the 'lesser' Universities.

Sheena Chang comes with another Taiwan-record: nowhere in the world kids sleep less than in Taiwan. She calls people like her 'pm-people', coming from post meridian. 'I am going to work at 2 pm (14:00) and return at 10 pm (22:00)'. Most people working in the IT business work at night, because their customers in Europe and the USA are then in their daytime. The children of these 'pm-people' stay up till midnight with them: they eat together, watch TV and play computer games. But the kids in contrary to their parents have to get up at 7 am to get to school.

She tells the story so business-like that I carefully ask if that does not hurt the health of the kids. 'Maybe so', she says, 'but it makes them also stronger. This way it makes them stronger to cope with pressure later. The biggest concern is the grandmothers who spoil the kids. They only stuff them with food, but don't teach them anything.'

One evening I meet a psychiatrist in a hot spring spa (besides visiting karaoke bars one of the favorite free time fun activities for Taiwanese). At 10 pm he says he has to go home to help his daughter with her homework. 'At this hour?' I ask surprised. 'Sure, tomorrow she will have chemistry exam, and I will take over the theory with her once more.'

A Swiss woman who lived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 says: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for these people is food and making money. Love and sex are not important. If somebody says 'I love you', then it means nothing, but if he gives you a big piece of his meat then you know you are important for him.'

The Taiwanese eroticism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 are prude; besides the city center of Taipei you hardly see any couples hold their hand or exchange other tender behavior. But at the other hand if you look at the sales girls of betel nuts, they sit in their bikini in a glass box, which you can recognize easy by the green neon-star along side the road. You stop your car, she comes out, bends over in front of the window so you can have a good look at her décolleté, she walks wiggling her bum to the get the order and gives you the nuts with a tempting smile. The euphoric feeling and the sweating that comes after chewing the betel nuts, makes the happiness complete. These nuts cost two times as much when bought from these girls than normal, but especially the taxi and truck drivers don't care to pay the difference. These sales girls are mostly found in the countryside; the mayor

of liberal Taipei tries to ban them from the city center.

Also traditional healers sell their wonder medicines accompanied by sparsely clothed girls. But the most funny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sexy girls' at weddings and even funerals. You can see a long row of cars and trucks; on one of them is the coffin with the deceased, on another there are the hired mourners, and on a third you see the dancing 'sexy girls'. It seems that the audience, including children, experiences no conflict between the table-dance atmosphere and the mourning about the deceased. 'The surviving dependents pay a lot of money for such performances in order to have a lot of people attend and honor the deceased', so people tell me.

By the official prude it is hard for love couples, and even spouses, to find a private space. One of the favorite places to get some intimacy was the MTV, cabins where you can watch movies. But at a certain moment the police intervened, the cabins could not be closed anymore and a guard could at any moment intrude the cabin. So the love couples changed to the parks and the KTV's: buildings with lot of rooms where you can sing karaoke as a couple or as a group. But also here a waiter could enter any time. At least each room has a surprising big closable toilet. Nowadays the motels are doing good business, they are quite cheap, 20 euros for three hours. But there is one disadvantage, they are mostly situated outside the center, so you need a car.

It's easier to find a nice restaurant. In Taipei there are thousands of food facilities. Even on the top of the chimney of the garbage burning installation you can find a rotating restaurant, called 'star tower'. Apparentl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food and sex according to the Taiwanese. Continuously you hear what good the different dishes will do for, in general, men. Especially local dishes like: cow eyes, bee larvae, swallow nests (the spittle of birds), grasshoppers, dried elk penis, shark fin, sea cucumber, mushrooms, dried human afterbirth, unborn chicken from the egg (raw), ginseng, bear bone, duck tongue, sea horse, but above all snake. On the Huaxi night market a market salesman hangs a still living snake on a rope and cuts it open in full length, he catches the blood in a glass and offers the audience to have a taste. After that he also removes the gall bladder and squeezes it out in a glass. The gel slimy substance is said to work extensively on the libido, as the salesman demonstrates by moving up and down chopsticks between his legs.

The women however will not get happier by it. For instance take Chang Mei-Ling. She is in her mid thirties, studied French literature and works for a French company. She is single. Everything that would be in man's favor is in her disadvantage, a good education, good job, high income, all in her disadvantage. And besides that she is taller than average. A man in Taiwan wants to be better educated than his wife, have a better income, and to be at least one head taller. She herself would like to have a husband like that. But there are not many

that will meet these criteria, besides the fact that she has hardly time for a relation.

Chang Mei-Ling has been married before. She wanted children, he did not.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earn a million first. They hardly saw each other. When she noticed he had a love affair with a colleague she divorced. 'Everything you do here is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career' she says. 'Most Taiwanese men are like that. Some try to change for their woman, but after a while they get fed up by her because they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e woman has taken away something from them.' Her parents were always out for business when she was a kid. Mostly the oldest daughter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younger kids. 'That is why we are so clever and independent', says Chang Mei-Ling. 'Because we grew up alone'.

When she goes out she only attends business dinners and karaoke nights with her customers. She does not care about shopping nor expensive brands of clothes; she spends her money on traveling – last year she went with her mother to a 5 star hotel on an island in the pacific ocean - and her collection of plushy pigs. She says 'you think that our society is so colorful and free but it looks like that because we don't have roots. Our parents were immigrants, they were lost when they came here and nowadays they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anymore. We are all orphans, and our children will be like that as well.' She also says 'Many people don't work till 10 pm because they have to, but because of inner emptiness. They dream to have earned to retire at the age of 50, and when they reached it they die of boredom.'

Compared to the hypermodern state of Taiwan, Europe looks ancient. Half of Taipei has a wireless Internet zone; even in the MRT you can check your email. The mayor of Taipei wants to make Taipei the first wireless city in the world. Many people have a GPS system on their mobile; they might feel lost but they can at least localise themselves geographically. In many taxis you will find screens in the headrest of the front chairs, so you can follow the news during your trip. This efficiency you experience everywhere. A Taiwanese lady told me that she was once at a German wedding. She experienced it as awful, it took ages. Even a wedding is supposed to happen fast.

There are restaurants where every table has a screen where you can watch hundreds of programs while eating, and in a lot of hotels there are rooms where the room and bathroom are split by a glass wall. Not to watch your spouse taking a shower but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you can even watch television from the bath.

Another technical wonder is the 508-meter high skyscraper "Taipei 101"; it has the fastest elevator in the world; at 60 kilometers an hour you are taken up to the 80th floor in a few seconds. But you hardly notice it; the cabins are under regulated pressure.

The 'Taipei 101'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Feng-Shui principles; that is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that adjusts to the invisible flows and ghosts at a certain place. According to this knowledge it is forbidden to have the entrance exactly facing the exit; otherwise you take the risk that the visitor of the building will enter it and immediately will exit it. According to the Feng-Shui principles it is bad for the inhabitants of a building if a street directly points at your apartment block. To deflect these bad influences an 8-cornered mirror will avoid the bad influence. It will reflect back the negative.

'Taipei 101' is build up from 8 segments, and each of the consists of 8 floors; 8 is the lucky Chinese number. Four is the unlucky number that is why there is no 4th floor. The 101 looks like a piece of segmented bamboo. Bamboo – flexible and easy to bend, but still strong – is an old symbol for resistance and fortune. 'Taipei 101' is build with a 660 tons steel sphere as a damper within, so that in the case of an earthquake the building will not break but swing only, like a bamboo stick in the wind.

Another surprise you can see in this hyper capitalistic society – more and more I hear 'Only the one who is too lazy or has too many children is poor' – is the burning of money. However it is not real money, but 'money papers' that are specially made for ritual offerings, produced and sold for that purpose. The owners burn it in metal cans in front of their stores and pray for good business.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nowadays there is also "money" available that does not smoke that much, but it is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In the middle of the IT city of Taipei you can find an overload of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 temples that serve as oracle places. For example there is the City of God temple; in large numbers, young women with Gucci or Louis Vuitton handbags put flowers and fiancée cookies on the altars on Saturday morning before shopping. Here the god of marriage is residing, and the young women use oracle stick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their upcoming spouse.

One night I visit a temple. In front of it there is a movable shrine on wheels. 'God can be placed in there and moved around, for example on someone's birthday', people tell me. 'Now God is in China, but tomorrow he will be back and there will be a procession.' The procession is a big spectacle with lots of firecrackers, red bangle torches, riding light organs, fireworks, drums and screeching loudspeakers. The 'God' is a colorful painted wooden figure in a chair with long bars that is carried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rocking up and down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bearers. And all this in an atmosphere of bright neon light. The stars in the procession are Hsie and Fan who are normally the guards of the temple annex statues. Hsie has a black face, Fan has a down hanging tongue as long as the man who wears the costume, and he looks through a hole in his shirt. Everything from the torso up the performer wears on his head. The appearance can be explained by a legend. Hsie and

Fan once wanted to meet on a bridge, Hsie was somewhat early and was watching the water below the bridge and fell over in the water when he lost his balance. When Fan arrived he found his friend dead and Fan strangled himself with his bare hands. That is why his tongue is so far out of his mouth, while Hsie became black in the water. In Taipei people say that the spirits of the two roam the Manka region with heavy chains and eat the tramps and thieves. And yes in the Manka neighborhood there is less crime than in the other regions of the city.

Taipei has different monuments for their country heroes like Tsjang Kai-sjek and Sun Yat-sen. One of these places is a huge memorial hall with a more than living height statue, guards in official uniform and a lot of free space around the immortals mar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every day life. It's amazing how the people of the city interact with these places. If you go there at 5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city is still silent, you will be surprised by a grotesque carnival. From many loudspeakers you will hear all kinds of music at the same time, marching music, hip-hop, Chinese classics, country, tango and new-age noise. Hundreds of people are gathered. Some performing taichi, others do sword fighting, some dance in the morning mist. A man and a woman of age throw over a pink frisbee. There are people in kimono, in cheerleader look, a rapper with oversized trousers and a shirt with hood. Many people there are of age and ask, "how old do you think I am?". Mostly they are twice as old as they look. You can also see younger people dancing Salsa. All this happens at the foot of the 'Taipei 101'. Businessmen in suit and tie hurry through the kungfu fighters and shadow boxers. Nothing of this is organized, a lot of people come regularly, but the groups change constantly. At 7 o'clock the guards appear in parade marching steps. They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national hymn starts. In a split second everybody stops with what he is doing and takes the formal pose when the national hymn is heard. It takes a few minutes and then everything goes on as nothing happened: Chinese ballet, aerobic, rock-n-roll and chi-gong. And meanwhile in the park Sun Yat-sen,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one time in bronze another pose in stone, looking straight forward to all the fuzz.

Peng Wu Chih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aichi- and kungfu masters in the country. He was the last apprentice of the famous martial arts master Liu Yun-Qiao (who was the head of security organization under Tsjang Kai-sjek). He took care of Yun-Qiao in his last months of his life, when he was so weak that he only could lecture using his chopsticks.

One of the specialities of Peng Wu Chih is 'rapid taichi'. He claims that taichi originally was not, as nowadays, done in a turtle slow movement but fast. In between the main course and desert at a restaurant he gives a small demonstration. It only takes a few seconds. Dr. Peng loves speed in general. Before we step into his car he says, "buckle up, because I drive like James Bond", and he does not exaggerate. He talks about 'chi', the life power and says: "meditation is not 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environment, but being present in it. Get to

your opponent in half a second where others need two seconds. Never lose your midst, not even when you are busy.' One time he holds my wrist, not firm, but I feel an immense power. He could kill me in a split second.

One of his apprentices says: 'during the first lesson he said to me: I will kill you, and he did. During the teachings I died inside; he destroyed my value scale. The most important in martial arts is awareness, and therefore you have to get rid of your past.'

Peng Wu Chih ends the meeting with a short anecdote: "two people die and god asks them what they wish in a next life. The first says, "I want to get lots of money", the other one says "I want to give lots of money", the first is reborn as a beggar, the second as a millionaire."

On the 1st of May I am in search of demonstrating people, but in vain. Taiwan does not know of demonstrations of workers. Taiwan is the dream of every neo liberal: up to a short time ago there was nothing like income insurance (for that matter, officially there were no people out of a job), no sickness insurance, no pension insurance, no social service. Everything is insured from private arrangements or by family. Some workers even give holidays to their company as a gift. Furthermore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no building regulations; Taipei is the dream of every architect but also a nightmar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highlight: a building formed like a woman's handbag).

During the visit of the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to the USA Falun Gong people in Taipei organised a demonstration. This spiritual movement is forbidden in China. Lately a doctor witnessed that he had been in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He says that tenth of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people have to do hard labor. He also records that these people are operated on and taken away organs, while they are alive, and sold for transplantation purposes. Anti-Chinese propaganda or not, such news remind the Taiwanese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their welfare is highly vulnerable; like a small garden on an overhanging rock. Up to 10 years ago Taiwan still had higher expenses on their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than China, while nowadays China is spending triple the budget of Taiwan. 600 rockets are pointed towards Taiwan, and every year another 75 are added. A politician who mentions the taboo word "formal independence" in Taipei - and in some place in Peking someone might push the red button.

Even lately China paid the small island nation of Nauru in the Pacific Ocean the amount of 150 million dollar to change their diplomatic affairs from Taipei to Peking. Taiwan can hardly cope with this process. Taiwan can only try, behind the political scene, to keep them indispensable in economical way. But that takes a lot of energy and is a lonely task.

On the last day we drive to a "children's recreational center". It looks like an Asian Walt

Disney park. A luxurious place, however there were no children, not one. 'Nowadays they prefer to play at home on their computer', a supervisor tells us; another supervisor says "most kids have courses at night"; and the guard at the entrance says: 'The parents don't have time to come over here with kids.' On the way back I see a scenery while driving: an empty playground where a man in suit is making a phone call while the rain starts dripping.

Displaced within and Exiled outside Territory:
Karen Refugees'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Spatial
Struggle at the Thai-Burma Border

Chung-chi Chao

流離在領土內、飄蕩在領土外？
泰緬邊境克倫難民民族運動的空間爭奪

趙中麒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文中所有錯誤，都將由作者自行負責。特別感謝泰緬邊境的難民朋友，沒有妳／你們的協助，這篇論文將不可能完成。願以此文紀念妳／你們流過的血與淚。

趙中麒，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電子信箱：d91325004@gmail.com

摘要

就物理而言，民族領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空間，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民族社群的所有活動。當某個民族社群成員在特定空間內代代進行各種文化、經濟與政治活動時，這些活動就與該空間共同形塑了該民族社群的集體記憶與生命經驗。為了讓此世界能不受干擾地維持，民族社群需要透過某些政治行動將此空間「領土化」。由於沒有那麼多的物理空間可讓每一個民族社群都能擁有此一獨特又具有詩意的領土。因此，歷史總是目擊兩個或數個民族社群透過民族主義爭奪某一特定空間。

如果兩個敵對的社群同時宣稱他們擁有某塊土地，並透過武裝行動爭奪該空間，無可避免會引發大規模難民潮，而此種爭奪行動，不會因為民族社群成員淪為難民而結束，緬甸克倫難民即是一例。克倫族與緬族，由於對其民族空間的不同認知與期待，乃各自發動武裝民族運動，以控制他們所認為的領土。經過60年內戰，數十萬人流離失所，但克倫族的民族運動並未因此停止，甚至仍在難民營內進行著。由於克倫族在某方面得以自我管理難民營事務，使難民營轉變為非領土性領地，讓克倫難民不再是純粹的無根難民，相反地，由於此一非領土性領地，他們以流離失所的民族此一狀態存在於泰緬邊境。

關鍵詞：難民、民族主義、空間爭奪、默會共識、非領土性領地

Abstract

A space, physically, is an arena where battles, rituals and ceremonies, the essenti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daily interactions take place within. However, when rituals, ceremonies, and activities are practiced for generations by a national community within the space, it slowly transforms into a landscape with meanings, a landscape unique to a n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not enough “rooms” physically available for all national communities. History thus has witnessed many instances where two or more communities simultaneously claim the same plot of land as theirs. Consequently, national space has always been a site of contestation for political controls. If the conflicting claims cannot be solved, rival communities often resort to armed contestation in the name of nationalism, and such contestations frequently result in displacement.

The Karen and the Burman, due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history and expectations of their national spaces, have each launched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ist movements. However,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does not end with the flow of refugees crossing the national border into the other country. Rather,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usually extends to the country receiving refugees. Karen people’s nationalism also exists in refugee camps and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fugee camps into a Karen non-territorial territory that turns the Karen people into a recognizable displaced nation as opposed to a group of rootless refugees.

Keywords: Refugee, Nationalist Movement, Spatial Struggle, Tacit Consensus, Non-territorial Territory

一、前言

空間，是一個場域，宗教儀式、慶典、不同社群間的爭鬥，以及各式各樣的個人行動，都得以在其中被實踐與展現。就此而言，空間似乎是一個容器，僅有物理上的功能(Smith 1999, 2008)。不過，White指出，特定民族社群的各種活動一旦在某個空間中被世代實踐，這些實踐性活動就會賦予此空間某種特殊意義，將此空間轉變為對該民族社群而言獨特的、具倫理意義的領域。正是此種獨特性與倫理性，空間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意義上的容器，而是一個需要民族社群保護的組織性意義世界(organized world of meanings)(White 2004)。劃定疆界或自決等政治行動，則通常是民族社群用來保護其組織性意義世界的方式(Williams 2006: 25-26)。

民族主義的研究則清楚地告訴我們，由於我們的世界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分配給每一個民族社群，如果數個民族均宣稱他們對特定空間的「所有權」，而此種相互衝突的政治宣稱無法妥善解決，他們通常訴諸民族主義運動，以「保護」他們所宣稱擁有的空間，以致空間爭奪的劇碼，總是在歷史長流中不斷地上演(Connor 1994; Malkki 1995, 1997; Shami 2000; Appadurai 2000; Guibernau 1999; Hale 2008; South 2008)。如同Decha所指出，「空間」一直是特定民族社群在其中競逐政治控制的場域(Decha 2003: 145)。一旦空間爭奪行動以武裝形式呈現，人民的流離失所就不可避免(Hironaka 2005; Salehyan 2009)，流離失所的民族成員若逃往鄰國而淪為難民，則會複雜化該民族的空間爭奪行動。

首先，當東道國(host country)提供土地安置難民時，原本發生在民族成員土地上的空間爭奪行動，也經常隨之「進駐」難民營。Salehyan指出，民族主義人士會假扮成平民，與難民一同躲在難民營，國際社會所提供的人道援助，則讓民族主義組織一方面放心地將照顧同胞之責交予國際援助組織，以讓其專心投入武裝行動，另一方面則將難民營做為人員甄補基地，使原來在自身領土上的空間爭奪行動，延伸至難民營內(Salehyan 2009: 42-44)。此種民族主義的延伸

性，不可避免地與東道國的主權產生衝突。即使難民營內不允許有任何的武裝行動，但民族主義人士的武裝總是會出現在難民營內。武力在某個意義上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在自己國家內，出現另一個團體擁有武力，等於挑戰國家主權。

其次，難民營設立在東道國的領土上，但其對難民事務的管轄權卻受到國際難民公約的限制。例如，根據非強迫原則(non-refoulement)，如果原居地或原生國的情勢仍會威脅難民的生命，東道國就不能片面地遣返難民；所有遣返程序都需要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等國際保護機制的參與(Soguk 1999)。爲了不被誤解爲支持某民族社群的空間爭奪運動而引起國際糾紛，東道國在接收難民時，必須禁止難民從事政治活動、解除民族主義人士武裝，以及限制難民的行動自由。但由於東道國並未對難民事務擁有絕對管轄權、民族主義人士事實上存在於難民營，甚至民族主義組織自我轉型爲非民族主義團體，以便在難民營內活動並動員群眾，而讓難民營成爲其甄補人員的空間。

本文以泰緬邊境克倫(Karen)難民爲對象，嚐試探究此種空間爭奪行動如何從自身的領土延伸至鄰國的難民營、民族主義組織如何在難民營繼續維持此運動，以及國家、民族主義組織和國際援助機制三者間的糾結關係，如何將難民營轉型爲民族主義組織的人員甄補空間。我將先簡介克倫族的分布與淪爲難民的歷史背景，這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此一存在於泰緬邊境的空間爭奪運動。¹

1 本文主要田野資料，是我在2007年1月15日到3月31日、2007年8月15日到10月31日，以及2008年1月5日到4月5日，在泰國達府(Tak Province)美索地區(Mae Sot areas)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所蒐集。不過，2004年2月5日至2005年2月5日休學期間，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擔任派駐泰緬邊境海外人道援助志工所觀察到的現象，以及2010年9月短暫重返田野一星期所做的訪談，也是本文的分析素材。本文所稱美索地區，是以美索鎮爲中心，延伸至泰緬界河靠近美索鎮的南段與北段、Mae La與Umpiem Mai兩座難民營，以及第七作戰旅(Seven Brigade)。在我於美索地區蒐集資料時，該作戰旅是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於克倫邦境內少數仍得以武裝控制的地區。

二、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克倫族居住於中國雲南、寮國、緬甸及泰國四個國家。緬甸克倫族分佈於伊洛瓦底平原(Irrawaddy Delta)、德林達伊河流域(Tenasserim)、伊洛瓦底江與錫唐河(Sitan)間的勃固地區(Pegu)，以及東部與泰國交界的山區(Lee 2001: 10)。根據其民族主義人士的說法，克倫族包括28個語言群體，但可大致歸類為Skaw以及Pwo兩大語系，Marshall則認為，克倫語屬於漢藏語系分支(Marshall 1997[1922]: 8)。

在淪為英國殖民地以前，現今被稱為緬甸的土地，由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敵對的王國與部落自我治理。他們不僅統治各自的土地，也伺機併吞其他政治單元的領土。直到下緬甸的緬族東吁王朝(Toungoo Dynasty)成功向外擴張版圖，現今的緬甸才逐漸成形(Lang 2002: 27; Renard 1988: 80)。只是，緬族王朝並未在「事實上」直接統治王朝轄下所有領土。根據Taylor的研究，中央王朝對緬甸的治理，可以分成三個行政區域：核心、中層與邊緣區。核心區域為王權直接統治；中層區稱為附庸省份(dependent province)，由國王所任命的行政官(myo win)代表國王進行治理；邊緣區是相鄰於寮國、泰國等國家的山區，由各族土司等傳統政治制度治理，他們被中央王朝視為屬地。不過，在英國殖民統治緬甸的280年以前，中央王朝開始在中層區增加軍事人員的任命與派遣，以及徵稅，一方面弱化該區域行政官員的權威，另一方面強化王朝的直接統治程度，核心與中層區域，因而被視為緬族王朝的土地，雖然緬族不是唯一居住在這兩個區域的民族(Taylor 1987: 22-23)。

至於邊緣區域，中央王朝雖也企圖透過徵兵等政策，將某些屬地——例如鄰接中間區域的撣族(Shan)土地——轉變為附庸省份，但此種政策純粹為經濟或軍事考量，同化式的政策並未在邊緣地區實行，而讓大部分山區部落民族保有自我治理的政治狀態(ibid.: 23)。只是，統治之手不深入邊緣區域，不代表其政治權威對邊緣地區沒有強制力，也不意謂邊緣地區的民族得以完全不受王朝侵擾。以克倫族為例，Hayami Yoko就指出，當緬甸中央王朝對泰王朝發動戰爭時，

軍隊總是強迫居住在兩王國交界的克倫族人擔任挑夫，或沒收其房屋做為軍營。如果克倫族的忠誠受到質疑，處決他們以殺雞儆猴是經常採用的手段(Yoko 2004: 35-36)。

英國在1884年至1885年的第三次英緬戰爭中擊敗緬甸王朝、驅逐緬甸最後一位國王，而於1886年開始正式殖民緬甸。在此之前，英國與緬甸王朝已發生過兩次戰爭，得到緬甸王朝割讓的部分領土，傳教士更在英國協助下，在東部山區傳教與建立學校，英國得以順利擊敗緬甸王朝，也得力於邊區少數民族。因此，英國深知緬甸民族的多樣性，從而在取得統治緬甸的權力後，利用「雙層分治政策」(two-layer-divide-and-rule-policy)治理緬甸(Chao 2009, 2011)。

首先，研究指出，英國效法緬族王朝，僅直接治理部分領域。其將緬甸區分為緬甸本部(Burma Proper)與邊境地區(Frontier Areas)兩個行政區域，前者由上緬甸及下緬甸所構成，範圍約略相等於緬甸王朝統治時期的核心與中間區域，由英屬東印度公司直接管轄。邊境地區則大致與緬甸王朝時期的邊緣地區相同範圍，仍由當地民族自我治理。例如，以克倫尼族(Karenni)的Sawbwas及撣族的Duwas等傳統土司制度所形成、約略等於現代邦聯(confederation)的政治體制即被保留下來(Silverstein 1980; Smith 1999; South 2008)。英國採用此種行政區域劃分法的原因在於，從倫敦當局的眼中視之，緬甸本部盛產稻米，可做為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糧倉，相對地，邊境地區則是欠缺資源的森林地，住著超過100個對英國沒有威脅的部落民族(Smith 1999: 41; Lang 2002: 31)。

空間上的區劃，不僅止於分而治之。殖民政府的行政區域劃分，甚至不鼓勵緬甸本部與邊境地區人民互動(Fink 2001: xv; Lang 2002: 31)。正當英國對邊境地區採間接治理、允許其保留傳統制度的同時，卻在1886年於緬甸本部推行《鄉村法》(Village Act)，廢除舊有行政體系，改以各別村落做為維持法律、秩序和徵稅的行政單位，重擊該地區原有社會結構(ibid.: 30)。此外，英國人將幾個佛寺改造成僅有殖民地官員才能進入的俱樂部，例如曼德勒宮(Mandalay Palace)被改造成上緬甸俱樂部(Upper Burma Club)，嚴重侮辱緬族的宗教信仰(Gravers 1993: 9)。

篤信佛教的緬族精英，原本是透過王朝行政體系在體系的不同階層位置流轉，進而享有和行使權力，《鄉村法》讓其無法流轉於權力之間；地理上的行政區劃，限制緬甸本部政治人物前往東部山區組織政治行動的機會，即使有，規模也不大；原本屬於「我們的」佛寺，現在變成「他們的」俱樂部；於是，如同South所言，這一切受到限制的「殖民朝聖之旅」(colonial pilgrimage)，均不斷提醒緬族「我們被殖民」的現狀(South 2008: 10)。

其次，殖民政府依照民族區隔甄補殖民政府所需的治理人員。殖民前，緬族王朝的直接統治地區，也包括猛(Mon)、撣、欽(Chin)、克倫等少數民族。在王朝統治下，他們受到的同化與壓迫最深。雖然王朝後期的向外延伸統治並不涉及邊緣地區民族的文化同化，但中央王朝對邊緣地區的強制徵兵，一樣讓民族矛盾從核心地區向外延伸(South 2008; Yoko 2004: 35-36)。因此，在三次的英緬戰爭中，許多少數民族與英國人並肩作戰，希望藉此推翻緬族王朝，解放自身，免於繼續被壓迫。²由於少數民族的協助，英國人才能更為順利地擊敗緬族王朝。為了回報少數民族的「忠誠」，他們主要被甄補至軍事單位。當然，英國人也知道，不能忽略緬族。在英國殖民之前，緬族是統治者，現在，他們必須向英國人屈膝，對他們而言，此種狀態無異於最大的民族屈辱。為了避免緬族利用機會反叛，緬族主要被甄補至行政單位。

2 少數民族與英國並肩作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基督宗教所帶來的現代性。傳教士早在1813年即進入緬甸，但傳教活動屢受緬甸政府阻撓。兩次英緬戰爭，緬甸王朝均戰敗並割讓部分領土，傳教士因而得以在英國保護下於某些地區較為順利地傳教。就如同其他西方殖民地所出現的狀況，傳教士傳教的同時，往往引入教育、醫療等象徵現代性的物質與文化。邊緣地區的部落民族向來被中央王朝視為沒有文明的落後地區，傳教士所帶來的物質與文化，在某個意義上成為他們進入現代化大門的媒介。當英國與緬甸王朝戰事爆發，他們乃與英國並肩作戰，共同對抗緬甸王朝。請參閱Sadan 2007; Sakhong 2007; Gravers 1993, 2007; Chao 2012。以克倫族為例，傳教士所培育第一代接受現代教育之克倫族知識菁英，便於1842年在仰光創立晨星雜誌(Morning Star)，希望藉由組織性的行動培養自主力量，進而跨越部落、宗教和語言差異，創造泛克倫族的集體認同。請見Gravers 1996: 252; 2007: 236。

Max Weber指出，國家是唯一合法壟斷軍事力量的機關(Weber 1978)。當英國征服緬族王朝並統治其土地，其軍隊即被視為殖民者的象徵。被甄補進軍事單位的克倫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乃被緬族視為殖民主義的支持者，而強化了緬族與少數民族既有的民族區隔(Fink 2001: xvii)。然而，對克倫族而言，服務其「殖民主子」，卻意味他們可藉由英國人的保護，免於再次被緬族王朝役使，甚至是一個實現Y'wa神話所預示的理想國之機會。³

在此同時，英國政府與傳教士合作，於緬甸本部與邊境地區設立教會學校，引進現代教育制度以提升當地民族的教育程度。如果順利從教會學校畢業，將有機會被傳教士送往美國或英國繼續求取更高知識。根據Gravers的看法，英國協助傳教士在少數民族地區擴展現代教育制度，一方面在回報克倫族於英緬戰爭的襄助，一方面則企圖藉此教育制度維持分治政策，以及克倫族等少數民族對英國政府的忠誠(Gravers 1993: 29; 2007: 238-239)。Lebar認為，透過英國的教育擴展政策，包括克倫族在內的少數民族精英，得以學習現代民族的解放意義，此種啓蒙式思想，驅動了緬甸日後各民族的獨立運動(Lebar et al. 1964: 59)。

White指出，對人類而言，生活領域是一個媒介，可以讓他們的情感、思想與世界觀轉變為可觸及的實體，透過各種生活實踐，生活領域不僅被注入倫理意義，也成為群體認同的空間(White 2004: 40)。因此，在中央王朝治理緬甸時期，因為沒有將權威之手完全伸入邊緣地區，並且不在邊緣地區施以同化政策時，從事後的(*ex post facto*)角

3 Y'wa是造物者，祂創造出泰人(Thai)、緬人(Burman)、白人(White)與克倫人四個兄弟民族，並且給他們各自的文字，要其好好保存這些文字。在四兄弟中，Y'wa最喜愛克倫人。克倫人在一次耕作中，將文字放在竹籃中而被雞吃掉，以致失去了文字。Y'wa大為震怒，便帶著其他人離開，但離開前，祂告訴克倫人，在經過數百年的苦難後，他們的白人兄弟會乘著船回來尋找他們，並且帶回他們曾經擁有的文字，拯救他們於苦難，帶領他們建立理想國度。請參閱，Dun 1980: 6; Mason 1884: 21-22; Gravers 1996。Y'wa神話有各種版本，Chao在其研究中，討論了各版本的意義，請參閱Chao 2009: Chap. 3。

度來看，生活於該地區的各民族，對其土地的情感聯繫(affinity)，乃得以在最大程度上維繫下去，並在英國取得對緬甸的統治權後，透過雙層分治政策被進一步強化與政治化。在此同時，英國的殖民統治，破壞了緬族的意義空間，造成緬族對英國的不滿，因而如同South與Roberts所言，促成兩個具有不同自我認知的群體：平原地區多數為緬族(Burman)的緬甸人(Burmese)，以及對緬族帶有歷史怨恨的高地少數民族，而無法避免地造成少數民族與緬族日後對緬甸政治未來的認知衝突(South 2008: 10-12; Roberts 2010: 54)。

總之，由於此種相互對立的心理認同，克倫族與緬族精英早在緬甸獨立前就開始進行各自的民族空間爭奪。例如，1928年，被稱為克倫民族運動之父的San C. Po前往倫敦，遊說英國國會讓克倫族建立一個自主行政區(separate division)，與緬甸共組為聯邦(San C. Po 2001[1928])；⁴1945年，由克倫族精英組成的克倫民族協會(Karen National Association, KNA)甚至要求英國讓其成立邊境克倫統一聯邦(United Frontier Karen States)(Christie 2000: 111)。

殖民末期，知道英國將把緬甸的政治未來交予緬族所領導的反法西斯民族自由聯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AFPFL)，由於害怕再次淪為緬族的奴隸，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均起身要求自我治理的權利。他們呼籲，英國應該讓緬甸成為一個由各民族邦(ethnic state)所組成的聯邦國(Renard 1990: 100; Smith 1999: 72; Rogers 2004: 82)。但是，英國並未接受克倫族等少數民族的籲求，決意將緬甸的政治未來交予AFPFL。緬甸獨立前，AFPFL領導人翁山(Aung San)前往東部少數民族區與其會商緬甸未來。他雖然不願接受聯邦制，認為那是殖民帝國藉以再次分化緬甸的手段，但他同意，緬甸做為一個統一國家，應該肇建於各種差異之中(Unity in Diversity)，揮族、克倫尼族與克欽族在獨立前的自主地位應受到尊重。基此，緬甸1947年的憲法賦予揮族、克倫尼族加入緬甸10年後自行決定是否獨立之權，克欽族則

4 Christie認為，1928年的遊說行動，可被視為緬甸各民族首次提出現代意義的民族空間。請參閱Christie 2000: 111。

擁有一個沒有分離權的邦，至於克倫族長期追求的政治自決則完全被憲法所忽略(Silverstein 1980: 200-201; Sheppard 1997)。

翁山在1947年7月19日遭到暗殺，緬甸當時面臨共黨赤化威脅，繼任者宇努(U Nu)乃將心力放在透過佛教力量鞏固政治權力，特意忽略少數民族的政治訴求(Silverstein *ibid.*: 147)。

1948年1月4日，緬甸獨立。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主席巴烏基(Saw Ba U Gyi)派代表交付宇努親筆信函，⁵表達克倫族希望在伊洛瓦底平原地區建立國家的需求。宇努與克倫族代表在仰光碰面，他表示，不可能讓克倫族獨立，克倫族的state僅能是在緬甸憲法之內的一個邦。由於雙方對克倫族政治前途的認知極度不同，克倫族乃於1949年1月31日正式發動獨立戰爭(Smith 2000: 13; Fong 2005: 137-138)。

三、連結IDP地區與難民營的空間爭奪⁶

1958年，憲法保障克倫尼族和撣族「10年後決定是否脫離聯邦」的時限屆滿，他們紛紛向緬甸政府表達獨立的意願，緬甸政府不願該二族獨立，他們便加入KNU和其他反抗組織組成的民主民族聯合陣線(Democratic Nationalities United Front, DNUF)。⁷至此，緬甸幾乎進入全面內戰。同年，奈溫(Ne Win)在軍隊支持下發動政變取代宇努，成立看守政府至1960年2月大選。大選結果，宇努派獲勝，但以奈溫為首的軍方指控宇努政府貪污親共，以及在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上軟弱無能，才致武裝革命紛起，遂於1962年以維護國家統一為由，再次發動政變，成立革命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uncil)，凍結憲法。同年4月

5 克倫族男性的名字前面均會冠Saw，女性則會冠Naw。意思類似先生與女士。本文所有報導人的名字，均為化名。

6 IDP原文為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為境內流離失所者。

7 DNUF成立於1956年，是KNU企圖結合所有受壓迫民族反抗緬族政權的第一個嘗試。請參閱Fong 2005: 157; Chao 2011: 35。

30日宣布推動緬甸社會主義綱領(Burmese Way to Socialism)，禁止多黨制，因為多黨制造成民族分裂，並確立以緬族為主體的緬甸社會主義計畫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 Party, BSPP)為唯一合法政黨。至於少數民族所訴求的自決，他採借西方的國族觀念，認為少數民族的自決權破壞緬甸統一，需要透過「適當方式」予以解決，所謂的適當方式，就是武力鎮壓(Lang 2002: 36; Fong 2005: 169-172; Silverstein 1980: 230-25; Chao 2011)。

6年後，他發動聲名狼藉的四斷策略(Four Cuts operation)。四斷策略之目的，在切斷平民對反抗組織的糧食、資金、人員甄補與情報之提供，以徹底打擊少數民族。為了遂行四斷策略，奈溫體制搶奪村莊糧食與燒毀稻作；一旦某村莊被懷疑與反抗組織接觸，村莊財產將被沒收；強迫把村莊遷移至緬甸政府軍得以看守之地；以及殺戮任何被懷疑提供情報的平民。Martin Smith指出，這是一種極端的焦土戰略(Smith 1999: 258)。由於四斷策略，大批少數民族若非在原本應屬於自身領土的土地上流離失所而淪為IDP，就是逃往泰國邊界，成為跨境難民。⁸緬甸政府透過兩種戰略，以有效實行四斷策略。

首先，軍事政權必須知道哪些土地掌握在自身手中，哪些地區仍被少數民族所控制。他們用顏色將全緬甸分為三個區塊：黑色區域是「叛軍」控制區、白色區域為政府完全控制區、棕色區域則代表該地區仍處於雙方交戰的膠著狀態(Smith 1999: 259)。相反地，KNU則把軍事政府所劃定的黑色區域界定為解放區，白色區域為淪陷區。

Paasi指出，國家疆界的地圖同時也是意義的地圖(Paasi 2005: 19)。在劃定疆界時，賦予地圖意義，不只是爭奪各方用以控制特定空間的策略，也透過此種方式將某種疆界的規範性意涵注入地圖中。在英國殖民緬甸前，緬族王朝即經由劃分三個行政區而「統一」了緬甸。對其而言，那是一段光榮的歷史記憶。但英國的殖民，卻如重拳般擊垮了緬族王朝的榮耀記憶。如同Tin Maung Maung Than所言，

8 四斷策略沒有時間限制，即使2010年緬甸舉行大選成立「民選政府」，此策略仍在東部山區繼續進行。

對緬甸政府來說，雖然緬族王朝並未直接治理偏遠山區，但仍將之視為王朝的「固有疆域」。此種對少數民族土地主權之自我認知與歷史宣稱，讓AFPFL深信，英國的分治政策摧毀了緬甸領土完整性以及曾經做為統一國度的光榮(Tin Maung Maung Than 2005: 71-72)。因此，在二次大戰期間，當日本允諾，只要協助其擊退英國，日本就會同意緬甸獨立，以緬族為主要成員的緬甸人協會(We Burmese Association, WBA)，才會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共同攻擊英國，⁹緬甸獨立後，AFPFL也才堅拒少數民族將緬甸建為聯邦國的政治擊劃。

White指出，土地，是儲存了集體記憶與共享意識的儲藏庫。生活在此儲藏庫中，一方面可以習得其民族的歷史與意識，另一方面，在該土地上代代進行的各種文化實踐，則不斷將此歷史與意識注入土地中，讓這些歷史與意識更為真實與具體(White 2004: 41)。如果一個民族社群不能在其土地上自在地透過這些文化實踐持續將其歷史與意識注入土地，就意味其集體認同將受到壓抑。如果該土地被其他民族所佔有與統治，更代表該民族社群的集體意識與歷史被「他者」入侵，而可能造成認同扭曲。基此，對緬甸政府而言，肅清反抗組織，將緬甸全國「漂白」，而非任由少數民族透過空間爭奪「染黑」這塊土地的任何部分，是為回復並接續過去那段曾經擁有卻被英國中斷的歷史榮耀。然而，對克倫族來說，政府軍對其傳統居地的漂白行動，意謂他們將失去組織性的意義世界，以及扭曲並破壞他們的集體認同。

其次，緬甸軍政府透過人權暴行(human right atrocities)，製造恐懼，以恫嚇平民。這些暴行，包括強迫遷村、強迫村民擔任軍方的挑夫、燒毀莊稼、土地沒收，甚至利用性侵做為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手段。以下是幾個典型個案。¹⁰曾在克倫青年組織(Karen Youth Organization, KYO)工作的Saw A表示，「我們知道緬甸軍人要

9 WBA為AFPFL的前身。

10 Decha將這些人權暴行分為三個類別：破壞糧食與莊稼，以及強制徵收；強迫遷居、勞動與虐待；以及，殺戮。請參閱Decha 2003：156-163。

到我們村子時，大家都躲在叢林中，但我父親被軍人找到而被迫擔任挑夫。數天後，我跟家人走出叢林，發現我父親全身被繩索綁住，身上有好幾個彈孔，他沒有被釋放，他被緬甸軍人處決了。」發生在Saw A父親身上的故事，是緬甸政府所進行的典型軍事暴行模式：抓人爲始，接著強迫其勞動，並在過程中虐待被迫勞動的平民，處決則是此模式的結果。如果軍方抓住女性，性侵通常會被加入此暴行模式中。克倫婦女組織(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在其調查報告中指出，「本報告所記錄35個案例中的10位女性，她們回憶被綁架與被迫擔任挑夫的經歷……全部經歷了夜夜被一位或數位軍人性侵的惡夢」(KWO 2004: 17-18)。

爲了捍衛其領土並保護其人民，目前，KNU同時利用傳統軍事行動以及組織性政治行動，以爲空間爭奪。首先，就傳統軍事行動來說，KNU在革命開始時，即將其土地分成七個行政區，各區領導人由KNU派任，執行KNU政策。KNU在每一個行政區派遣一個作戰旅，負責該區的安全與戰鬥任務，統由KNU武裝單位克倫民族解放軍(Kare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KNLA)負責指揮。此種劃分方式，讓KNU清楚知道哪些土地已被政府「綏靖行動」漂白，哪些地區仍屬於解放區，從而得以制定軍事行動計畫。由於人權暴行是政府軍遂行四斷策略的具體方式之一，此種區域劃分方式，也使KNU知道何地需要人道援助物資，才能透過與INGO合作的其他下屬單位前往這些地區進行援助。¹¹

經費欠缺、武器老舊、內部派系衝突等，不斷侵蝕KNU的武裝實力。1995年民主克倫佛教軍(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 DKBA)從KNU分裂，與緬甸軍政府合作攻打KNU，造成KNU總部Manerplaw失陷與超過10萬逃往泰國的難民，嚴重打擊KNU的空間爭奪能力。在我於2008年結束田野、返回台灣之前，根據克倫民族防衛

11 這些下屬組織包括，KWO、KYO、克倫人權團體(Karen Human Right Group, KHRG)、克倫河流觀察(Karen Rivers Watch, KRW)，以及其他以Karen爲名稱起始的組織。以下，「KNU下屬組織」統稱爲「K組織」。

組織(Karen Na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 KNDO)軍官Saw B以及在KNU情報部門工作的Saw H之說法，KNU不會主動發動軍事攻擊，他們僅被動地護衛尚未被漂白的控制區，包括在控制區與非控制區交界處或森林深處埋設地雷、舉辦革命紀念日或任何其他活動時，在活動區域的外圍鋪設詭雷，以及當政府軍穿越雙方交界進入控制區後發動自衛式攻擊。

已取得泰國籍，和妻子同在美索一間教育型INGO工作的Saw C指出，KNLA所埋設的地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緬甸政府軍的進犯，卻也經常造成克倫平民的嚴重傷害：「KNLA埋設地雷之處，只有KNLA自己知道，平民並不知道，尤其是居住在KNU控制區的平民，大多數為IDP，他們從另一地逃往這一地，不熟悉當地環境，經常誤觸地雷。甚至，KNU軍人自己也會忘記地雷埋在哪裡。」2007年2月，當我在泰緬邊境進行第一階段田野調查時，跟一位在當地提供教育資源的INGO工作人員前往「棕色區」的Aya村（化名）訪視其援助計畫時，發現不只一位兒童被KNLA的地雷所傷。¹²同月，於美索醫院(Mae Sot General Hospital)目睹一位在KNU控制區誤觸地雷的女孩被切除一隻腳。至於我跟隨KNLA軍人前往KNU控制區訪談時，「不要亂走，因為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會忘記地雷埋在哪裡」更是耳提面命的叮嚀。¹³

其次，KNU的組織性政治行動，包括一系列的人道援助、政治與人權倡議行動，以強化控制區與難民營內平民的集體意識與向

12 然而，此處並不意指緬甸軍政府不會埋設地雷，或他們所埋設的地雷不會造成克倫軍民的傷亡。獲得人道諾貝爾獎之稱麥格賽賽獎(Ramon Magsaysay Award)、來過台灣兩次的難民醫師辛西亞(Dr. Cynthia)所主持的梅道診所(Mae Dao Clinic)內，就有許多在IDP地區被地雷炸斷單腳或雙腳的緬甸人接受治療。該醫院更在其他醫療INGO援助下，成立一個專門製作義肢的部門。

13 例如，2005年1月30日，我前往第七作戰旅某控制區參加隔天的革命紀念日，目睹KNLA在活動區域外圍和樹林交界處拉起保險線、鋪設詭雷，當時，我被告知，「你不要隨便走進草叢，最好只走這些步道，免得碰到這些詭雷。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草叢裏面有什麼東西。」

airiti

心力。或許因為武裝能力下降，在我於2008年離開田野地前，相較於實際的戰鬥行動，KNU的空間爭奪更依賴非武裝行動。關於政治行動，KNU體認到，當今的國際社會不太可能支持一個武裝獨立運動。因為，就如同Lissa Malkki所言，自從第一個現代國家登上人類歷史舞台，由主權國家構成的現代國際體系就被視為national order of things，國家之目的則在維繫而非改變這個秩序(Malkki 1995: 5)。加上超過60年的內戰，造成大規模IDP、跨國難民與傷亡，KNU因此改變他們的武裝獨立訴求，改追求民主聯邦，並同意緬甸的未來應該是一個需要和其他少數民族團體、軍政府中的鴿派共同合作，透過政治途徑解決的政治議題。為了避免造成更多傷亡與難民，他們組成克倫邦協調組織(Karen State Coordinating Body, KSCB)，與其他少數民族共同藉由國際與國內的倡議行動，推動緬甸民主化。

人道援助行動，則是在教會、INGO的經費和物資援助下，K組織獨進行、或與其他地下組織合作，前往更深山的IDP地區，提供當地所需的教育設備與醫藥資源。在田野期間，許多報導人經常突然失聯一至二星期，等他們回到美索，才知道他們跟自由緬甸突擊隊(Free Burma Ranger, FBR)或背包醫療隊(Back Pack Health Worker Team)，以及K組織一同前往IDP地區進行巡迴醫療援助。再如，KWO與TOPS合作，在難民營設立婦女安全之家(Women Safe House)，KWO也向國際社會或於美索設有辦公室的INGO募款，在IDP地區舉辦婦女培力工作坊。

K組織也會在美索地區成立訓練單位，從IDP地區挑選年輕人前去接受各種專業或職業訓練。例如，KYO在美索鎮成立克倫青年領導與管理訓練學苑(Karen Youth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Training Center, KYLMTC)，開授語言、克倫民族史、法律與人權等課程，每年從IDP地區挑選年輕人至該學苑就讀。該學苑於2007年因經費不足而停止授課，2008年得到經費挹注後重新開始，並更名為青年訓練中心(Youth Training Center, YTC)。另外，為了替未來可能出現的「緬甸民主聯邦」培養青年人才，KSCB曾於2007年在KYO辦公室進行克倫青年發展計畫(Karen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 KYDP)，學員除了

來自難民營，也包括IDP地區。¹⁴

至於人權倡議，可進一步分為兩部分：其一，K組織會前往IDP地區調查各種人權暴行案例，並透過出刊小冊子、通訊報、DVD等，或藉由INGO與人道援助志工的協助舉辦工作坊，將這些人權暴行公諸於世。¹⁵我認為，此種做法顯然是為了對抗政府的四斷策略。根據前述，我們可知，四斷策略已不僅是軍事策略，而是違反日內瓦公約的戰爭罪行。¹⁶戰爭罪是萬國公罪。戰爭中的任何一方若觸犯戰爭罪，都會減損自身武裝行動的正當性。對KNU來說，凸顯緬甸軍政府的戰爭罪，一方面藉以駁斥緬甸政府行動的合法性，一方面則可強化自身抵抗行動的正當性。

其二，K組織會針對緬甸軍政府的發展計畫，組織非暴力抗議行動。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於1992年啓動大湄公河次流域計畫(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rogram, GMS Program)，伴隨ADB與鄰近國家所提供的資金和技術，軍政府開始有能力在緬甸境內進行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包括築路、設天然氣管線、建水壩等(EI 2009; BRN 2009; Goh 2007)。例如，軍政府計畫在克倫邦北方建Salween Dam以及Lower Salween Dam兩個水壩；在中國政府的投資下，設立一條從安達曼海延伸至中國雲南的天然氣輸送管。

這些建設雖名為「基礎建設」，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藉著修築道路，緬甸政府更有能力將其勢力深入少數民族地區。以水壩或其他建設的安全為名，緬甸政府可派遣軍隊護衛基礎建設所在之地，軍政府也可以發展之名，名正言順地強迫平民離開家鄉，而將控制之

14 2007年10月8日至12日，受Saw H之邀，我在他們辦公室進行三天名為「地緣政治與民族主義運動策略」的講座課程。學員來自七個行政區、KYO與KWO的成員，以及Mae La難民營。

15 KHRG以及克倫學生團體(Karen Students Group, KSG)的主要任務就在於此：前文所提，經常失蹤一至二星期的報導人多數來自這個團體。

16 謀殺、奴役或為了其他目的而虐待或放逐佔領地之平民；謀殺或虐待戰俘；殺害人質與掠奪財產；毀滅鄉鎮等任何非軍事上必要之破壞；以窒息或毒物殺害平民等均屬戰爭罪。

手伸入少數民族地區。面對這種政策，基於不主動攻擊的被動武裝立場，克倫族不採行破壞基礎建設的行動，而是以和平的非武裝抗爭來喚醒國際社會關注其處境。以Salween Dam和Lower Salween Dam為例，KRW不僅在緬甸境內發動非暴力抗議活動，¹⁷也曾在2007年1月，於美索鎮郊的Mae Ba村舉行國際記者會，向國際社會控訴軍政府的行動，由KYO前主席Saw A主持該場記者會。「民族自決」是KNU據以正當化其民族主義行動的基礎，而民族自決意指特定民族依照自身意願自由決定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軍政府以其強暴手段在克倫族土地建設水壩，故KNU將反水壩抗議行動定調為民族主義運動之一環。因為，「那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的家園，如何發展，由我們決定」。

總之，KNU在流離狀態下所進行的空間爭奪行動，或可被稱為軟爭奪(soft struggle)，緬甸政府所發動的正式戰鬥、四斷策略等，則為硬爭奪(hard contest)。其中的差異，在於雙方可以利用的資源以及該爭奪行動所能獲得的結果。硬爭奪之目的，在透過軍事力量「完全」控制一個特定空間，亦即，企圖透過某種硬實力，直接或重新取得某地區的主權。¹⁸硬爭奪通常造成傷亡與人民的流離失所，傷亡與流離失所則引發傷心或恐懼等情緒反應。利用這些情緒反應，空間爭奪者可以強迫他人接受其控制或管轄。根據規定，難民沒有自由離開難民營的權利，但他們總是有自己的辦法離開難民營，越過界河，返回緬甸探望仍滯留在IDP地區的親人。當問及是否願意就此待在緬甸，不再返回難民營，「我不敢，因為SPDC燒了我們村莊、殺了很多人」是我經常能夠得到的答案。

17 詳細內容，請參閱KRW 2004。

18 誠然，KNU發動武裝抗爭已近六十年。因此，本文並非斷言KNU所賴者，只有軟爭奪。而是，在武裝能力不斷下降的此時，相對於主動地發動各種攻擊行動，KNU的更多抗爭行動是非武裝的，也就是本文所發現的人權倡議等行動。另外，本文也不認為KNU的軟爭奪不以控制特定空間的主權為目的，畢竟，倘若如此，KNU就不需要發動武裝革命。相反地，硬爭奪是「直接」控制某地區的主權，而軟爭奪更像是「間接」的控制行動。

硬爭奪所引發的情緒反應，的確可用以迫使敵對方接受我方控制。但如同Appadurai所言，一個由死亡與恐懼所引發的完整情感(full attachment)，可以驅動民族成員為其民族主義犧牲(Appadurai 2000: 132-133)。我曾在一篇討論台灣原住民民族生成的文章中指出，民族主義的存在與否，取決於該民族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以及理解到必須以行動替自己民族存亡有所貢獻的民族意識（趙中麒 2003）。因為，擔心民族存亡，個人可能傾向更為積極地參與本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在空間爭奪的對抗中，情勢低下之一方也會利用這些情緒，以凝聚己方的向心力、鞏固集體認同。

難民營位於泰國，沒有安全疑慮，雖然第一代難民曾經歷過村莊燒毀與家人受戮，但是，一旦住進難民營，就不用再擔心逃亡。K組織在難民營播放緬甸政府人權暴行影片，透過呈現IDP地區同胞的死亡與苦難，喚醒第一代難民的逃難經驗與記憶。營內出生的第二代與第三代難民，沒有逃亡的記憶與經驗。所有克倫族曾經歷過的生離死別，都被克倫教育部(Karen Education Department, KED)寫入教科書，或在日常生活中被長輩與其他民族主義者所傳述。可是，故事與文字的感染力不如影像那樣強烈。透過影片，第二代與第三代難民才能明瞭，逃亡、躲藏、受虐是他們IDP地區同胞每日的生命作業，直到死亡才算完成。

雖然，如同Thawngmung所言，不是所有克倫難民都了解克倫族的民族運動所追求的目的為何(Thawngmung 2012: 81)。但是，「我們受到迫害，我們需要Karen State」的強烈認知與集體意識，的確可在難民營的大部分角落發現。我的報導人多數是基督徒。為了讓自己盡可能地出現在大部分的集體活動場所，我曾不只一次參加教會的禮拜、青年活動、教育營的始/結業式。沒有例外，主持活動的牧師都會在演講中提及「我們不能放棄爭取Karen state」之類的說法。國中以上學校的畢業典禮也同樣有類似的演講內容。更別提營內四處可以聽到的革命歌曲。這種以流離失所為內含的強烈集體意識，每天不斷提醒難民「我們成為難民的原因」，進而驅動著克倫難民支持、甚至投入克倫民族主義運動。

四、國家、INGO與難民

泰緬邊境第一座克倫難民營，於1984年2月出現。該月，泰國內政部(Ministry of Interior, MOI)邀請泰國難民服務合作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Services to Displaced Persons in Thailand, CCSDPT)提供克倫難民日常物資(Lee 2001: 36-37; Lang 2002: 84)。CCSDPT是由數個人道援助INGO所組成的聯合單位。不過，從1984年到1998年，難民援助的最高組織，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並未受邀參與CCSDPT的難民援助事務(HRW 2004: 24)。一個普遍的看法是，UNHCR沒有受邀參與難民事務的原因在於，泰國不是1951年及1967年兩部國際難民公約的簽約國(Lang 2002; Decha 2003)；¹⁹這兩部難民公約，是規範及管理難民援助事務的最高法律。因此，泰國政府沒有義務讓UNHCR涉入其國內的難民事務。我認為，此觀點只解釋部份原因，真正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泰國是中南半島唯一沒有被共產主義與內戰所吞噬的國家，政治的穩定度，讓其成為鄰國難民的庇護天堂。自1970年代首批來自越南的難民抵達泰國後，它一直肩負收容難民的責任。1980年代以前，泰國已經收容太多難民，不願意在難民議題上繼續吸引國際社會的鎂光燈。如果泰國政府允許UNHCR介入克倫難民的援助與管理工作，無異於再次讓自己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由於這個原因，如同Lang所論，自1984年首座克倫難民營出現至1990年代中期，泰國政府對克倫難民的援助工作一直處於低規模、低公開性，僅由地方政府和INGO共同處理難民事務(Lang 2002: 91)。

第二，難民被泰國政府視為對主權的潛在威脅。威脅不是來自於「難民本身」，而是來自於國際援助機制。根據此機制，UNHCR的運作及援助工作，是由它的行政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19 這兩部國際公約為The 1951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以及The 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of the Program)提供指導與建議，而非收容難民的東道國，而上述三個國際難民公約要求主權國家應依非強迫(non-refoulement)、庇護(asylum)及國際保護(international protection)三個原則處理難民議題(Decha 2003: 188-189)。此要求似乎意指收容難民的東道國對難民事務沒有絕對管轄權。此隱含意義，讓泰國政府相信，一旦UNHCR涉入克倫難民事務，它的主權就會受到侵蝕，而不願邀請UNHCR加入援助及管理克倫難民事務。

的確，國際難民保護機制是從人權立場處理此種脫離常軌現象：處理難民的3-R原則（遣返repatriation、再安置resettlement、就地接納relocation），以不危害難民人身安全為最高指導方針。因為，如同Aiger所言，國際人道組織和UNHCR均視難民為純然的受害者(pure victims)(Aiger 2011: 155)。但是，在國家主權這個議題上，國際難民保護機制與國家同一陣線，都持保守立場：國際難民保護機制，目的不在侵蝕國家主權，而在回復國家主權。Malkki指出，主權國家所構成的世界體系，已經成爲一種national order of things(Malkki 1995: 5)，Raja則表示，國家擁有無庸置疑的正當性(unquestionable taken-for-grantedness)(Raja 1990: 109)。在這個體系內，所有人都應該具有公民／民族成員／國家成員三位一體的身分。但是，難民卻因流離至另一個國度，而失去原生國的成員身分，也失去原生國的公民身分，這種三位一體的不一致狀態，對現代國家體系而言，是一種急需被處理的脫離常軌現象(aberration)(Soguk 1999: 30 188)。因此，國際難民援助機制，事實上希望透過各種援助工作，重新回復此三位一體狀態：1951年難民公約第34條「接收難民的國家，應該盡可能地加速對難民的同化與歸化」之規定，就是希望東道國能就地安置難民，將其自然歸化爲國家的成員(Crisp 2004: 2-3)。

只是，根據Decha的看法，泰國政府寧願相信其自身對國際難民公約的理解，捨國際機制、就國內特別規章來處理克倫難民的相關議題，以堅守其主權(Decha 2003: 181-182)。根據Lang的研究，泰國政府早在1954年及1979年就分別制定兩項特別法處理難民事務，前者爲《關於鄰國流離失所者規章》(Regulations Concerning Displaced

Person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後者為《移民法》(Immigration Act)(Lang 2002: 92)。從泰國的觀點來看，這兩項規章與法律，認定泰國沒有難民，只有流離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他們進入泰國，是「由於暴亂、戰鬥或戰爭而違反了移民法」，在其定義中，難民是不證自明的(prima facie)非法移民(ibid.; HRW 2004 21)。當難民被國內法界定為非法移民，就不再是需要國際保護機制提供協助的主體。就此，泰國政府相信，他們在難民事務上，堅守住了主權。

基於人道原則，泰國政府允許「流離失所者」在其領土建立臨時棲身住所。只是，他們必須待在難民營內，沒有自由離開的權利。如果他們不經允許而離開難民營，可能被關押或即刻遣返回緬甸。當緬甸的政經情勢穩定後，泰國的法律可以要求他們立刻返回緬甸。

有趣的是，在1996年以前，克倫難民並未被如此嚴格對待。Saw C告訴我，「當我們還在緬甸時，一聽到緬甸軍隊靠近村莊的消息就逃往泰國，等情況穩定，就自動回到緬甸。當時很少有人會在泰國待超過一個月。」由於出現在泰國的時間非常短暫，泰國政府很少冒違反人道之大不諱而強制遣返克倫難民。另外，美索做為邊境小鎮，其經濟因為難民的出現而得以發展，此情形也讓泰國政府不太願意過於嚴格地執行管理難民政策。這似乎難以理解，值得加以說明。

奈溫在1962年登上權力中樞後，便開始推動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Burmese Way to Socialism)。根據這項政策，所有私人產業，尤其是外資，都必須收歸國有，因為，他認為西方國家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分裂緬甸，這些企業如果繼續民營，就可能被西方人利用，成為資助少數民族「叛軍」的財源(Fong 2005: 172)。但是，奈溫體制沒有能力經營這些被收歸國有的產業，造成許多企業與工廠經營不善而停業。畢竟，在他們的心中，「國有化經營」不是重點，將企業國有化，阻斷反抗組織從私人企業獲得經費挹注的可能性，以打擊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才是真正目的。但是，大批企業與工廠的停業，最終摧毀了緬甸經濟。緬甸境內仍需要大量民生物品，當其國內產業無法提供這些物品時，就需從國外輸入(Fong 2005; Kuanchewan 2007; Rogers 2004)。只是，內戰狀態下，如何輸入民生物資？Saw C與Saw G均表

示，緬甸東邊連接泰國的邊境，是KNU控制區，KNU便藉此與泰國商人進行黑市交易：商品從泰國運往邊境，再從邊境運往緬甸本部，KNU則抽取稅金。另外，KNU也大量砍伐東部山區富饒的森林，經由美索輸往泰國全國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現在於美索及鄰近小鎮所看到的柚木傢俱，多為此時期的商品。

此外，KNU高級官員通常將他們的家人安置在美索，他們的家人在美索或從事黑市生意，或嫁娶當地重要頭人。當地重要頭人多具有賺錢門道，故KNU高級官員安置家人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促成美索的經濟發展。甚至，由於緬甸內戰，KNU向泰國軍火商購買武器與裝備，使美索一度成爲邊境重要的軍火交易鎮。Saw G就告訴我，「目前在美索唯一的一間軍用品店，其負責人就是和KNU領導人互相照顧的老朋友。」²⁰Saw C則說，「在KNU總部被政府軍奪下以前，你可以看到很多*song teao*來來去去，²¹在那個時候，司機每天載運難民進出Mae Sot超過100次，他們賺很多錢。」

由此可知，泰國政府要堅守主權，但也必須彈性地處理克倫難民事務，以保護它的經濟利益。但是，1995年開始，泰國與克倫族的關係戲劇性改變。1995年1月27日，KNU總部Manerplaw被政府軍奪取，造成超過10萬人的難民潮。突然出現的大規模難民，遠超過泰國經濟規模所能處理的能力，而讓泰國政府捉襟見肘。爲了減緩壓力，它邀請更多INGO進入該國的難民事務管理機制，但UNHCR仍被排除在外。不過，從KNU分裂出去的DKBA，在與政府軍合作下，連續2年利用乾季越過界河攻擊難民營，欲迫使難民返歸緬甸。DKBA的行動，使泰國政府不得不與國際援助機制妥協。它並不願意介入KNU與

20 Saw G參與克倫民族運動多年後，決定接受UNHCR的再安置政策，前往美國。前往美國前，我騎車載他去該間軍用品店購買靴子與背包，看到某個K組織成員去購買一批S腰帶與軍用內衣。另外，我也聽到該店老闆向Saw C詢問KNU領導人的近況，表示「好久沒有看到他們了。」

21 *Song teao*是在中南半島經常可見的載客車。車型近似台灣所熟悉的發財車，車斗上安裝帆布車篷，車斗的左右兩邊裝設椅子。*Song teao*都有特定路線，隨招隨停，搭乘車資依照目的地的距離而定，但有時亦可講價，是泰國鄉村與山區重要的大眾運輸工具。

DKBA之間的衝突，但DKBA嚴重侵犯泰國主權，泰國政府乃決定引入國際機制，讓國際社會將焦點投注在緬甸政府軍與DKBA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上，以向這兩個代表國家的武裝團體嚴正聲張其主權。

五、默會共識與非領土的領地

泰國政府從1998年開始，正式同意UNHCR介入其國內的難民援助與管理事務(Decha 2003; Lang 2002)。UNHCR的介入，一方面可讓緬甸政府軍與DKBA的跨境武裝行動成爲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令其收斂。另一方面，藉著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資源，泰國政府透過四項行動，重新宣示其對自身領土的主權以及對難民事務的管轄權。²²

(一) 分配(Allocation)

分配是指領土相鄰的兩個國家，或相互合作或共同對抗，以管理兩者之間的空間。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與泰國相鄰的克倫領土扮演緩衝區(buffer zone)的角色，以阻擋緬甸共產黨與泰國共產黨結合

22 這四個行動概念，借自Anthony Giddens。他利用S. A. Jones的概念討論傳統國家邊境(frontier)如何轉變爲現代國家邊界(border)。請參閱Giddens 1998。對Giddens而言，傳統國家的中央權威在邊境地區往往是消散的、難以被感知的，以致兩國邊境難以分出清楚交界，行政區分也可能不太清楚。現代國家的邊界則是地理上明確劃定的「線」，以在政治上區隔兩個相鄰國家。借用Giddens的分析概念，Raja認爲，當克倫族拾起武裝，以Kawthoolei定名他們的土地，追求獨立，就在其領地內實踐著現代國家的特徵：在克倫領地，只要KNLA出現，緬甸軍方就不會出現，反之亦然；若兩者同時出現，必定是武裝衝突。然而，正因克倫領地的輕易進出特性，克倫族與緬甸軍政府交接處，呈現緬甸—克倫邊境區域(Burmese-Karen frontier region)。這個區域，如同傳統國家，兩造的管轄權雖然沒有法律上的重疊，卻在事實上交疊。泰國與緬甸間國界的存在無庸置疑。只是，因爲克倫領地被泰國政府視爲緩衝區，以致他們可以隨意穿越泰國邊界進入泰國，或從事黑市貿易，甚至設立指揮部門。當克倫難民逃亡至泰國時，緬甸軍方卻又可以進入泰國攻擊難民營。基此，順著Raja理解克倫領地的邏輯，我認爲，泰國邊界在某個程度上具有傳統國家的邊境特質，雖然它在政治上與法律上區隔了泰緬二國，故而也借用Giddens的概念予以分析。請參閱Raja 1990。

並在泰國北方製造動亂(Lang 2002: 138)。不過，盤踞在泰國北方的泰共，1983年被國民黨流亡在金三角的軍隊所擊敗(Lang *ibid.*: 142)。當泰共不再是威脅時，KNU領土所扮演的緩衝區角色也隨之弱化。在此同時，泰國經濟邁向起飛期，因為垂涎緬甸東部山區豐富的林業，Chatichai Choonhavan政府(1988-1991)甚至啟動了新的對緬政策，稱為建設性合作(constructive engagement)(Kwanchewan 2007: 89; Arnold and Hweison 2005)。

兩國經貿關係雖已建立，但緬甸作為泰國歷史上的敵人，泰國政府始終擔心緬軍會藉口攻擊叛軍而侵略泰國，加上泰國邊境小鎮的確因為KNU的進出以及黑市交易得以成為貿易城鎮，顧及經濟利益，1998年以前，泰國政府才沒有嚴格執行其難民政策。至於兩國之間的KNU領土，則繼續扮演緩衝區的角色。但是，KNU總部於1995年1月被攻破後，逃往泰國的難民超過10萬。之後，邊境許多難民營都在乾季時遭到緬甸軍方與DKBA聯軍的攻擊。民族主義武裝衝突中潰敗的一方逃往鄰國後所建立起來的難民營，往往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人員甄補空間(Salehyan 2009: 24)，故而緬甸聯軍的跨境攻擊行動，可視為藉著跨境武裝行動，擊毀KNU的人員甄補空間，以完全擊潰KNU。無論如何，這個結果讓泰國政府發現，KNU甚至無法保護自己的領土與同胞，乃開始調整其政策，不再視KNU領地為緩衝區。例如，雖然KNU仍在泰國美索地區設立指揮部，但難民政策趨於嚴格，無法像過去那樣自由進出，只要緬甸官員參訪泰國，邊境所有在緬甸執行援助計畫或政治行動、沒有向泰國內政部登記的「地下組織」也全部暫停活動，直到緬甸官員離境為止。

(二) 劃界(demacration)

劃界是選定一個空間以進行定界的過程。DKBA與緬軍跨界攻擊難民營的行動，嚴重侵犯泰國主權。為了宣示主權，強調其對難民管轄權，泰國政府必須重劃其疆界。不過，此處的劃界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行動，而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政策，因為在兩國進入現代國家的歷史過程中，邊界就已被劃定。其作法是將緊鄰邊界地區的難民營遷移整併至邊境其他地區。以Mae La營為例，Naw J表示，Mae La營在1984

年設立，起初只有約1000多人。1995年，爲了安全考量，泰國政府將位於Mae La營北方、泰緬界河邊的Mae Ta Waw、Mae Salit、Mae Plu So、Kler Kho、Ka Mawlay Kho和Huay Heng整併至Mae La。從1997年3月到1998年2月，泰國政府再將美索鎮郊、距離邊界僅10-15分鐘車程的Shaw Klaw、La Kaw Bono以及Huway Bong三座難民營遷移至Mae La營。Um Piem Mai則是由Pho Pra省的其他小難民營所構成。

爲何會如此選擇？我認爲，距離(distance)與隔離性(isolation)，是思考某難民營是否該遷移，以及該被遷移到何處的標準。Mae La營是目前泰緬邊境最大的難民營，構成該營衆多小難民營中的三個，原本位於美索鎮郊，距離界河對岸的DKBA大本營Myawaddy鎮僅有約10-15分鐘車程，緬軍與DKBA非常容易對此處發動攻擊。遷移整併後，Mae La營距離Myawaddy鎮，若車速每小時100公里，需45分鐘才能抵達。在前往Mae La營的途中，必須經過泰國鄉村的農地，若貿然發動攻擊，DKBA與緬軍至少會暴露在毫無掩蔽的平原地區30分鐘，而增加攻擊行動的風險。至於Um Piem Mai營，位於山區，若從美索前往，車速每小時80公里，需要約兩小時才能抵達。空間的距離，可以相當程度地阻擋緬甸與DKBA聯軍的跨境武裝行動。

(三) 定界(delimitation)

定界是以政治與軍事力量正當化邊界的合法性。如同劃界，定界也是象徵意義的行動。克倫人逃往Pho Pra並搭建難民營後，「我們經常聽到緬甸那邊對這邊發射飛彈的聲音。有時候，緬甸軍人甚至直接穿過我們村子去攻擊難民營。」一位出生在Pho Pra、卻在界河對岸有塊農地的泰國克倫族這樣對我說。以距離和隔離性爲基礎，整併邊境難民營後，雖然空間的距離可以對跨境武裝行動產生某個程度的阻擋效果，但除非泰國政府以相對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捍衛主權，難民營恐仍無法躲過緬甸軍政府及其聯軍的攻擊，而泰國公民也同樣會因緬甸政府和聯軍的跨境武裝行動感到恐懼。泰國政府也明瞭這點，其在新遷移整併的難民營內正式設立MOI辦公室處理難民事務，以及，最重要的，在營外駐紮象徵國家主權的軍隊，一方面，負責難民營大門的衛哨，一方面，在難民營所在主要道路的兩側設立檢查哨，檢查每

一輛來往車輛，防止任何可能的衝突。

Giddens指出，國家透過壟斷武力機關展示主權、穩定內部秩序、嚇阻對其主權的侵犯行動，並保護其公民免於外來威脅(Giddens 1998: 145)。隨著軍方駐紮軍隊，泰國政府清楚且強烈對外宣示其領土主權不容侵犯，而MOI在難民營內正式設立辦公室以處理難民事務，則明示其對難民營的管轄權，如果任何代表其他國家的機關未經許可進入難民營，就等於侵犯其主權。

(四) 行政(administration)

原則上，難民營屬於MOI管轄，在其授權下，各營的分辦公室對難民事務負有直接管理責任。根據MOI規章，它有權干預難民營內的所有活動並限制難民行動自由。例如，除非得到MOI各分辦公室允許，難民不能自由離開難民營；克倫民族的旗幟不能在公共空間懸掛，而泰國國旗必須懸掛於營內所有公共設施；KNU不能在難民營內設立辦公室，也不能在營內組織任何活動，武裝更不允許出現在營內；INGO爲了撰寫報告，可以在營內拍照，但不能拍攝難民生活的照片，只能拍攝與援助計畫有關的照片；任何外人進出難民營都需向MOI申請入營許可(camp-pass)；所有外人都必須在傍晚五點以前離開難民營，嚴格禁止在營內過夜。

由此可知，我們可以認爲，泰國作爲現代國家，透過上述四項行動，清楚向外宣示其不只對難民營擁有法律上的(*de jure*)主權，更擁有事實上的(*de facto*)主權，亦即，這四項行動清楚表示「我們決定難民可以待在那裡，而他們所待的任何地方都屬於我們的領土。」

然而，MOI並未完全或積極地涉入管理難民之事務。如前所述，泰國從來就不願意扛下難民的援助與管理責任，也不想繼續扮演難民的庇護天堂。它之所以起而高喊主權，純粹是因爲緬軍與DKBA聯軍的跨界攻擊行動踩到泰國的底線。在展現其行使主權的能力後，知道DKBA與緬甸政府聯軍不會挑戰其主權，就將難民事務的實際管理交予克倫難民自行組成的克倫難民委員會(Karen Refugee Committee, KRC)。

原則上，KRC只要遵守MOI的規章即可。值得注意的是，隨著MOI將實際管理難民營的重擔交予KRC，一個存在於KNU與泰國政府間的默會共識(tacit consensus)逐漸形成，出乎意料地將難民營轉化為克倫族在其領土外的「民族空間」(national space outside of Karen land)。這個在其領土外的民族空間，我稱為非領土的領地(non-territorial territory)。此種默會共識，可以從兩個層次觀察。

首先，就組織層次而言，KRC可被視為KNU在難民營的代理機構。根據Kengkunchorn的研究，包括UNHCR在內的INGO，僅負責難民登記、教育、醫療、糧食供給與職業訓練等援助工作。難民營內的安全、行政管理、立法與執法，以及司法裁決等實際的管轄工作，屬於KRC的責任。她指出，KRC須負責安排載運援助物資進入難民營、協助UNHCR進行人數與出生死亡登記、分發泰緬邊境慈善會(Thai-Burmese Border Consortium, TBBC)所提供的糧食與木炭等。²³它必須解決爭端、維持難民營內的和諧與秩序、協助生病人轉診至泰國醫院、確保難民遵守MOI的規章，以及懲處違反難民營規章的人(Kengkunchorn 2006: 43)。

做為領導克倫族的民族主義組織，KNU應該肩負照顧難民之責。但根據MOI規章，KNU不能在難民營內設立辦公室、不准組織任何活動，也不能涉入難民營的管理工作。此舉當然是為了避免緬甸政府誤以為泰國支持這批從緬甸逃出來的「叛亂份子」。照顧難民的責任，便因此由KRC取代。然而，KNU與KRC之間，在某個程度上，具有不言自明的一致性：KRC領導人通常是KNU成員，²⁴他們負有遵守KNU政策的義務。

23 TBBC已於2013年更名為邊境慈善會(The Border Consortium, TBC)。

24 所謂的KNU成員，不是指擔任KNU領導人職位，而是獲准持有KNU卡。我沒有實際計算多少KRC領導人同時具有KNU成員身分，不過，從田野研究開始到離開田野，我所接觸的KRC領導人，都具有KNU成員身分。Thawngmung借用Raja的研究指出，因為教育程度、行政能力、與泰國政府的交涉能力等，原來在KNU內擔任文職的成員，也在KRC職掌重要位置，決定如何分配援助物資、誰能在UNHCR登記以獲得可以安置到第三國的「難民地位」。請參閱，Thawngmung 2012: 82。

某些K組織，例如KYO、KWO、KED等，雖然是以社區型組織(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CBO)的名義合法在難民營內設立辦公室，協助INGO在營內推動援助方案，但這些K組織事實上是KNU的下屬組織：KYO是KNU的青年單位、KWO是KNU的婦女單位、KED則被直接定位為KNU的教育部。²⁵關注緬甸人權與泰緬兩國跨境移工的地下組織，緬甸律師委員會(Burma Lawyer's Council, BLC)在其報告中甚至直指，KNU有時可以決定由誰擔任難民營的領導人。

每一個難民營都分為Camp Committee、Zone leaders以及Section leaders。根據KRC的規定，由營內居民選出這三層次的領導人。但是，在某些例子中，卻發現KNU決定誰得以成為KRC成員。BLC指出，在Nu Poe營，一位被難民選出的KRC主席，卻因為當地KNU將領的反對，而在就職前被替換(BLC 2007)。

另外，KRC負有立法與司法裁決之責，KRC需要在考慮國際法與泰國國內法的相關法條後，決定將何者納入難民營的規範。由於欠缺正式的立法程序，KRC經常直接使用KNU的法律，以維持難民營內與克倫領土內的法律一致性(BLC 2007: 4-8)。舉例來說，我在難民營內所參加的基督徒婚禮，主持婚禮的牧師毫無例外地一定會說：「我依據Kawthoolei的法律，現在宣布你們為合法夫妻。」甚至，前機械研習班(Engineer Study Program, ESP)校長Saw J被安置到澳洲前，一次和我討論難民們如何規避軍方檢查哨以前往美索打工時表示，KNU在營內設立看守所，違反營內法律的人，將會被關至看守所。

就行動層面觀之，MOI與KRC/KNU之間的默會共識，可以從幾個例子討論。KNLA作為KNU的武裝部隊，不被允許駐紮在難民營。但沒有駐紮在難民營不意謂不存在於難民營。Mae La營的後方為KNLA第七作戰旅，從營區前去、包含越過界河的時間大約15分鐘。第七作戰旅的軍人在假日時，會回到Mae La營探視家人，沒有負責衛

25 KED在難民營內的教育事務角色，已經被Karen Refugee Committee Education Entity (KRCEE)所取代。目前，KED主要負責克倫邦境內IDP地區的教育工作。請參閱，Jennisa 2010。

戍工作的軍人，也會留在難民營。對他們來說，Mae La營就像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家園」。因此，KNU的車載著KNLA軍人往來難民營與克倫領土，並不是不尋常的畫面。

Mae La營有五個入口，除了大門是由泰國軍方負責看守，其餘都交由KRC負責。包括KNU在內，所有K組織都有載運貨物與人員用的pick-up卡車執行載運任務。由於進出難民營需要MOI許可，而營內MOI辦公室爲了遵守泰國政府的難民政策，很難發給他們許可。所以，他們通常選擇KRC負責看守的出入口進出難民營。2004年，我首次越過邊界，前往KNU控制區探訪第七作戰旅指揮官時，就是搭乘KNU載運物資的卡車，由Mae La營一個KRC看守的側門出營。根據Naw E的說法，這是爲了避免造成泰國軍方與官方的困擾。

外人進出難民營，必須申請入營證，但除非是INGO正式工作人員，MOI不會發給入營證。即便是INGO的志工，MOI也只會發給一日進出許可的radio-pass。爲了避免申請入營證而在泰國官方資料中留下紀錄，替日後進出難民營的訪談工作帶來麻煩，我從未申請入營證。如果需要進入難民營，我都選擇KRC看守的入口進入；藉由難民朋友的介紹，第一次由他們帶我進營，之後，則由我自行進出。²⁶如果準備在營內過夜，朋友會預先知會KRC的zone或section領導人，萬一在遇營內到泰國軍方盤查，他們才能協助「和諧」盤查之後可能造成的衝突。

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個K組織都有自己的組織工作證(K-card，以

26 由於會說泰文與克倫語，以往單獨進入難民營時，都是以克倫語簡單和KRC衛哨交談後，便進入Mae La營內。2010年9月10日，我重返Mae La，希望針對一些疑問，訪問一些KRC的報導人。雖然報導人都已經被安置到第三國而無法達成目的，但卻發現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當天，我穿著一件INGO的外套，在原本應該是KRC負責警衛的門口遇到泰國軍人，他問我到難民營的目的，我用泰文回答來拜訪朋友，並指著外套上所繡的INGO標誌，那位軍人隨即讓我進去，沒有繼續盤問任何問題，也不要求出示入營許可，即使我已經兩年沒有在Mae La出現。由此可知，如果INGO長期在當地推動援助計畫，組織和MOI當局的信任關係一旦建立，依靠組織的credit和reputation，似乎也有同樣結果。

下稱為K卡)。K組織工作人員如果選擇從大門進出難民營，他們甚至只需要出示他們的組織工作證，說明外出理由，在登記簿上登記後即可外出，不需要另外向MOI申請許可。經過難民營外的軍方檢查哨，除非剛好遇到緬甸官員訪問泰國，邊境難民管理突然緊縮，這張K卡也可以讓他們免於被衛哨盤查。在美索鎮上的情形也頗為類似，持K卡騎機車，或許會被盤查，但卻不用擔心會被當成非法移民而被送到非法入境拘留中心。

根據規定，克倫族的旗幟不准高懸在公共場合，即使在克倫新年或其他傳統節慶，也看不到克倫難民在慶典儀式的現場升起克倫旗。就此言之，他們的確沒有違反MOI的政策。不過，實際走在難民營內，仍可在各個角落看到克倫旗。在Mae La與Nu Po營，克倫旗被以各種形式「掛」在每一戶家屋的牆上。各個K組織所製作的月曆上會出現克倫旗、自己繪製的克倫旗圖像、或是直接在牆壁上畫出克倫旗。Mae La營的教會學校(Bible School)位於C區，該區已遠離泰國軍方戍守的大門甚遠，如果從大門走到C區，約耗時二十分鐘。不論何時前往教會學校，均可在其廣場看見克倫民族旗飄揚於天空，彷彿該校是克倫族享有治外法權的區域。

不過，這不代表上述的默會共識不會打破。此種共識不是奠基於任何明文的條約或協定、並非泰國政府所正式承認，因此沒有任何法律效力，泰國政府與軍方可以單方面地打破此共識。例如，KRC雖有司法裁判權，但走私、販毒、殺人、性侵或販賣軍火等嚴重犯罪，仍需移交MOI處理。這些犯罪行為在任何國家均屬刑事重罪，難民營位於泰國，管轄權屬於泰國，由泰國政府處理這些罪刑，應屬當然。只是，一旦犯罪方涉及泰國當局，該犯罪行為就可能被刻意忽略。BLC的報告指出，Mae La一位年僅14歲女生遭到泰國軍人性侵，被送往美索醫院檢查時，MOI出面介入，並在檢查程序完成之前，將女孩帶走，事後，性侵者沒有受到懲罰(BLC 2007: 11-14)，這名女孩所期待的正義更沒有得到聲張。

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難民營不是由MOI完全地執行排他性管轄權。相反地，在難民營中，存在一個雙層管轄權。第一

層是泰國政府依據1954及1979年的兩部法律所賦予的管轄權。根據這兩部法律，泰國政府擁有法律上及事實上的管轄權。可是，因為泰國政府不願耗費心力在難民事務上，他們將事實上的管轄權交予KRC，使KRC得以行使第二層管轄權。只是，KRC與KNU成員之間的重疊性，以及MOI與KRC/KNU之間的默會共識，讓KNU雖然客觀上不存在於難民營，卻具有實質影響力。由於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將難民營視為克倫族非領土的領地(non-territorial territory)：它不是克倫族的領土，因為領土是主權得以具象化的空間，而難民營位於泰國領土，其主權在泰國政府手上；KRC/KNU在難民營內行使一定程度的管轄權，甚至，在某些事情上，暫時取代MOI的權威，但這種管轄權，不是以法律為正當性基礎，是建立在一個不可言與外人知的默契之上，故此，KRC所有的「權威」或「權力」都可被泰國政府單方面地取消，對此，克倫民族主義組織卻無能為力。

六、結論

Anthony Smith指出，民族是一個領土化的社群，意即，隨著在特定土地上生活、與其相關的神話傳說被代代傳述，與特定土地相關的集體記憶和情感會因此而增長，民族和土地二者間的關聯則逐漸成為真實，特定土地則被自然化為該民族社群的領土，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Smith 2008: 42-43)。克倫族雖然曾經歷緬族中央王朝統治，但因為中央王朝的對領土的分劃治理，避免了被同化的命運，乃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有自己的生活模式，而將代代生活的土地自然化為自身的領土。爾後，隨著英國殖民政府在緬甸施行的雙層分治政策，這片自然化的民族空間，被進一步政治化為克倫民族運動所欲追求的政治空間。

只是，克倫族的政治期盼，在英國殖民時期，並未得到英國的認可，緬甸獨立後，也不被緬族為首的中央政府承認，因此必須拾起槍桿以保護、爭奪其領土化的民族空間，避免再次淪為緬族的奴隸。如今，KNU在緬甸境內的空間爭奪行動，已不再著重軍事行

動，相反地，他們更重視政治性的非武裝組織行動構成的軟爭奪(soft struggle)。隨著大批難民越過邊境前往泰國，KNU在緬甸的空間爭奪也延伸到泰國。

Donnan和Wilson以Wendy James的衣索比亞難民研究為例指出，難民的認同或許會因為流離失所的狀態而有所改變，但不會因此消失。因為，他們所共同承載的歷史記憶，就像文化資料庫(cultural archive)，能夠讓他們飄盪似浮萍時，仍得以重構他們的自我認同(Donnan and Wilson 2001: 115)。Aiger在肯亞Dadaab難民營的研究亦告訴我們，難民營不只是一個生活空間，也是一個可以創造認同的空間(Aiger 2011: 141-142)。只是，自我認同的重構，除了難民自身的回憶和難民間的口語傳播，也需要組織性的行動。畢竟，自身的回憶和口傳，只能進行小規模、小範圍認同重構。組織性的行動，才能完成民族主義運動所需要的大規模認同重構。對克倫難民而言，K組織的軟爭奪，就扮演這個功能。當K組織不斷將流離失所的原因和IDP現狀灌輸給難民營內的難民時，克倫難民的自我認同乃因流離失所這個狀態被強化，加上「一個自由Karen state對民族存亡之重要性」的民族意識，他們成為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與投入者。

泰國政府雖然擁有對難民營的管轄權，但泰國政府不願意再因為鄰國的難民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鎂光燈焦點，故難民事務的實際管理權是由難民自治組織KRC負責。由於KRC和KNU成員的重疊，而KNU是克倫民族主義運動和所有K組織的領導組織，KRC也需要在難民營內執行KNU的政策，讓難民營在某個意義上成為克倫領土外的民族空間(national space outside of Karen land)。

只是，如同德蘭莎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雖然難民組織實際扮演著自我管理的角色，仍無法透過自然化的過程，讓難民與難民營的關係成為一種真實的有機連帶關係（潘美玲 2008）。因為，難民營不是難民的歷史空間，所有跟克倫族有關的歷史記憶均非根源於難民營：難民營位於泰國領土，主權屬於泰國，他們更無法透過政治化的過程，讓難民營成為克倫難民必須透過民族主義運動加以捍衛的民族空間。至於MOI與KNU之間的默會共識，其存在與否，完全取決於泰國政

airiti

府的態度。因此，此一克倫領土外的民族空間，是一種非領土式的領地(non-territorial territory)。

2010年11月7日，緬甸舉行獨立後的第二次多黨選舉。按照前軍事執政團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的說法，該次大選是緬甸民主路線圖(roadmap)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大選過後，緬甸將正式進入民主軌道。大選過後，開啓一連串政治與經濟改革，包括選後六天，無條件釋放軟禁達20年的翁山蘇姬、釋放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開放外資，進行所謂的「第二波改革」。自此，關於難民營即將關閉的消息，便甚囂塵上。

緬甸中央政府與KNU在2012年1月簽訂停火協議。2014年8月20日，緬甸政府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進行第五輪談判後，發表公報，政府同意武裝組織的聯邦訴求，各武裝組織則同意政府堅持緬甸聯邦不可分裂的立場。一切的發展，似乎都如緬甸政府在組成文人政府後所言，「緬甸政府所推動的改革是和平發展三步驟：所有政治問題一律交由議會民主解決、與少數民族停戰、重新發展國家崩解的經濟體系」（趙中麒 2012）。

只是，少數民族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早已讓各地腐敗軍頭飽嚙甜頭，他們手握武力，藉著基礎建設的進行、礦產和森林等自然資源的開發，毫不手軟地從中攫取利益。這也是中央政府與各少數民族簽訂多次停火協議，邊境地區戰火仍未竟的原因之一。就在本文完成之際，我與堅守在難民營內從事教育工作的報導人連繫，問及停火協議是否被有效遵守時，「克倫邦內，KNU與緬軍的戰鬥，仍不時發生」是我得到的答案。此外，緬甸西部緊鄰孟加拉的若開邦(Rakhine)不時爆發穆斯林與佛教徒的衝突，象徵緬甸民主希望、政治良知的翁山蘇姬從未對此表態，緬甸憲法不合理地保留25%國會席次予軍方，均強化少數民族對緬族的不信任(ibid.)。因而，「建立民主聯邦，但保留武裝」是我的報導人一直堅持的立場。

無論如何，緬甸政府已開啓改革之路，泰國政府也希望儘快遣返難民。克倫難民營或將不再扮演非領土式的領地此一角色。只是，

泰國邊境山區的克倫村落已經有大量取得泰國籍的緬甸克倫難民居住其中，當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仍不被中央政府接受，而緬族和少數民族間的信任關係尚未建立時，泰國境內的難民營解組後，克倫難民會否躲藏在泰國山區形成聚落，或著，是否已有難民和取得泰國籍的克倫難民相互掩護，而讓其民族主義運動從難民營延正式伸至泰國境內，或將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主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Burma Rivers Network (BRN)。2009。《建康的河流、幸福的鄰居：對中國在緬甸開發水電的評論》調查報告。
- Giddens, Anthony (紀登斯) 著，胡宗澤、趙力滄譯。1998。《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趙中麒。2003。〈關於台灣原住民「民族」生成的幾個論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1: 185-224。
- 。2012。〈民族衝突：緬甸發展的最大障礙〉，《全球中央》第四十六期，頁48-51。
- 潘美玲。2008。〈既非對抗亦非屈服：印度流亡藏人的在地生存策略〉，收錄於《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下）》，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編，頁37-6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二、外文書目

- Aiger, Michel. 2011. *Managing the Undesirables: Refugee Camps and Humanitarian Govern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Appadurai, Arjun. 2000. "The Grounds of the Nation-State: Identity, Violence and Territory," i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edited by Kjell Goldmann, Ulf Hannerz and Charles Westin, pp.

129-142. London: Routledge

Arnold, Dennis and Kevin Hewison. 2005. "Exploit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Burmese Workers in Mae Sot,"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55-3): 319-340.

Burma Lawyer's Council (BLC). 2007.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Refugee Camps: From the Rule of Law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Report.

Chao, Chung-chi. 2009. *Nationalism in Refugee Camps at the Thai-Burma Border: Karen People's Struggle for Kawthoolei*.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2011. "Crossroad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Federation: Karen's Struggle in Burma," in *Asian Culture* (35): 25-49.

———. 2012. "Nationalism, Refugee and Territory: Karen's Struggle for the National Space," i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4: 197-220. A Journal of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Chiang Mai University.

Christie, Clive. 2000. "The Karens: Loy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Turbulent 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 Mountain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edited by Jean Michaud, pp. 99-122., Surrey: Curzon Press.

Connor, Walker.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isp, Jeff. 2004 "The Local Integration and Local Settlement of Refugees: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Issues on Refuge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02. Published by UNHCR.

Decha, Tangseefa. 2003. *Imperceptible Naked-Lives & Atrocities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s & The Thai-Burmese In-Between Spaces*. Ph. D. Dissertation, Graduate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Donnan, Hastings and Thomas M. Wilson. 2001. *Borders: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Oxford: Berg.

Dun, Smith. 1980. *Memoirs of The Four-Foot Colone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Fink, Christina. 2001. "Introduction," in *San C. Po, Burma and the Karens*, pp. ix-xlvi. Bangkok: White Lotus.

- Fong, Jack. 2005. *Employing the Ethnodevelopment Model to Analyze Karen Self-Determination between 1949 and 2005*. Ph. D. Dissertation i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Goh, Evelyn. 2007. *Developing the Mekong: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Gravers, Mikael. 1993. *Nationalism as Political Paranoia in Burma: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Power*. Richmond: NIAS Press.
- . 1996. “The Karen Making of a Nation,” in *Asian Forms of Nation*, edited by Stein Tønnesson and Hans Antlov, pp. 237-269. Richmond: Curzon Press.
- . 2007. “Conversion and Identity: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Karen Ethnic Identity in Burma,” in *Exploring Ethnic Diversity in Burma*, edited by Mikael Gravers, pp. 227-258. Copenhagen: NIAS Press.
- Guibernau, Montserrat. 1999. *Nations without States: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a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e, Henry E. 2008. *The Foundations of Ethnic Politics: 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ko, Hayami. 2004. *Between Hills and Plains: Power and Practice in Socio-Religious Dynamics among Karen*.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 Hironaka, Ann. 2005. *Neverending Wa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ak States, and the Perception of Civil War*.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man Rights Watch (HRW). 2004.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Thai Policy Toward Burmese Refugees and Migrants*. Investigation Report 16(2)
- Jennisa, Khrutswatchai. 2010. *Management Competence and Personal Skill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al Workers for Karen Refugee Camp*. Master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ssumption University.
- Karen Rivers Watch (KRW). 2004. *Burma Army Atrocities Pave the Way for Salween Dams in Karen State*. Self-published booklet.

-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 2004. *Shattering Silences: Karen Women Speak Out about the Burmese Military Regime's Use of Rape as a Strategy of War in Karen State*. Unpublished Report.
- Kengkunchorn, Aranya. 2006. *An Assessment of the Needs for Higher Education of Karen Refugees along the Thai-Myanmar Border: A Case of Nu Po Camp*. Master Thesis,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 Kwanchewan, Buadaeng. 2007.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Karen Peoples in Burma and Thailand," in *Identity Matters: Ethnic and Sectarian Conflict*, edited by James L. Peacock, Patricia M. Thornton and Patrick G. Inman, pp. 73-97. Oxford: Berghahn Books.
- Lang, Hazel J. 2002. *Fear and Sanctuary: Bur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 Lebar, Frank M. et al. 1964.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
- Lee, Sang Kook. 2001. *The Adaptation and Identities of the Karen Refugees: A Case Study of Mae La Refugee Camp in Northern Thailand*. Master Thesis, Southeast Asian Study, Graduate Schoo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 Malkki, Liisa H. 1995. *Purity and Exile: Violence, Memory, and National Cosmology among Hutu Refugees in Tanzania*.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7.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Culture, Power and Place: Exploration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pp. 52-74.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all, Harry Ignatius. 1997(1922). *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Bangkok: White Lotus.
- Mason, Francis. 1884. *The Karen Apostle, Or Memoir of Ko Thab Byu, the First Karen Convert with Notices Concerning His Nation*. Bassein: Sgau Karen Press.

- Paasi, Anssi. 2005. "The Changing Discourse on Political Boundaries: Mapping the Backgrounds, Contexts and Contents," in *B/ordering Space*, edited by Henk van Houtum, Oliver Kramsch and Wolfgang Zierhofer, pp. 17-32.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 Raja, Ananda. 1990.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Karen in Burma and Thailand," in *Ethnic Group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Geham Weijewardene, pp.102-13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Renard, Ronald D. 1988. "Minorities in Burmese History," in *Ethnic Confl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 Sri Lanka, Thailand and Burma*, edited by K.M. de Silva, Pensri Duke, Ellen S. Goldberg and Nathan Katz, pp. 77-92.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 1990. "The Karen Rebellion in Burma," in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Ralph R. Premdas,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Alan B. Anderson, pp. 93-110.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Roberts, Christopher. 2010. *ASEAN's Myanmar Crisis: Challenges to the Pursuits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Rogers, Benedict. 2004. *A Land Without Evil: Stopping the Genocide of Burma's Karen People*. Oxford: Monarch Books.
- Sadan, Mandy. 2007.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the Category 'Kachin' in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Burmese State," in *Exploring Ethnic Diversity in Burma*, edited by Mikael Gravers, pp. 34-76. Copenhagen: NIAS Press.
- Sakhong, Lian H. 2007. "Conversion and Identity: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Karen Ethnic Identity in Burma," in *Exploring Ethnic Diversity in Burma*, edited by Mikael Gravers, pp. 227-258. Copenhagen: NIAS Press.
- Salehyan, Idean. 2009. *Rebels without Borders: Transnational Insurgencies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n C. Po. 2001(1928). *Burma and the Karens*.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 Shami, Seteney. 2000. "The little nation: minorities and majorities in the context of shifting geographies," i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edited by Kjell Goldmann, Ulf Hannerz and Charles Westin, pp. 103-126. New York: Routledge.

- airiti
- Sheppard, Anne-Marie. 1997. "The Karen Revolution in Burma: A Political Question," in *Development or Domestic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on McCaskill and Ken Kampe, pp. 568-609. Chiang Mai: Trasvin Publications.
- Silverstein, Josef. 1980. *Burmese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Uni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8. *The Culture Foundations of Nations: Hierarchy, Covenant, and Republ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Smith, Martin. 1999.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Bangkok: White Lotus.
- . 2000. "Burma: The Karen Conflict," in *Encyclopaedia of South Asian Tribes*, edited by Satinder Kumer, pp. 9-25.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Pvt.
- Soguk, Nevzat. 1999. *States and Strangers: Refugees and Displacement of Statecraft*.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outh, Ashley. 2008. *Ethnic Politics in Burma: States of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Robert. 1987. *The State in Bur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hawngmung, Aredth Maung. 2012. *The "Other" Karen in Myanmar: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without Arm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Tin Maung Maung Than. 2005. "Dreams and Nightmares: State Building and Ethnic Conflict in Myanmar (Burma)," in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Kusuma Snitwongse and W. Scott Thompson, pp. 65-108.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h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hite, George W. 2004. *Nation, State, and Territory: Origins, Evolutions, and Relationship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Williams, John. 2006. *The Ethics of Territorial Borders: Drawing Lines in the Shifting S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三、網路資料

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 (EI). 2009. *Mekong River Dams: National Law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Obstacles to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 Report. 在 <http://www.earthrights.org/publication/mekong-river-dams-national-laws-address-environmental-and-human-rights-issues-and-obstac> (2012/7/10瀏覽)